# 武俠世界

**蝴蝶王**（千門點將錄）　龍乘風・新著

　　蝴蝶稱王，誓戰狂魔，鬥智、鬥力，殺得難分難解！千門羣英，高手施展渾身解數，正是癲鳳鬥狂龍，奇局出奇招，着着出人意表！這是千門史上燦爛輝煌的一戰！這是愛情故事中精采百出的一頁！這更是讀者諸君萬萬不容錯過之金牌巨著！



$4.00

1164

**編者話** 千門高手，自古到今，從南至北，人人身手不凡，個個精明厲害！今期巨型小說我們選刊一部〔千門點將錄〕故事〔蝴蝶王〕介紹給各位，本文為龍乘風君之金牌作品，故事中剖析千門百怪奇事，高手們展盡高技，奇局中齊出奇招，鬥智，鬥力，場面熱鬧，各位無論如何切勿錯過這篇金牌巨著——〔蝴蝶王〕。

＊＊　＊＊　＊＊

由東南亞及本港各位名家聯合執筆之武俠小說〔神劍山莊〕今期終結。這個故事，數月來經過數位名家相繼接力撰述，有聲有色，精采百出，他們把這個故事中之恩怨仇讎，倫理親情，描述得淋漓盡致，刻劃入微，欲知整個故事結局，請看今期由諸葛青雲先生執筆之壓軸好戲吧！

＊＊　＊＊　＊＊

下期巨型小說除了刊出〔雙鷹神捕〕故事〔無影針〕外，還有雲劍飛之〔都市雙傑故事〕：〔綁架〕，太空爭霸戰故事更為精采，刊出之十：〔火海嬌花〕。還有……琳瑯滿目，不勝枚舉，屆時敬希先睹為快，多謝捧場。




督印人：羅威
主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新街五至十三號四樓
電話：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營業部：香港石塘咀皇后大道西五九〇號
電話：四六四六四六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5-13 NEW ST. 3RD FL.
HONG KONG


**定閱價目**

| | |
|---|---|
| 港九連郵：半年港幣 | $102.00 |
| 一年港幣 | $203.00 |
| 澳門·台灣：半年港幣 | $128.00 |
| 一年港幣 | $255.00 |
|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 | $182.00 |
| 一年港幣 | $364.00 |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為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郵政劃撥帳戶106375號　電話：5110086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門市部：中華商場義二樓115號　電話3319150
批發部：中華路二段75巷一弄2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1400 半年26期NT.$710
郵政劃撥帳戶13165號




# 武俠世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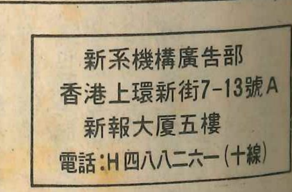

**第1164期**

1959年3月創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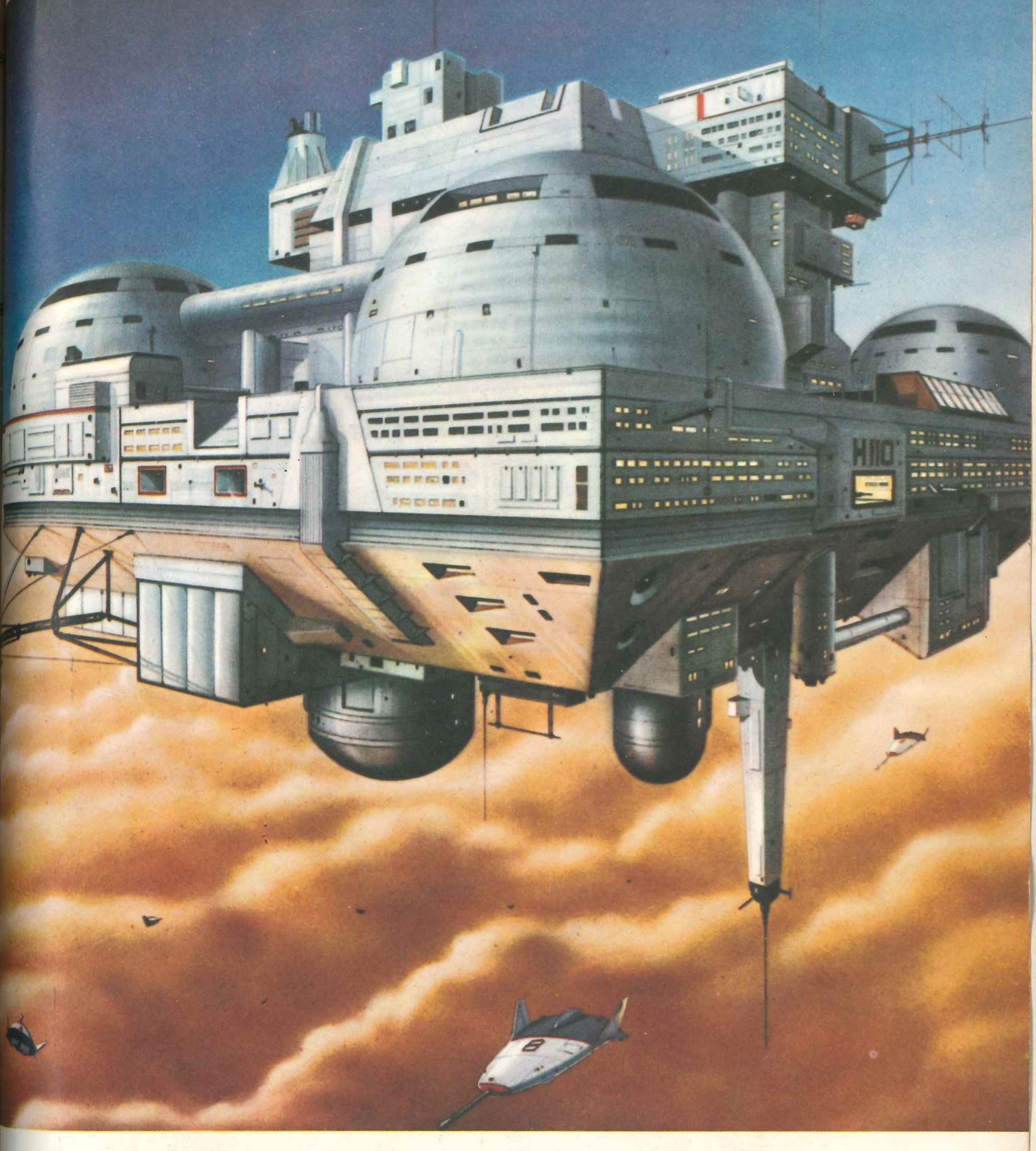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冊港幣四元·
H.K.$4.00

Printed in Hong Kong





**請參閱太空爭霸戰故事之：**

**"天宮奪寶"**

最為接近南極冰天雪地的玫瑰海上空，有一座鋁製的現代堡壘，係在雲層之上，它有時隱沒，有時出現，當地漁民對它極端敬畏，把它稱做天宮，其實這一座浮在空中的堡壘係卡登博士的宮殿，他從月球飛回地球，必然在該處歇宿，守衛森嚴。

天宮之內有許多秘密武器，其中有一件武器叫做〔太陽鏡〕，把陽光集中在一處，變成焦點，向雲層之下投射，可以把一座城焚毀，美蘇兩國的科學家以全力攻入天宮，企圖奪取這一個魔鏡，唐龍就是最活躍的一個。

門點將錄

# 蝴蝶王

龍乘風·著
黃耀基·圖

## 血海深仇　寢饋不忘

(一)

黑夜有如無情巨獸，彷彿一下子就把整個上海市吞噬下去。

每個人都會有不愉快的時候。

每當心情不好，又尤其是在賭場上輸得一敗塗地的時候，夏六德就會捧着一瓶酒，喝得天昏地暗。

他常對別人說，自己是個很能「忍」的賭徒。

「賭，不怕！但別賭得太盡！更千萬別弄到債台高築！」

這就是他在賭博上的哲學。

所以，他從不借別人的錢來翻本。

他若輸得很慘，而又很想翻本的時候，他就會去找司馬力。

司馬力是他的兒子，乾兒子。

他不必向司馬力借，而是向司馬力要錢。

司馬力巳快三十歲了，他還沒有討老婆。

沒有夏六德，司馬力早巳餓死在街頭上。

所以，許多時不等乾爹開口，他巳經把鈔票塞進夏六德的口袋裏。

夏六德一向是個很够義氣的人。

他的乾兒子也是一樣。

但對乾爹好，這不能用「義氣」兩個字來形容。

這是「父子情深」。

(二)

夏六德今天的賭運本來很好。

在李添雄的賭場裏，他憑着一百塊錢的賭本，巳一口氣連續贏了五口骰寶。

這是一個很可觀的數字。

因為他押一百，贏了再押二百，然後四百、八百、一千六百的押下去。

他巳擁有三千多塊。

他本該收手。

但他居然還要再賭。

他不再賭骰寶，而是去推牌九。

有了三千多塊賭本，他當然是當庄。

第一手牌，他就拿了一副雙鵝雙天。

統殺。

第二手牌，仍然很不錯，拿的是八點雙梅。

這種牌，本巳够贏有餘。

但天下間偏就是有這麼湊巧的事，天門押住最大，總共是一萬多塊，以注碼而論，這股威勢，巳把莊家押了下去。

當莊家開牌，是八點雙梅的時候，每個人都以為夏六德又再闖一關了。

可是，天門的牌，居然是九點至尊。

夏六德怔住。

他簡直傻了。

他本巳打算贏了這一口之後，就遠颺而去。

但他怎樣也想不到，自己當莊，拿了一副八點雙梅，居然還會碰上別人的九點至尊。

這還有甚麼好說？

他輸了。

他不但把贏的輸掉，連一百塊賭本也一併輸掉。

嘿嘿！

眞邪門！

賭博，本來就是這麼邪門的玩意。

戰場上，勝者為王，敗者為寇。

賭桌上，也是一樣。

夏六德本該贏大錢，但到頭來却是變得一貧如洗，只剩下兩塊錢。

這兩塊錢，他早巳有準備，把它藏在襪底裏。

這樣，雖然他輸得乾乾淨淨，最少也可以有錢買酒喝。

這也就是他自己所說的：「別賭得太盡。」

(三)

兩塊錢可以買一瓶酒。

一瓶既不算好，但也絕不能算太壞的酒。

但他却買了四瓶。

四瓶酒才兩塊錢，這種酒當然就和兩塊錢一瓶的酒有很大的分別。

它簡直就像是醋。

但無論是酒也好，是醋也好，夏六德巳不在乎。

他現在有個希望。

他希望自己酒醒之後，不會發現自己原來又躺在溝渠裏。

× × ×

滿天星斗。

其實天上究竟有沒有星？

夏六德不清楚。

他不清楚的事太多。

例如，他根本就不清楚，自己究竟還算不算是一個人？

現在，認識夏六德的人，都會認為他沒出息，是一個只懂得喝酒和賭博的糟老頭。

他唯一最值得驕傲的，就是他有一個乾兒子。

司馬力。

但司馬力能帮得了他多少忙？

錢？

不錯，司馬力可以給他錢。

只要司馬力袋裏有一千塊，而夏六德又有需要的話，那麼他絕不會只給義父九百九十塊。

這種乾兒子，巳很不錯。

但夏六德和司馬力都明白，錢，並不是萬能的。

現在，金錢只能給予夏六德一種「無聊的刺激」。

他現在眞正需要的是甚麼？

恐怕連他自己都說不出來。

也許，他的內心世界，已被仇恨完全霸佔着。

唯有司馬力，可以讓他在仇恨的世界中，有着一點點的愛，一點點的寧靜。

（四）

夏六德又醉了。

但他在還沒有醉得不省人事之前，他遇見了一個人。

一個鼻子崩了一半的黑衣人。

× × ×

無論一個人本來長得怎樣好看，但若鼻上不見了一塊肉，那麼整張臉孔就再也不會好看。

這個黑衣人就是這樣。

他大概四十來歲，頭髮略見花白，身材不高不矮，也不肥不瘦，皮膚白白淨淨的，一雙眼睛靈活有神，就只是鼻子很難看。

夏六德就算忘掉自己的樣子，也絕對忘不掉這個鼻子。

因為這個人的鼻子，就是給自己的牙齒咬成這樣的。

× × ×

無論是誰給人咬掉半隻鼻子，都一定會很憤怒，甚至永遠記着對方。

這是仇恨。

一種可能永遠也無法化解的仇恨。

但這個黑衣人却並不是這樣。

他早已忘掉了這件事，因為他自從不見了半隻鼻子之後，就再也沒有照鏡子。

他要記着的事太多。

這半隻鼻子，根本算不了甚麼。

夏六德看見這個人，這個鼻子，酒意幾乎消除了一大半。

「王鵬！你是王鵬？」

「夏老大！」這黑衣人吸了口氣，顫聲道：「我是王鵬，我就是給你咬掉鼻子的王鵬！」

夏六德忽然大笑。

他捏着王鵬的雙肩，大笑着說：「很好！你還沒有死！我也仍然活着。」

王鵬道：「你可知道，我已找了你十五年！」

夏六德的目光忽然一陣茫然。

「十五年，咱們已分手十五年了？」

「你已忘了？」

「不，」夏六德搖頭，拚命的搖頭，「那一次我咬掉你的鼻子，是因為你忽然好像瘋了，拿着斧頭到處嚷着要殺人。」

王鵬的臉上突然露出了痛苦的表情。

「喬鐵獅！那剮千刀殺萬刀的惡魔，我只恨不能活活把他撕開千百塊！」

「若要對付喬鐵獅，不能單靠匹夫之勇！」

「他害死了咱們十幾個兄弟，還搶去了咱們的老婆，這段仇咱們一定要報！」

「仇是要報的。」夏六德嘆了口氣，「但現在連他在哪裏，咱們都完全不知道，又談甚麼報仇？雪恨？」

王鵬道：「你莫非已經忘記了這筆血債？」

「怎會忘記？」夏六德怒容滿面，「要對付喬鐵獅，首先就要知道，他現在又變成了一個怎樣的人。」

王鵬道：「他本來就不叫喬鐵獅。」

夏六德道：「他是個騙子，當然會擁有許多個不同的名字。」

王鵬道：「雖然我找不着這惡賊，但在三個月前，却得到了一個十分重要的消息。」

夏六德目光一亮。

「你探聽到了甚麼綫索？」

「當年跟喬鐵獅在一起，把我們騙得好慘的連處長，原來早已在上海，而且成為名流富商。」

「甚麼？你知道連羣山的下落？」

「正是連羣山！」

「怎麼我從來沒有在這裏聽過他的名字？」

「唉，他也不是甚麼連處長，而是一個土匪頭子。」

「呸！」夏六德啍的一聲：「他們幹得好絕！誘騙咱們去跟方大帥的手下拚命，黃金到手之後，却又翻臉不認人，還要把咱們害到這種地步！」

王鵬道：「這樁血仇，必須抽絲剝繭般，一步一步慢慢的來。」

「不錯。」

王鵬目光一閃，道：「連羣山現在也不叫連羣山，而是謝易人。」

「謝易人？豈非就是謝氏銀行的董事長？」

「就是這個僞君子！」

「他奶奶個熊！」夏六德跳了起來，大聲道：「我一直都不知道這廝就是連羣山！」

「你見過他？」王鵬問。

「沒有，」夏六德搖搖頭，「我只是聽過謝易人的名字，在上海，他可是一個有頭有臉的大人物。」

「不說出來，又有誰知道，他真正的底蘊？」

「謝易人！這混蛋！媽的，咱們現在就去找這廝算帳！」

夏六德一向是個「坐言起行」，性情異常急躁的人。

但王鵬却制止住他。

「你怎麼好的學不上，倒學上了我當年的那種衝動？」

夏六德道：「我已等待這日子很久了，難道你一點也不着急？」

「誰說我不着急？」王鵬摸了摸殘缺不全的鼻子，「但要對付謝易人，絕不容易。」

夏六德「呸」的一聲。

「管他有三頭六臂，老子也要把他的腦袋一個一個的砍掉下來。」

王鵬道：「光是說，傷害不了這廝分毫，咱們必須要有一個完整的計劃，引他入彀。」

「你是說，力敵不如智取？」

「不錯。」王鵬咬了咬牙：「若論武力，咱們的弟兄們怎會比那些惡賊輸虧？但咱們却敗在別人的陰謀下。」

「你說得對，」夏六德捲起了衣袖：「咱們要以牙還牙，以眼還眼，以血還血的！」

## 美麗的女司機

（一）

十月二十三日上午，陽光燦爛。



謝易人帶着一個鱷魚皮公事袋，輕鬆地跳上剛購買回來的簇新轎車。

這輛轎車是全德國最好的一種，在上海，目前只有三輛。

第一輛，是屬於市長的。

第二輛，在三個月前由華人工商會會長關豪志買下。

現在第三輛，就是謝易人的。

據汽車廠的來信，這第三輛汽車無論在性能上和其他設計上，都比其他兩輛更進步，更優良。

謝易人坐在裏面，認為那不是謊言。

他覺得，這間汽車廠是成功的。

而他自己，也是成功的。

只有成功的人，才配擁有一輛這樣名貴的汽車。

× × ×

謝易人年逾五旬。

他在三十五歲的時候，就懂得駕駛汽車。

現在，以他的身份，當然不必自己駕駛汽車。

他每天都舒舒服服的，坐在汽車裏，讓司機把他送到銀行。

但是這一天，他忽然發覺司機不是鄧來。

鄧來是個二十七歲的小伙子，他辦事勤快，謙遜有禮，而且駕駛技術優良，令人坐在車子裏，有一種很舒適，很安全的感覺。

但現在，謝易人却忽然發覺，今天的司機居然是個女人。

「停下來！停下來！」謝易人急嚷。

一陣剎車聲響起，轎車停了下來。

謝易人吸了口氣，盯着這女人的背脊：「妳是誰？」

這女人回頭，嫣然一笑。

「我是鄧來的未婚妻，你叫我琳夢好了。」

「琳夢？」謝易人怔住。

他痴痴的看着這個女人，彷彿着了魔法，連眼珠子都凝結如冰塊。

（二）

琳夢。

這名字好美。

這個女人的容貌，也美得像是夢中仙子。

謝易人看過不少女人，但像琳夢這麼令他目眩的異性，却還是絕無僅有。

「妳……是鄧來的未婚妻？」

「嗯，是的。」

「鄧來呢？」

「昨天他扭傷了左腿，現在還是疼得要命，不能上班，所以……」

「所以妳來了？」

「嗯，」琳夢淡淡一笑：「我也懂得開汽車，是鄧來教的。」

謝易人也笑了笑：「他是個很聰明的人，妳選擇了他，可見妳也同樣聰明。」

琳夢嘆了口氣。

「聰明又有甚麼用？他從出生到現在，一直都在挨窮。」她的眼睛裏彷彿有着委屈的感覺。

謝易人瞧着她，忽然也有這種同感。

好美的琳夢。

好一朵鮮花。

她若嫁給了鄧來，雖然不能算是「鮮花插在牛糞上」，但一輩子挨窮，那似乎是不可避免的事。

惻忍之心，人皆有之。

謝易人好像已動了心。

這算不算是「惻忍之心」？

（三）

謝易人的辦公室，簡直和籃球場般大小。

他有時候悶了，就在這裏跑步。

但跑步並不一定能消除悶氣。

所以，在辦公室的隔鄰，還有一間房子。

那可算是臥室了，最少，這裏有張很寬闊的床子。

他在上班的時候睡覺？

不錯。

他是董事長，他喜歡跑步也好，睡覺也好，又有誰管得着？

但是獨個兒躺在床上，仍然是一件悶事。

而這張床又那麼柔軟，那麼寬闊，就算再多一兩個人躺在上面也絕不會逼狹。

人生得意須盡歡，莫使金樽空對月。

謝易人年輕時拚命賺錢，甚至不擇手段，只求利之所在甚麼事情都幹得出來。

現在，他的錢已夠多了！

他不必再耽心會挨窮。

飽暖思淫慾，這是人之常情。

他不是聖人，自也不例外。

× × ×

十一點十八分。

現在距離用午膳的時間還有個把小時，但謝易人已離開了銀行。

他要去用膳。

為他駕駛車子的，仍然是那個令他神魂顛倒，使他在辦公室裏胡思亂想了好幾個小時的琳夢。

但這一次，謝易人却坐在車子的前端，而且故意挨近了她。

琳夢不看他。

她只是很用心地在駕駛汽車。

直到現在，謝易人才看見她今天穿的是一襲湖水綠色的旗袍。

旗袍很美。

人更美。

謝易人幾乎忍不住要伸手，在她的腿上捏一把。

但琳夢却忽然看着他。

他終於忍住。

× × ×

車行十五分鐘，來到了一間園林式的飯店。

謝易人下車。

以往，一向都是司機先下車，然後禮貌地為謝易人打開車門。

但這一次却剛好相反。

先下車的並不是司機琳夢，而是謝易人。

而且，他還親自為琳夢打開車門。

琳夢瞟了他一眼，問道：「這算是甚麼規矩？」

謝易人微笑：「這是英國人的紳士風度。」

琳夢眨了眨眼睛，悠然下車，悠然一笑：「你的確很有紳士風度，却幸好不是

個金髮碧眼的英國人!」

謝易人「噢」的一聲。

「妳不喜歡英國人?」

「談不上不喜歡，但也沒有甚麼好感。」琳夢淡淡的說：「我只喜歡中國人，尤其是有禮貌的中國人。」

謝易人道：「鄧來很有禮貌。」

琳夢忽然冷冷一笑：「他對你也許是很有禮貌。」

謝易人「哦」的一聲：「難道他會對妳無禮?」

琳夢掠了掠耳畔的秀髮，說：「我們別提他好不好?」

謝易人一怔。

「他豈不是妳的未婚夫嗎?」

「直至上午之前還是的。」

「奇怪，在短短幾個小時之內，怎會發生這麼重大的變化?」

「剛才我已查出，他的腿根本就沒有事。」

「他不是扭傷了腿?」

「不，他是故意騙我的。」

「這有甚麼作用?」

「我代替他開汽車，但他……」說到這裏，琳夢居然飲泣起來。

謝易人連忙遞上一條雪白的手帕。

「別難過，而且這裏是公共場所。」

琳夢接過手帕，抹乾了淚。

「董事長，對不起，我……不是有意的……」

「不必道歉，來，我們現在先弄點吃喝，我餓了。」謝易人很關心地，看着琳夢：「妳是不是也很餓了?」

琳夢搖搖頭。

「我不餓，但想喝點酒。」

「喝酒?妳懂得喝酒?」

「不懂。」

「既然不懂喝酒，怎能隨便在大白天喝?」

琳夢忽然冷笑：「董事長，你是在担心，我喝醉之後，沒人會為你開汽車?」

「不!不!」謝易人連忙雙手亂搖：「我絕對不是這個意思……」

琳夢的眼睛又紅了。

「那麼，你就讓我喝，由我來付帳便是。」

謝易人笑了。

「在這裏喝酒，妳不必付帳，我也不必付帳。」

琳夢一怔。

「這怎麼可能，除非這間酒家是你自己的。」

謝易人又淡淡一笑：「妳說對了。」

× × ×

琳夢眞的不懂喝酒。

她只是喝了小小的兩杯，看來就已陷入了飄飄然的境界。

謝易人勸她：「別再喝了。」

但她不聽。

她好像有很多委屈，非要以酒消愁不可似的。

然而，酒入愁腸愁更愁。

她喝得越多，就越是悶悶不樂。

謝易人初時沒喝酒

但琳夢卻頻頻為他斟酒。

「我喝，你也要陪我一起喝，你不喝，就不是個好人。」

謝易人只好說：「我喝，我喝。」

於是，琳夢喝一杯，他也喝一杯。

## 花賈命

(一)

你喝一杯，我也喝一杯。

一杯又一杯的喝下去，終於醉了。

但醉的居然不是琳夢，而是謝易人。

「哈哈，好酒，眞箇他奶奶個熊，好酒!好酒!」

自從他成為銀行董事長之後，已從來沒有說個「他奶奶個熊」這種說話。

但現在，他卻在大庭廣衆之間，高聲大叫，好像生怕別人聽不見似的。

這麼一鬧，驚動了陸經理。

× × ×

陸經理是個年約五旬，高高瘦瘦的中年人。

他早已在飯店裏。

但這一天，他肚子不舒服，剛回飯店，就一直蹲在廁所裏。

直到他解決「煩惱」之後，侍役領班把外面的事向他報告。

謝易人是這飯店的老闆。

他居然在這裏喝醉了。

陸經理吃了一驚，急急地出外看個究竟。

但遲了。

謝易人已經離去。

「你說還有個女人，她在那裏?」陸經理眉頭一皺，感到事有蹊蹺。

一個侍役回答：「她扶着謝老闆登上汽車，一起走了。」

陸經理呆住。

侍役領班說：「有甚麼不對?」

陸經理聳聳肩：「老闆一向風流成性，這沒有甚麼不對，只是……他一向很少會喝醉，這一次為甚麼會在大白天就弄得這麼狼狽?」

沒有人答話。

陸經理嘆了口氣，忽然又覺得肚子不舒服。

他匆匆回去。

他回到廁所裏。

× × ×

十五分鐘後，一個花枝招展的女人，要找陸經理。

她是陸經理的情婦嚐嚐。

嚐嚐已快四十歲，但卻總是喜歡穿紅戴綠，把自己打扮得像個十四歲的少女。

她年輕時也許很美。

但歲月不饒人，而且她還生過四個孩子!

偏就是有陸經理，對她視若仙女下凡，她的說話，簡直比聖旨還重要。

嚐嚐找陸經理有甚麼事，就只有她自己才知道。

她找他找得很急。

侍役領班忍不住說：「若有甚麼重要的事，妳去厠所找他好了。」

嚐嚐瞪了他一眼。

她一跺足：「你以為我不敢?」

她的確沒有甚麼事不敢幹。

她挺起胸膛，「硬橋硬馬」的大步向男厠衝過去。



× × ×

現在嚐嚐最突出的，也許就是胸前的一雙大奶。

她挺胸前進，居然也有一兩個侍役看得有點着迷。

這間飯店，她很熟悉。

從左轉入一條短廊，就是厠所。

她急促轉彎。

但她這個彎轉得太快了。

「蓬」然一聲，她撞在一個男人的身上。

她撞疼了鼻子。

「死鬼，你瞎了?撞死儂啦!」

她狠狠的瞪着這個男人。

這人訕訕一笑，說了一聲：「抱歉!抱歉!」

然後，他就像給人在背後討債似的，急急跑了。

嚐嚐摸了摸鼻子。

「眞倒楣，遇上了這種冒失鬼!」她自己冒失，却在不斷的罵人。

她雪雪呼疼，一步一步的走向厠所。

厠所門緊閉着。

「阿陸，我來了!」

沒有反應。

嚐嚐等了一會又說：「我媽從天津來了，還有阿吉阿旺阿勝和波女都來了。」

還是沒有回答。

嚐嚐又說：「媽帶來了好幾斤黃金，想賣掉它，買一幢像樣點的房子。」

陸經理的聲音還是不見傳出。

嚐嚐光火了。

「阿陸，你在厠所裏死了?」

她的脾氣不大好，不高興的時候往往會用脚踢。

無論甚麼東西在她的面前，她都照踢不虞。

有一次，她在郊野大發脾氣，一脚踢在一塊石頭上，連脚趾都給踢爆了。

但這一次的教訓，仍然未能使她的脾氣改一改。

砰!

她又用脚踢了。

這一次，她不是踢石頭，而是踢厠所的木門。

任何人在厠所解決三急，都必定會上門。

她以為這麼一踢，是絕對踢不開這塊木門的。

但她錯了。

厠所門應聲踢開。

嚐嚐一怔。

她倒是個「大胆女性」，男厠木門給她踢開了，她非但沒有嚇得扭轉臉孔，反而脖子一伸，探頭往內張望。

她看見了陸經理。

陸經理也睜大眼睛瞪着她。

嚐嚐一呆，接着不由自主地幹出了兩件事。

她發出了一聲尖叫。

她站立着的地方，忽然濕了一大片。

× × ×

陸經理眞的在厠所裏死了。

他是瞪着眼睛，在驚駭已極的情況下被人一刀刺死的。

(二)

謝易人沒有完全醉掉。

酒醉三分醒。

他坐在汽車裏，半邊身子挨着琳夢。

琳夢在駕駛汽車。

她喝的酒，絕不會比謝易人少。

但汽車行駛得仍然很穩定。

謝易人的臉擱在她的大腿上，不斷的說：「好香，好香。」

琳夢嫣然一笑：「是酒香?還是我的大腿香?」

謝易人說：「酒很香，但比起妳這一雙美麗的大腿，那些酒都變成了垃圾。」

琳夢嘆了口氣。

謝易人昂起頭，看着她。

「妳不快樂?」

琳夢吐出口氣：「倘若天下間每一個男人都像你，那該多好。」

謝易人盯着她的臉。

「妳在想着鄧來?」

琳夢忽然嚷了起來：「我不喜歡聽見這個人的名字!」

謝易人道：「你們只是有點誤會，很快就會沒事的。」

「誤會?」琳夢冷冷一笑，「我是親眼看見他對不起我的，怎能算是誤會。」

謝易人嘆了口氣，說：「鄧來並不像那麼壞，也許他是另有原因罷?」

琳夢忽然把汽車煞停。

她把臉擰開，目光遙注在遠方。

「你為甚麼老是帮着鄧來?」

謝易人緩緩的坐直身子，滿身酒氣的說：「難道我要說他的壞話嗎?」

琳夢轉過臉，又看着他。

「董事長，你是不是覺得我的出現，有點很突然?」

謝易人搖搖頭：「不，在別人的眼中看來，這也許是突然一點，但我現在却沒有這種感覺，反而認為這一切都來得很自然，就像是上天故意安排的一樣。」

「上天的安排?」

「嗯。」

「上天安排些甚麼?」

「它讓我們現在共同一起。」

琳夢淡淡一笑。

但她這笑容很快就消失。

「不，我不能和你在一起。」她的聲音很冷，語氣忽然變得好像很決絕。

謝易人握着她的手，緊緊的握着：「是不是為了鄧來?」

「不，」琳夢搖頭：「我已決定和他解除婚約，從此以後，他和我再也沒有半點瓜葛。」

謝易人道：「既然這樣，妳還有甚麼顧慮?」

琳夢吸了口氣，說：「我們的地位太懸殊，根本上不可能在一起，而且，你認識我的時間實在太淺了，我的缺點，你當然還不知道。」

謝易人一笑。

「妳有甚麼缺點?」

「我的脾氣不大好，有貧血病，胆子有時候很大，但有時候却會給一隻老鼠嚇得半死，還有，我媽說我睡覺的時候，有點鼻鼾聲音發出，而且，我很窮，只唸過中學……」

聽到這裏，謝易人大笑。

琳夢的臉色變了：「你……你還在取笑我！」

「別誤會，千萬別誤會，」謝易人搖手不迭，「我怎會取笑妳？只不過妳這些缺點，都很可愛而已。」

「缺點也會很可愛？」

「一個人若是眞的很可愛，那麼缺點也會變成優點。」

「你騙人。」

「不，我沒有騙你。」

「你醉了。」

「我也沒有醉，只是很累。」

「你想休息？」

「嗯。」

「就在這裏？」

「不，我們到花軒去。」

「花軒是甚麼地方？」

「我的房子。」

「不，我不能這樣。」

謝易人痴痴的看着她，忽然從袋裏掏出一張支票。

「這是我給你的見面禮物。」他滿臉誠懇地。

琳夢接過支票，不由嚷了起來：「是一萬塊！」

謝易人說：「這一點小錢，不能代表甚麼，而妳也千萬別誤會……」

但他還沒說話，支票已被撕成粉碎。

琳夢寒着臉，冷冷的看着他。

「謝董事長，你看錯人了。」

「琳夢……」

「請叫我王琳夢，我姓王。」

「我已說過，妳千萬別誤會，我絕對沒有甚麼意思，只是……」

「我明白，因爲我窮，而你却是個富甲一方的大富家，」琳夢冷笑，「所以，我的確不應該和你在一起，再見了。」

說到這裏，她打開了車門。

謝易人急忙追出去。

但他的確喝醉了。

他才跳出了車子，就險些沒摔倒在地上。

「唷……」

酒精的力量在發作。

他終於狂吐。

等到他再抬起頭的時候，琳夢的影子早已消失。

(三)

謝易人失戀了。

這段戀情，是多麼的不可思議。

王琳夢。

他死也不會忘掉這個名字，這個美麗而有性格的女郎。

他決定要找她。

× × ×

翌日上午，鄧來被謝易人召見。

謝易人在書房裏接見他。

鄧來站着，站得筆直。

謝易人在打量他的腿。

「你沒事了？」

鄧來說：「本來有點疼……」

「住口！」謝易人沉着臉，喝道：「你該知道，我一向不喜歡屬下員工對我撒謊！」

鄧來默然，點了點頭。

謝易人看着他，冷冷一笑：「昨天晚上，有人找你。」

鄧來臉色一變。

「這人是誰？」

「花買命。」

鄧來吸口氣：「他爲甚麼要找我？」

謝易人冷冷道：「你欠了別人的錢，人家要來找你，那是理所當然的事。」

鄧來說：「我只欠他幾百塊。」

謝易人冷然一笑，道：「你每個月賺多少錢？欠了人家幾百塊，還敢說得這麼輕鬆。」

鄧來道：「欠債還錢，我又不是要賴帳。」

謝易人道：「我知道你不會賴帳，但我倒想知道，你怎樣清還這筆欠債？」

鄧來道：「在這裏，只要有腦筋，賺錢並不是難事。」

謝易人冷笑。

「這個我也知道，但你把自己的腦筋放在甚麼地方上去了？」

鄧來答不上。

「說呀，怎麼你不說話？」謝易人追問下去。

鄧來正想說，謝易人又已冷冷的截然說道：「你不必解釋，我已查得很清楚，你把腦筋放在賭桌上，以爲可以在賭場裏發財。」

鄧來苦着臉。

「在這裏，誰不在賭。」

「說得好理直氣壯，」謝易人一拍桌子，喝道：「但你可知道，每天有多少人因爲賭博而累得身敗名裂，甚至要跳江自殺。」

鄧來吸了口氣。

「我只是時運不濟，一時手氣不佳，所以才會向花買命借了三百塊。」

「不是三百塊，是八百三十塊！」

「那五百三十塊只是利息。」

「我知道，我甚麼全知道，」謝易人瞪着他，吼道：「你可知道花買命是甚麼人。」

「他……他是個在賭場上混的人。」

「混！混！混你娘個帳！」謝易人的粗話又再搬出來了：「他是個吸血鬼，他可以把你身上的每一滴血吸乾，你欠了他這筆債，恐怕這一輩子就完蛋了！」

謝易人又冷冷的說：「你可知道，飯店裏的陸經理死了。」

鄧來吃了一驚。

「他怎會死的？」

謝易人哼的一聲。

他也不知道。

但他却編了一個故事，說：「他也和你一樣，每天下班之後，都上賭場！」

鄧來道：「上賭場不會死人。」

謝易人道：「但是他却向花買命借了錢。」

鄧來的臉色有點發青。

「借錢又怎樣？」

謝易人又哼了一聲：「他借了一次又一次，光是利息已可以把他這個人壓成肉醬。」

鄧來道：「但這和他的死亡又有甚麼關係？」

「是花買命殺了他的。」

「他爲甚麼要殺陸經理？」



「陸經理沒有能力還錢，但却又不敢向我借貸。」

「董事長一向心腸很好，陸經理爲甚麼沒有這份胆量？」

「他已借了兩千！」

「噢，原來這樣。」

「但兩千塊，還不够還利息，而且他還不知悔改，繼續賭下去，結果泥足深陷，花買命那筆債，他就算削骨割肉，也還不了。」

鄧來顫聲道：「於是花買命就殺死了他？」

謝易人冷冷道：「這又有甚麼值得奇怪？」

鄧來好像呆了。

謝易人看着他，臉色忽然緩和下來。

「你站了這許久，是不是很累了？」

鄧來搖頭。

「不累，不累！」

謝易人嘆了口氣：「累也好，不累也好，坐下來，咱們慢慢談。」

鄧來依言坐下。

謝易人居然爲他點着了一根雪茄。

「董事長……」鄧來好像有點受寵若驚的樣子。

謝易人搖搖頭。「別老是這麼緊張，天下間沒有解決不了的事情。」

「是，是！」

「你欠了花買命的錢，總共是八百三十塊，是不是？」

「好像是的，就算有點相差，也差不到哪裏去了。」

「除此之外，還可有欠別人的錢？」

「還有，但數目不大，大概二三百塊左右。」

「二三百塊，在你來說，已不能算是小數目，」謝易人又嘆息一聲：「你在賭場上跑得太多了，看慣了賭桌上花碌碌的鈔票，但人比人，比死人，有人每天輸贏一萬八千，面不改容，但老弟你行嗎？」

鄧來咽了口唾沫：「董事長說得對，我是太不自量力了。」

謝易人盯着他，忽然問：「你心目中，可曾有過甚麼計劃？」

「計劃？」鄧來苦笑，「這……這是甚麼意思？我不太懂。」

謝易人吸了口雪茄，緩緩道：「年青人，別老是躭迷於酒色財氣之中，須知人生最寶貴的，就是你這種年紀，這個時候不發展一下，將來老了，倚靠誰？」

鄧來總算明白了謝易人的意思。

他訕訕一笑：「計劃倒沒有，因爲沒有財力，無論想幹甚麼都幹不來，但我却有個理想。」

謝易人皺了皺眉。

「有理想的人就會有計劃，你的計劃是甚麼？」

「開一家麵粉廠。」

「這很好，但在在需財。」

「我沒有錢。」

「我有。」

「董事長當然有錢，但……」

「我願意借給你。」

「眞的？」鄧來差點沒跳起來。

「當然是眞的，我可以幫助你償還一切債務，也可以完成你的心願，但却有一個條件。」

「董事長儘請吩咐。」

「把琳夢的地址告訴我，而且以後和她一刀兩斷！」謝易人斬釘截鐵的說。

鄧來呆住。

「她……她是我的未婚妻。」

「我知道，但我更知道，你根本就不是個愛情專一的傢伙！」

「董事長……」

「不必解釋，你的一切，我知道的已經很足够很足够。」

謝易人冷冷的看着他：「現在，你可以好好的考慮一下，但別太久，花買命也許就在外面等着你！」

## 他找到了她！

(一)

在這一頓說話裏，謝易人已用上了威、逼、利、誘種種方法。

他知道，鄧來一定抵擋不住。

果然，鄧來在考慮了兩分鐘之後，就答應了他的條件。

謝易人馬上給他一袋鈔票。

「這裏的數目，已足够讓你還債，大展鴻圖，祝你好運。」

鄧來抽了口涼氣。

他這一輩子，除了在賭場之外，從來都沒有見過這許多鈔票。

但賭場裏的錢，却不是屬於他的。

他拿着這個袋子，好像連脚步都沉重了不少。

「董事長，我現在……」

「你以後不必再回來了，記着，你現在已不是一個司機，而是一個未來的麵粉大王。」

鄧來聽見「麵粉大王」這四個字，整個人又好像呆了好一會。

這也難怪。

這的確很像一場夢。

(二)

黃昏。

謝易人換上一套很平凡的衣服，在一家古老的飯鋪坐了大半天。

他從鄧來的口裏知道，琳夢常常到這裏吃麵。

鹵水蛋牛肝麵。

他現在吃的，也是這一種。

連天色都快黑了。

但琳夢還是沒有來。

謝易人坐在一隅，幾乎睡着了覺。

但就在他睡眼惺忪的時候，他突然看見了一個美麗的影子，在飯鋪門外掠過。

「琳夢！」

那眞的是琳夢。

但她沒有走進這個飯鋪，也好像沒有聽見謝易人的叫喊。

謝易人立刻衝出去。

但一個伙計纏住了他：「嗨，你還未付帳！」

謝易人瞪了他一眼，匆匆把一張鈔票塞進伙計的手裏，然後就像狂風般向外疾衝。

這伙計接過鈔票，吃了一驚。

好大面額的一張鈔票！

「嗨，找錢呀！」

「不必找了……」

伙計聽到這裏，差點連眼珠子都快要從眼眶裏跳了出來。

× × ×

以謝易人這種年紀，已經算跑得很快了。

但他追出去之後，琳夢的影子早已消失。

謝易人呆住。

「琳夢……」他喃喃地在唸着她的名字。

但她已不見了。

謝易人一陣失望。

但就在這時候，背後忽然响起了一個優雅如銀鈴的聲音。

「你在找我？」

謝易人一怔，猛然回頭。

「琳夢！」他突然大笑：「我終於找着妳了！」

他很興奮，就像個剛剛獲悉學業成績優良的小學生。

琳夢瞟了他一眼。

她冷冷的說：「你怎麼會找到這裏來的？」

謝易人痴痴的看着她：「妳不高興看見我？」

琳夢沉默了片刻，忽然嘆了口氣。

「你還是走罷。」

「妳又叫我走？」

「是的，我很煩惱，你別老是纏着我好不好？」她蹙着眉頭，但看來更覺嬌憨動人，「謝董事長，算是我求求你，好不好？」

「妳不必求我，只要妳答覆我一句說話，我聽完之後，立刻就走！」

琳夢遲疑了半晌，終於點頭：「你說吧。」

謝易人吸了口氣，神色很凝重一字一字的說：「妳是不是很討厭我？」

琳夢呆住。

她好像答不上。

謝易人沒有催促，只是在等。

也不知過了多少時候，他忽然看見她在搖頭。

「不，你不討厭，討厭的是這個社會，討厭的是我的出身，我們根本不配……」

「別再說下去，」謝易人忽然伸手掩住了她的嘴巴，「只要妳不討厭我，這已很足够。」

琳夢昂起了臉，看着他。

他雖然已不年輕。

但他也確是一個很好看，很瀟洒的男人。

她看着他。

他也目不轉睛的盯着她的眼睛。

但她忽然又擰開了臉。

謝易人急問：「甚麼事不快樂？」

她板着臉：「你不是說過，等我答覆了這句說話，立刻就走嗎？」

謝易人笑了。

「現在我不走了。」

「嗄，你反悔！」

「聽見妳的答覆，我寧願反悔，」謝易人微微一笑，「但妳却是唯一可令我遵守諾言的人。」

「用甚麼辦法，可以讓你馬上走？」

「很簡單，」謝易人忽然拖着她的手，「我走，妳陪着我一起走。」

琳夢的臉好像紅了。

她垂下了臉。

「你好壞！」

謝易人忽然嘆了口氣，握着她的手却更用力：「我這個人不算壞，就只是年紀已經老了一些。」

琳夢搖頭。

「不，誰說你老了？」

「妳看呢？」

「你很成熟，有紳士的風度，而且……」她忽然說不下去。

「為甚麼不說下去？」

「你很像我以前的一位老師，他很好，人也長得挺秀，舉動斯文。」

謝易人蹙眉道：「妳喜歡他？」

「嗯，我真的很喜歡他，甚至有一天，我暗暗發誓，一定要嫁給這個男人。」

謝易人的臉色開始有點不好看。

「後來呢？」

「沒有了。」

「甚麼意思？」

「因為他這個人在世間上消失掉。」

「怎會這樣的？」

「他有病。」

「甚麼病？」

「窮病。」

「窮病不會死。」

「但因窮自殺，就會嗚呼哀哉，一了百了。」

謝易人臉上的表情又變了，變得一副充滿同情，憐憫的樣子。

他倆手牽着手，穿過了兩條街道。

琳夢忽然說：「糟糕！」

「甚麼事？」

「我……我的肚子餓了！」

謝易人一怔，繼而大笑。

(三)

醫治肚餓病的唯一良方，就是食物。

他們在享受着一頓豐富的晚膳。

琳夢說肚子餓，但却吃得不多。

才吃了一點點，她就說飽了。

「妳真的飽了？」

「飽了就是飽了，為甚麼要騙你？」

「咱們去跳個舞，怎樣？」

「不，我的腸胃有點不舒服。」

「累了？」

「一點點。」

「我送妳回去。」

「不，」琳夢搖了搖頭，「我不想回去。」

「為甚麼？」

「鄧來！」

「妳回家和鄧來有甚麼關係？」

「他一定會在家裏等我，他這人沒良心，人又卑鄙，我現在想起他就想吐！」

謝易人本想說「他現在不會再纏着妳了」。

但這句話他說到嘴邊，又再吞回肚子裏。

他說了另一句話。

「咱們去賭場玩兩手好不好？」

「賭場？」琳夢瞪大了眼睛：「不要嚇我，我害怕那種地方。」

謝易人笑了笑，道：「不必害怕，我帶妳去的，絕不會是那種品流複雜的低級賭場。」



「但我還是害怕。」

「怕甚麼？」

「我沒有多少錢，也不懂得賭。」

「很簡單，這些賭場，一看就懂，妳可以押骰寶。」謝易人把一疊鈔票塞進她的手裏，「這只是小玩玩，別認真。」

琳夢嫣然一笑。

她忽然垂下了臉，幽幽的說：「那天，是我無禮，誤會了你。」

謝易人面上露出喜悅的表情：「妳總算認識清楚我是個怎樣的人了？」

琳夢柔聲說：「易人，你很好。」

一聲「易人」，這位謝董事長如沐春風。

他現在確然是情場得意。

得意極了。

(四)

有人說，情場得意的人，賭場上往往失意。

但今夜看來，却又不然。

謝易人在一座豪華的賭場裏，大殺三方，在沙蟹桌上贏了四五萬。

無論怎樣，這筆進帳已不能算少了。

琳夢也贏了錢。

她押了一口骰寶，押十塊錢買雙，結果開出來的點子是二、四、六。

她贏了。

別人押注動輒一千幾百，但她只是贏了十塊錢，就很滿足，興緻緻的回到謝易人的身邊。

謝易人看着她。

他也很滿足。

## 雄獅發怒火

(一)

夜已深了。

琳夢終於還是要回去。

謝易人在黑夜中，吻了她。

她的反應是熱烈的。

「易人……」

「寶貝，咱們明天見。」

「明天？」

「妳不想見我了？」

「不，咱們明天見，明天一定見！」

他倆又擁抱在黑夜裏，旁若無人。

幸好，也的確是無人，畢竟現在是人們睡覺的時候。

(二)

「明天一定見……」

這句話，就像是一條柔柔軟軟的索子，緊緊的纏着了謝易人。

為了這幾個字，為了那夜深一吻，他直至凌晨三點多鐘，才睡着了覺。

這一覺，甜極了。

夢中，他腦海中全是琳夢那甜美的影子。

一覺醒來，已是上午九點。

× × ×

謝易人很少九點才起床。

他一覺驚醒，看着窗外燦爛的陽光。

「不早了！」

他匆匆從床上跳下來，匆匆梳洗，穿上最喜歡的一套新衣服。

就在這時候，老僕謝忠敲門。

「誰？」

「阿忠。」

「甚麼事？」

「有人要見少爺。」

在家中，他喜歡僕人叫他「少爺」。

謝易人皺了皺眉，開門。

「無論他是甚麼人，叫他馬上滾！」

謝忠點頭。

「是。」

但謝易人立刻又把他叫了回來。

「且慢。」

「少爺還有甚麼囑咐？」

「他叫甚麼名字？」

「這位人客沒有說名字，只是說他姓花。」

「姓花？」謝易人臉色一沉。

他忽然對謝忠說：「這裏沒有你的事了，你到後園子裏去栽花。」

「那人……」

「我會叫他滾！」謝易人的臉色有點陰晴不定。

(三)

一個戴着茶色太陽眼鏡，鼻大唇厚的半禿頭漢子，悠閒地坐在一張沙發上。

謝易人盯着這人的臉。

「花買命！」

「謝董事長，早！」

「已不早了。」謝易人冷冷一笑。

這人是花買命，一個流氓，一個吸血鬼。

他也是一個很有點名氣的殺手。

只要有人付得起錢，他除了自己之外，誰都敢殺，誰都下得了手。

花買命！

這可惡的傢伙，為了鄧來的債，居然追討到這裏來了。

只聽得花買命淡淡的說：「謝董事長，我這一次來，是為了鄧來的事。」

鄧來！

果然是為了鄧來。

謝易人冷哼一聲：「他欠你錢，你去向他追討罷。」

「但……」

「不必說下去，我向你保證，現在鄧來已有足够的能力，來清還一切債務，包括利息在內。」

「謝董事長，你誤會了，我不是為了這件事而來的。」

「還有甚麼事值得一談？」

「當然有。」

「快說，我沒有空。」

「鄧來已把錢債完全還清。」

「這就是了，錢都還了，咱們再也沒有半點瓜葛，而且，我已把鄧來辭退。」

「這一點，鄧來已向我說得很清楚，」花買命淡淡一笑：「他還再給我兩千塊，要我幹一件事。」

謝易人一怔。

「這干我甚麼事？」

「本來的確不干你事，但現在又好像和你有點關係了。」

聽到這裏，謝易人光火了。

他正在忙着要去見琳夢，但却在出門的時候遇上了這麼一個瘟神。

「哼！姓花的，別人怕你，老子可不怕！」

「我知道你不怕，王小姐也是這麼說

的。」

「王小姐？」謝易人臉色驟然一變：「甚麼王小姐？」

「當然是指王琳夢小姐。」花買命在笑。

他的長相本來就不敢恭維，這一笑，更像是在收買人命。

謝易人的心沉下去。

他突然揪着花買命的衣襟。

「老花，你在放甚麼屁？」

「謝董事長，你叫錯了，我不是老花，是小花，或者叫一聲花仔也可以。」

謝易人幾乎想一拳揍在這人的臉上。

但他沒有動手。

他現在已經是個有身份、有地位、有財勢的人。

他絕不會輕易親自動手。

而且，在現在的情況下，他也不敢動手。

他是投鼠忌器。

「你們把王小姐怎樣了？」

「不怎麼樣，」花買命淡淡一笑：「她本來就是鄧來的未婚妻，他們在一起，是天公地道的事。」

謝易人目中燃燒着怒火。

「你們敢擄走她？」

「嘖嘖，怎麼你會吃醋起來？」

「老花，你別胡來，你若認識我深一點，就會知道這件事並不好玩。」

花買命冷冷一笑，盯着謝易人的手：「你先放開手，咱們慢慢商量好不好？」

謝易人啐了一口，終於放開花買命。

花買命慢條斯理地整了整衣衫，冷冷說：「你給了鄧來一萬塊，就想連人家的未來老婆都吞掉，未免是太狠辣點罷？」

謝易人咬了咬牙。

「鄧來，我看錯了你。」

花買命吃吃一笑：「謝董事長，我也看錯了你。」

謝易人怒道：「你看錯了甚麼？」

花買命神秘地一笑：「我以爲你對女人也早就有心無力了，想不到……」

「住口！」

「好！好！我不說，反正這些說話也不能爲我賺一塊錢。」

「你們要錢？」

「當然，沒有錢甚麼事都談不攏。」

「多少？」

「這個還得要和鄧來商量商量。」

「怎麼？你倒來吊老子的胃口？」

「話可不是這樣說，需知我現在只是受人差遣，他只是要我轉知董事長一聲，人，你可以要，你不要，他要，要了還要再要，那可人兒也着實迷人，連我花仔看見都睡不着覺。」

謝易人冷冷一笑。

「現在我連人都見不着，怎能相信你的鬼話？」

花買命哈哈一笑。

「謝董事長是要先看看王小姐？」

「不錯。」

「哦！這個容易，她就在謝董事長的門外。」

「你沒騙我？」

「這是一筆大買賣，我怎敢騙你，就只怕王小姐在你心目中不太值錢而已。」

謝易人早已氣得牙癢癢，手也癢癢。

但是爲了琳夢，他甚麼都不能發作出來。

## 贖欵一百萬大元

（一）

花買命帶着謝易人，站在門外。

門外無人，只有一條空蕩蕩的長街。

謝易人怒道：「老花，你在玩甚麼把戲？」

花買命吃吃一笑：「你不是想看看王小姐嗎？」

「人呢？」

「別着急，來了，來了。」

× × ×

一輛汽車來了。

它從轉彎角處駛來，來得很快。

它在謝易人的面前停下。

「琳夢！」謝易人忽然吼叫起來。

花買命沒有騙人。

琳夢眞的被擄走了。

她坐在車廂裏，嘴巴被一塊大棉花塞着。

在她兩旁，有兩個蒙面漢子，每人的手裏都有鋒利的七首。

七首抵在她的胸脯上。

花買命淡淡一笑，對謝易人說：「現在，你不能胡來，她也不能亂動，否則，後果堪虞！」

謝易人冷冷的盯着花買命。

「好手段！」

他的話還沒有完，汽車已開走。

花買命也要走了。

「謝董事長，今天之內，咱們會給你一個合理的價錢，再見。」

× × ×

長街恬靜。

謝易人却忍不住怪叫起來。

（二）

下午，三點三十三分。

花買命又來了。

除了他之外，還有鄧來。

這兩個本來是同類型的人。

前者是高利貸吸血鬼，後者只不過是個汽車司機。

但現在，他們却聯在一起，共同對付謝易人。

× × ×

謝易人看着鄧來，狠狠的瞪着鄧來。

「你可知道，你現在幹的勾當是何等愚蠢？又有多大的危險？」

鄧來點點頭：「我知道，這樣很對不起董事長。」

謝易人冷冷道：「既然知道，爲甚麼要這樣幹？」

鄧來嘆了口氣：「但我也知道，倘若不這麼幹，我更加對不起自己。」

謝易人一怔，氣得連話都說不出來。

只聽得鄧來又說：「但琳夢的確是一個很好的女孩，我失去了她，就該找回一些補償。」

謝易人大怒道：「我已經付給你一萬塊！」

「一萬塊在別人的眼中看來，也許是一個很嚇人的數目，」鄧來慢慢的說道，「但以董事長來說，這只不過是九牛一毛



而已。」

謝易人冷冷一笑：「聽你的語氣，好像胃口眞還不小。」

鄧來淡淡道：「在這個大千世界裏，只要有機會吃，又有誰的胃口會小的。」

謝易人打量着他，忍不住說：「以前我一直只當你是一部開車機器，想不到現在却變成了一個會咬人的怪物。」

花買命在這時候插嘴：「你咬他的未婚妻，而他却只是咬掉你一些花不完的鈔票，這又有甚麼不公平？」

「公平！很公平！」謝易人哼的一聲：「別人借你一百塊，不到幾天就變成幾百塊甚至千多塊的欠債，對你來說，也是他媽的公平之至。」

花買命一笑：「這本來就是雙方情願，怪不了誰。」

謝易人冷笑着：「王小姐怎樣了？」

花買命說道：「很簡單，你付錢，咱們就放人，而且保證以後絕不拈她一根毫髮。」

鄧來點點頭。

「我也可以作出同樣的保證。」

「你們要多少？」謝易人沉着臉，又補充一句：「別獅子開大口，我只是一間小銀行的股東，可不是甚麼大亨。」

花買命瞇瞇一笑。

「謝董事長太謙遜了，放心，咱們絕不會開天殺價。」

鄧來接道：「但價錢開出來，却是貨眞價實，一塊錢也減不得。」

說到這裏，花買命伸出了一根手指。

「十萬？」謝易人說。

「不，是一百萬。」鄧來說。

「你們瘋了？」謝易人跳了起來。

花買命道：「咱們沒有瘋，閣下的經濟能力，咱們也已查得很清楚。」

鄧來說：「一百萬雖然不算少，但對你來說，仍然是一筆微不足道的數目。」

「微不足道！一百萬居然會是微不足道的數目，你們可知道，許多人只花幾百塊甚至一百幾十塊就可以娶一個媳婦，王琳夢是甚麼？是天仙？還是……」

花買命淡淡道：「謝董事長，你說的每一句話，我們也許會一字不漏的說給王小姐知道。」

謝易人的臉色又變了。

他堅決搖頭。

「一百萬太離譜了，而且我也無法籌得出這許多現欵。」

花買命道：「我們知道你一定有辦法的，再見。」

謝易人道：「三十萬，怎樣？」

花買命搖頭，「一百萬決不能少。」

說着，和鄧來離去。

（三）

這一天晚上，謝易人睡不着覺。

他在考慮。

但無論他怎樣考慮，還是捨不得拿出一百萬來。

他既不捨得，也不忿氣。

那鄧來！

那混蛋！

他憑甚麼能夠在「謝易人」的手上取去一百萬？

這簡直混帳！

混帳之又混帳！

無論如何，這筆錢不能付！

但不付錢，他們會怎樣對付琳夢？

殺了她，輪姦她？毀了她的容貌？打斷她一雙腿？還是把她賣到火坑裏給人折磨？

想到這裏，謝易人的心疼了。

心疼如刀割。

他忽然發覺到，自己自出娘胎以來，從來都沒有對一個人付出過這麼强烈的感情。

琳夢！

唉，薄命佳人！

他一定要救她！

× × ×

翌日清晨。

謝易人駕駛着車子，在街道上左穿右插，直到他認爲沒有人跟踪自己，他才把車子駛向市北。

車行二十分鐘，他來到了一個山崗。

山崗不算大。

但作爲一幢房子的花園，那就絕對不能算小。

他把汽車停在山崗下的竹林旁。

立刻有兩個身材高大，肌膚結實的藍衣漢子迎了上來。

「謝少爺，你早。」其中一個說。

「仇二爺在嗎？」

「在！」另一個說：「他在練拳。」

「很好，帶我去見他。」

（四）

山崗後，有一座高台。

高台上，橫列兩排漆黑、高大的兵器架。

兵器架上，滿是武器。

刀、槍、劍、戟、斧、棍、矛、盾、三節棍，形形式式，種種俱備。

台上一人，正在練武。

但他沒有選取任何武器。

他正在練拳。

工字伏虎拳。

× × ×

拳風虎虎，着着有威。

這人雖然年逾五旬，頭髮灰白，但却仍然腰肢結實，渾身是勁。

他練拳的時候，別人只能站在台下。

誰若上台，最少要接他十招。

曾經有一次，一個來自法國的拳師在此地作客。

他在晚上的酒會喝得太多了，一醉不起，於是在這裏渡過一宵。

翌日，他爬起床，淋了一個冷水浴。

他的酒意全消，體力最少恢復了八九成。

就在這時候，他來到了這座高台，看見這裏的主人在台上練武。

他興緻勃發，衝上高台。

他是拳師。

在法國拳壇，他最少排名在前三名之內。

但他一跳上高台，剛站穩身子，就看見主人閃電般向他連發十拳。

幸好這十拳都只是虛招。

主人接着問他：「你準備好沒有。」

法國拳師大聲道：「你來罷。」

主人大喝，發拳。

又是十拳。

但這一次，每一拳都重重擊在這個法國拳師的臉上。

這位法國拳擊高手，竟然連一拳也閃不開去。

他也受不了這十拳。

結果，他在台上倒臥不起，接着在醫院的病床上躺了整整兩個月。

× × ×

這裏的主人姓仇。

仇天笑。

仇二爺！

在這個都市裏，見過仇二爺的人不太多。

因爲他很少在公開的場合露面。

但沒有聽過仇二爹這三個字的人，除了聾子之外，恐怕就只有無知婦孺和白痴而已。

這時候，仇二爺在練拳。

謝易人在高台下靜靜的看着，一言不發。

× × ×

拳已練完。

仇二爺全身在冒汗。

「謝少爺！」他早已看見謝易人。

「二爺。」謝易人神態謙虛、恭謹。

仇二爺看着他，忽然說道：「你有麻煩？」

謝易人點頭：「是的。」

仇二爺嘆了口氣：「能讓你覺得麻煩的事，一定很麻煩。」

謝易人又點頭：「好像是的。」

仇二爺從台上跳了下來，拍拍他的肩膊：「你冷不冷？」

「不冷。」

「熱不熱？」

「有點熱。」

「那麼，你先去淋個冷水浴，然後在書軒等我。」

謝易人本不想淋浴，但他明白仇二爺的意思。

遇上了麻煩事，必須保持頭腦清醒。

淋冷水浴，只要不着凉，就可以讓頭腦清清醒醒，不致混亂。

× × ×

仇二爺是一個喜歡發號司令的首領人物。

他命令謝易人去淋冷水浴，但自己却去洗了個熱水澡。

他把大半截身子泡得陣紅陣白。

舒服極了。

然後，他全身上下只穿着一條短得無可再短的短褲，在書軒裏接見謝易人。

## 蝴蝶帮

（一）

謝易人面對着仇二爺，兩人身上的衣服成爲極强烈的對比。

仇二爺的上身根本沒有衣服。

但謝易人却衣着整齊，頭髮也梳理得光鑑滑溜。

而仇二爺的一頭灰白頭髮，却亂得像是一團草。

仇二爺從一本辭海裏，取出一個扁型酒瓶。

原來這本辭海，裏面是空心的。

「來，喝杯酒！」

他爲謝易人斟了一杯，自己却整瓶的喝。

謝易人喝了一半，就把杯子放下。

仇二爺盯着他：「你好像眞的心事重重，是不是銀行出了事？」

「銀行沒事，營業情況很好。」謝易人說。

仇二爺莞爾一笑：「究竟出了甚麼岔子？」

謝易人說：「有人要勒索我。」

仇二爺臉色一變。

他一拍桌子，冷冷道：「是甚麼人吃了豹胆熊心，居然敢在太歲頭上動土？」

謝易人道：「花買命，還有鄧來。」

「鄧來？哦？你的司機豈不是也叫鄧來？」

「就是他。」

仇二爺聽了怔了怔：「你給自己的司機勒索？」

謝易人點點頭：「是的。」

仇二爺皺着眉：「你能否把詳細的情形說一遍？」

謝易人吸了口氣，終於把事情和盤托出。

× × ×

仇二爺一面聽，一面眉頭大皺。

等到謝易人說完之後，仇二爺還是默然無語。

謝易人也沉默着。

過了很久，仇二爺忽然冷冷的說：「他們瘋了，在老子的心目中，永遠沒有一個女人可以值得爲她花掉一百萬！」

謝易人吸了口氣：「小弟也正是這麼想。」

仇二爺哼的一聲。

「那王琳夢是甚麼料子，你弄清楚了沒有？」

謝易人忙說道：「她絕對是一個好女孩。」

仇二爺目光收縮：「自從玉鳳凰死後，你再也沒有續絃，莫非現在又已有了再興家室之念？」

「這個還是言之過早，但琳夢……」

「不管王琳夢是個怎樣的女孩，咱們現在一定要首先把她搶回來！」仇二爺厲聲說。

他捏着拳頭，怒形於色：「花買命只不過是二三流的脚色，却敢去動你的女人，單是這條罪，就可以讓他死八百次！」

謝易人點點頭，但他旋即又說：「最可惡的還是鄧來！」

仇二爺臉上掠過一陣陰影：「鄧來這小子我見過，他並不是塊很好的材料。」

謝易人目光一閃，揚眉道：「二爺言下之意，莫非認爲他們幕後還另有他人指使？」

仇二爺道：「這絕不足爲奇，憑這兩塊料子，怎會一開口就殺價一百萬？」

謝易人道：「這數目，就算我拿得起，也絕不會付。」

「當然不要付，付了就是他娘的大呆鴨！」仇二爺一拍胸膛：「這件事，老子會給你拿主意，你別慌張！」

謝易人忙道：「二爺願意帮忙，小弟又還有甚麼不放心的？」



仇二爺忽然嘆了口氣：「這年頭，這地方是越來越亂了，連一個芝蔴綠豆般的小司機，也胆敢興風作浪，眞霉氣！」

「二爺，小弟先回去了。」謝易人要告辭。

仇二爺說：「你現在回去別輕舉妄動，最好儘量拖延時間，老子自有主張！」

謝易人連連點頭：「是！是！」

（二）

謝易人走了。

仇二爺在窗旁，看着他駕駛一輛簇新的轎車離去。

他忽然拍手。

立刻有個白衣僕役出現：「二爺有甚麼囑咐？」

仇二爺用手搓了搓結實的小腹，然後下了一道命令：「派人送一封信給朱飄，說仇天笑要見他。」

× × ×

不到一小時，遠在十二里外的火雲堂堂主朱飄，已接到這封信。

朱飄是個四十來歲，看來非常有威儀的男人。

他十二歲開始，已在江湖上打滾。

經過三十多年歲月的艱苦磨練，他已從一個無知少年，變成了一個擁有帮衆逾百人的火雲堂堂主。

在市北，火雲堂頗具勢力。

但仇天笑的信才送到他手上，他立刻就乘坐最快的一輛汽車，趕到仇公館。

× × ×

天氣並不熱。

但仇二爺又練了一套棍法，弄得渾身大汗。

朱飄來了。

仇二爺囑咐手下，讓他在書軒裏等。

朱飄在火雲堂，只有他向別人發出命令。

但在這裏，他却似乎變成了一個無名小卒。

仇二爺要他等，他除了呆等之外，已再無別的選擇餘地。

仇二爺練棍後，又再洗熱水浴。

朱飄一等就等了兩小時五十八分。

快三小時了。

這位朱堂主居然還是很沉得住氣，默不作聲的坐在書軒裏。

終於，仇二爺來了。

「抱歉，剛才我有點累，所以睡了一覺。」

朱飄默然。

他在這裏等，仇天笑却在睡覺，這算是甚麼？

好大的架子。

但朱飄忍受着。

他知道，就算仇二爺要自己等三天，他也只好乖乖的坐在這裏等。

三小時，實在算不了甚麼。

只聽得仇二爺忽然笑了笑，說：「朱堂主近來的生意，好像越幹越大了。」

朱飄强顏一笑：「還是那點小買賣，賺不了甚麼大錢。」

仇二爺道：「既然幹得了走私，就該幹些利潤豐厚的大買賣，光是靠香水、肥皂這種不值錢的東西，簡直是浪費了朱堂主的腦筋和時間。」

朱飄嘆了口氣：「俺的三十六度板斧，舞來舞去，就是舞不出名堂。」

仇二爺拍拍胸膛，說：「你別老是看輕自己，總是一天，老子要你在這地方上與老子平起平坐！」

「不敢！不敢！」朱飄連臉色都發白了。

「甚麼不敢！依老子看，你的胆子是越來越大了，」仇二爺忽然寒着臉，目光如刀般在朱飄的臉上，「說不定有一天，你會連老子的鼻子也割了下來！」

朱飄的臉不再發白，而是發綠。

「二爺……你切莫誤信別人的閒言閒語……」

「住口！老子操你娘！」仇二爺忽然伸手一掃，把桌上十幾本經書有如狂風掃落葉似的掃掉，「你現在老老實實的向老子報告：老花在哪裏？」

「老花？」

「不錯，他又叫小花，花仔，」仇二爺瞪着一雙獅子般大小的眼睛：「這癟三居然敢動老子的女人，你可知道？」

朱飄連坐都有點坐不穩了。「二爺是在說……花買命？」

「就是那狗養的花買命，」仇二爺走到朱飄的面前，戟指大罵：「他是你的人，但他却敢去動謝易人的女人，謝易人的女人也就等於是老子的女人，朱堂主，你懂不懂？」

朱飄深深的抽了口冷氣。

「二爺……關於花買命的事，我不知道。」

「甚麼？你不知道？」

「的確不知道，因爲……」

「老子入你娘，他是火雲堂的人，你是火雲堂堂主，他幹的事你不知道，你騙誰？」

「二爺，他早已離開了火雲堂。」

「甚麼？這是眞的？」

「我怎敢騙你？」

「噢，原來他已離開了你，離開了火雲堂。」

「這是千眞萬確的事實。」

仇二爺瞳孔暴縮，冷冷的盯着朱飄：「姓朱的，你推得好乾淨。」

朱飄的臉色又變了。

「二爺，我本來就對花買命很不滿意，甚至有一次，還想幹了他。」

仇二爺冷冷一笑：「但他現在沒有死，而且還幹到老子的頭上來！」

朱飄嘆了口氣：「但當我眞的想動手的時候，却有人插手架樑子。」

「架樑子？這算甚麼？」仇二爺又瞪大了眼睛：「花買命是你的人，他若犯了堂規，就算你把他整個人蒸熟吃了，外人又干他娘個屁事？」

「但最近，却崛起了一個神秘的帮會，而且勢力好像很大。」

「這是甚麼鳥帮會？」仇二爺的臉色有點不好看。

「蝴蝶帮。」

「蝴蝶帮？老子從沒聽過，」仇二爺的臉沉下：「你爲甚麼不早一點向老子報告？」

朱飄苦笑。

「初時，我以爲這種烏合之衆，成不

了甚麼氣候，但後來……」

「後來這隻蝴蝶是不是鑽進你的褲襠裏？」

朱飄又苦笑。

「這也差不多了，咱們火雲堂，最少有七八個兄弟，給他們打得斷手折足。」

仇二爺「呸」的一聲。

「難道你就不懂得以牙還牙？」

「蝴蝶帮的人來無影，去無踪，咱們既不知道帮主是誰，也不知道他們的底蘊，所以……」

「所以你就像隻怕叮蚊的烏龜，把腦袋縮進龜殼裏！」

朱飄今天眞慘了。

在外面，誰敢對他這樣說話？

但在仇二爺的面前，就算要吃屎喝尿，也是沒話說的。

仇二爺冷冷一笑，又問：「架樑子的是不是這一帮鳥漢？」

朱飄回答：「是的。」

仇二爺盯着他：「你害怕他們？」

朱飄嘆了口氣道：「那是爲了息事寧人。」

「放你娘的狗屁！」仇二爺大力拍桌子：「你混了這許多年，胆子越來越小，鴉片不敢運，軍火不敢沾手，現在沒頭沒腦出現了一個甚麼蝴蝶帮，你就嚇得屎滾尿流，算甚麼英雄好漢？」

朱飄苦笑。

「像二爺這種英雄好漢，天下間本來就沒幾個，老朱老了，再也無復當年之勇了。」

仇二爺盯着他，又大發脾氣。

「你老個鳥？你比老子還年輕，你老了，老子現在又算是甚麼東西？是不是一個一敲就碎的老古董？」

朱飄知道自己糊裏糊塗，又說錯了話，索性閉上嘴巴。

仇二爺冷冷一笑。

「花買命！買命！買命！老子要買他的鳥命！」

朱飄點頭。

「是！是！」

仇二爺盯着他看了半天，忽然說：「但不是現在，現在你回去，就只當甚麼事情都不知道！」

× × ×

朱飄走了，他帶着一鼻子灰回去。

仇二爺皺着眉，忽然大步出廳，搖了一個電話。

他要找謝易人。

但謝易人不在家，也不在銀行。

仇二爺擱下電話，皺起了眉，喃喃道：「蝴蝶帮！蝴蝶帮！這是一個怎樣的氣候？」

(三)

離開仇公館，謝易人把汽車駛回家。

但他還沒有回到家，就已在路上給一個叫化截停了車子。

謝易人一怔。

這個不是甚麼叫化，而是花買命假裝的。

「謝董事長，我看你好像不想再見她了？」

謝易人連忙搖頭。

「不，我在考慮。」

「到了這個時候，還有甚麼值得考慮的？」

「一百萬這數目，無論怎樣都太離譜了。」

「你是大財主，總該有辦法。」

「減一半，怎樣？」

「不行！」

「這太過份了，」謝易人怒道：「我承認很喜歡琳夢，但却沒有理由爲這個女人而傾家蕩產。」

「別說笑了，」花買命露出滿嘴黃牙，桀桀笑道：「區區一百萬，怎會令你傾家蕩產？」

「五十萬，怎樣？」

花買命沉默半晌，忽然說：「我可否上車？」

謝易人想了想，終於打開了車門。

「你可知道南淳路三十九號在哪裏？」花買命問。

「南淳路？」

「不錯，是南淳路，距離這裏只有兩里。」

「我知道，但三十九號……」

「你把車子駛到那裏，我帶你去見一個人。」

「琳夢？」

「不，現在她已經是一個價值百萬的大寶藏，除非你付贖欵，否則，你再也沒有機會看見她那張美麗的臉孔。」

「那麼你帶我去見誰？」

「鄧來。」

「他在南淳路？」

「目前是的。」

「他在那裏幹嗎？」

「等鈔票，等你的付欵。」

「一百萬不行。」

「你去對他說，也許他可減一減。」

謝易人猶豫了半晌，終於把汽車開動，駛向南淳路。

## 五十萬元一賭注

(一)

南淳路三十九號，是一幢兩層高的古老屋子。

花買命對謝易人說：「鄧來就在上面，你上去。」

謝易人道：「你呢？」

花買命回答道：「我要把你的車子駛開。」

「爲甚麼？」

「這輛車子太名貴，也太碍眼。」花買命淡淡的說。

謝易人怔住，接着嘆了口氣。

他當然明白花買命的意思。

花買命不希望別人知道，謝易人來到了這裏，雖然，這裏也許只是他們暫時逗留的地方。

× × ×

樓梯又狹又霉，好像有點腥腥臭臭的味道。

這種古老大屋，與謝易人的房子，當然有着天壤之別。

但謝易人現在只好爬上去。

他登上了二樓。

他看見了一扇木門，門是開敞着的。

謝易人吸了口氣，緩步而入。



他立刻看見了鄧來。

除了鄧來之外，還有兩個漢子。

謝易人認得他們。

在那汽車上，琳夢就是給這兩個人脅持着的。

「琳夢在哪裏？」謝易人一看見鄧來就大聲說。

鄧來淡淡道：「她很安全。」

「我是問：她在哪裏？」

「當然不在這裏。」

「我要見她。」

「可以，但必須先付贖金。」

「多少？」

「早已說得很清楚，」鄧來臉上居然露出了不耐煩的神色：「一百萬！」

謝易人冷笑。

「鄧來，你的胃口太大了，但頭腦却還是嫩一點。」

鄧來冷冷的看着他：「我現在只能給你二十四小時。」

「甚麼意思。」

「意思很簡單，二十四小時之內，你不付錢，以後就再也不必想着琳夢了。」

謝易人大笑。

「停下來，別笑，」鄧來居然在喝令謝董事長：「這裏不是謝家，也不是你的銀行。」

謝易人嘿嘿一笑：「你以爲我一定要把琳夢贖回來？」

鄧來的眼色似是微微一變。

但他隨即淡淡道：「你可以放棄，但恐怕你失去她之後，就算全天下所有財富堆在你脚下，你也不會感到快樂。」

謝易人的眼角在跳。

這幾句說話，就像是尖針，狠狠的刺在他心裏。

他終於長長嘆了口氣說：「不瞞你，一百萬這個數目，我本來是願意付的。」

「這就好辦。」

「但慚愧，我眞的拿不出！」

「那麼，」鄧來乾咳兩聲，「你是註定和琳夢沒有緣份了。」

「我已跟花買命說過，五十萬！」

「不行！」

「眞的這麼決絕？」

「這是一個很合理的價錢。」鄧來簡直把王琳夢當作一件貨物。

「你再考慮！」

「無可考慮。」

就在這時候，花買命來了。

「我倒有個提議。」

謝易人盯着他：「你說出來。」

花買命從口袋裏掏出一副撲克牌。

「咱們賭一賭。」

「賭甚麼？」

「賭錢，賭五十萬。」

謝易人看着他，冷笑：「你們憑甚麼賭五十萬。」

花買命眨了眨眼睛：「就憑王小姐現在的身價，她值一百萬，現在咱們只賭一半。」

謝易人的目光亮了。

「換而言之，我若赢了，你們就願意減收一半贖金？」

「不錯。」

「但我若輸了呢？」

「你也不必再輸五十萬，但若要贖回王小姐，就得付足一百萬。」

「一言爲定。」

「當然。」

「鄧來呢？他是否也同樣保證這一點呢？」

鄧來點點頭：「花先生說的一切，完全有效。」

謝易人一拍掌，說：「好，我跟你們賭！」

花買命看着他。

「你想賭甚麼？」

「十三張怎樣？」

「可以。」

「但我有個條件。」

花買命皺眉：「又有甚麼花樣？」

謝易人慢慢的轉過身，凝視着鄧來。

「你也懂玩十三張。」

「懂。」鄧來點頭。

謝易人笑了笑：「我跟你賭！」

鄧來一怔。

他看着花買命，看他的反應。

× × ×

花買命笑了。

他對鄧來說：「謝董事長不敢跟我賭，你就和他玩玩罷。」

鄧來好像吃了一驚：「我賭？」

花買命嘿嘿一笑：「這有甚麼值得害怕？」

鄧來道：「賭五十萬？」

花買命拍了拍胸膛：「你別把五十萬放在心上，反正咱們有賭本，而且謝董事長想跟你賭，又何必畏首畏尾？」

「好，我賭！」

(二)

一個小司機，居然和他的老闆賭十三張，而且賭注是五十萬。

這種事若不是很够刺激，就是很够滑稽。

謝易人選擇鄧來，自然是比較高明的。但這還得要看看賭運。

× × ×

十三張的玩法，有點好像中國的大牌九。

大牌九的玩法是每家四張牌，有頭道和尾道之分。

小的牌擺在頭道，而大的牌則擺在尾道。

倘若頭尾兩道都赢，那才算赢。

倘若是一道勝，一道敗，那只算是和局。

而十三張的玩法，則每家牌共十三張，分成頭道，中道和尾道。

三道當中，任何兩道赢了就是赢，任何兩道輸了就算輸。

還有一點，許多人以爲十三張是外國人發明的，但實際上，這却是中國人用外國撲克牌發明的玩意。

× × ×

牌已派好。

謝易人小心翼翼的抓起屬於自己的十三張牌。

一看之下，連眼都看的花了。

牌太好？

不！

是太劣。

十三張牌,既無呼盧,也無同花、順子。

他只有兩對牌。

那是一對3,還有一對7。

這是糟透了的牌。

謝易人甚至不想擺了。

但他還是勉强把牌擺好。

他擺的格局是「無頭,3一對,7一對。」

鄧來的牌,也擺好了。

他一開牌,謝易人爲之怔住。

那是:「無頭,2一對,同花。」

第二道的牌,謝易人勝。

尾道的牌,鄧來勝。

但頭道的牌,謝易人的是「A、K、Q。」

而鄧來却是「A、K、J。」

謝易人居然贏了。

× × ×

鄧來把牌丟掉。

他埋怨花買命:「我早就知道,我在這一方面不行!」

花買命也嘆了口氣。

「算了!勝負之數,有時候是由上天安排的。」

鄧來一聲不响,好像眞的有五十萬塊現欵,剛從他的手裏輸掉出去。

花買命又對謝易人說:「我們輸了,就一定會遵守諾言。」

謝易人的眼色微微一變。

「五十萬?」

「不錯,」花買命神色凝重,「你甚麼時候可以付欵?」

「這個……」謝易人在遲疑着。

「謝董事長,」花買命的聲音忽然變得很冰冷:「你不必拖延時間,五十萬對你來說,並不是一個很大的數目,而我們也不想再等下去。」

謝易人道:「但最少也要在三天之內,我才可以……」

「三天不行,」不等他說完,花買命已斷然拒絕道:「我只可以給你一天的時間。」

謝易人沉吟着。

花買命指着他,冷笑道:「你別以爲我和鄧來不捨得殺琳夢小姐,你若不付欵,她就不再是甚麼寶藏,而是一堆垃圾而已。」

謝易人的手心在沁汗。

他忽然咬着牙,點點頭:「好,就這麼辦,明天之內,我付五十萬!但你們必須同時放人。」

花買命笑容滿面:「這個必然。」

× × ×

謝易人終於離開了這裏。

剛才,他抓的一副牌很差。

但這副牌,却令他「贏」了五十萬。

這是不是很滑稽的賭博?

想到這裏,謝易人不由苦笑。

但現在,他投鼠忌器,除了付出五十萬之外,他已想不出甚麼辦法。

仇二爺的說話,他却似已完全忘了。

## 刹那間突墜冰窖

(一)

翌日黃昏,仇二爺接到了一個令他馬上從沙發上直跳起來的報告。

聽完這個報告之後,他把酒櫃裏的唐洋美酒,水晶杯子摔爛了三分二以上。

他好像氣得快要瘋了。

他忽然下了一個命令——

「叫謝易人那條豬玀養的蠢貨馬上來見我!」

但這命令才發出去不够五秒,他立刻又改變了主意。

「不!叫黑唐、丁太守帶二十個兄弟,陪老子去找謝易人!」

× × ×

仇二爺就是一個這樣的人。

他行動迅速,手下每一個人隨時都保持着極佳的狀態。

他肯花錢。

但他從不願意花一毛錢在寃枉的事情上。

他說:「值得花錢的時候,用十萬八萬去買一句說話都是值得。」

「但不值得花錢的時候,就算用一塊錢買了一座大厦回來也未必就是福氣。」

(二)

謝易人在家。

當他聽見仇二爺居然親自來訪的時候,不由臉色鐵青。

他匆匆地出迎,幾乎連褲子都未曾穿好。

仇二爺幾乎是衝進來的。

他一看見謝易人,就寒着臉,說:「怎麼你的臉色比尿缸裏的尿還難看,是不是很討厭我這個人客?」

「不!二爺別誤會,千萬別誤會!」

謝易人的臉色甚至在發綠了。

黑唐、丁太守就在仇二爺的身邊。

他們都是仇二爺的心腹份子,也是第一流的保鑣。

仇二爺忽然揮了揮手,對他們說:「你們出去,在外面守着。」

黑唐點頭。

丁太守却還有點遲疑。

「滾出去!」仇二爺立刻大喝:「你以爲老子是個飯桶?你以爲這裏有八十萬大軍埋伏着要殺老子?」

丁太守臉色驟變,變得一片蒼白。

他匆匆退下,連大氣都不敢吭出來。

謝易人的臉色也是一片灰白。

「二爺,請進去喝杯酒。」

「喝你娘個奶!」仇二爺的目光就像是兩把刀子,又像是兩團烈火。

他大步踏進會客廳裏,一屁股坐下。

謝易人是這裏的主人。

但很可憐,他現在居然不敢坐下來。

仇二爺瞪着他道:「謝董事長,你也是個在江湖上大半輩子的人了,怎會這麼糊塗?」

謝易人不禁苦笑一下:「二爺,你說的是那一椿事?」

「少跟老子裝蒜!」仇二爺怒道:「你已付了贖欵,是也不是!」

謝易人又是一陣苦笑:「二爺的消息眞靈通,但我付的不是一百萬,而是五十萬。」

「五十萬?」仇二爺暴跳如雷。

「是的。」謝易人說。

仇二爺嘆了口氣,不斷的搖頭:「唉



,老子已對你說過,一塊錢都不能付!」

謝易人也嘆了口氣:「二爺,我是沒辦法,他們……」

「他們只不過是一羣癟三,一羣不成氣候的小無賴!」

「但他們却幹得很絕。」

「你才够絕!簡直比婊子不穿褲子的時候還更絕十萬八千九百七十倍!」

「但錢已付了。」

「人呢?」

「他們說一定會放。」

「甚麼?他們說一定會放?」

「是……是的。」

「噢!老子的姑奶奶!」仇二爺捧着額:「難道你連付欵後即刻放人的條件都不敢提出?」

「不,只是他們說,收錢後還要躲藏起來,所以必須在六小時之後才放人。」

「你相信了?」

「人在他們手上,不相信又怎樣?」

「你可以不付錢呀!」

「但錢已帶到付欵的地方,他們有五個人,而我只是一個人去!」

「你好勇……勇得像條盲牛!」仇二爺氣忿忿的說:「他們若不放人,甚至把那個王小姐一刀殺了,你怎辦?」

「他們不會這麼絕罷……」謝易人的臉色一片蒼白。

「唉,你以前不是這麼蠢的,怎麼到了這種年紀,反而變得混帳起來。」

謝易人默然。

「算了,錢,是你自己挖出來的,五十萬的確不算太多,一般人倘若去找份工作幹幹,也許不必五百年,就可以儲蓄到五十萬。」仇二爺的說話也很絕。

他的數目也計得同樣絕。

他還補充了一句:「但這五百年之內,這人必須不吃不喝,睡在街上,連一塊錢房租都付不起!」

× × ×

仇二爺痛罵一番之後,走了。

謝易人呆住。

他頹然坐下。

仇二爺的說話,並非沒有理由,倘若被罵的人不是自己,說不定他還會大聲加上幾句,把這個「蠢人」罵得狗血淋頭。

自己是不是越老越糊塗了?

不!自己不老。琳夢說過,自己並不老!

一想到琳夢,想起她那張迷人的臉龐,謝易人就有一種飄飄然的感覺。

她甚麼時候會回到自己的身旁?

(三)

這一夜,謝易人輾轉在床,老是不能成眠。

在他的腦海裏,想的事實在太多。

他想起了仇二爺。

他想起了那可惡的鄧來,花買命。

他想起了那五十萬花碌碌的大面額鈔票。

但他想得最多的,還是琳夢。

天色一片漆黑。

何時才再重現曙光?

× × ×

黎明有如黑夜,它要來的時候就來。

無論你多渴望黎明,時辰未到,它也就絕不會提早一刻出現在你的眼前。

黎明終於來了。

謝易人把客廳裏的每一盞燈都燃亮的,然後爲自己斟了一杯酒。

黎明時份就喝酒,這絕不是謝易人的習慣。他喝了一杯,又斟第二杯,然後再斟第三杯。

就在這時候,他忽然聽見了一個人柔和的聲音,在自己的背後响起。

「這一杯給我,我也想喝。」

謝易人呆住。這聲音,這人身上散發出來的體香……

「琳夢!」他猛然回頭!

果然是琳夢!他夢裏的情人,正站在自己的面前,綽約風姿的在凝視着自己。

謝易人的手有點顫抖。

他把第三杯酒,很仔細,很緩慢地遞給了琳夢。

琳夢把它喝了,就當它只是一杯淡淡的清水。

謝易人拉着她的手。她的手有點冷。

「坐!坐下來……」謝易人看着她,就像是一個藝術收藏家,剛找回一件失落了的無價古董。

琳夢坐下,喝了一杯酒,她的臉龐立刻有點紅,一種迷人的嫣紅。

在燈光下,她顯得更嫵媚,更好看。

謝易人抓住她的手,抓得很緊,可說是牢牢不放,生怕一放手,她就會飛走了似的。

他忽然問:「妳是怎樣進來的?」

琳夢道:「我是從後門走進來的。」

謝易人道:「後門也是鎖了的。」

琳夢微微一笑:「有人把它開了。」

謝易人眉頭一皺。「是誰開的?」

「蕭妙手。」

「蕭妙手?甚麼蕭妙手?」謝易人有點莫名其妙起來。

琳夢掙脫開他的手說道:「你揑疼人了。」

謝易人忙賠笑:「對不起,我不是有意的。」

他皺了皺眉,又問:「剛才妳說的蕭妙手究竟是誰?」

琳夢看着他,慢慢的說道:「他是個開鎖專家,就算是第一流的保險箱,落在他的手裏,就再也不能保甚麼險了。」

「蕭妙手……蕭……」謝易人的臉色忽然一變:「妳是說妙手神刀蕭濶?」

「不錯,就是蕭濶。」

「妳……怎會和這種人在一起?」

「你認爲他是那一種人?」

「當然是壞人!」謝易人沉着臉:「他是個罪犯,巡捕房的人,早已到處要找他。」

「我知道。」

「唉,妳眞不懂事,既然知道他是一個這樣的人,爲甚麼還跟他在一起呢?」

「這有甚麼大不了,他本來就是我的手下嘛。」琳夢又在笑,笑得很神秘,很古怪。

謝易人也笑了。

「妳眞頑皮,在這個時候,還有心情跟我開玩笑。」

就在這時候,忽然有人在他的背後揷嘴,說:「誰跟你這種蠢貨開玩笑?」

× × ×

謝易人怔住。

他忽然有種渾身冰冷的感覺。

他如墜千年冰窖，又像是一條忽然發覺自己跌落了死亡陷阱的豺狼。

## 蝴蝶帮的帮主

（一）

在謝易人的背後，有一張山水畫。山水畫下，站着一個灰衣人。

這人的年紀比謝易人略爲年輕，身材也較爲瘦削。

他站得很筆直，一雙眼睛也是直勾勾的盯着謝易人。

謝易人倏地跳了起來。

他又驚又怒指着這人：「你是誰？」

「我就是蕭澗，也叫蕭妙手。」

「你們……」謝易人瞧了瞧他，又再看看琳夢。

琳夢笑道：「我們是一起來的。」

謝易人的臉色，刹那之間變得一片死灰。

他看着琳夢，就像是忽然發現她原來是個女鬼一樣。

「妳……妳是……個甚麼人？」

「王帮主！」蕭妙手淡淡一笑，「她是我們的帮主。」

「帮主？」謝易人氣得連咳都咳不出來了：「她是甚麼帮的帮主？」

「蝴蝶帮！」

「蝴蝶帮？」

「不錯，」王琳夢的臉色忽然沉下來：「你以爲我是個沒見過世面的女娃娃？錯了，我在十四歲的時候，就曾經在床上把一個向我施暴的大漢一刀刺死！」

謝易人抽了冷氣。「妳……妳一直都是在騙我……」

「騙你的人不只是我一個，還有鄧來和花仔。」

「花仔，花買命？」

「不錯。」

「妳爲甚麼要這樣對付我？」謝易人吼叫起來，「只要妳說一聲，無論妳要多少錢，絕對不會吝嗇！」

「我知道，」琳夢挺起了胸膛，她的乳房在衣裳遮掩下仍然是那麼美麗動人，「但目前我們需要的只是五十萬。」

「五十萬！妳騙了我五十萬！」

「你不是說過，無論我要多少，你都決計不會吝嗇嗎？」

謝易人怒叫：「我和你有甚麼仇怨？你要這樣害我？」

琳夢冷冷一笑：「我也許和你眞的無怨無仇，但連先生，你以前幹過甚麼事，大概到現在還未曾完全忘記吧？」

「妳……妳剛才叫我甚麼？」

「連先生，連羣山先生！」

刹那間，謝易人臉上的血色幾乎消失得乾乾淨淨。

「是甚麼人指使你來的？」

「還記得王鵬和夏老大嗎？」

「妳……妳是他們的甚麼人？」

「王鵬是我的叔父，夏老大是給你害得好慘好慘的人！」

謝易人咬着牙，他明白了，他本來叫連羣山。

但在這都市裏，他眞正的名字，後來都沒有人知道。

但現在，他的仇人來了。

琳夢就是爲他們報仇而來的。

「很好，你們幹得很好！」連羣山咬着牙：「我的確就是連羣山，夏老大，王鵬總算是找上門來了……」

蕭妙手悠然一笑。「我們得到閣下五十萬塊的支持，已足可組成更强大的帮會，與仇二爺分庭抗禮。」

連羣山獰笑道：「你們可以騙得了我，可以把我弄得一敗塗地，但想對付仇二爺，嘿嘿，恐怕還是差得太遠了。」

蕭妙手淡淡說：「這一點，已不必閣下担心，來，我敬你一杯。」

他眞的爲這位「謝董事長」斟了一杯酒。

然後，他還在「謝董事長」的面前，把一包黑色的粉末，放在酒裏。

連羣山的臉色很可怕。

蕭妙手說：「你完了，在這幢房子裏，早已沒有你的保鑣和打手，他們早已在帮主的『勸告』下，統統離去，現在，在這裏百丈範圍之內，全是咱們蝴蝶帮的天下。」

連羣山向窗外望去，外面果然人影幢幢，但他們全是陌生漢子。

× × ×

連羣山又坐下，頹然坐下。他怔怔的望着琳夢。

琳夢却連看都懶得看他，只是悠閒地，用一把小刀子在修剔指甲。

蕭妙手把那杯酒放在他的面前的一張小几上。

他說：「你可以不喝，你不喝，我會出去，然後把你交給趙五爺和彭平。」

琳夢皺了皺眉：「這兩個都是怪人，他們只對男人有樂趣，提起了他們的名字就覺得噁心。」

連羣山忽然長長嘆了口氣。

他拿起杯子，說：「我喝，這一杯，是爲琳夢小姐的成功而乾杯。」

「骨嘟！」

他眞的喝了，而且一口就全部喝下。

琳夢瞧着他，眼中忽然流露出一種無法描敍的哀傷。

無論怎樣，這男人對自己的確是一片眞情。

也許，他將來會變。

但將來的事，又有誰能保證？

天下間又有幾個男人，能一生一世永不負情？

× × ×

現在，無論他是謝易人也好，是連羣山也好，這人再也沒有將來。那是一杯苦酒。

不但苦，而是毒。

劇毒，無論是誰，喝下了這杯酒，他的一切就會完結。琳夢沒有看，她沒有親眼看見這個男人怎樣死，但她却在離去的時候在「謝董事長」的額上親吻了一下。

（二）

早上九時三十五分，仇二爺已接到了謝易人的死訊。

這一次，仇二爺沒有發脾氣。人都已死了，發脾氣又有甚麼用，他現在已知道，事情越來越不簡單。



蝴蝶帮！

好一個蝴蝶帮！

他忽然吩咐黑唐，馬上把火雲堂的朱飄帶回來。

× × ×

十點五十五分，朱飄來了。

他的眼睛滿佈紅絲，好像有點睡眠不足的樣子。

仇二爺在大廳裏會見他。

「老朱，現在幾點了？」

朱飄看了看壁上的大鐘，才說：「是十點五十五分。」

「快十一點了，你好像還沒睡醒。」

朱飄怔住，不知道該怎樣回答。

仇二爺冷冷一笑，問黑唐：「小黑，你剛才在甚麼地方找着朱堂主？」

黑唐回答：「在大葉上路第九號。」

仇二爺目光一閃。

「那是百樂門大舞廳小如意小姐的香閨。」

朱飄的臉居然一紅。

仇二爺盯着他，忽然嘆了口氣：「常言說，人不風流枉少年，對不？」

朱飄楞了楞，只好說：「對。」

「對，人不風流杜少年，這是對的，他奶奶個熊對極了。」仇二爺大笑。偌大的一個廳子，就只有他一個人嘹亮而粗壯的聲音。

但他的笑聲又忽然停下來。

他用刀鋒一般的目光，刮在朱飄的臉上：「但老朱，你今年貴庚了？」

朱飄答不上。

「媽的！你連自己幾歲都不知道了？」仇二爺忽然吼起來：「你現在可以做別人的祖父了，還那麼風流快活，可知道色字頭上一把刀？」

朱飄滿額是汗答：「知道，知道。」

「那小如意是個很不錯的貨腰娘，但她吃量大，小心你這副老骨頭，別讓她把你連皮帶骨都吞進肚子裏！」

朱飄不敢反駁一句。無論仇二爺說自己甚麼，都只好忍了。誰叫自己今天交上霉運？

× × ×

仇二爺盯着朱飄看了很久，然後才接着說：「老子叫你多些留意蝴蝶帮，你到底怎樣了？」

朱飄說：「我已加派人手，叫那些猴兒們多點留意留意。」

仇二爺道：「他們留意出甚麼東西來了呢？」

「這個……暫時好像還沒有發現些甚麼。」

「嘿嘿，今天發生了甚麼事，你可知道？」

「今天？」

「不錯，就在今天早上。」

「我……我不知道……」

「你當然不知道，除了小如意那雙大奶，你還知道個屁！」仇二爺冷冷一笑：「謝易人死了！」

「甚麼？」朱飄的臉色一變：「他前天還不是活得很好嗎？」

仇二爺冷冷說：「是蝴蝶帮那夥兔崽子幹的。」

朱飄吸了口氣，答道：「這些人，是越來越目無法紀了。」

「甚麼目無法紀？」仇二爺說：「難道說咱們又是奉公守法的人了？」

朱飄吶吶道：「他們簡直沒有把二爺放在眼內。」

仇二爺捏着拳頭，冷笑道：「這一次，是謝易人太蠢了，爲了一個臭婆娘，就把自己弄得團團亂轉。」

「那女人……」

「那女人看來不簡單，」仇二爺冷冷道：「老朱，你要多多留意，去查一查，這臭婆娘是甚麼門路。」

「我知道，我會全力去辦。」

仇二爺嘆了口氣，目注着朱飄說：「我剛才的態度也許是粗暴了一些，但却是爲了你好，三個月前，你不是在床上弄得幾乎雙腿一蹬，就此了帳歸天嗎？」

朱飄的臉又是一紅。

想不到自己的事，仇二爺居然一直瞭如指掌。

「唉，老子也不想對你多費唇舌了，你自己小心一點，別讓老子對你失望。」

朱飄連連致謝，退下。

仇二爺盯着他的背影，直到他去了才對黑唐說：「南北雙絕甚麼時候才來？」

黑唐回答：「他們三天之後，乘搭火車到本市。」

仇二爺點點頭。「希望他們好運。」

## 暗襲南北雙絕

（一）

三日後，下午四點。一輛列車，從南方駛到本市車站。

車站上人頭湧湧。有兩個穿着黑色衣服的中年人，從最尾的一列車廂下來。

這兩人的行動都儘量保持着一定的規律。

他們走的並不太快，也不太慢。

他們混在人潮中，來到了車站大堂。

× × ×

車站大堂更繁鬧。

這兩個黑衣中年人，似是有所等待。

他們在等待着接他們的人。

× × ×

一個婦人，拖着一個持着拐杖的老人，慢吞吞地從這兩個中年人的面前走過。

「九公，你在鄉下裏住得那麼舒服，幹嗎一定要出來城市，唉，你瞧，這許多人，你不會習慣的。」

老人咳嗽一聲，搖搖頭，却沒有說些甚麼。

又有一個賣生果的小販子，挑着一籃果子，走到婦人的面前。

「大嫂，要不要水果？」

婦人搖頭：「水果不要了。」

販子說：「水果很甜哩。」

婦人瞧了瞧，說道：「又好像眞的不錯！」

說着，伸手到籃子裏一摸！

但她摸出來的却不是甚麼水果，而是一把尺許長短的尖刀。

販子好像大吃一驚道：「這個不好玩的。」

婦人冷笑，忽然反身，一刀就向站在她身旁的黑衣人刺去。

（二）

一個摻扶着老翁從鄉下裏跑出來的婦人，居然會是個殺手。這的確令人大感意外。

那黑衣人冷不提防，小腹上已狠狠的中了一刀！

「妳……」他發出了驚怒的叫聲。

另一個黑衣人臉色驟變。

他一伸手，已從衣衫裏摸出了一柄手槍。

這人果然不是尋常人。

他居然有槍在身。

砰！

那婦人雖然殺了一個黑衣人，但却也同時挨了槍！

這一槍不偏不倚剛好打在她的眉心上，血如泉湧，她幾乎是立刻仆倒下去的。

沒有人能挨得起這一槍。這婦人就算是銅皮鐵骨，也同樣挨不住，她是必死無疑的。

但也就在這刹那間，那水果販子和那老翁也已同時出手。

那老翁當然也不是眞的又老又衰弱。

他那根拐杖，本來就是一件極厲害的殺人武器。

刷！杖一掃，杖端竟然暗藏利刄。

那黑衣漢子急閃。

總算他閃避得快，那一杖，只是在他胸前劃破了一道口子，但並不致命。

黑衣人驚魂未定，水果販子又已向他衝撲過來。

一件黑黝黝的東西，向他迎面劈了過來。

好厲害，那是一柄斧頭。

黑衣人發出一聲怒喝，猛然發出了一槍。

砰，子彈穿過了這水果販子的左肩。

他跟蹌後退。

黑衣人面色陣陣青白，正要後退，那老翁又已一杖向他橫擊過來。

黑衣人槍管方向一改，指向那老翁。

但槍管裏的子彈還未射出，那老翁的拐杖已揷入他的咽喉。

這黑衣人面色慘白。

砰！

他這一槍終於射出，但却不是射向那老翁，而是射向車站的大鐘上。

大鐘立刻穿了一個洞，指針再也不能行走。

這時候，是下午四點十六分。

（三）

下午五點十六分，仇二爺已接到了黑唐的報告。

「南北雙絕在車站遇刺雙雙倒斃！」

仇二爺沒有甚麼表示，只是說：「你別把這件事宣揚出去，就當他們跟老子完全沒有關係。」

× × ×

同日晚上九點正，朱飄正在一間雜貨店的帳房裏，打着算盤。

他的算盤打得很響亮，的得有聲。

就在他計算得很起勁的時候，他的保鑣韓大志走了進來。

「甚麼事？」朱飄抬起頭。

「有位小姐找老闆。」

「小姐？」

「嗯，她姓尹。」

「尹？姓尹的小姐？」朱飄搔了搔下巴，「怎麼有這麼一個女人來找我？」

忽然間，他聽見了一個銀鈴般的嬌笑聲。

「是妳？」朱飄的眼珠子幾乎從眼眶裏突了出來。

尹小姐！

原來那就是他最喜歡的一個女人——小如意。

× × ×

「你連我姓尹都忘了？」小如意剛走進來，就用半邊身子挨着朱飄。

朱飄放下了一切，連骨頭都已酥了大截：「不！只是平時很少叫妳尹小姐，所以……」

「還是叫我小如意，那也沒關係。」

「妳怎會到這裏找我？」

「心情不好。」

「是誰欺負妳來着？」朱飄燃點着一根雪茄：「誰敢讓妳不開心？」

小如意搖搖頭。

「沒有人欺負我，只是……」

「是不是又輸了？」

「你當我是甚麼人？」小如意瞪他一眼：「是不是你以爲我想向你要錢？」

「不！」朱飄忙說：「妳千萬別誤會，我絕對不是那個意思。」

小如意的臉色這才緩和下來，忽然說：「你可知道我住在那裏？」

「我當然知道，咱們還在那裏很親熱呢……」

「呸！死相！我不是說那個地方，而是我媽住的房子。」

「妳媽住的房子？」

「不錯，我是在那裏長大的，也是我的家。」

「它在那裏？」

「小香街西路第十九號！」

「那又怎樣？」

「有人要我媽搬！」

「房子不是你們的？」

「不！是我爹買的。」

「妳爹呢？」

「病了，在醫院裏。」

「是誰要妳媽搬走？」

「一個很高很高，很瘦很瘦，平時走起路來像別人跑步般快的高個子。」

「這個人叫甚麼名字？」朱飄眉頭一皺。

「山西豹藍永泰。」

「藍永泰？」朱飄眼色微微一變，咬牙道：「這小子好大的胆量！」

「你認識他？」小如意盯着他。

朱飄點點頭：「他以前曾經跟着我，幹了三年。」

小如意道：「他跟着你幹甚麼？」

「甚麼都幹，」朱飄冷冷一笑：「他甚至想幹了我！」

小如意道：「他爲甚麼這麼斗胆？」

朱飄冷冷道：「當然是有人在他背後撑腰，從中指使。」

小如意道：「那人是誰？」

朱飄道：「他叫棺材釘。」

小如意聳聳肩：「這名字好可怕。」

朱飄道：「這不是名字，是綽號。」



小如意道：「他的名字呢？」

「沒有，」朱飄道：「這人自從在黑道上出現以來，一直都叫棺材釘，他的名字，恐怕沒有多少人知道。」

小如意道：「這人很可怕？」

朱飄道：「那要看是甚麼人來看他，有人把他當作瘟神，有人把他當作閻王，也有人把他當作呆子。」

小如意盯着他。

「你是最後一種？」

「不是，」朱飄冷冷一笑：「凡是把他當作呆子的人，這人才是眞正的呆子，必然會給這口棺材釘釘死！」

小如意道：「你認爲他這人怎樣？」

朱飄道：「很可怕。」

小如意道：「所以，連你也不敢去動他？」

朱飄冷冷一笑：「這不是敢與不敢的問題，而是必須等待時機。」

「等待時機，」小如意也冷冷一笑：「你們這些男人，就是老是喜歡用這種藉口來推搪！」

朱飄瞧着她。

「妳是不是很想我去對付棺材釘和藍永泰？」

小如意嘆了口氣，說：「我只是不想父母給人趕走。」

朱飄道：「房子本來就是妳爹的，他們憑甚麼要趕你們走？」

小如意說：「他們要拆掉這房子，所以就出價一百塊，要我爹把房子賣拆。」

「他們爲甚麼要拆掉你爹的房子？」

「聽說，他們要在小香街，興建一座賭場。」

「興建賭場？」朱飄瞳孔收縮，冷冷道：「好大的野心。」

小如意輕輕的嘆了口氣：「算了，你根本就不想帮我這個忙。」

朱飄霍然站直了身子：「不！妳這樁事，我決定要揷手一管。」

「但……那是很危險的。」小如意眨了眨眼睛，露出了關心的神色。

「再危險的事，我都不怕！」朱飄一挺胸膛冷冷道：「總之，我要給他們知道，妳不好欺負，我也不是個善男信女。」

小如意瞟了他一眼。

「誰敢說你是個善男信女？」

朱飄哈哈一笑：「世間上最瞭解我的女人就是妳，妳當然知道，我的能力如何了。」

「甚麼能力？」小如意咬了咬牙。

那婦人從籃子裏摸出一把尖刀，向她身旁的黑衣人刺去，另一黑衣人連忙拔槍。

「妳該知道。」

「我偏偏就是不知道。」

「告　你，那是床上能力！」

小如意嚷了起來。

「老朱，你好壞！」她一邊嚷，一邊拳如雨下。

朱飄大笑，臉上的神態樂不可支。

小如意終於停止了動作：「我不來了，這件事你若辦不好，以後再也不要來找我。」

她走了。

朱飄盯着她窕窈的背影，臉上的神態漸漸變得沉重起來。

藍永泰和棺材釘，本是他早就想對付的人。

現在，他必須提前去對付他們。

## 絕牌

（一）

凌晨一點二十八分。

在一間古老深沉的大屋裏，仍然燈火通明。

屋子裏不但燈光燃亮，而且還傳來陣陣骨牌响動之聲。

屋內有人玩牌。

天九牌。

× × ×

朱飄親自帶着十八個行動矯捷，身手一流的打手，悄悄地來到了這裏。

這是棺材釘的居處。

朱飄已查得很清楚，今天晚上，棺材釘正在推牌九。

和他一起入局的，是藍永泰、褚大少

爺、傳烟骨還有梁家麵店的老闆梁條子。

褚大少爺是個賭徒，而傳烟骨是個烟精。

他們都不是道上的人。

只有梁條子，表面上是麵店老闆，實際上却是個放高利貸的吸血鬼。

朱飄對梁條子的行爲，一向不滿。

他有一個手下，曾向梁條子借了一百塊。

不到半年，一百塊已變成了八百五十塊。

梁條子向他追討，他想一走了之。

但他跑不了。

他給梁條子的人抓了回去，結果不見了一雙腿。

債仍然是要還的。

結果，朱飄代替他還了債。

× × ×

梁條子今晚手風大旺。

他贏了八千多塊。

褚大少爺却是個大輸家，在燈光下，他的額上似已在冒汗。

其實輸一萬幾千，在褚大少爺來說，本來並不能算是一個很大的數目。

在賭場上，他曾經一口牌就賭上三十萬。

可是，現在時勢變了。

今天的褚大少爺，已不再是三年前的褚大少爺。

這兩三年來，他已輸得太多，光是在這半年之內，就最少有十幾幢房子輸在賭桌上。

現在，一萬幾千塊的數目，對他來說，已經是一個很重要的數字。

梁條子盯着他。

現在，是梁條子推莊。

褚大少爺押天門。

他押的不算多，只有三千塊。

在以往，這些賭注在褚大少爺的眼中看來，只是微不足道的數目。

但現在，這已是褚大少爺今天最後的一筆賭注。

幸好，這一注牌，他拿了一副天地人七。

他擺地九在前道，天槓在尾道。

這種牌已很不錯，幾乎是有贏無輸。

誰知梁條子的牌一翻出來，是地槓雙梅。

嘿！

褚大少爺又輸了。

× × ×

輸了這三千塊之後，褚大少爺手上已無錢。

他對梁條子點了點頭，眨了眨眼睛。

梁條子會意。

他和褚大少爺相繼離開賭桌。

× × ×

在屋外，褚大少爺向梁條子借錢。

梁條子早已知道他的意思。

「借一萬塊，讓我翻本！」

「一萬？」

「不錯，只借一萬。」

「借一萬，本來不是問題，但老實說，近來我也很窮。」

褚大少爺眼色一變：「就在今夜，你已贏了不只一萬塊！」

梁條子淡淡一笑：「賭博上的來來去去，本來就是眨眼間的財富，我可以贏一萬，也可以輸一萬，甚至輸更多更多。」

褚大少爺沉聲道：「你是不肯借？」

梁條子沉吟半晌，才說：「你有甚麼可以作爲抵押？」

褚大少爺吸了口氣，從袋裏摸出一卷厚厚的紙。

紙已變黃。

那很像是地契。

梁條子的眼睛瞇成一綫。

褚大少爺有一幢很豪華的房子，他早已對它垂涎三尺。

褚大少爺這張地契，必然就是那房子的。

因爲梁條子知道，其他的產業，褚大少爺早已輸掉。

這是他唯一的祖屋。

× × ×

紙卷已打開。

那的確是地契。

褚大少爺道：「這個能值多少？」

梁條子伸手：「給我瞧瞧。」

褚大少爺遞過去。

但就在這一刹那間，紙卷盡頭突然出現了一柄七首。

褚大少爺左手持七首，輕輕一送，就把七首送進梁條子的咽喉裏。

「你……你……」梁條子做夢也想不到，對方竟然會有此一着。

褚大少爺冷冷一笑：「我的一切，早已輸掉，何來房子？何來地契？」

梁條子死不瞑目。

他至死還不知道，褚大少爺爲甚麼要殺他。

（二）

朱飄在這時候出現了。

他對褚大少爺微微一笑：「你幹得很好！」

褚大少爺道：「我的房契呢？」

朱飄把一個包袱遞給他。

「我從不食言，你幹了梁條子，我一定把房契還給你。」

「我還欠你一萬！」

「一萬塊並不重要，最重要的是梁條子這條狗命！」朱飄沉聲說：「我早就想殺了他！」

褚大少爺悻悻然道：「他是個老千，剛才我又輸了不少。」

朱飄點點頭。

「你放心，今夜無論你輸多少，都算在我的頭上好了！」

× × ×

屋外的事，屋內的人似乎還是懵然不知。

賭局仍然在進行中。

這時候，推莊的是藍永泰。

他抓了一副牌王——雙天至尊。

統吃。

× × ×

這手牌很絕。

雙天至尊，誰能攖其鋒？

突聽一人嘆了口氣：「你爲甚麼不把它們拆開，擺八八？」

× × ×



嘆氣的人是朱飄。

藍永泰不必看他，就已認出了他的聲音。

「朱老闆，你是不是也想賭一手？」

朱飄點點頭。

「不錯，尤其是跟你賭。」

「爲甚麼？」

「因爲你的牌運已走到了絕點。」

藍永泰裂嘴一笑。

他終於緩緩地轉身，瞧着朱飄。

「久違了。」

朱飄緩緩道：「你放心，我很好。」

藍永泰說：「我知道你很好，聽說你的生意越做越大。」

朱飄道：「你現在的老闆，他的生意更大。」

說到這裏，他的目光盯在棺材釘的臉上。

棺材釘笑了。

他皮笑肉不笑，也目不轉睛的盯着朱飄。

朱飄緩緩的走了過來。

藍永泰問：「你要怎樣賭法？」

朱飄乾咳兩聲，說：「咱們賭一賭，看看誰會在這裏倒下去。」

藍永泰搖搖頭：「我不懂。」

朱飄說：「咱們賭一手牌九，一注定贏輸，誰輸了，誰就得自戕！」

藍永泰冷冷一笑。

「你的意思，是賭命？」

朱飄點點頭：「不錯，是賭命。」

藍永泰說：「你一定會贏嗎？」

朱飄說：「那自然要賭一賭運氣。」

藍永泰却搖頭：「我不賭。」

朱飄瞪着他：「你不敢？」

藍永泰說：「就算我敢賭，你輸了也一定會賴帳。」

朱飄一怔。

「爲甚麼說得這樣肯定？」

藍永泰說：「因爲你一向是個慣於賴帳的人，你輸了，絕不會自戕！」

朱飄大笑。

「好小子！你果然有點賊道門。」

藍永泰冷冷道：「你是個怎樣的人，我就算不十分清楚，也知得八八九九。」

朱飄把桌上的天九牌隨手一拋，拋掉了好幾張：「你們總該知道，朱某人從來不打沒把握的仗。」

直到這時候，棺材釘終於開口：「原來你不是來賭博，而是來打仗的。」

朱飄冷冷一笑：「一山不能藏二虎，在這地方上，除了仇二爺，誰都不配站在我的頭上。」

棺材釘也冷冷的一笑：「說來說去，你還只不過是別人胯下的一條可憐虫。」

朱飄瞪着棺材釘。

「你好像早已想把我釘死了？」

棺材釘微笑，緩緩地點頭。

「是的。」他毫不諱言。

朱飄冷笑：「但常言說得好，先下手爲强，後下手遭殃。」

棺材釘又點了點頭：「是的。」

朱飄道：「你有甚麼事情未曾幹的，不妨留下遺言，讓老朱替你去幹。」

「我的遺言只有一句，」棺材釘淡淡的說：「在我未死之前，先把你釘死，而且一下子就要把你釘進第十八層地獄，永不超生！」

朱飄大笑。

但是，他只是笑了兩聲，就再也笑不下去。

因爲他看見棺材釘忽然摟着了一個女人。

這女人赫然竟是小如意。

## 陷阱

（一）

小如意蓮步姍姍，投懷送抱，投進一個男人的懷裏。

但這男人却不是朱飄，而是棺材釘。

朱飄呆住，一張臉龐變得像是白雪。

「妳……」他只是叫出了一個字，喉嚨就乾涸得連話都說不出來。

「我是小如意，你莫非連我都不認得了？」小如意吃吃的在笑。

朱飄忽然明白了一切。

小如意一直都是給棺材釘所指使。

她笑咪咪的說：「你可知道，我就是他的老婆。」

「老婆？」朱飄吼叫起來：「妳是棺材釘的老婆？」

抗材釘點點頭。「難道你認爲我不可以娶妻生兒？」

朱飄冷笑。

「原來你的老婆是個婊子！」

「婊子也好，母狗也好，只要咱們兩情相悅，她不嫌我，我也不嫌她，那麼咱們就是一對幸福的夫婦。」棺材釘悠然地說。

朱飄無從反駁。

因爲棺材釘的說話實在是很有道理。

朱飄的心忽然沉了下去。

小如意既是棺材釘的人，那麼自己這一次的行動，棺材釘應該早已知道。

在這樣的情況下，對方必然是早有預謀。

想到這裏，他的腳步不由自主地向後退。

但這時候才想撤退，未免是太遲了。

他和他的手下，都已掉進了別人的網羅中！

× × ×

殺聲忽起。

朱飄的手下遭遇到伏擊。

褚大少爺更早已伏屍屋外。

藍永泰神色漠然，一步一步向朱飄逼近。

他步履寬闊，三五步已逼到了朱飄面前。

朱飄臉如白雪。

他忽然大叫：「殺了這小子！」

立刻有個手下衝了過來。

這人叫午大忠，朱飄一向認爲這人對自己忠心耿耿。

午大忠擅使一根鐵棒。

他的確很忠心。

但他並不是對朱飄忠心，而是效忠於棺材釘。

一陣可怕的骨裂聲響起。

啪！

朱飄的腦袋忽然爆裂了。

他滿額是血。

血如漿，血如雨。

朱飄瞪大了眼睛，瞪着午大忠。

他實在很難相信，午大忠居然會在這時候用鐵棒砸在自己的頭上。

午大忠一擊得手，臉上露出了「難過」的表情。

「朱堂主，這一次是我對不起你，再見了。」

朱飄發出了一聲絕望的吼叫。

他撲前。

他要親手揑死這個叛徒。

× × ×

午大忠在朱飄撲過來的時候退下。

藍永泰却迎了上去。

「朱老闆，你累了，該休息了。」

一記撞腹重拳，藍永泰把朱飄整個人打得倒退兩丈。

朱飄倚在牆上，死不瞑目。

× × ×

朱飄已死。

棺材釘露出了滿意的微笑。

「王大小姐，妳該信任咱們的能力了吧？」他忽然說。

這時候，朱飄的手下，不是被殺，就是狠狽而逃。

黑暗中，有三個人悄悄出現，走進屋子裏。

他們是花買命、鄧來、還有王琳夢。

（二）

花買命今天穿了一雙嶄新的皮鞋。

皮鞋黑漆得發亮。

他冷冷的瞧着朱飄。

「朱老闆，你一定想不到會有這種下場罷？」

朱飄的確想不到。

他現在也聽不見花買命的說話，看不見花買命這個人。

花買命突然把皮鞋脫掉一隻。

棺材釘瞧着他，臉上的表情也有點奇怪。

「你在幹甚麼？」

花買命嘿嘿一笑：「這位朱老闆，曾經用鞋子摑我的臉。」

棺材釘眉頭一皺。

「但他現在已死。」

花買命冷笑：「死了又怎樣？這筆債他還是要清償的。」

說到這裏，他忽然用鞋子重重摑在朱飄的臉上。

王琳夢立時大叫：「你太過份了！」

花買命冷冷道：「我喜歡怎樣便怎樣，誰都管不着！」

棺材釘陡地怒叫：「這裏是我的地方，你要再胡來，就是不給我這個主人的面子。」

花買命冷然一笑：「不給你面子又怎樣？」

棺材釘臉色一變，看了看王琳夢：「王大小姐，這算是甚麼意思？」

王琳夢嘆了口氣。

「花仔一向就是這般脾性，我也沒他辦法。」

棺材釘道：「妳是不管他了？」

王琳夢道：「難道你沒看見，他根本就不聽我的說話。」

棺材釘臉色沉下。

他忽然說：「算了，這種芝蔴綠豆般的小事，也沒有值得再爭論下去的必要，你們要把朱飄這個死人怎樣，我不管。」

花買命道：「你又有甚麼話要說？」

棺材釘冷冷的盯着王琳夢：「王大小姐，咱們已幹翻了朱飄，錢呢？」

王琳夢道：「我一定會照付。」

棺材釘眼色一變：「現在就得付。」

王琳夢道：「但我付了錢之後，你是不是可以保證不殺我們？」

棺材釘瞳孔收縮。

「我甚麼時候有殺你們的打算？」

王琳夢冷笑：「朋友，別裝蒜了，我們付你一萬殺朱飄，但同時更有人付三萬，要你們殺了我！」

棺材釘怔住。

「妳在說甚麼？」

王琳夢道：「你若不是個聾子，該聽得很清楚，這幾天以來，你接的買賣實在太多了。」

棺材釘乾笑。

王琳夢冷冷一笑，接道：「花買命也許曾經做錯過不少事，但這一次，他絕對沒有錯！」

花買命淡淡道：「我不喜歡朱飄，但却更不喜歡你們這種做生意的方法。」

棺材釘臉上木無表情：「仇二爺的錢，我不能拒絕。」

花買命道：「但是，你也同樣殺了朱飄！」

棺材釘說：「朱飄是你們要殺的。」

花買命道：「但仇二爺却要你們殺了咱們蝴蝶帮的人。」

棺材釘說：「無論怎樣，我已殺了朱飄。」

王琳夢面對着他：「錢，我一定照付，但仇二爺的錢，你絕不能收。」

棺材釘問：「爲甚麼不能收？」

王琳夢道：「你若接下仇二爺這樁買賣，那麼你一定會虧本的。」

棺材釘冷冷道：「賺錢也好，虧本也好，這是我的事，妳不必費神。」

王琳夢道：「可是，你要殺的人却是我！」

棺材釘冷冷一笑：「說來說去，妳還是不準備付帳，甚至連錢都沒有帶來！」

花買命「呸」的一聲：「我入你娘，錢在這裏，你有本領的就殺了我！」

他抖出一大叠鈔票。

棺材釘冷冷的看着他。

藍永泰，午大忠都已蓄勢以待。

王琳夢冷冷一笑，對花買命說：「咱們走。」

花買命向藍永泰瞧了一眼，笑道：「我走啦，錢是有的，只怕你們拿不動！」

藍永泰突然一聲狂吼，撲了過去。

花買命早已把錢拋給王琳夢。

王琳夢走了。

午大忠要去阻攔她，冷不防一支烟管向他左腰戳了過來。

午大忠閃不開去。

「嗆！」

他又驚又怒，向暗算自己的人望去。

這人瘦骨嶙峋，可以算是「面無四両肉」的一類。



「傅烟骨！」午大忠驚叫。

這人原來竟然是剛才與棺材釘推牌九的傅烟骨。

傅烟骨淡淡一笑，對午大忠說：「你剛才暗算朱老闆那一招，眞够厲害！」

午大忠腰際劇痛，想運氣反擊，但竟然已全身酸軟無力。

藍永泰這時正與花買命鬥得難分難解，無法抽身。

棺材釘的眼色變了。

他目露凶光，直向傅烟骨逼視。

「想不到只有半條命的老烟精，居然也是個深藏不露的高手！」

傅烟骨淡淡一笑：「老釘，這幾年來，傷天害理的事，你實在幹得太多了。」

「嘿嘿！」

「這是錯事，任何人做了這些錯事，都一定會被上天懲罰的。」

棺材釘盯着他：「我最大的錯事，也許就是交錯了一個你這麼樣的朋友！」

「朋友？」

傅烟骨陡地大笑：「你甚麼時候把我當作朋友看待？在你的心目中，根本就沒有『朋友』這兩個字！」

棺材釘冷冷道：「我有甚麼地方對不起你？」

傅烟骨道：「你沒有甚麼地方對不起我，因爲直到目前爲止，你還沒有可以把我一口吞掉的把握。」

棺材釘冷笑：「爲甚麼我沒有這種把握？」

傅烟骨道：「因爲你還摸不透我的眞正潛力，你也許可以殺了我，但也許會反過來給我殺掉！」

棺材釘眼色漸漸變了。

「你這半條人命，果然不簡單。」

傅烟骨嘿嘿一笑：「有老傅在這裏，誰都休想傷害蝴蝶帮主一根毫髮。」

棺材釘瞧了王琳夢：「好一個女强人，女帮主！」

王琳夢冷冷道：「沒有三分三，不敢上梁山，你明知我們是甚麼人，也敢收取仇二爺的三萬塊，可見你這人才是眞的不簡單。」

傅烟骨悠然一笑，接着說：「但咱們王帮主明知你是甚麼人，而且早已知道仇二爺已勾搭上閣下，但仍然敢到這裏來，當然也不是省油的燈。」

棺材釘環視兩人一眼。

「你們想怎樣？」

王琳夢冷冷道：「這是你的地方，我們倒不想强賓壓主，但你要帮着仇二爺來對付蝴蝶帮，那是自尋死路。」

棺材釘看了傅烟骨一眼：「想不到，你原來也是蝴蝶帮的一份子。」

傅烟骨道：「蝴蝶帮的眞正實力，只有王帮主才眞正瞭解，傅某人嘛，也只不過是閒棋小卒而已。」

棺材釘冷冷一笑。

「看來，蝴蝶帮的確不好欺負。」

「你現在知道，還不算太遲。」

棺材釘眉頭一皺，道：「但仇二爺那一方，我也很難向他交待。」

王琳夢說道：「所以，你打算殺了我們。」

棺材釘目注着她，忽然說：「妳是否還記得陸經理？」

王琳夢道：「你是說那間飯店的陸經理？」

「不錯。」

「他已死。」

「妳派人殺了他！」

「我承認。」

「妳爲甚麼要對付他？」

「因爲他是謝易人的爪牙，」王琳夢目光閃動，「表面上，他只是一間飯店的經理，但骨子裏，他所幹過傷天害理的事，已足够讓他被槍斃十次！」

棺材釘冷冷一笑：「妳對別人的事，倒是調查得很仔細。」

王琳夢道：「對於敵人的一擧一動，和對方爪牙的底細，我們知道得越清楚，就越是有利。」

棺材釘冷冷一笑道：「但你可知道，我姓甚麼？」

王琳夢搖頭。

「這一點，我的確不知道。」

棺材釘道：「陸經理却一定知道。」

「哦？」王琳夢目光閃動，緩緩道：「難道你和他之間，有着些甚麼關係？」

棺材釘沉聲道：「我也姓陸，陸經理是我的同胞兄長！」

王琳夢默然半晌，嘆了口氣：「他錯了，你也錯了，你們都同樣走錯了路。」

棺材釘冷冷的盯着她：「妳自己幹的事，是不是又全然無錯？」

王琳夢忽然笑了。

「陸先生，你別理會我，我早就準備將來會墮進第十八層地獄，永不超生！」

棺材釘目光森冷：「不必等到將來，妳現在馬上就要掉進地獄裏去！」

他的話剛說完，就已有人立刻掉進地獄裏去。

這人是藍永泰。

但花買命也受了傷。

棺材釘的眼睛紅了。

「王帮主，妳又欠了我一條人命。」

王琳夢淡淡道：「你是不是要向我討債？」

棺材釘用力的點了點頭。

他用力的說出了兩個字：

「是的！」

## 黑帮女强人

（一）

一場激烈的火併，就在這裏爆發。

棺材釘本來恃着人多勢衆，還沒有怎樣眞的把蝴蝶帮放在眼內。

但他錯了。

蝴蝶帮中人既敢闖到此地，當然也是早有準備。

藍永泰本是高手，但也已栽在花買命的手下。

棺材釘本身也是殺人不眨眼的魔王，然而，單是一個傅烟骨，就已使他忙於應付。

王琳夢深知射人射馬，擒賊先擒王之道。

傅烟骨武學修爲極高，這一點，她是知道的。

但她更知道，傅烟骨血氣衰弱，絕不適宜作長久的搏鬥。

幸好蝴蝶幫早已有不少人手埋伏着，一經接戰，他們紛紛湧殺出來。

王琳夢沒有給人纏着。

於是，她就去纏鬥棺材釘。

× × ×

傅烟骨一見王琳夢上來，立刻就說：「幫主，這裏有我，妳別忙。」

王琳夢一笑：「我不忙，你也不忙，忙的祇是這口銹釘子。」

棺材釘冷喝一聲，突然施展出殺手功夫——釘腦穿頭殺！

× × ×

傅烟骨一直以烟管作爲武器。

他的點穴功夫，本來就是武林一絕。

但棺材釘確非不學無術之輩。

傅烟骨三番四次佔着上風，但仍然無法傷得了他。

倒是棺材釘，忽然來一記反擊。

他手裏本無武器。

但忽然間，他的左手亮出了一口釘。

一口很長很長的釘——棺材釘。

而在此同時，他的右手已抽出了一柄鎚子。

釘子插向傅烟骨的後腦。

鎚子猛然擊下，一聲異响，傅烟骨的人突然向前俯衝數尺。

他面色愕然，嘴角吐血。

王琳夢的臉色變了。「老傅——」

傅烟骨雙眼暴睜，嘴裏猶在叫：「這裏有我，妳別忙……」

但他只是說到這裏，人已仆倒下去。

他的腦後，插着一根釘。

棺材釘。

釘子已沒入大半，他半邊腦袋都是鮮血。

（二）

棺材釘以一口棺材釘殺了傅烟骨。

王琳夢臉色有如雪白。

「你好狠的手段。」

棺材釘怪聲道：「殺人的手段，本來就要夠狠夠快，傅烟骨的烟管何嘗不夠狠？只是出手還是不夠快而已。」

他一面說，一面迫近了王琳夢。

「聽說，王幫主也是個練武的人，而且手底下的功夫，相當不弱！」

王琳夢冷冷一笑：「你想試一試？」

棺材釘忽然笑了。

他笑得很邪惡：「像你這樣美麗的女人，我當然很想試一試！」

王琳夢沒有生氣。

她反而變得風情萬種起來。「原來你一直都喜歡我，爲甚麼不早些說？」

棺材釘看着她，淡淡道：「妳若以爲天下間每一個男人都和謝易人一樣，那麼妳就錯了。」

「哦？」王琳夢眨了眨眼睛，媚笑道：「你和謝易人有甚麼不同？」

棺材釘緩緩道：「他喜歡你，而且儘量遷就你，順從妳。」

王琳夢道：「你又怎樣？」

棺材釘桀桀一笑：「我也喜歡妳，但却絕不會是妳的裙下之臣。」

王琳夢嫣然一笑：「就算你想做我的裙下之臣，恐怕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人貴自知，在這一方面，我是比謝易人聰明得多的，」棺材釘沉聲道：「所以，我會採取最直接了當的辦法，把妳擄獲。」

「擄獲？這是甚麼意思？」

棺材釘露出了殘酷而淫邪的笑容。「妳若成爲我的俘虜，那麼我就算每天强姦你十次，妳也無法抗拒，反對！」

王琳夢還是沒有生氣。

她居然還在笑，而且笑得很甜美。「這辦法的確很好，但你若出手太重，把我殺了，那又怎樣？」

棺材釘又是桀桀一笑：「只要是妳，縱然死了，也是一具艷屍，那麼我還是會好好享用妳三幾次的。」

王琳夢吃吃一笑。

「有意思。」她挺起了胸膛，悠然笑着說道：「比起謝易人，你是有意思得多了。」

棺材釘瞧着她的胸脯：「妳這位女幫主，也的確很有意思……」

他的話還沒有說完，一口棺材釘已脫手射出。

× × ×

釘子，本來是一種很平凡的東西。

但它對人類的貢獻却很大。

世間上絕大多數的建築物，少了釘子就很難完成。

但釘子落在棺材釘這種人的手上，却變成了一種極厲害的武器。

傅烟骨已給他一鎚一釘，當場釘死。

現在，釘子更變成了暗器。

能夠以釘子作爲暗器的人，當然是高手。

棺材釘的確是高手。

但王琳夢呢？

這位王幫主的武功修爲怎樣，棺材釘又知道多少？

（三）

棺材釘不知道王琳夢的眞正功夫怎樣樣。

他只是從一個手下的報告裏，知道王琳夢懂武功，而且身手不弱。

但何謂之「身手不弱」？

這實在是一件極難判斷的事。

傅烟骨也是一個「身手極其不弱」的人。

但棺材釘却已擊殺了他。

王琳夢縱然身手不凡，但她會比傅烟骨更强嗎？

棺材釘不相信。

女人，終究是女人。

棺材釘從來也不認爲，女人會比男人更强。

也許以往的確有不少男人敗在王琳夢的手下。

但自己絕不是泛泛之輩可比。

他有絕大的信心，可以一戰即勝，擊敗王琳夢。

仇二爺也是這麼想。

但他們都想錯了。

× × ×

棺材釘用暗器，用釘子，用搥子，也用雙腿連環攻殺的功夫，來對付王琳夢。

但王琳夢並不如他想像中那麼脆弱。

棺材釘已用盡方法，但王琳夢還是沒有被他傷害到分毫。

他開始震慄。



自己「一世英名」，豈可栽在這女人之手？

但現實偏偏就是如此。

王琳夢忽然抖出一把刀。

刀光銀亮燦爛。

這把刀雖然短小，但却極其鋒利。

用來宰一條牛，也許不夠用。

但用來殺一個人，在高手的手中，已是綽有餘裕。

棺材釘想不到王琳夢的刀法，竟然可以讓自己在刹那間爲之眼花繚亂。

颯！

等到他看清楚這把刀子的時候，刀鋒已插入了他的心臟。

× × ×

火併激烈。

每一個人都在血影刀光下拚命。

沒有人能稍爲鬆懈。

因爲誰若鬆懈，誰就死！

直到棺材釘倒下去的時候，局勢才見明朗。

蝴蝶幫已勝此仗。

棺材釘現在很需要一口棺材，和一撮把棺蓋釘牢的長釘子。

## 夜襲北國農場

（一）

上午六點三十六分。

還很早。

但仇二爺已在他自己的賭場中。

× × ×

韓靠、佟絕、游烈都在他身邊。

他們三個人加起來還不滿一百歲，但殺人的數字却已遠超一百之數。

韓靠個子高大，父親韓大鬍，乃是關東响馬羣盜之首。

五年前，韓大鬍死於敵人暗算下。

兩個月後，韓靠手刄仇人，却被東北三省六個地方的偵緝隊聯手緝捕。

看來，已沒有甚麼人能救他。

但是仇二爺却伸出他的手，扶了他一把。

在這裏，韓靠是安全的。

仇二爺的人，誰敢亂動？

那幾個偵緝隊長，已有三個無緣無故失踪。

所爲何事，衆皆心中有數。

現在，韓靠是這座賭場的總管。

至於佟絕、游烈，兩人都是山西武林大豪閃電神拳崔天伯的得意弟子，仇二爺曾有恩於崔天伯，崔天伯感恩圖報，着令佟、游二人跟隨着仇二爺，來到了這個花花世界的大都市。

這兩人都是極難纏的脚色，在賭場裏，無論是誰想生事，都要問一問他們的拳頭。

他們都是閃電神拳的弟子，當然不是一般泛泛之輩所能匹敵的。

再加上韓靠，這賭場可說是「固若金湯」，誰都不敢在這裏隨便撒野。

這時候，賭局早已散了。

但賭場裏仍然燈光燦爛，每一盞燈都燃亮着。

× × ×

仇二爺站在燈光底下，一張臉紅如火焰。

他很憤怒。

「那婊子，竟然先動朱飄，再殺棺材釘，簡直完全沒有把老子放在眼內！」

韓靠冷冷道：「謝董事長之死，已可以證明，這個女人實在是心存大慾！」

仇二爺「哼」的一聲：「謝易人是個蠢材，這傢伙的名字，以後別再在老子面前提起。」

游烈道：「棺材釘之敗，是敗在太過大意。」

仇二爺瞪着他。

「小游，你有甚麼好主意？」

佟、游二人，佟絕手段毒辣，游烈却是足智多謀，曾立下不少功勞。

游烈默然半响，道：「蝴蝶帮能夠在短短時間之內崛起，必有一定的原因。」

仇二爺點點頭：「嗯！你看是甚麼緣故？」

游烈道：「錢！」

「錢？」

「不錯，」游烈道：「要在短短時間之內組織一個這樣緊密而且規模龐大的帮會，必然在在需財，沒有錢，誰會加入這個帮會？」

仇二爺又點了點頭。

「不錯。」

游烈緩緩接道：「而且這蝴蝶帮，似乎並不是爲了要賺錢才成立。」

仇二爺冷冷一笑：「不錯，他們並非志在謀財，而是志在要謀老子的命！」

游烈道：「謝董事長……咳咳，請恕屬下現在不能不提到他……」

仇二爺皺了皺眉：「該提到他的時候，老子不會怪你，說罷……」

「多謝二爺，」游烈吸了口氣，接道：「謝董事長生前被騙了五十萬，那是一個極惡毒的陰謀，別人拿到五十萬塊，也還罷了，蝴蝶帮得此筆鉅欵，却不啻是如虎添翼，又不知有幾許亡命之徒，肯甘心爲他們而賣命。」

仇二爺嘆了口氣。

「這個老子知道，但錢已到了他們的手上，咱們還有甚麼辦法？」

游烈道：「辦法總是有的。」

仇二爺道：「你有甚麼辦法？」

游烈道：「王琳夢並不是個很有錢的人，蝴蝶帮當初之成立，必然另有他人暗中相助。」

仇二爺道：「那人是誰，你可已經查出？」

游烈點點頭。

「屬下僥倖，已在昨天下午查出此人是誰。」

仇二爺臉色一寒：「他是誰？」

游烈回答：「北國農場的唐老闆。」

「唐庶天？」

「正是。」

「想不到，原來是這個老混球在暗中攪鬼！」仇二爺冷冷一笑：「九年前，老子放他一馬，饒了這老鬼一命，到今時今日，他却來放老子的冷箭！」

游烈道：「這是野草燒不盡，春風吹又生。」

仇二爺目注着他，緩緩道：「你是怎樣查出來的！」

游烈道：「唐庶天的女兒，是屬下的

……朋友。」

「朋友?」仇二爺看着他，看了好一會，忽然大笑：「不錯，是朋友，你有眼光，聽說唐庶天的小女兒唐雪雁，非獨聰明伶俐，而且天姿國色，是一等一的美人胚子……」

游烈苦笑，搖頭：「二爺誤會了，與屬下有點交情的，是唐老闆的大女兒唐春鶯。」

「唐春鶯?」仇二爺臉上笑意倏然消失，皺眉道：「這鶯好肥。」

游烈道：「她的確很胖。」

仇二爺道：「你和老子加起來，恐怕還比不上她那麼重。」

游烈點點頭：「是的。」

仇二爺瞧着他：「你怎會忽然喜歡吃肥肉?」

游烈訕訕一笑，道：「春鶯人肥，錢包也肥。」

仇二爺又笑了：「對！一個人漂亮與否並不重要，最重要的是錢，唐大小姐有錢，你去追求她，那是明智之舉。」

游烈道：「現在北國大農場，已有一半是屬於唐春鶯的。」

仇二爺哈哈大笑：「倘若這頭肥鶯的老子無疾而終，那麼那座農場，都是屬於她的了。」

游烈道：「不錯。」

仇二爺道：「一個行將擁有整座北國大農場的女人，的確值得你去追求！」

游烈道：「本來唐雪雁也不錯，但她却只喜歡唸書，不想賺錢。」

仇二爺道：「這一點也不重要。」

游烈怔住。

仇二爺瞧着他，嘆道：「最重要的，就是像唐雪雁那樣的女孩子，一定不會看上你。」

游烈默然。

仇二爺忽然問韓靠：「對於唐庶天這件事，你有甚麼看法?」

韓靠冷冷一笑：「昔年二爺寬大爲懷，却種下今日之禍根，這一次，這株老草，一定要連根拔起，把他殺掉。」

仇二爺點了點頭，目光一轉，落在佟絕的臉上。

「小佟，你又有甚麼意見?」

佟絕的回答，却和韓靠不一樣。

他說：「唐庶天固然其罪當誅，但我們現在最大的敵人，却是蝴蝶帮。」

仇二爺瞳孔收縮，道：「不錯，唐庶天雖然以金錢支持蝴蝶帮，但却未必有重出江湖與老子一爭長雄之意。」

游烈道：「但無論如何，要對付蝴蝶帮，必須先從唐庶天方面着手。」

仇二爺盯着他。

「說不定，唐老闆將來會是你的岳丈大人！」

游烈道：「所以，屬下也不想把他太難爲，但公事公辦，委屈他一下，仍然是無法避免的。」

仇二爺目露深思之色。

過了很久，他才緩緩的說道：「老子現在已經知道該怎樣去對付蝴蝶帮，現在大家先回去休息，有空的時候，不妨把自己的武器磨得鋒利一些。」

（二）

同日下午八點十九分。

北國大農場很寧靜。

一個黑衣人在暮色之中闖入農場裏。

農場裏有不少惡犬。

但在這黑衣人進入農場之前，這些惡犬已被人毒死。

牠們在死前連一聲吠叫都吠不出來。

好霸道的毒藥。

× × ×

八點二十五分，唐庶天在燭光下讀三國。

他的目力有點問題，受不起太猛烈的燈光。

他喜歡在燭光下讀書。

他的居處，是一幢兩層式的石屋。

他在二樓。

在下層的，是唐大空。

唐大空是唐庶天的堂侄，現在，也可算是他的保鑣。

唐大空九歲開始練武，拳脚功夫極爲了得，等閒之輩就算有十八人，也不是他的敵手。

他在唐庶天的農場裏，沒有甚麼工作可幹，只是日子陪伴着唐庶天就行。

唐大空爲人忠直，不會討人歡喜，但也不會隨便開罪別人。

唐庶天就是喜歡他這份忠直。

所以，他把這個堂侄留在身邊。

× × ×

八點二十八分，唐庶天忽然聽見樓下傳來一聲異响。

他雙眉一皺。

「大空!」他在叫。

但沒有回答。

唐庶天再叫：「大空!」

樓下仍然一片沉默。

他嘆了一口氣，喃喃道：「這小子在攪甚麼東西?」

他拄着一根拐杖，從樓梯走下。

還沒有走到下層，他已看見唐大空坐在那張他平時最喜歡坐的搖椅上。

搖椅還在不停的搖動。

但唐大空已再也不會動。

他連心臟和呼吸都已完全停止活動。

× × ×

唐庶天的臉色變了。

他正想大聲呼叫，突見一支漆黑的槍管從暗角處伸出。

槍管已對準着他的臉。

「唐老闆，你若叫一聲，一張臉立刻就會變成一團爛肉!」

## 黑統帥

（一）

十一點正。

窗外一片漆黑，沒有星星，也沒有月亮。王琳夢就站在這窗旁，聆聽着花買命的報告。

「仇二爺已擄走了唐老闆，而且遺下一封挑戰書。」花買命說。

王琳夢冷冷道：「好卑汚的手段。」

花買命說道：「仇二爺想跟咱們賭一賭。」

王琳夢道：「他要賭甚麼?」

花買命搖頭。「不知道。」

王琳夢看着他。「你若是蝴蝶帮的帮



主，會否爲了唐老闆而接受這項挑戰?」

花買命道：「花仔雖然不是甚麼正人君子，但也知道中國有句成語：『飲水思源』。」

「飲水思源，」王琳夢緩緩的點了點頭，「你說得好，沒有唐老闆的支持，當初蝴蝶帮根本就無法成立。」

花買命道：「所以，這一次的挑戰，我們實在無法逃避。」

王琳夢道：「仇二爺要賭，我們也想跟他賭一賭。」

花買命道：「妳有把握?」

王琳夢道：「賭的範圍，相當廣闊，但是，無論他要怎樣賭，我們都只好奉陪到底。」

花買命淡淡道：「我只是一條光棍，沒有甚麼值得顧慮的!」

王琳夢說道：「但是，我爹是否也會贊成?」

花買命道：「令尊與仇二爺有着深仇大恨，這一次，他也該賭一賭了。」

就在這時候，一人從門外出現。

這人的鼻子很醜陋，甚至可以說是根本沒有鼻子——他是王鵬。

王鵬有女兒。

王琳夢就是他的女兒。

× × ×

（二）

除了王鵬之外，還有另一個人接着出現。

他是夏六德。

「夏大叔，」王琳夢目中發出了光：「你也來了?」

夏六德嘆了口氣：「這本來就是咱們上一代老人家的事，只是咱們都老了，沒有你們這些年輕一代帮忙，實在無法對付得了那條狡猾而兇猛的老獅子。」

王鵬咬着牙：「喬鐵獅要咱們賭，咱們就賭。」

夏六德凝注着他，忽然說：「老王，你有一個這麼能幹的女兒，實在是莫大的福氣。」

王鵬嘆息一聲，緩緩道：「我是個老江湖，她是江湖兒女，現在，老江湖要靠女兒才能對付仇家，眞是歲月不饒人。」

王琳夢皺了皺眉：「爹，別說這種說話好不好?」

王鵬一怔，繼而大笑：「好，不說就不說，反正妳也姓王，就當妳是另外一個王鵬好了。」

王琳夢道：「現在，仇二爺已把唐老闆擄去。」

王鵬點點頭，道：「我早已知道，所以才趕來!」

夏六德沉聲道：「咱們以前結交的朋友，就只有唐庶天最够義氣。」

「不錯，」王鵬慢慢的說：「沒有他的鼎力支持，蝴蝶帮恐怕到現在還未能順利展開工作。」

王琳夢說道：「仇二爺這一着很是毒辣。」

夏六德道：「兵來將擋，水來土掩，咱們就跟這惡賊一決雌雄。」

王鵬緩緩道：「他要賭，但不知要賭甚麼?」

夏六德道：「我去跟他說淸楚。」

王鵬搖搖頭：「你不能去。」

夏六德道：「我不去，誰去?」

王鵬道：「這裏所有的人都不能去，因爲無論是誰去見他，都無異是送羊入虎口。」

王琳夢點點頭：「爹說得對。」

夏六德皺着眉：「這是咱們的事，咱們人人都不去，誰去?」

王琳夢道：「在本市，有誰能鎮得住仇二爺?」

夏六德搖頭：「恐怕沒有了。」

王琳默然半晌，忽然說：「不，據我所知，這裏除了仇二爺之外，最少還有另一個黑社會大亨，他姓譚!」

夏六德臉色一變。

「你是說黑統帥譚霸?」

「不錯，正是譚老爺子。」

夏六德沉吟半晌，才道：「以黑統帥的力量，當然可以鎮得住仇二爺，但這位譚老爺子，早已洗手退出江湖。」

王鵬緩緩道：「這一點我知道，但近來咱們蝴蝶帮與仇二爺的人弄得水火不相容，譚老爺子很不高興。」

王琳夢奇道：「他爲甚麼不高興?」

王鵬道：「譚老爺子自從退出黑道後，把自己的一切納入正軌，意欲從政。」

王琳夢目光一閃。「他要做官?」

「不錯，」王鵬道：「近兩年來，他不斷攏絡省長，就是想藉着這種關係，投身入軍政界。」

王琳夢道：「這又和我們有甚麼關係呢?」

「怎會沒關係，」王鵬道：「這地方還沒有冒出仇二爺之前，譚霸是第一號大亨，現在他收手了，仇二爺却和咱們弄得天翻地覆，傳了開去，省長大人一定會很不高興。」

王琳夢終於明白。「如此說來，譚老爺子也一定很想這場糾葛早日平息，以免損害到他的面子。」

王鵬道：「現在仇二爺擄走了唐老闆，咱們是處於劣勢，在這時候向譚老爺子求予援助，正是大好時機。」

王琳夢道：「爹，你認爲譚霸會同情我們?」

王鵬道：「雖然事情是由我們挑起的，但仇二爺在譚霸的心目中，早已印象極劣。」

王琳夢吸了口氣，說：「好，我去找譚老爺子。」

夏六德却搖頭：「妳不行!」

王琳夢一怔：「爲甚麼?」

夏六德道：「妳雖然是蝴蝶帮帮主，但一來年紀太輕，輩份低微，而且又是個女子，譚霸說不定會給妳一個閉門羹。」

王鵬點點頭，說：「夏大叔說得對，這件任務只許成功，不許失敗，倘若一上來就把事情弄糟，再去求他就很困難。」

王琳夢雙眉一蹙。「我不能去，誰去呢?」

王鵬却答不上。

夏六德却在沉思。

他忽然目注花買命，道：「你的師父，是不是丁戒仁?」

花買命一楞，答道：「是的，你怎麼知道?」

夏六德淡淡一笑，道：「你師父是我的老同鄉，早幾年，我在一間小飯館裏碰見了他。」

花買命臉色微變：「師父有甚麼話向你說？」

夏六德道：「他對我說，收了一個徒弟，這徒弟脾氣欠佳，品德也欠佳，但功夫倒是練得不錯。」

花買命呆住。

夏六德哈哈一笑，道：「別發愁，你雖然不是甚麼好人，但却還不算是壞得透頂。」

「是誰說的？」

「你的師父老丁。」

花買命吸了口氣，道：「我已經三年沒有見過師父了。」

夏六德道：「是你不想見他，還是他不想見你這個徒弟？」

花買命遲疑半晌，才道：「是我近來忙了一點，沒去找他。」

「忙了一點？」夏六德一笑：「這不像是眞正的理由。」

王琳夢好像對這件事很有興趣：「眞正的理由是甚麼？」

夏六德瞧着花買命，緩緩說道：「你每次去見師父，都要挨一頓臭罵，是也不是？」

花買命嘆了口氣：「不錯，他老人家就是有兩種癮戒不掉，第一種是烟癮，第二種是罵人癮。」

夏六德搖搖頭：「你又說錯了，他還有第三種癮，而且比罵人癮和烟癮都更大呢。」

花買命道：「是甚麼癮？」

「酒癮。」

「對，你眞的比我還更瞭解師父。」

夏六德微笑着：「所以，你現在就要去買兩瓶好酒，然後去找師父。」

花買命聽得一怔。「爲甚麼要我去找師父。」

夏六德說道：「不但是你去，我也要去？」

王鵬大惑不解：「這有甚麼用？」

夏六德說道：「要譚老爺子站在咱們這一邊的話，非要丁戒仁這個老江湖出動不可。」

王鵬道：「莫非丁戒仁與譚老爺子有甚麼淵源不成？」

夏六德忽然又盯着花買命：「你可知道，你師父最大的本領是甚麼？」

花買命道：「七星拳。」

夏六德搖搖頭，道：「七星拳不錯是他的成名絕技，但是却絕不是他最大的本領。」

花買命忽然目光一亮：「是醫術！」

「不錯，就是醫術，」夏六德這次點了點頭，緩緩道：「譚霸在十五年前，曾經害了一場大病，屢經名醫治理，仍然無效。」

花買命說道：「莫非是師父救了他一命？」

「不錯，」夏六德微微一笑：「你師父絕少出手替人治病，但那一次，他却花了三天的時間，把譚霸的病治好。」

說到這裏，忽然嘆了口氣，道：「也許這一次，咱們是有點挾恩圖報的成份，但事已至此，除了丁師父出面之外，再也沒有更適當的人選，可以說服譚霸。」

花買命道：「我願意去找師父！」

夏六德道：「你師父雖然脾氣古怪，但看在我的面上，他絕不會袖手旁觀。」

王鵬目光大亮。

「既然如此，坐言起行！」

「這個自然！」

× × ×

局勢演變至此，已經是短兵相接的前奏。

沒有人能預料，往下去的發展會變成怎樣。

仇二爺財雄勢大，組織嚴密。

蝴蝶帮則是新崛起之雄，背後謀臣如雨，猛將如雲。

黑統帥譚霸，當然更是舉足輕重的重要人物！

## 蝴蝶之王

（一）

「老爺子今天不見客！」

× × ×

這是命令。

這命令已一連十八天沒有間斷過。

譚老爺子覺得不舒服，但却又不是甚麼病。

他是心裏不舒服。

他不想見任何人。

× × ×

上午九點正，一人求見譚老爺子。

譚義拒絕了。

譚義是譚府的大管家。

這人却說：「你告訴老爺子，說『阿密迦祖師』第十二代傳人丁戒仁來了。」

譚義仍然拒絕。

他甚至懷疑這個人是瘋子。

（二）

丁戒仁的確有點像瘋子。

他衣履不整，頭髮蓬鬆。

甚麼「阿密迦祖師」第十二代傳人，這豈非是瘋子在放屁？

譚義跟隨着譚老爺子已有十二年，從來都沒聽說過這個人的名字。

「你，滾出去！」

譚義下逐客令。

丁戒仁冷笑道：「你叫甚麼名字？」

譚義哼的一聲：「憑你還不配問。」

丁戒仁道：「你太無禮！」

「無禮又怎樣？」譚義磨拳擦掌：「你再不滾出去，拳頭奉上！」

「拳頭？」丁戒仁陡地大笑。

譚義臉色刷的發白：「瘋子，你準是活得不耐煩了！」

說着，猛然一步竄前，一拳撞向丁戒仁的心窩。

「好一着猛虎偷心，」丁戒仁輕輕一挪，閃了開去：「怎麼却變成了貓爪貓脚呢？」

譚義大怒，拳頭更是有如雨下。

丁戒仁却是左一步，右一步，全都輕輕的閃了開去。

突聽一人長長嘆息。

「阿義，住手！」

譚義聽見這把嗓子，臉色一變，立刻停手。



只見一個身穿雪白長衫的老人，站在自己背後。

丁戒仁哈哈一笑：「譚兄久違了！」

老人也是面露笑容，十分親切地走了過來。

「丁先生，你一直都不來，莫非是早已忘掉了我這個老朋友？」

譚義怔住。

老人忽然面色一沉，向譚義怒喝：「這位丁前輩，是老夫的救命恩公，你居然敢對他如此無禮？」

譚義臉色灰白，忙道：「這是一時誤會……」

「算了，不知不罪，」丁戒仁說：「譚兄，咱們已很久沒有聚晤，今天痛飲幾杯如何？」

老人大笑道：「好極！」

（三）

翌日上午八點，仇二爺接到了一個電話。

撥電而來的，赫然竟是黑統帥譚霸！

× × ×

「老夫知道，你準備跟蝴蝶帮大賭一場。」

「老爺子果然消息靈通。」

「老夫不想你們越弄越僵。」

「在下也不想。」跟譚霸說話，仇二爺倒很客氣，不把自己叫作「老子」。

譚霸說：「你們要賭，老夫不反對，但切莫由賭變打！」

仇二爺淡淡一笑，道：「在下雖然是個粗鹵漢，但賭品一向不錯，贏就是贏，輸就是輸，絕對不會賴帳，更不會因此動武。」

譚霸道：「那很好，有你這一句說話，老夫放心得多。」語音一頓，接道：「但市長大人，也風聞此事，而且有意插手一管。」

仇二爺冷冷一笑：「咱們道上的事，恐怕市長大人也管不了。」

譚霸道：「老夫也是這麼想，所以昨天晚上，已對市長詳細說明。」

仇二爺道：「這位市長大人，一向懂得明哲保身之道，他若插手一管，在下這裏當然不會怎樣，但蝴蝶帮那一夥人，全是亡命之徒，市長大人若觸怒了他們，說不定會惹來殺身之禍！」

譚霸一笑：「這一點不必你說，老夫早已向市長大人闡明，所以，現在他已決定裝聾扮啞，當作甚麼都不知道。」

仇二爺道：「市長是聰明人，當他知道利害關係的時候，自然不會幹些危險傻事。」

譚霸道：「但他却把這副担子，擱在老夫的肩頭上。」

仇二爺道：「在下不懂。」

譚霸道：「他希望老夫能在這場賭博上，担當一個公證人的脚色。」

仇二爺沉吟半晌，道：「那也不成問題。」

譚霸道：「蝴蝶帮的意思，是想知道，你要賭甚麼？注碼又是甚麼？」

仇二爺又沉默了很久，才緩緩道：「賭番攤，地點就在唐老闆的農場裏。」

譚霸道：「注碼呢？」

仇二爺道：「這一次，咱們賭的是人，而不是錢。」

「賭人？」

「不錯。」

「賭甚麼人？」譚霸問：「你若輸了，如何？」

仇二爺道：「我把唐老闆釋放。」

譚霸道：「這就算是你的注碼？」

仇二爺道：「這注碼已不算輕。」

譚霸道：「輕也好，重也好，反正只要蝴蝶帮的人肯接受，老夫這個仲裁人，自然不會提出甚麼異議。」

仇二爺道：「倘若蝴蝶帮輸了，他們也要交出一個人。」

譚霸道：「誰？」

仇二爺道：「王帮主。」

譚霸道：「你要殺了她？」

仇二爺道：「在下不會隨便殺人，尤其是一個美麗的女人。」

譚霸道：「你若贏了，將會怎樣對付她？」

仇二爺緩緩道：「她是女人，我是男人，她該嫁，我也想娶。」

譚霸道：「你已娶了不少妻妾。」

仇二爺道：「再多一個，也不妨事，而且，這位王帮主能夠讓謝易人神魂顛倒，在下也想領敎一下，看看是否眞箇英雄難過美人關。」

譚霸嘆息一聲。

仇二爺又說：「何況，花開堪折直須折，莫待無花空折枝，這道理相信老爺子比在下更加淸楚。」

譚霸又嘆了口氣：「但王琳夢不是花，而是蝴蝶帮的帮主，也是蝴蝶之王。」

「蝴蝶之王！」仇二爺「嗜嗜」一笑：「那更好，彩蝶雲裳，婀娜多姿，只要她是個女人，不管她是甚麼帮主，也不管她是蝴蝶、蜜蜂，在下也要把她征服，一顯男人的威風！」

譚霸道：「算了，你要怎樣賭法，老夫不想過問，總之，老夫這個公證人，就把你的說話，傳到蝴蝶帮便是。」

（四）

同日正午，仇二爺給譚霸一個電話。

「老爺子，他們的反應怎樣？」

「很順利。」

「都答應了。」

「不錯，但却另外附加一個條件。」

「他們又有甚麼花樣？」

「王帮主說，這種注碼太少了，她沒興趣。」

「嘿嘿，她要賭大一點？」

「不錯。」

「也好，反正在下不在乎。」

「你還沒聽見對方的賭注，怎能預早先說不在乎？」

「她要怎樣？」

「除了賭人之外，再加注賭錢。」

「賭錢？」

「不錯，賭博終究是賭博，不賭錢，她認爲太沒有意思。」

「這娃娃好厲害！」仇二爺冷冷一笑：「她的胃口好像可以和鯊魚相比。」

譚霸說道：「也許不是鯊魚，而是鯨魚。」

仇二爺沉默半晌，沉聲說：「她要賭多少？」

「三百萬！」

「甚麼？」

「是三百萬現鈔，而且不要支票，只要現金。」

仇二爺陡地大笑。

「這是不是在開玩笑？」

「他們是很認眞的。」譚霸說。

仇二爺語聲一沉，吼叫道：「他們憑甚麼來認眞？三百萬塊可不是一個小數目，即使謝易人給他們騙走了五十萬，其餘二百五十萬，他們從哪裏弄來？」

譚霸說道：「老夫不知道，也無權過問。」

仇二爺冷冷道：「難道你相信他們能擁有三百萬塊賭本？」

譚霸道：「是的。」

仇二爺一怔：「難道他們已把三百萬塊存在你的帳戶裏？」

譚霸道：「你說的一點不錯！」

× × ×

仇二爺呆住了。

三百萬！

這是挑戰！

一項極重大的挑戰！

以譚霸的地位，和一向的信譽，他不可能在這件事情上爲蝴蝶帮撒謊。

而且，在賭博之前，自己當然會要求親眼看見對方拿出三百萬賭本才進行。

蝴蝶帮雖然只是一個新近崛起的帮會，但其潛力之强，手段之厲害，仇二爺到現在已萬萬不能過於低估。

別的不提，就以謝易人、朱飄和棺材釘的下場來說，就已令仇二爺爲之不寒而慄。

最少，這蝴蝶帮的確是自己的一個勁敵。

現在，連洗手退出江湖多年的黑統帥譚霸也捲入這場漩渦之中，蝴蝶帮的力量，更是不容漠視。

仇二爺不窮。

他有錢，有很多很多的錢！

但要他一下子籌出三百萬塊現金，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他預料，最少有五天的時間，才可籌足三百萬之數。

而且，這一場賭博，他絕不能敗。

電話裏，譚霸又再問：「他們要賭三百萬，你認爲怎樣？」

仇二爺想了一想，說道：「我要考慮一下。」

譚霸說道：「好，老夫就給你二十四小時，希望你能够給蝴蝶帮一個明確的答覆。」

× × ×

同日下午兩點三十分，仇二爺在賭場的密室裏召開緊急會議。

韓靠、佟絕和游烈都是這次會議的成員。

仇二爺拿着一把刀子，用力地插在桌上。

刀鋒映目生寒。

仇二爺的目光却比刀鋒還更鋒利。

他環視衆人一眼，忽然說：「咱們現在已遭遇到最嚴重的挑釁！」

韓靠沉聲道：「是蝴蝶帮？」

「不錯，」仇二爺瞳孔收縮瞇成一綫：「那姓王的婊子要向老子挑戰，賭三百萬！」

「三百萬？」三人的臉色都是同時一變。

仇二爺點點頭。

「她好像吃錯了藥！發了瘋！」他冷冷的說道：「但是她似乎眞的擁有三百萬塊！」

韓靠吸了口氣：「屬下認爲，這不該賭！」

佟絕也說：「對方如此胸有成竹，似乎……」

「你們都認爲老子不該賭這一注？」

仇二爺把刀子從桌上用力拔起。

韓靠點頭。

佟絕也點頭。

只有一人搖頭，那是游烈。

× × ×

游烈獨持己見，他說：「賭！」

當然，他有他的計劃。

而且，仇二爺也必將會接受。

× × ×

這天晚上，仇二爺回覆黑統帥譚霸。

「我願意賭這一注，但必須再加五個公證人！」

## 好事成雙

（一）

——再加五個公證人！

這是仇二爺的條件。

這五個公證人，乃是五個黑帮組織的首領。

仇二爺決不讓譚霸一人獨攬公證之職，因爲那樣會使他極之不利。

經過雙方討論之後，終於選出了五個公證人。

由仇二爺、譚霸兩人聯合邀請，這五位黑帮首點都允諾下來。

這一場賭博，必須絕對公道！

× × ×

在黑社會的天下，本來就沒有眞正的「公道」。

仇二爺懂。

譚霸更不必說。

王琳夢現在也不算是無名小卒了，她當然也明白到這一點。

然而，在六位公證人監視之下，又有誰敢輸了而賴帳？

譚霸固然實力雄厚。

其餘五位公證人，也絕非等閑之輩。

他們所擁有的權勢，也許稍遜於仇二爺，但五帮聯合，其潛力却必然遠在仇二爺之上。

所以，這一場賭博，絕對許勝而不許敗！

× × ×

這一場豪賭，決定於十日後上午八點正擧行！

莊家是仇二爺！

他開攤！

蝴蝶帮押注！

而且他們更規定：番攤的「攤子」，由莊家決定採用那一種東西進行。

有人用「鈕子」開攤。

有人用「圓石子」開攤。

也有人用「竹枝」，「木塊」，甚至



錢幣開攤。

仇二爺將會採用那一種事物來作爲「攤子」？

（二）

十日時間，轉瞬即逝。

決戰之期已屆。

仇二爺已經在農場中，等待着他的對手。

上午八點正，雙方人馬齊集。

公證人也一個不少。

仇二爺固然擁有「重兵」於農場中，蝴蝶帮也是來勢洶湧，高手陸續有來。

但譚霸與其他五大帮會的公證人，也是各擁精英高手而來。

賭博未開始，已有山雨欲來風滿樓之勢。

× × ×

王琳夢身材之窈窕，體態之美妙，可以在今天看得很清楚。

她穿着一襲金黃旗袍，配着一雙最時髦的法國高跟皮鞋，走路的時候彷彿混和着一種醉人的節奏，只要是正常的男人，看見她今天這種裝扮，都一定會被她所深深吸引着。

仇二爺一直痴痴呆呆的瞧着王琳夢，也不知道眞的情不自禁，還是故意裝作如此。

王琳夢輕扭纖腰，微笑着問：「仇二爺，你早。」

仇二爺「哈哈」一笑：「好，果然好一表人物，難怪……難怪……」

王琳夢瞟了他一眼：「難怪甚麼？」

仇二爺乾咳一聲，道：「我是說，難怪許多人都稱讚，妳是天下間最美麗的帮主。」

王琳夢淺淺一笑：「哦！二爺太誇奬了。」

這時候，譚霸走了過來。

他臉上的神態很嚴肅，就像是法庭上的法官。

「現在是不是可以開始了？」

王琳夢微笑着輕輕的點頭。

仇二爺的視綫仍然沒有離開王琳夢的臉龐。

他也緩緩的點了點頭。

譚霸瞧着他，問：「在哪裏進行？」

仇二爺終於目光一轉，向北方一指：「就在那幢屋子裏。」

（三）

一幢平平無奇的屋子，大概是八、九百尺見方的面積。

游烈開門。

衆人魚貫而入。

但那些打手，却只能在外面等着。

× × ×

屋子裏有桌。

但這却不像是賭桌。

賭桌上有的該是賭具。

但這桌子上沒有別的東西，只有一隻大鐵箱子。

這還不算古怪。

最古怪的，是這屋子內部居然是被分開兩截的。

把這屋子內部分開兩截的，是一張鐵網。

一張很大很大的鐵網。

網的另一方，有一大羣鷄。

這一羣鷄數目極多，而且每一隻都是精神奕奕，牠們在屋子裏呱呱亂叫走來走去。

譚霸臉色一寒，盯着仇二爺。

「仇老弟，這算是甚麼把戲？」

仇二爺淡淡道：「這是番攤，這些鷄隻就是攤子。」

王琳夢眼珠子一轉，却很鎮靜。

「這些攤子沒有『攤蓋』蓋着，難道就不怕我能數算出來？」

仇二爺悠然一笑。

「妳若能算數得清清楚楚，我也敗得心服口服。」

王琳夢一笑道：「這些鷄走來走去，而且數目又那麼多，恐怕誰都無法算得出來。」

仇二爺哈哈一笑：「這是賭博，妳大可以賭一賭，這一口攤開出來的是單，還是雙？」

「我只能賭單雙？不能押一二、或者押二三、三四之類？」

「是的。」

「爲甚麼？」

「不爲甚麼，只因爲老子認爲這樣最簡單，賭與不賭，妳仍然可以慢慢再下決定。」

譚霸反對！

「王帮主有權押一二、二三、三四、或者一四！」

「不，」王琳夢却居然說道：「仇二爺的意見，我完全接受，我也是喜歡賭雙單。」

「爽快！爽快！王帮主果然是女中豪傑，的確爽快極了！」仇二爺又目不轉睛的看着王琳夢。

王琳夢却沒有看他。

她也沒有去看那些鷄隻。

她是個聰明的女人，非常聰明。

她絕不會把精神浪費在沒有結果的事情上。

她只是問：「錢呢？」

× × ×

三百萬塊鈔票，雙方都已籌好。

總共是六百萬。

贏家將擁有它，輸家則會變得一無所有。

這是豪賭。

而且，也是一場極古怪的賭博。

仇二爺凝視着王琳夢，忽然說：「妳若輸了，我就娶妳，妳會反悔嗎？」

王琳夢哂然一笑：「能够獲得二爺垂愛，那是不知幾許女兒家的夢想，我是高興還來不及呢，又怎會反悔？」

這是眞話？

沒有人會相信。

但仇二爺却好像完全相信了。

他愉快地微笑：「妳眞是一個可愛的女帮主。」

王琳夢說：「但我若押中了，那麼就是上天註定，你我今生無緣。」

「那倒可惜，」仇二爺嘆了口氣，苦笑道：「但誠如妳說，這是上天註定，誰都沒法子把它改變。」

王琳夢道：「還有，你若輸了，就得馬上釋放唐老闆。」

仇二爺皺了皺眉。

「王帮主，妳是過份小心了。」

王琳夢笑道：「我是女兒家嘛。」

她現在好像眞是變成一了個稚嫩的少女。

她似乎不像個帮主，不像是甚麼女强人。

但巳有不少人心中暗叫：「厲害！好厲害！」

× × ×

一切都巳準備妥當。

仇二爺忽然一聲吆喝：「韓靠。」

韓靠應聲而出。

仇二爺盯着他，說道：「你去開這一口攤。」

「是！」韓靠領命。

仇二爺又堆着滿臉笑容，問王琳夢：「王帮主，妳押甚麼？」

王琳夢一笑，露出了兩排雪白可愛的貝齒。

她說：「人人都說，好事成雙，我就押個雙，賭二、四兩門。」

仇二爺大笑。

「押得好！」

王琳夢瞧着他：「二爺，你莫非早巳知道鷄隻的數目？」

「不知道，老子絕不知道，」仇二爺說：「老子只是認爲妳用『好事成雙』這四個字賭這一口攤，眞够意思。」

「二爺，我要了『雙』，那麼你是再無選擇的餘地，只能賭個一、三，全靠它開了個『單』來贏取勝利了。」王琳夢說道。

仇二爺又是朗聲一陣大笑。

「妳要『好事成雙』，老子現在却是單思快要成病，就看看這羣扁毛畜牲開出一口甚麼攤子好了。」

譚霸沉聲說：「王帮主既然押『雙』，那麼應該開攤了。」

韓靠負責開攤。

他從桌上打開那個大鐵箱子。

箱子裏有一塊大砧板，還有一把鋒利無比的東洋刀。

譚霸接着檢查韓靠。

韓靠身上完全沒有任何東西，甚至連一塊大洋或者是一條鑰匙也沒有。

當然，他身上更不可能暗藏着活生生的鷄隻。

一切檢查妥當，韓靠從鐵網的一旁，走進網的另一端。

他在鷄羣中。

他負責開攤。

這是一口極殘酷的番攤。

有些鷄隻亂飛，亂撲。

韓靠拿起東洋刀，不斷斬殺鷄隻。

他砍掉每一隻鷄的鷄頭。

每砍殺一隻，他就報告：「一、二、三、四！」

每殺四隻鷄，又再另報。

「一、二、三、四！」

韓靠很快就變成了一個渾身鮮血的屠夫！

## 以其人之道治其人之身

（一）

斬鷄頭，開番攤！

手起刀落，刀刀無情。

四隻復四隻。

活鷄隻漸少。

死鷄隻却越來越多。

等到剩下鷄隻數目無多的時候，忽然有人大叫：「攤開『四』，雙！」

每個人都在細心數算。

韓靠又斬十二鷄。

「果然是四！」譚霸淡淡的說。

× × ×

鷄巳殺盡。

連最後四隻也巳殺盡。

韓靠手執血刀，猶自在找鷄砍殺。

但沒有了。

這一口攤，果然開了一口「四」！

仇二爺輸了。

誰知道就在這時候，他大笑起來。

「小韓，還有一隻，你沒瞧見嗎？」

（二）

還有一隻？

這一隻在哪裏？

沒有人瞧見。

但韓靠却忽然裂嘴一笑，大聲道：「果然還有一隻，這一口攤不是『四』，而是開個『一』！」

衆人大奇。

只見韓靠從牆角一堆禾稈草裏，檢起了一件東西。

是一隻鷄嗎？

不！

那不是一隻鷄，而是一隻鷄蛋！

× × ×

禾稈堆下有鷄蛋。

鷄蛋數目不多，就只有這麼一隻。

韓靠高擧此蛋，朗聲叫道：「開了個『一』！」

立刻有人破口大罵。

「這不是鷄，而是蛋，你們實在太混蛋了！」此人正是花買命。

韓靠小心翼翼捧着這一隻鷄蛋，從鐵網側走了過來，然後把蛋交到仇二爺的手上。

仇二爺接着鷄蛋，目光如刀，獰笑。

他的目光環掃着五大帮會首領，良久才厲聲道：「各位仲裁人，這是天意，仇某本該輸了，但上天安排巧妙，有一母鷄，忽然誕下一蛋，助我成功！」

譚霸冷冷道：「這是蛋，不是鷄，豈能充數？」

仇二爺嘿嘿一笑：「譚老爺子，你可知鷄從哪裏來？」

譚霸一怔。

仇二爺立刻接着說下去：「鷄從蛋裏來，竹從筍內生，所以鷄蛋就等於鷄的嬰孩，現在它是蛋，但你們若够耐性在這裏等，它在不久的將來就會被孵化成爲一隻鷄，無論牠是雌的還是雄的，總是鷄，既然是鷄，怎能不算數？這豈不是强辭奪理嗎？」

他振振有詞，好像自己眞的很有道理似的。

其實，他才是强辭奪理。

而且，這隻鷄蛋顯然也是他安排的「妙計」。

倘若王琳夢押輸了，那麼這隻鷄蛋自然不會出現。



但現在，本是王琳夢贏了。

唯一能扭轉乾坤的，也許就是這隻「將來可以變成一隻鷄」的鷄蛋！

× × ×

擾攘一番，終於由六名公證人作出決定。

譚霸自然認爲鷄就是鷄，蛋就是蛋，他判決贏家是王琳夢。

但那五個帮會的首領，他們的意見却有點分歧。

有人認爲王琳夢該贏。

但是居然也有人認爲仇二爺的道理很對。

結果，三比三，連仲裁者也發出了爭執。

這時候，王琳夢忽然對仇二爺說：「請給我看看這隻蛋。」

仇二爺淡淡一笑：「王帮主，妳可知道這隻蛋值多少？」

「六百萬，對不？」

「對極了！所以，妳看它的時候，一定要小心一點。」仇二爺微笑着說。

× × ×

王琳夢接過鷄蛋，靠近窗口，在陽光下看了好一會。

「這只是一隻平平無奇的鷄蛋，有甚麼好看？」花買命氣忿忿的說。

「你去找一隻碗回來。」王琳夢忽然說。

花買命聽得一楞：「甚麼？要找一隻碗？」

× × ×

碗巳拿來。

王琳夢把鷄蛋放在碗中。

仲裁者仍然在爭持不休。

王琳夢忽然大聲說：「你們靜一點，聽我說幾句話好不好。」

立刻全場鴉雀無聲。

王琳夢看了看仇二爺，咧嘴一笑，緩緩道：「二爺的說話，很有道理，鷄本來是從蛋裏孵出來，所以，這一隻鷄蛋，絕然不能不算數。」

此言一出，衆皆愕然。

最愕然者，當然還是那些公證人。

她在悶葫蘆裏賣些甚麼藥？

仇二爺也是大感奇怪。

但他面上却是不動聲息，只是說：「王帮主果然明白事理！」

韓靠道：「這一口攤，是開了一個『一』，是「單」！」

「那又不然。」王琳夢却不斷的在搖頭。

韓靠道：「不是『一』，難道還會是『四』？」

王琳夢又搖頭。

「也不是『四』。」

仇二爺忍不住道：「這裏只有一隻蛋，難道還會弄出個『二』來？」

王琳夢這次却點點頭道：「二爺說對了。」

仇二爺怒道：「一隻蛋只會孵出一隻鷄，怎會變成『二』出來？」

王琳夢淡淡一笑。

她忽然從碗裏抓起鷄蛋，然後打開蛋殼。

蛋黃、蛋白，全都落在碗中。

王琳夢把碗放在桌上，悠然一笑：「很湊巧，這是雙胞胎，一蛋藏二黃！」

× × ×

碗中有蛋。

這隻蛋居然有兩隻蛋黃。

仇二爺呆住，完全呆住。

每個人都怔住。

人有雙胞胎。

想不到鷄蛋也是一樣！

仲裁的結果，立刻變成六比零。

仇二爺慘敗。

× × ×

沒有人能在五大帮的首領和黑統帥譚霸的面前賴帳。

仇二爺也不能。

他輸了三百萬，放了唐庶天。

接着，他頒下了一個命令：「抓游烈，死活不論！」

（三）

游烈不見了。

仇二爺大怒，抓了幾個手下，亂揍一頓。

「飯桶！他媽的！你們統統都是窩囊廢！」

他誓言，一定要殺游烈。

斬鷄頭，開番攤的主意，是游烈想出來的。

「爲了務求必勝」，在禾稈堆下暗藏一鷄蛋，也是游烈的主意。

這主意本來不錯。

但那鷄蛋，居然會是兩隻黃的。

這當然也是游烈故意安排的。

——一隻蛋本來只有一黃，但也確有極少數的蛋，一蛋藏二黃。

游烈爲了要找這種鷄蛋，想必巳花掉不少時間。

「他奶奶個熊，游烈是叛徒！是他奶奶的大奸細！」

× × ×

游烈確巳被蝴蝶帮所收買。

佟絕却不知道。

現在，他知道巳太遲。

仇二爺一怒之下，連他也殺了。

佟絕臨死前，大嚷：「師弟，你害死我也！」

（四）

一下子就輸掉三百萬，的確是一件很要命很要命的事。

仇二爺終於查出，蝴蝶帮只有五十萬賭本。

其餘的二百五十萬，都是黑統帥譚霸的。

換而言之，譚霸贏了二百五十萬！

但他却是公證人之一。

仇二爺越想越氣。

但更要命的事，接踵而來。

他的賭場給人砸了。

他的手下不是被人所殺，就是毫無鬥志，甚至不辭而別。

這是他有生以來最糟透的時刻。

就在他又氣又怒的時候，手下一人報告：「游烈在市南紅花旅店中。」

× × ×

黃昏。

四輛汽車風馳電掣駛到紅花旅店門外，然後停下。

二十幾個彪型大漢，不由分說，分從兩路，撲入旅店之中。

他們全都帶着殺人武器。

仇二爺也在其中！

× × ×

游烈果然在旅店裏。

但他絕非勢單力薄。

他居然擁有一支比仇二爺更厲害的精銳打手。

旅店立刻變成人間地獄。

游烈與一人並肩作戰。

這人赫然竟是花買命。

× × ×

仇二爺的氣勢，已大不如前。

他的手下也是一樣。

當他們遭遇到强大的反擊後，很快就崩潰下來。

仇二爺大吼！

「上！誰向後退，誰就死。」

話猶未了，已有三人踉跟退後。

仇二爺大怒，掏出一柄手槍。

砰！砰！砰！

他的槍法極準。

三人相繼中彈，仆倒血泊之中。

但這三槍並未能挽回劣勢。

相反地，仇二爺的手下士氣更差，紛紛散去。

砰！

砰！

砰！

仇二爺好像瘋了，胡亂開槍。

「得！得！得！」子彈終於花光。

仇二爺大怒，把槍遠遠丟掉。

因爲已經有兩個人，同時向他撲擊過來。

「喬鐵獅，你聽着，今天不是你死，就是我亡！」

「姓喬的，多年舊帳，今天該算一算了！」

兩人同時怒叫。

那是夏六德、王鵬。

(五)

一場苦戰之後，王鵬被打瞎了一隻左眼。

夏六德身中六拳，重創倒地。

仇二爺却走了。

他走的時候，腰間插着一把刀。

刀鋒沒柄而入。

他血流滿地，越走越慢。

× × ×

五分鐘後，一人倒斃街頭。

他是仇二爺。

也是喬鐵獅。

(六)

在燈光下，王鵬獨自看守着夏六德。

夏六德已昏迷了兩天。

× × ×

晚上十一點三十九分，夏六德終於張開了眼睛。

他氣息還是很虛弱。

「那惡賊……」

王鵬按着他，說道：「姓喬的給你刺了一刀，死了！」

「是……是眞的？」

「你認識我幾十年了，我幾時騙過你一次？」

夏六德吶吶道：「咱們的仇……終於報了……」

「連羣山，喬鐵獅，他們這種惡魔，早就該得到這樣的下場。」

夏六德握着王鵬的手：「你有一個很有本領的女兒，我恭賀你！」

王鵬一笑：「她要嫁了。」

夏六德目光陡地一亮：「她要嫁給誰？是誰有這麼好的福氣？」

王鵬道：「是阿力。」

「阿力？」

「司馬力，一個很有爲的年青人。」

「眞的？」

「我不騙你。」

夏六德嗆咳。

「眞好……眞好……」

說到這裏，他又睡着了。

永遠的睡着。

(七)

蝴蝶帮的崛起，令人大感意外。

它是充滿傳奇性的。

因爲它的帮主，本來就是一個充滿傳奇性的女人。

沒有人知道她怎樣結識司馬力。

也沒有人知道，他們婚後去了甚麼地方。

蝴蝶帮，有人說，它是爲復仇而創立的。

這話並不錯。

當謝易人和仇二爺都被澈底毀滅的時候，這帮會就像是一塊冰雪，溶化掉，不見了。

但這帮會的一切，仍然被人們所談論着。

× × ×

在一間酒家裏，兩個酒意相當的人在高談闊論。

「那一口番攤，很奇怪，仇二爺只規定對方押『雙單』，不准押『角』，這是甚麼道理？」

「道理就在那一隻鷄蛋上。」

「却是何故？」

「倘若對方押『一二角』，而開個『一』出來，那麼就算加上一隻鷄蛋，仍然只是開個『二』，莊家還是要輸，但開雙單却不同，就算王帮主押中了，再加一蛋，那麼她就變成輸家！」

「果然够絕，那麼，仇二爺應該立於不敗的地位。」

「但一蛋藏二黃，却是他做夢也想不到的。」

「有兩隻蛋黃的鷄蛋，是否眞的可以孵出兩隻鷄出來？」

「我不知道。」

「仇二爺和那些公證人呢？」

「他們恐怕也一樣不知道。」

「這麼說來，王帮主豈非在强辭奪理嗎？」

「也許是的，但以强辭奪理的方法去對付强辭奪理的人，有時候却是十分有效的。」

「哈哈……」

「哈哈……」

接着，碰杯之聲响起，兩人又再乾了一杯。

(全文完)



精選短篇傳奇故事

鐵翃·文
黃耀基·圖

# 九元寒鼎神功

## 闖喜宴 寒鼎門百貫

這是一個殘忍的時代，也是一個君權極盛的時代，自從朱元璋建立了大明政權開始，他的殘殺朝臣是有名的。

據傳說，每天，朝臣上朝的時候，必先向家人訣別。怕的是，一去不再回來。

據傳說，大明皇帝的喜怒，是可以預測的。假使今天皇帝的玉帶是高高的聳起在胸前，那麼，你們得小心了，皇帝大老官心情不好。而廷杖、殺頭、鞭死……甚至於滅族、剝皮揎草……各種刑罰將會降臨在朝臣的頭上——

不論功臣勳藩，不論國戚皇親，皇帝發現有人威脅着他的皇朝時，他就會下旨——就會有人受到刑戮之待遇。

據說，朱元璋之所以如此殺，殺，殺！是爲了第二代的皇帝——他的孫子允炆。他太清楚孫子的個性；柔和，仁慈，但是，在戰爭的歲月中成長的朱元璋，他明白，這樣仁慈的小皇帝是無法駕馭這些驕兵悍將的，爲求小皇帝能平安無事渡過，他得代後代翦除這些功勳舊臣。

可惜，朱元璋是阻遏了驕兵悍將，却無法制止了親人的變亂。

洪武帝——朱元璋駕崩了。皇太孫允炆嗣位，是爲建文帝，才只四年，他的皇叔奪了他的位……這就是明史上有名的靖難之役。

燕王朱棣趕走了侄兒，自己做了皇帝，是謂永樂。因爲，他擧兵入京，遭遇到太多的阻難，也幾乎死於兵鋒之下，他的狂性，貪狠之念大發，又來一次大殘殺，可憐，明朝的官員簡直比狗還不如。

更由於宮中傳說，建文帝潛逃，永樂帝感到不太平，一面他不得不宣佈建文帝的死訊——以便自己嗣位。而一面，他分派了不少人馬，明訪暗查，追索建文之下落。

誰也料想不到，因爲這一來，建文帝是消息杳然，反而引起了一個又一個的江湖風波。最後，這位自名爲雄才偉略，功蓋日月的大皇帝，終於死在這個風波漩渦中——

大內最具本領的太監鄭和，第三次奉使下西洋。面子上是爲了宣揚國威，其實，有不少人明白，他是別有密命！希望在西洋各國，能發現潛龍之踪跡。

至於目前的大明朝，國勢却似日中天，屢敗外敵，降瓦刺大小諸王……

一直來，中國的老百姓是最易統治的，只求統一，只求安居，只求有口飯吃，他們就會歌頌太平。現在的大明朝，的而且確的，有着昇平盛世的氣概。

不過江湖依然是江湖，武林還是有武林……

三豐眞人已創立了新的拳派，內家拳。到了現在，武當門已成爲一時風尙。

原有的少林，崑崙、峨嵋、崆峒等等，却也依然有其不可輕侮之實力。

可是，還有不少門戶，流派的崛起。所謂江山人才輩出：在這個多姿多采的武

林中，互逞雄長。

這兒是濟南府，一個大城市。

此地是嘯月居，有名的大酒樓。

今日，是當地有名的老拳師，人稱笑面判官孟不凡在擺酒。本來，他大可以在自己的莊中設宴，因爲，嘯月居新來一個京中名厨主政。爲了令友好輩嚐一嚐名厨之手藝，所以，假座嘯月居宴客。

是彌月之慶，是孟老爺子文孫滿月之期……

一來，孟老爺子英名在外，慕名而來的大不乏人。二來，誰不想嚐嚐名厨的獨特風味。

總知賓是江湖有名的神眼計旡逸。他是江湖上萬事通，交遊廣闊，更且武藝高强。人面寬，眼光亮……不論新舊老小，只要你提出名來，他可是差不離能說出個來龍去脈。有這樣個知賓，等閒之輩，也就休想來闖席，來挑釁！何況，計旡逸的身後還有四大金剛在。

剛剛接進了一個少年鏢頭。此人乃是南京應天府的雙陽鏢局少鏢頭，乾坤雙掌伏君儀的公郞，小狻猊伏慶入席。誰也知道，伏君儀乃方今南七北六十三省總鏢頭。今日派了自己的少君前來賀喜；這是給孟老爺子個大面子。非但孟不凡十分客氣，也連素來眼高於頂的孟少爺孟鉄生，對伏慶也大爲親熱……

他們還沒客套完呢，外面却傳來了吵鬧聲。一個聽來刺耳的語聲，與神眼計旡逸在爭執。

「這位姑娘，不是小老狂妄，實在，令師門……太陌生，還有……好像與敝友並無什交情……」

「我幾時與你們扳交論情了？我是來找人的……」

「老夫巳說過。今日乃敝友之孫彌月之慶……」

「那麼，就算我是來道喜賀慶的…」

「姑娘無帖！」

「豈不聞來者是客……」

「主人不請，客人不進……」

「我非進不可……」

「那麼，你定是故意闖席……」

「就算我闖席……」

「只怕沒此容易……」

計旡逸的說話還未完，耳邊巳聽得砰訇之聲……顯然有人出手，顯然有人被摔翻在地……誰？八成是那個不知高低的姑娘……

不想思慮未完，衆人眼前，只見一條人影閃入。看一看淸，一個面如冠玉，身穿鸚鵡綠海青的少年……滿面含笑，風度翩翩的，兀立當地。一雙俏眼睛，光芒如電的射向那個少鏢頭伏慶。

伏慶一見那個女扮男裝的姑娘，面色微變……孟鉄生雖說眼高於頂，却也並不魯莽，一看如此情形，心情微動，隱隱然有了個預兆是；伏慶並不是專程來賀喜，而是別有隱衷。

不過，來者是客，又何況，今日自己也是主人，可不能容忍這個不知來歷的姑娘前來擾亂……可是，孟鉄生還來不及有所表現時，自己父親孟不凡巳阻身在姑娘面前，有所詢問了。

「這位姑娘僉姓！」

「你是孟老爺子？」

看來少女還不算是蠻橫無禮。至少，對主人有着一分敬意。孟不凡算是有了個下台勢，所以他那特有的笑臉又再出現。

「……老爺子，我可不是來找你！我是找他……」

姑娘用手一指，果然，她要找的是伏慶。

「哈，姑娘找這位少鏢頭？哈哈哈，那也不是件難事，不過，今日乃是小老家有喜事，這江湖糾紛，我看，吃了酒飯之後再談如何？」

孟不凡這一番說話，巳表示了老人有意代他們和解，並且，更可看出，他也有着請示之意；別打擾了他的彌月之宴……至於退席之後，再作打算……照理，姑娘該見好就收，不料，姑娘是面色看來不變，這語氣可就有了些不禮貌了：「老爺子，你家有喜事，可是，有多少人茹辛含苦，你是爲小孫子擺酒，飲酒高興，你可知道有人在忍辱含垢，過着豬狗不如之生活……」

姑娘在教訓孟不凡了！試問，堂堂一個武林大豪，他幾時受過這些？而姑娘却毫不在意，她還在侃侃而談，並且，這說話越來越激昂！這語意竟然對孟老拳師有着不忿之意，這就令在場賓客，實在忍不住了。

首先竄出兩個中年武師，正是孟不凡的徒弟，梁正，郭泰。爲了不忿少女信口胡言，辱及師長，一伸右拳，一揚左掌，兩人出手，這是孟家祖傳的陰陽十三掌中的截手陰陽式，看來平平凡凡一招，其實，這一招巳狠狠的扣住了少女左右半身的十三個大穴。少女是無論如何，逃不出這個包圍……

果然，兩人的手掌，全巳按住了少女的肩頭。這就老實不客氣，各各變按爲抓，抓住了一邊肩頭，喝聲與我滾……「出去」兩字未出口，突然雙雙喉間一窒，發覺運氣有受阻之感。還想强運勁力，嗨嗨，莫明其妙的眞氣一岔，好！喀喀兩聲，兩人的手腕骨一痛，分明手掌用力强摔對方，而對方之力大過本身多多，逼使自己岔勁脫力，將手腕活生生的折斷了。

少女有多大的重量？兩個大漢會拿捏不住，反折斷了自己腕骨！

少女是妖怪不成……

梁正、郭泰是苦痛加上驚駭。而在場人，有不少是武林前輩，眼光如電，有幾個巳叫出聲來。「寒鼠功！」

「寒鼠功」三字一出，全場鬨然，什麼？這少女難道是武林第一神詭不測的煞星門下……

「姑娘與天寒老人是什麼稱呼？」

「你問這個幹什麼？」姑娘冷冷的看了孟不凡一眼！「我不與你扳什麼親，論什麼交，我只是來找他！伏慶！還不跟我去？」

伏慶是面色大變道：「我與你素未謀面，我……什麼地方得罪了你……」

「我幾時說過你我見過面？我又幾時說過你得罪我？諒你這點微末道行想得罪我？你配嗎？」

「那麼！你爲何苦苦相逼！寸步不放啊！」



「我要的是你身上的紅貨！」

全場鬨然，什麼？紅貨？伏家爲鏢行世家，以保鏢爲業，這不算奇怪。奇怪的是；他保了些什麼？還有，他根本不是有心前來賀喜，他分明是借地避禍！這，就令孟家人士，有了些反感……

「這分明是胡言亂語！」伏慶怒聲回答：「我那來什麼紅貨……我……乃是趕來賀喜！」他邊說邊巳解去風攀，卸下長衣，露出一身緊裝紮束……看來，他還想除下衣衫，證明他並未有什麼夾帶……在大庭廣衆之間，堂堂一個少年有名鏢頭，出到這一手……可就引起在場人之竊竊私議！

有的說伏慶太懦怯。

有的說少女太囂張……

但是，少女面色一變，語聲狠厲地道：「伏慶，好一個金蟬脫殼之計。你這樣的作弄於我，嘿嘿，如果我叫你們有一個人脫出了手，我就不姓宮！」

語聲中，只見那姑娘一回身，向外就走！

但是，就在此時，計旡逸却滿面怒色的阻住了少女道：「我能容得你說進就進，說去就去……。雷賢侄，與我出手。」

語聲中，他身後走出一個年才廿三四的英俊少年，一抖掌，平地捲起一陣勁風，向那少女環身捲到……

少女亦巳一肚子的火，但是，她並不想得罪太多的人。就因爲這樣，她明明是恨極了伏慶，她也不願在此出手，以免引起其他誤會。而今，自己想善干罷休，反是計旡逸不肯放自己過門，並且，這個少年出手，聲勢驚人，比起什麼四大金剛來，分明高出多多。目下自己被逼無奈，心中一口毒，就此噴在這個少年身上！

少年的出手又快又勁，可是少女的身法亦是駭人聽聞。但見她身形一側一斜，好，就憑這一個側身，巳將少年之出手來勁，卸了大半！

但是，少年也是個小輩奇才，他那大幻百貫手，變招奇快，而且疾如音响！只見他右手一個斜扣式，一股無形玄烝，就如一個圓環似的，向少女奔來……

少女立即感到少年的掌力中，有着股無形壓束之力。她是心中一凜，想不到，江湖上還有這種令人震驚的掌力。自己如果不是精於寒鼠鉄碑神功，那麼，勢必爲這一股勁力所牽動……然後陷入對方的無形烝環之中！

少女是身形一整，微呼一口眞氣，九元寒鼠神功展開，少年如此凌厲的百貫勁力，竟然如蜻蜓撼柱般，無法帶動少女！

少年一聲長笑，身形倏變，只見一條白影，環繞着少女，連發八掌……

少女心神俱震。因爲，少年的八掌，掌風熾熱，分明此人極擅六陽玄功，自己中掌果然不妙，即使爲掌風所爍，陰陽相軋，自己也難免不爲這少年的六陽玄烝，挫損自己的寒鼠之力！

不敢托大，她只能疾點八指……這一來，輪到少年心顫了。因爲，少女的目光準，手法更具神妙不可思議之處。看來疾點八指，其實，每一指，恰恰的直透掌心！一個不好，少年勢必爲其點中掌心，而身受重創！那敢强打强掙，只能脚步稍移……移位補宮……不料，就在自己稍有隙縫之際，立聽得少女一聲淸叱道。「後會有期！」一股極强勁的外掙之力，奪破自己所佈之六陽神罡圈。眼前一花，少女那條俏生生的身形，巳向外掠去；一晃無踪！又是一陣輕笑傳來！餘音搖曳中，姑娘已遠走高飛了——

## 奪紅貨　長老中奸計

這是個小鎭集，時値正午，遠處傳來了一陣馬蹄聲，走得極急，兩條沙龍滾處，只見兩個靑衣大漢，跨下兩騎高頭大馬，疾馳而來。

兩人的騎術極佳，並且眼神更靈，來到了一個飯莊前，兩人中有一個巳飛身下騎，另一個也扣住了馬匹！這就可看出，這下馬的人之功力，跑得如此快的馬匹，也不知他用了什麼手法，說停就停，而且，他一下馬，馬轠繩在他手中，他走路，馬也踱着方步……

來到了飯莊前，是鄉村小集，雖然有店堂，有小二，也有客人在打尖，可是門口却支了個熱灶，灶上有籠屜，熱氣騰騰的，有着包子出賣。

此君却抛下一串制錢，然後伸手取包子。

旁邊却傳來了化子腔。「大爺行個好，施捨幾件寶。」

大漢循聲而視，只見一老一小兩個乞丐，向他嘻咀裂齒的笑，笑中透着壞意！

「是丐帮的兄弟？」

「大爺行個好！」

「唉！丐幫弟兄，幾時也變成了開山立窰的瓢把子了，也做起黑道上的買賣來了？」

「大爺，你說笑話啦，化子那有這個胆，那敢越了界，那能跨了關！」

「既然如此，就不該找上我們。」

「唉，我們是沒辦法，爲了救小帮主，我們不得不求你們施捨，將你們的紅貨交出來吧！」

什麼？丐帮也看中了「紅貨」？

這可以說是近百年來，從未有過的變局。

丐帮爲天下門規最嚴，淸戒法例最多的門戶，別說打刦鏢行，那怕乞討不得其法，跡形訛詐，强化的，也有帮規處置，丐帮中的執法者，分四方廿八位，統管天下丐帮子弟，管束得他們，誰也不敢稍有差錯。

今天，丐帮中人作截刦鏢行之擧，這簡直可以說是荒天下之大謬！

「紅貨」，到底是什麼紅貨啊？

「兩位，慢說我倆根本沒什麼紅貨，即使有，也不能……交付與你們……」

「那麼，照這樣說，紅貨的確在你倆身上了？」

「哼哼……」大漢是不作解釋，只是一騰身，上了馬，他想走了。

可是，丐帮中的弟子，也有着他們獨特的功夫，又何況，他們巳相中了你，想走，那有這般方便之理？你這裏才上馬背，而老化子巳一手扣住了馬嚼環。

大漢見老丐如此擧動，不由面色一變

道：「是你進逼，我可不得不——有所冒犯了。」一聲出人動，一揚馬韁，想來個強衝，不料，一聲驕嘶，如此訓練有素，並且口勁極强的高頭大馬，非但沒衝過，反而人立而起，前蹄亂踢……大漢看出老丐鬧鬼，更感到老丐之手力極强，自己極難騎馬硬闖而過，好個鏢行能手，他是雙脚就勢一蹬，人在如此的險危之地，脫身而下，並且，在離鞍之時，七點青光，向老丐環身打到。

　老丐乃是帮中長老，一身內外功夫，俱臻上乘。為了搶救小帮主，非財不行，因此，不得不向鏢行截鏢。不過，老丐也自知理虧，他根本不想將事鬧大，這才大顯神勇，阻馬前進，現在，鏢師如此的出手陰狠，他可有些發了火。他不怪自己破規截鏢，反而怪鏢師不識好歹，竟然敢打出如此陰狠的暗器天罡釘，來傷自己，老丐是只顧自己，怒嘯一聲，不知他什麼一來，更不知他如何使勁分力，而這樣一匹高頭大馬，莫明其妙的一個彎身旋轉，又聞得慘然一聲長嘶，紅光迸現中，馬身上有七道血光激射而出，分明，馬為老丐用了手法，硬將馬匹作了擋箭牌，受了那鏢師打出的七枚天罡釘……

　鏢師已飛身着地，也已看清了老丐的能耐，心一顫，而後面一陣勁風掠來，他是念頭尚未轉定，而身子一緊，耳邊聽得同伴的語聲：「走！」一定神，自己已為同伴挾住，而一馬雙馱的，向前馳去！

　奇怪，竟然無人追趕。

　「劉三哥，你可看見那個老叫化……」

　「五弟，別說話，走！」那個被稱為劉三的，拚命催馬前進，一眨眼，一馬雙馱的，已走出了小鎮集，面前是一片平陽地，看來，不見得有什阻攔，兩個鏢師心神微定，那個被稱為五弟的，已開始吃包子了，並且，還餵了二只給催馬的劉三！

　「唉！」一聲嘆息，那個五弟幾乎讓口包子卡住了喉嚨。為什麼？因為，他聽得清楚，這聲嘆息，似在身邊，他回頭一望，不錯，那個老丐抓住了馬尾，身形騰空的跟在他身後……

　那個五弟心中又驚又寒，分明，老叫化在示威，當然，老叫化有這好的輕功，說明了自己根本無法走得脫。

　「三哥，下馬吧。」這句話，聽來是滿含楸然之意。

　「五弟，為什麼？」催馬者尚未明白其意……

　「咱們走不脫了，老叫化在我們的身後……」

　兩個鏢師算是看清了形勢，也可以說領略了丐帮中人的能耐。

　「前輩，我們服輸了。」

　「劉靈羽，算你知機，好吧，拿出來吧。」

　「前輩，我看，你們中了咱們少鏢頭的計了。」那個劉靈羽泰然的說着：「其實，我們根本沒帶什紅貨，不信，你大可以搜。」

　老丐聞言，不禁面色慘變，他看了劉靈羽一眼，又看了另一個鏢師賈志鳴一眼，而劉、賈兩人已開始在除衣卸服！

　「且慢！」老叫化沉聲喝道：「講！這紅貨在何人身上？」

　「說句老實話，連我們也摸不清。」是老江湖，全有顆玲瓏心，老叫化鑒貌辨色，他相信，這一單紅貨，風聞是價值連城，尤其是其中的那一對璧玉鏤金雙龍令，為普天下第一件珍物，而為當今第一大魔頭相中，就因為雙龍令之為人重視，所以，這一單鏢由南七北六十三省總鏢頭伏家所承保……但是，消息却在最近，才傳出……

　據聞，為求掩人耳目，伏老竟然派七個小輩鏢師保走，這看來是險着，其實却是個極高明的，險中取勝之妙着，也因為這個原故，由南京去到山東，進入濟南而才稍有風聲外傳，即使如此，到現在，依然無法捉得準，紅貨究竟在何人身上。

　劉靈羽與賈志鳴是透了底，說明了，即使是局中人，也不知紅貨究竟在何人手中！

　自己看來是白費了心機，也中了計。因為，伏君儀是個狠人，他的手下也沒個撓種，有幾個是故佈疑陣，而有幾個分明是在推波助瀾，他們在引人入彀。有的是將對頭引到了遠方，而眞正的携帶紅貨的，說不定在走着他應該走的路。

　老叫化不禁面現苦笑，說句實在話，在江湖上打滾，走了多年的道路，而今，依然中了別人道兒，除了佩服伏君儀之能耐外，只有自嘆失着，要再找眞主兒，要再奪雙龍令，簡直是不可能了，因為，他們分明已為伏君儀所愚而引出老遠！

　老叫化是寒着一張臉，看了劉靈羽和賈志鳴一眼，然後，他走了，走得很落寞，走得挺蕭然！

　依然是一馬雙馱，這一對鏢師走了。

　天色漸漸的走向黃昏，這兒是一個破陋的祠堂，以前可能有過顯赫的一頁，現在，却巳步入衰敗。蛛網塵封，寒爐無烟，夕陽斜照下，有兩條人影，被折光拉得很長，雖然身影看來又長又魁梧，可惜，在四週之敗落蕭條之景況影襯下，看來有着一層悽然之感。

　一個老叫化，面前是個看來挺精明的少年化子，老叫化是面色嚴肅，一對看來精光四射的眼睛，透露出無比的慈祥與沉痛之光芒！

　「袁興根！」

　「弟子在。」

　「你不必難過，也不可難過。你師父是年老無用了，哈哈哈——」笑聲中充滿了無限淒涼之意。「你師父一生謹慎，你師父自命精明能幹，却不想今日竟然就落在伏君儀之圈套之中，小帮主危在旦夕，現今，僅仗十七粒元元丹苟延殘喘，如果天魔怪醫不能出手相救，小帮主必死無疑，老帮主七年前，為幪面客所傷，迄今未能復原，小帮主為我帮中特出人才，雖只廿二歲，已能通曉昊天神掌十七式中十五式，如果，再有幾年之苦功，依小帮主之悟性，定能參透十七全式，然後，由老帮主傳以屠龍神訣，雖不能天下無敵，一定能完成前代師主遺命，想不到——」老化子是眼中清淚盈眶，哽咽得無法再說下去了。至於那個少年化子，早巳跪在老化子面前，飲泣吞聲，而悲苦萬分了。

　「興根，是為師的有負委託，我，死有餘辜……」老化子說到這兒，突然向東



拜倒，十分嚴肅的伏地叩首，口中唸唸有詞——

　「弟子白云教下士，忝屬東方九袋尊者侯三七，拜上教中列位先人賢士，弟子有負重托，處事乖張，百死莫贖，今日上稟天帝，下叩列代教長，恕弟子再無面目，再以餘力，以為本教効勞，弟子死有餘辜，祈吾教宗，恕罪千分，恩寬不才，千辛萬辛……」

　「師父——不可——」

　少年化子突然和身撲上，涕淚交迸之下，狠狠的扣住了侯三七之雙手……

　侯三七——這位丐帮中之長老，他是面紅似火，雙目精光四射，沉聲道：「興根興根，你敢阻我？」

　「弟子萬死也不敢。」

　「就該讓我去得安樂！」

　「是弟子之錯。」

　「胡說！」

　「不……師父，敬請弟子詳述所以——是弟子跟踪，是弟子掏聽着實，紅貨在這兩人身上，也因此而將師父你引入歧途，該死的是我，師父——」

　「不——興根，此行乃我為主，是我措置失當，是我大意疏忽，如果不是為了搶救河口，我也不至於如此大意！」

　「師父，你為了救人，你無法探查出眞正的紅貨所在，你也不至於將弟子之僞訊，信以為眞，是弟子害了你，師父，由弟子承担全責。」

　「你想死！」

　「弟子才是眞正的死有餘辜。」

　「不，興根，你今年多大年紀？」

　「廿整歲！」

　「你師父呢？唉，師父今年六十有七，哈哈哈，我尚有幾年可活！」

　「師父你長命百歲！」

　「就算如此，師父也希望你長命百歲啊，你活一百歲，尚有整整八十年，我又如何？又何況，你天資，悟性均具上上之才，我能忍心看你夭折？不，你前途方興未艾，而你師父——死也死得過了，至少，我有個可傳衣砵之弟子在啊，如果，你能記得師父，你能精習我的大殘手法，丐帮尚有一脉之留……就算金燕尊者處心積慮，毀我丐帮……唉，我巳看出來，他也會死的，只要此人死，而你不死，丐帮務必有中興之一日——興根，我在求你……別自毀，我在求你挑重担……」

　「請問，你又如何？」

　外邊突的傳來一聲清脆語聲，侯三七與袁興根不禁大吃一驚，歛神循聲而視，只見一個年約廿三四歲的白衣少年，站在園門前，滿面笑容，看着這一老一少兩個乞丐。

　「尊駕何人？」

　「在下江湖末流，賤名不足掛齒。」

　「你來作什？」

　「聽你說得淒慘，心有不忍，再說，你自己一死了之，將重担付之後輩，試問，公是不公？」

　侯三七為這少年弄了個莫明其妙，事實俱在，他關心丐帮事宜，而小帮主莫明其妙受了陰傷，這位長老是憂心如焚，再說小帮主之傷，普天之下，只有天魔神醫能救。而天魔神醫是個愛寶成癖之人，聲言雙龍令如能交付手中，無求不應，為了這個原故，他甘心冒天下大不韙，奪取紅貨……不想，伏君儀棋高一着，自已失着，小帮主之生命，已屈指可數，他自憤中什，他想死……當然，這未免是有逃避責職之嫌——

## 聚師門　喜得真線索

　現在，有人詢問其「死又如何？」侯三七不禁心頭大震，一個老江湖，那會不明白，這少年雖說來意未知，十有居九，不會別懷惡意，自已死了，也就了了，不過，小帮主之生死安危，依然無什補助，這又難免死得太寃，侯三七決不是個貪生怕死之輩，可是，為了小帮主，他是不能不到最後之地步，實在不能草率了事的。

　「這位相公，尊姓大名。」

　「在下姓雷，表字從雲。」

　「啊！莫非山東雷門之士？」

　「家父梅花島主雷，常言道子不言父名，請前輩恕之。」

　侯三七心情激動，列位須知，他與山東梅花島，七十二島島主雷天聞，本是同門師兄弟，為了一句戲言，侯三七在卅年前離開梅花島，本想獨自闖出個名堂來，至不濟也建立個基礎來，那料到下山不久，就幾乎死在太行七煞的七星曜光陣中！

　全仗丐帮帮主崔喜塵路過，夫妻倆出手相助，才算得脫大難，自已也從此與丐帮——白雲教訂了交，越來越發現崔喜塵胸襟磊落，越來越感到白雲教下，不乏有志之士。他們全以解脫天下不幸為己任，最後，侯三七放棄了獨自打天下的心意，一心一意助丐帮，奔走天下，解除天下人之不幸……侯三七終於成為一方之主者。

　他與崔喜塵有獨特之交誼。所以，他是十分關心崔氏一門的安危榮辱，七年前崔喜塵為幪面客的暗算，破了崔老之功穴氣門，令崔老之功力大打折扣。這幾年來，丐帮有不少事，屈處下風！

　在江湖上打滾的人，武功技藝，依然為爭勝佔理之主要憑仗，老帮主之功力受挫，引使丐帮在不少大事前，畏首避尾！

　小帮主崔仁風之習功有成，令丐帮中人，個個有了股振奮之情，誰也相信，只要小帮主功力煉成，丐帮定可重振聲威！

　那想到小帮主會莫明其妙為江湖上神出鬼沒的金燕尊者所害……丐帮中人那個不明白，如果小帮主眞的有什不幸，那麼，丐帮至少有幾十年，在江湖行走，抬不起頭來，誰也明白，人才難求！

　就因為這個原故，丐帮中人是空羣而出……希望奪得雙龍令……

　侯三七明明巳扣住了雙龍令，為了搶救河口之險，他有了個疏忽，為伏君儀計中有計，滑出了他的監視，他眞想死……想不到見到了三十年不願提起的梅花島上人，自己師兄……還有，他的小輩，試問，侯三七那會不感慨萬千？

　「原來是雷英雄！」

　「侯師叔，你即使不認家父，難道你對小侄也有成見，而不屑一顧麼？」

　「喔……」老叫化明白了，看來自己老師兄雖將自己之出身來歷全有所說明了。看了看雷從雲，年才二十二三歲，自己

離開梅花島，這孩子尚未出生，說句實在話，我那會如此的不近人情啊。

「師叔，小侄已打聽得，這些鏢行中人的虛實，這雙龍令和其他三件珍寶，實在……」

「噤聲！」侯三七不愧老江湖，他是立即阻止住從雲之說話，他怕的是隔牆有耳……「賢侄，看來你是心中有數！」

「侄兒心中有數？」

「你有心助我！」

「全力而爲！」

「離此可遠！」

「半日之遙！」

老叫化心神大定，他萬分感激的對雷從雲道：「我該怎樣的謝你？」

「家父一直牽掛師叔，他老人家說，人，那來幾個卅年……卅年不見，他想得師叔你……好苦……」

侯三七心情激動中，他是苦笑聲中：「賢侄，此地事完，我是無論如何，得去請罪！」

「師叔言重！」

「走吧！」

三個人在興奮、激動中，走出祠堂，沒向暗處。

這兒是招商客棧——

時間是三更，剛剛三更，因爲，樵樓上有板更聲，街巷也有更夫在打更鑼！

四週黑沉沉，只有此地——一個大房間中，燈光澄亮，有二個壯漢在閑談，語聲極低，而面色也挺鄭重。

有輕輕的擊掌聲……兩個壯漢聞聲一喜！看來，這正是他們的聯繫暗號！

好快的身法，手法，燈光熄滅，而人影已越窗而出，人在屋脊，遠處又傳來一長兩短的擊掌聲！

「是向大哥！」

沒有回音，只見前面不遠處有黑影晃動，兩人一看黑影，心中明白，看來事態嚴重，向老大也不敢太以大意，只能以身示意，兩人不敢多言詢問，跟在那黑影之後，飛也似的，亦步亦趨……

漸漸，來到了運河邊……有多少船舶停在河岸邊……

兩人只見引路人站在河邊，看來，已到了目的地，並且，極可能是在船上……但是，四週黑沉沉，沒一隻船上，有燈光外映，在江湖上打過滾的人，誰也怕黑，怕陌生，如果，在這裏別有埋伏的話，後果又該如何？

又何況……前面這位——雖然身材、背影與向大哥相似，到底是不是向老大，依然是個謎。兩人是老江湖，不得不加上些小心！

「向老大，我們到底到那裏去？」

「對，大哥，總得有個說明！」

「誰是你們的向老大？」後面傳來陰惻惻的語聲，好，兩個壯漢算明白了，如此精明，結果還是中了計！

但是，前面那個極似向老大的又是誰？他又怎能取得自己一行人的每人獨特之聯繫訊號？這簡直不可思議。不……兩人不約而同的有了恍然之感，自己已陷入了個極可怕的陷阱中！

隱綽綽的，有不少人阻住了後面。

前面河岸叢草中，也出現了些人影……看來，兩個壯漢已被包圍了。

「哈哈哈——」兩個被包圍者，有人長笑示意，表示了他們的不在乎：「列位，請露個相，報個名，看看雙陽鏢局究竟在什麼地方得罪了好朋友！」

「田元順、黃源鑫，別與我們冒混子，充好漢，乾脆，交出來！」

「閣下是那條路上的當家？」

「你配問？」

「哈哈哈——不配問，好，來吧！」

「什麼，田元順，想打架！」

「捨命陪君子！」

「有種，哼哼，老三，點亮子……」

語聲才畢，只見呼呼聲中，十幾枚火把，發出爍亮的光芒，現在，總算可以看清了這裏，人來了不少，並且，一色的黃蔴衣、蔴紮鞋……爲首一個，豹頭環眼的老者，老者的身側，有幾個人……不是他們一黨，因爲裝束不一樣。可是，那個田元順一見這幾個人，聲音大變道：「你們，你們這是什麼意思？」

「田元順！你看清了，還有，黃源鑫，此地也有你的女兒在，怎樣……」

兩壯漢——田、黃兩人那會看不清這些。但是，略一定神，田元順首先說道：「娘子、阿牛、小雲，你們聽了，或者是你爹沒用，也可能，爲這江湖道義所限，我無法照顧你們了……」田元順說話，衷氣充沛，雖說他是心情萬分苦痛，但是，他依然不失江湖人士的風度。

「列位當家，你們想用這些來逼我就範，我眞代你們可惜——」

「田元順，你講是不講，交不交？」

「講，是不會講的了，交也交不出個所以然來！」

「哈哈哈，黃源鑫，你又如何？」

「多此一問！」

「你女兒花一般的年華，你就忍心不理？」

「當家的，就算我自己，又能活得多久？」

「啊！」老人不禁神情一怔。

「你我全是在江湖上打滾的人，朋友，臨難苟免，以損道義，活着何用？我們受人之託，不能忠人之事，活着何用？就算老兄你，有這麼一天，受人所逼，你能出賣朋友，出賣江湖之義氣？」

「好利口！」突然走出個大漢來，一揚手，呼的一掌，就聽得一個少女的慘叫，黃源鑫立見自己的女兒，爲這大漢一掌擊中，鮮血似箭般噴出後，一交跌翻在地上……

黃源鑫是冷冷的看了可憐的女兒一眼，緩緩的又看住了出手人：「閣下尊姓大名？」

「你配問……」大漢的說話未畢，突見一條黑影竄來，而一股極勁極陰的勁風，向其當胸打到，黃源鑫是拚了命，發了狠，他那家傳秘技，寒鐵指運全力直點大漢……

如果不是爲首老人，全神戒備，出手得宜，那麼，這位老兄眞能爲黃源鑫一指過門。

黃源鑫挾憤而來，寒鐵指指力似劍，終算老人運掌一抵，指力一阻一折，黃源鑫再不怠慢，四十九手天星手法展開，與



老人纏上了手。

但是，老人的手下衆多啊！你才出手，老人已一聲令下，十三個彪形大漢，各執巨斧，短戟，圍住了黃源鑫游鬥！

於此可見，老人們是有備而來，黃源鑫擅長指法，而十三件重兵刃，就此令黃源鑫有了應付維艱之苦，田元順是看得明白，自己兩人極難討得了好。可是，拚，還是得拚，鬥，依然得鬥。並且，奪路而走，有機會，總歸得走……因爲，留得青山在，那怕沒柴燒。更重要的是，報仇！人死了，那就全完了。

田元順身形才動，而老人又在說話了：「田元順，難道你就不理你的家人……這夫妻之情，父子之愛，田元順，你得想個清楚明白……」

「老當家，姓田的不想，也清楚。越想更明白，哈哈哈，老黃，我來也……」聲到人到，田元順他那成名兵刃仙人爪抖起一團烏影，向十三殺手圍中撞來。

不想半空中射下三枝勁箭，田、黃兩人稍爲一閃一避之時，鼻端聞得一陣蘭花香味，兩人全是久走江湖，饒有閱歷之人，無事端端的，射來三支長箭，而香味隨之而來，分明香中有毒……還想閉氣閃避，對不起，一陣頭暈，四肢突的失勁，眞氣受阻，人再也不能應付得了這十三件重兵刃的打擊！

看來死期到矣！

但是，在半昏半迷之間，兩人聞得嚕咤聲，呼喝聲，叫嚷聲，最後，遠處傳來了一聲清脆的燕語聲，然後，全場立轉爲平靜，可是，兩人也已跌翻在地了。

也不知經過了多少時候，兩人漸漸的恢復了知覺，可是四週一片黑暗，兩人不約而同的想到了自己已步入幽冥地界了。

奇怪，鼻端却又聞得了蘭花香味！

「田三哥，你怎樣？」

「我只覺得奇怪……此地是個什麼地方？是陰曹地府？可那來這股鬼香味兒！難道……」

「三哥，我看！此非善地，而我倆不死，也死了！」

「什麼叫不死也死了？」

黃源鑫的解釋是：自己親人被殺……唉！這心，早已死了啊！不過，死得值，至少，江湖人沒出賣了江湖道義。

「難道你們不覺得太傻！」

「暗處中傳來了一聲極輕柔的語聲！

「你是誰？」

「就當我是女天魔……女夜叉……」

「此地是……」

「黑暗極樂界！」

「陰曹地府！」

「差不多！」

「看來我們並沒死！」

「與死了也差不多！」

「你是放毒箭的人……你有什麼用意？」

「交出來…哈哈哈！我救你們的代價是雙龍令，羊脂七寶瓶，碧玉雙珠鳳！」

四週又轉爲寂靜，靜得似死城——

## 極樂界　酷刑逞兇威

霞光萬道，突然將全城照耀得如同白畫！

田、黃兩人這才發現，自己安臥在一隻雕鏤精緻的胡榻上。在胡榻前三尺左右，有一張看來珠光寶氣的盤龍金椅，金椅上坐着個幪面人，可是一對精光四射的眼珠，發出無比威嚴之光芒！

金交椅之左側，有一張看來較小的，也是氣象萬千的鳳凰展翅寶座。座上一個女的，也是幪了面……

而在寶座下，分列着左六右七十三張玉石座位。坐了十三個幪面人……看來這形勢是萬分的玄奧不可深測！

但是，這氣象中，有七分森嚴，三分富貴，更有着一陣無形的殺氣，隱隱的籠罩整個地區。

兩人自然而然的爲這股氣勢所懾……兩人不約而同的起身下榻……

突然，左六位的一個黃衣人起了身。沉聲問道：「田元順，黃源鑫，你們爲我教主所救，教主有事須要你倆相助，爾等意下如何？」

此人說話，微雜雌音。田、黃兩人心中一動。再聽到教主什麼的，不禁看了那金交椅上的人！田元順是素具應對之才，他是十分恭敬的對那人作了一揖道：「聽聞閣下言中之意，我弟兄乃教主慈悲，將我等救離險地。本來，再造之恩，沒齒難忘，而有所命，定必全力以赴。只因事處疑難，我等又是身不由己，這就得請教主更賜格外之德，但得可言則言，可爲即爲，設有碍難，尙請勿罪……」

田元順不愧爲老江湖，說話中已明白表示，如果，你們挾恩以臨，而要自己有違江湖道義，對不住，他們是不會也不能說出來，或者交出來的……

「爾等命在我手……」此君有些火氣了。

「不可無禮！」是那個身坐金交椅的人發話了。只有四個字，並且說得十分柔和，聲浪不高，但是，却已令此君肅然。只見他萬分的恭謹地，轉身，下跪：「遵法旨！」

「執刑使！」教主在傳召……

右七那面第四個座位上，站起了一個女子！對，看來是個女的……不過，她也是十分恭敬的走出，來到教主座前跪下，叩首：「右四執刑主者接法旨！」

「帶叛徒……」

教主令下，執刑使起身，外向，聲音曼長的叫着：「帶——叛——徒——」

鬨然聲中，四壁廻鳴！而步聲中，一個年約卅七八的黑衣長身漢子，萬分斯文瀟洒的走來。後面跟隨兩個黃蔴衣的中年。再後面是幾十個服飾不一的男女老小——有幾個還是修道出家之人。

「白良輔……」執刑使在叫！

田、黃兩人一聽，幾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什麼，此人就是成名江湖十來年，人稱萬里追魂的白良輔？而白良輔只不過是……這個教主之下屬？如此，這個教主又是誰？爲什麼自己從來沒聽說過？

那黑衣人是面色沉着的應了聲……兀立當地，誰也看不出他的心意如何？

「爾可知罪！」

「唉！」白良輔只是長嘆了一聲。

「我問你，可知罪否？」執刑使看來

有些惱火了。

「執刑使，法王教主——」白良輔突然朗聲而叫：「本來，問是多此一問，白某是眼盲心蠢，白某是誤陷魔教……」

「白良輔，你好大胆。」

「執刑使，白某是拚死無大難……」

「好叛徒，」執刑使是一聲怒叱中，身到人到，好快手法，但見她玉手尖尖，五指微攏，一抖一彈……

那想到白良輔是眞正的判死而來，他是一斜肩，一長身，左手一個迴旋，而錚的一聲，各人眼前立見一道尺來長的青虹現處，田元順心中陡的一凜，「袖中刀」，他這裏尙未叫出口，而兩道青虹宛如交剪般，向執刑使掠到！

「胆敢犯上！」兩聲呼叫中，跟隨白良輔進來的兩人，身形動，各展雙掌，一左一右的，各挾無比剛柔相合之勁悉而臨，白良輔不愧爲一代怪傑，袖中刀兩下快招，無法對付執刑使，而兩力士又各挾陰陽相輔之悉而來，他是一聲苦笑，明知無法討得了好，一個也拚不了，好，求個自已了斷……口一張，預備咬斷舌根……眼前黃影一幌，而胸前一悶，眞氣被束，他看清是教主出手，叫一聲苦，可憐，只覺得四肢有着股極熾熱之力在游竄，他明白，中了教主的龍形北斗神罡悉了……

田、黃兩人只覺得一陣亂，出手快，還招更快，而教主是簡直如雷轟電閃般，一瞬即沒……可是，白良輔已盤膝坐地……面色慘白，半晌，漸見汗珠滲出了！

白良輔是一代怪傑，有名殺手，死在他的手下的成名人士，沒有一百，也有七八十。可以說令人談「白」色變。那想到今日——此地也不知是朝是夜——出手人個個不輸於他，而教主——更是對付白良輔，直如對付個三歲小兒那般，他們是何等樣人？他們……

白良輔越來越苦痛了……漸漸，他有了低聲的呻吟。

「白良輔，滋味如何？」執刑使說着卑夷之詞，看來，她是恨極了白良輔的反擊！

「請成全我！」白良輔的說話聲音，嘶裂可怖，這就說明了他目前之身受，簡直是筆墨所難形容，現在，他求死，他怕這個比死更難捱之折磨。

「你是本組織之佼佼者，你那會自絕於教，而陷於叛途，講……」

「我——無話——可說……我……只是不忍……我……恨……恨如此殘忍……如此無天理……滅……人性……鐵尙青滿門……何罪？……要他的妻……女……世代……爲妓……爲龜奴……爲……」

白良輔越說越苦痛難受，越說越難支持，如此江湖有名的人物，他也難以支持，他坐不住了，他轉輾呻吟，他簡直在慘號……

但是，誰也聽出來了，他不忍鐵尙書……那是鐵鉉啊，是建文帝的忠臣，可是，他却爲當今皇帝視之爲眼中釘，據傳聞，當今嗣位，捉住鐵鉉，將他活活烹死。

而他的妻、女，被發落教坊，作了軍妓，受盡了折辱，並且，求死不能，天天得受軍卒的淫辱。

皇上聖諭：「着鐵氏母女，世代爲妓，生下男的，當龜兒龜孫，女的爲娼爲妓，欽哉。」

忠良之後，落得如斯下場。

即使，朱家門爭權奪位，當忠臣，始終是爲姓朱的効忠，有什過不去，是朱家門的事，當這樣的忠臣眞是有幸有不幸，也難怪白良輔看不慣。

可惜，現在，白良輔爲了一念之仁，他在呻吟委頓，接受死亡。

鴉雀無聲，除了慘叫呻吟聲——

突然，教主又微微叫了一聲：「第二批……」

好，在人羣中，突然被推出了四個人，一個是婦人，一個老者，一個和尙，一個道士。

執刑使一聲號令，軋軋聲中，地面倏的出現了一支支鐵柱，每支相隔半尺，一共八十一枝，圍住四週，並且，正好將白良輔與四人圍在當中，這一來，當地無形中，多了一只鐵籠相彷。

教主向左側鳳凰寶座上的女人看了一眼，只見此人手一揚，一支血紅的長箭射出，從鐵欄之空隙中射進，那道士一見紅箭，一聲驚叫「蠻禽兇獸箭！」邊叫邊用掌風相阻，不料紅箭突的自己折斷，一縷極艷麗的彩烟起處……四週一陣蘭花香味四溢……田、黃兩人是被阻在鐵籠外，根本莫明其妙，這是在搗什麼鬼……想到籠中之形勢大變，而嘀嘀怪叫聲中，白良輔突的一崩老高，而身法似風的，一揚手，好，將個老婦抓住，看來老婦之功力不弱，可不知什麼攪的，一個踉蹌，非但無法避過白良輔這一抓，反而是像自己送上門那樣，跌入了白之懷中，白良輔却一把抓住老婦，一張口向老婦的頸上咬下……

老婦被咬中，可能是一吃痛，氣力大增，一聲怒吼，一推掌，將白良輔推開，而莫明其妙的笑了，老婦一邊笑，一邊看着其餘三人，那個道士一聲慘號道：「教主，屬下知罪，請賜我速死，別讓我們，變得行如禽獸，你咬我嚼而死……如何？教主……慈悲……」

誰也聽得出，這道士的說話，恐懼中充滿了萬分的哀苦求告之意，但是，誰也無法阻止這些，因爲，所謂教主者，他是除了用他的威嚴目光，看視着籠中外，其他，根本無什表示。

道士一邊在走走避避，一邊在哀告，可惜，他只是聽到了一聲又一聲的慘號，他明白，一個又一個被咬中了。突然，他的後頸一熱，心中一凜，一陣極舒服的感受，由頸後傳來，他大叫：「我……」可憐他究竟想說些什麼，沒人能知道，場外人却是看得清楚，他爲和尙所咬，而和尙是爲老婦所咬，然後，籠子中五個人已不是人了，本來，還有道士在哀叫求告，你們還可以聽見人的言語，現在，再沒有人的說話了，有的只是嘀嘀的吼聲……

誰也看出來了，誰被咬中，誰就喪失了理性，人，變了野獸。

現在，五個人成了五只野獸。

奇怪的是，本來，五個人誰也爲迷香所制，腳步浮幌，行動無力，現在，却變得個個強而有力，行動若鬼若魅，有時，簡直像豹子，山貓般敏捷迅疾……而且，一撞上，一碰到，張口就咬，揚手就撕，



一口就是一塊肉，一撕，衣衫被撕碎不去說他，手重的，就能撕下對方的筋與肉，有時，扭結在一起，可憐啊，你咬我，我撕你，叫聲，號聲……

五個人已成了血人，但是，還在咬，撕，叫，嗥……

是什麼道理？人，變成了野獸……教主！突然，在場人個個心驚肉跳，而對教主有了種更爲崇敬之意，誰也明白，如果稍有差池，那麼，自己也極有可能，變作了籠中人。

從現在開始，這些人，誰也不敢有違令旨，他們怕這種令人望而生畏之毒刑，降臨在自己身上。

一遞一聲的叫，一個又一個的死亡。

是的，變了野獸的人，在如此之狠惡撕咬之下，總得死……當然，死得極慘，再沒有完整的衣衫，再沒有完整的皮膚，血，流滿了全身，而有幾個是開胸破了膛，腑臟外露……

最後一個，是那個白良輔，可憐他在喘氣，在絕望的喘氣……

教主一聲龍吟！

執刑使是曼聲發話：「奉教主法王令諭，本座代爲傳訓，本組織是個嚴密，謹緊之組織，而參與我組織者，全是自願入門，而生死不渝，教主珍視組織，因此，對組織中人，視之爲親人，待之如手足，決不允人欺凌我手足，也決不坐視教中人反叛！

「教主前爲戚兄弟，萬里報仇，爲陸兄弟追殺七十餘口，而有功者，教主之賞賜無算，有勞者，教主之訓勉有加，然而，號令如山，不允不從，賞罰分明，不容規避，白良輔大逆不道，亘靈君挑撥離間，自行和尙心生怨望，靑儀夫人密謀反教，而洪天道長勾引外奸，如此昧良，不降重刑，何以示衆，因此，特借今日一會，去奸除邪，凡我弟兄，務須鑒我教主之苦心……

「當然，士各有志，若有意見，請即提出，如欲退教，亦可說明，來去光明，我不挽留，人各有志，焉能勉强，有意者，請出示明……」

執刑使說得冠冕堂皇，而在座人，鴉雀無聲。

「如此說來，你們心中明白……」

「我來說一說……」田元順突然出了口！

「哈，田朋友，你不是我教中人，我們不想聽你高見，因爲，目下我所談的是我教中事，以後，教事完畢，你我再作長談。」

田元順算是讓執刑使阻住了，田元順也發覺自己本是教外人，實在不便强作解人，只能乖乖的，站立在一旁，看他們發落。

但是，田元順心中却有着不安，自己既然是教外人，那麼，爲什麼讓自己看這一場驚心動魄的行刑大典，他吃準了，這是個大典，因爲，看得出，也聽得明，在場人有不少根本沒見過這種慘事。

自己又該如何？

突然，四週又轉黑暗，田元順還想有所說明，一只柔軟如綿的小手，已將他拖住了——

### 弄玄虛　巧傳殺手訣

田元順莫明其妙，身不由己的，跟了此人就走。他明白，拖他走的人，是個女的……

也不知走了多少時候，四週只是黑暗！他不明白，引他的人，那能走得如此的坦然……

軋軋聲中，眼前突現光明……看清了，自己在一個石窟中，而一扇石門剛開，當他走進石門之時，他才算看清，自己在一個地道中，旁邊有一個千嬌百媚的少女……這少女在向他笑，笑得如此輕俏，如此柔情似水……

「這位姑娘，尊姓大名！」

「還沒到互通姓名之時候！」少女說話，親切，平易；並且，這聲音是十分的好聽……

行行重行行，出地道，來到個佈置萬分精美的單間中，處處顯示出富貴氣氛，而黃源鑫赫然也在，他巳坐在一張太師椅中，面前是一席看來富麗名貴的酒筵。用的器皿，沒一樣不是尊貴萬分。田元順越發的猜不透，這位教主是何等樣人？

黃源鑫背後，也有一個少女，一手捧了個十分古拙的酒壺……如此美女，竟在侍酒……

田元順來到，自有隨侍少女，招呼他坐下……黃源鑫不覺尷尬的笑了笑……看來，他也未弄清楚，自身算是客，還是算主……

一陣笑聲，只見屛風後，走出個面清目秀的中年文士，一身玄色錦緞海青，綠履白襪，顯出了此君之清麗脫俗中，帶了三分富貴世家之氣。

「啊呀呀，兩位請坐，請坐……既然來此，即我佳客，翠黛，綠篁，還不代我斟酒……」

原來兩少女一名翠黛，一名綠篁。

田元順明知事必有因，而自己多問，反而顯得自己幼稚無知，此君出現，一定會說出一個名堂來，所以，反到心定起來了。

「兩位，我這兩個小丫環，尙算不壞吧……」

壞了，那會一說說到兩個少女身上？至於壞與不壞，這叫自己如何批評……

「兩位如若有意，我命兩女以侍箕帚如何？」

越發荒唐了，自己是個走江湖的保鏢達官啊！那會一見面，就說這些……

「在下江湖末流，本不擬多事騷擾，實在，這一日來，我倆所見所遇，驚心動魄，並且，有不少事……簡直難以索解……又何況，自己尙有要事待辦，這些事，我等是……」

「什麼？小老如此抬舉，兩位如此推搪，哼哼……」這中年文士看來是有了怒意。

田元順不禁長長一嘆道：「我們早巳將條命，不放在心上了。更且看到過死亡，不，簡直比死亡更可怖，可慘之事，說句實在話，本不奢望能活着出見天日…」

「哈哈哈——」一陣狂笑，中年文士突的說變就變，對兩人深深一揖道：「難

怪法王看重，果然心情堅挺不拔，是個好朋友，兩位請……」

田元順與黃源鑫眞可以說，讓這文士弄得啼笑皆非，而莫明其眞意何在。

「小老桑靖，敢留兩位盤桓些時。」

桑靖？難道是名滿天下的六合一煞的桑靖，如果眞的是他……那麼……所謂法王，敎主又是個何等樣人？還有，他手下到底有多少能手在……

至於盤桓些日，他倆那來的這多時間啊……

「桑老前輩，本來，我倆是性命難保，本來，也早已不打算重出生天，前輩相請，敢不如命，其奈，身有要事待辦……」

「爲了雙龍令……」

「這……」

桑靖是哈哈一笑，道：「翠黛，取出來……」

翠黛是奉命唯謹，一拜身即走……不多時，只見她手中提了個小包袱。田、黃兩人一見包袱不禁面色大變，而翠黛是恭恭敬敬的將小包袱雙手奉上，桑靖沉聲道：「請打開詳細一看——」

田元順幾乎是顫抖了雙手，取來包袱，解開了……一看，一聲驚叫道：「是紅貨！」

「可缺一件半樣否？」桑靖微笑着接口。

鏤金雙龍令、羊脂七寶瓶，還有一對雙珠鳳……一顆霞光萬道的九曲頂珠……一樣不少，一付不缺。田元順又是個深具鑑賞能力的好手，他可說是眼判眞僞，毫厘不爽，這幾件價值連城的寶物異珍，他是看得清楚明白，一件也不是僞裝……分明，這筆紅貨已經爲他們所奪……

這一來雙陽鏢局算是倒了架子……試問：到那裏去找這幾付寶物來交差……賠！傾家蕩產也賠不完啊——

「小老剛才要兩位收下兩個侍婢，兩位是鐵石心腸，見色不動心，小老十分佩服，而今……小老不得不實說，這幾件寶物，乃是她倆取來的……」

光棍玲瓏心，桑靖話已說明，田元順是老江湖，他是十分恭愼的向兩個少女打了一恭道：「田某家有糟糠，再說小廟中，也藏不得大佛……可是，這批紅貨，是姑娘們所得，旣以出示，想亦不想收爲已有，當然，爲奪這些東西，兩位一定花了不少力……我，只能如此說，以後，但有所命，赴湯蹈火，決不敢違……」

「君子一言！」綠黛沉聲接了口。

「駟馬難追！」

「好，兩位請收了……」

田元順想不到如此順利！突然，他想到了以後……他當然明白，禮下於人，必有所求，可是，再想一想自己，一無所長，有，也只不過是一條命。那怕是一家一姓……唉！身爲鏢師，就得代人賣命。紅貨不保，非但有負東家，更且是爲天下江湖人恥笑，江湖朋友江湖義，寧死不可受辱……爲了這些，毀了全家也是值……

想到這兒，田元順是心平氣和了！

時光不早，該走了，至於這批紅貨，也得找到了自己人，詳問所以……不過……紅貨失手，可能，自己一行弟兄，有了傷亡等情，唉，走了再說！

「想走了，不太好吧！」桑靖面帶微笑，笑得兩人心頭發毛。而桑靖繼續說道：「憑你們現在的本領，哼哼，你們能對付丐帮……你們能應付沿途的能手，還有，新近崛起江湖的第一女殺手。鐵魔女宮飛霞？」

田元順與黃源鑫是聽得清楚，再一回想，他倆是當然明白，實在遍地荊棘，實在是殺機重重。自己……唉，自從死到生，看到了如此的幾幅慘景，他倆是更進一步明白了自己的本領不濟。老實說，自己如與那些强手相會，非但不是對手，簡直是凶多吉少。旣然如此，這條路……實在太難走……

桑靖的說話，大有玄奧，莫非……

「我不忍你倆送死，再說兩位重信顧義，就憑這一點，你倆得我法王垂憐！

「我法王神目如電，無遠勿照，爲了號令羣雄，這就得賞罰分明……

「對叛徒，痛恨如仇，對正直而臨難勿懼者，靑眼有加。而你倆就因此而爲我法王垂靑——命我傳你倆三頁眞經，一件寶物……小老之所以要你倆盤桓些日，就是準備稍盡地主之誼，代你倆有所啓發而已……以後，憑仗法王所傳，如果你倆機智心領，深藏不露，臨危一擊……哼哼，我們相信，你倆是可以完成此行之務……」

兩人不禁大爲感激……而對這個看來兇殘萬分的法王，也有着說不出的感恩圖報之心！

第二天的淸晨，在一座看來氣象萬千的大宅前，有兩男兩女在敍談。正是田元順、黃源鑫與翠黛、綠篁。

「你倆也不必多說無謂之話，前途未卜，一切好自爲之。至於所習之離火七式，無論如何，不到最後，不可施用！我們只怕稍有洩露，以後，再有强敵出現，你們就難奏奇効了！」

「唉！姑娘之言，永銘不忘……你我後會有期！」

「希望後會無期！」

「啊！這又爲什麼？」

「奉命不謹，對你們只有好處沒壞處。還有，不可對外稍有洩漏你我見面之情，更不准你倆再來此地……」

「對，其實你們再來，哼哼，也已面目全非了！」綠篁她是冷冷的說着話。而這句話，却令田、黃兩人心頭微震，一直以來，兩人就覺得這少女冷，冷得陰森可怖……

「伏慶在小靳山莊養傷……天芒珠不須小心！去吧！」

田、黃兩人聽到伏慶在小靳山莊，心中明白，伏慶已走到了絕境，而不得不到了老鏢頭伏君儀所再三關照，不到萬分一，決不可去麻煩的，伏老之心腹知交；天游劍客狄心書之莊中。他倆不想將這位前輩逼得再出江湖，所以應聲遵命，預備走……而兩少女已翻身入莊院……

田、黃兩人尚未說出些感恩之詞，隱隱聞得地底有着極悶的炸音……兩人不禁大感奇怪……突然，幾聲爆炸聲响，而這一所氣象萬千的大莊院，莫明其妙的爲雷火所吞……

這一來，兩人不禁陡然一凜，什麼？炸的是自己莊院？還有……兩人突有所悟



，這是燬屍滅跡，可是……這裏，一定有地道，一定有着個極隱秘的總部……而桑靖又是個成了名又失踪江湖的前輩，他們不願爲外人知，他們寧願毀了這個基地……這是爲什麼？

田、黃兩人是久走江湖的人物，他們絕不能算是無經驗、無閱歷。但是，他們也難以推測出這個法王是何許人也？更想不出，奪寶、還寶、傳藝、贈珠……其中有什麼關連，還有，爲什麼對自己兩人，如此靑眼有加？

看重自己的人品？唉，臨難不苟免的，大有人在。難道自己是適逢其會，或者……別有陰謀……

陰謀——兩人不禁相互對視了一眼。

前面傳來了馬嘶聲，將兩人的思潮打斷，循聲往視，柳蔭深處，有兩匹馬正在迎風驕嘶。不是自己的馬啊！馬背上，却有着自己的行裝，還有兩柄自己用慣的兵刄。

另外，每匹馬上有個小飾囊，摸摸，分明是金珠貴重之物，兩人越來越感到神玄不可測，人，是好是壞，對自己，到底是恩是怨……

兩人是跨馬上鞍，目下，他們不需趕到小靳山莊去，非但爲了伏慶，更爲了身上所帶的，莫明其妙得還來的紅貨——

他們却想不到，在他們之身後，有着一個白袍客。年輕、英挺的白衣人，在緊緊的盯住了他倆——

在小靳山莊附近，有個楊家屯。而屯中有着一老一少兩個化子，正是丐帮中的東方長老侯三七與他的唯一傳人袁興根。

一騎馬飛來，正是那個白袍客。也就是侯三七的師侄，山東梅花島，七十二島島主雷天聞的獨子雷從雲。

侯三七一見雷從雲，他是大爲興奮，而雷從雲却是神色緊張地道：「侯師叔，速隨我走……」

侯三七看出瞄頭，一言不發，帶了袁興根跟在雷之馬後，向屯外走去……不多久，他們已走入了山徑深處。

「師叔，看來此事更加棘手了！」

「怎見得？」

「伏君儀也已露了面！」

「啊……」侯三七不禁心情激動……哼哼，原來伏君儀非但聲東擊西，故佈疑陣，其實，這支鏢主保的依然是他自己。總以爲他是吩咐手下七員得意心腹，用上各種掩藏、掉包、東移、西轉之掩人耳目手法，來與江湖上黑白兩道人物鬥法，那想到，這眞貨還是在他自己手中……

他算是明白了！不料，雷從雲却對侯三七說出了更令其迷惑難明的實情來——

紅貨實在在伏慶那一行人身上——並且，已失了手，伏君儀一直暗中監視着七人動靜，可是，依然慢了一步，爲人捷足先得，拾奪了去……

誰？沒人知！那個出手？也是沒有人知……

侯三七不禁瞪目結舌，無論如何想不到，這件事會變得如此波譎雲幻，樸朔迷離……

但是，雷從雲又再與侯三七一輪耳語，侯三七簡直被人擲在五里霧中，滿面迷惘之色……

「眞的！」

「不假……」

「你那會知道……」

「師叔你忘了家父之手下，滿佈天下。尤其是山東地面的事，又有誰能脫出家父之耳目？」

對，雷天聞的而且確有着這股神通……老叫化心情萬分矛盾。因爲，他發覺，到今天，他依然輸給了老師兄。但是，紅貨事大，他實在無法再計較這些——

## 天芒珠　挫損鐵魔女

向小靳山莊進發——

小靳山莊却蒙在愁雲之中，伏慶傷勢危殆。

伏君儀眼見愛子傷得如此沉重，饒是他年老深沉，却也禁不住心痛神傷。

伏慶尚算家傳武功，根基極厚，這才能帶傷奪圍。與伏慶出來的六人，兩個失踪了，而四個死了……死的全是雙陽鏢局中的好手！伏君儀爲每一個死難者感到苦痛，他曾經老淚縱橫的收殮了他們，而現在，他又要面對自己愛子之死亡——

與伏君儀有過命交情的天游劍客狄心書，也實在想不出更好的解慰之道。他明白老朋友的心情，非但伏老得承担毀子之痛，他還得如何賠還這批紅貨，還有，雙陽鏢局這面鏢旗，勢必因此而隨風而逝！

這對一個成名多年的江湖人物，是個不可言述的苦難，而這些苦難蝟集在他一人的身上！

突然，奇蹟天降——

田元順與黃源鑫的出現，並且，更帶來了這一批價值連城的紅貨！

伏慶之所以奄奄一息，就是心如死灰，他爲了這一批紅貨之失落，令他有自傷自毀之心，田、黃之來，紅貨之失而復得，令其精神一振，再者，伏、狄兩老之交相運功催逼下，他所身受之九寒煞，漸漸的被抽了出來！即使短期內不能恢復痊癒，但是，命終算保住了。

伏君儀更是激動，他對田、黃兩人是大爲感激，不過，老人是不願吐露出自己的感情。何況，前途茫茫，困難方興未艾，如要平安無事，將這批紅貨交付託家，看來，還得大費週章。

漏夜，伏君儀與狄心書，田元順，黃源鑫密商對策。由狄心書提議，爲求平安，不妨示弱，由狄心書之兒媳喬裝爲鄉農夫婦，携寶出走，伏、狄兩老，暗中監護，而田、黃作爲策應！

分站進發，再用伏老先前之計，互爲掉換位置，所謂聲東擊西，金蟬脫殼交相運用，以求達到迷惑敵人耳目，而能闖出重圍……

「只怕未必成功！」密室外竟然有人發言，這就令狄心書大感不忿，想不到素來以天元纏度，陰陽奇正名世的小靳山莊，竟讓敵人容容易易深入堂奧，並在自以爲密室之外發言示威，試問，這口氣又怎能嚥得下？還有，將自己一行人之密謀商計，聽了個淸楚明白，這不是個極大之侮辱！

還有，從來人之語聲聽來，還是個女的！

伏君儀首先巳發現，來的是那個鐵魔女！

四人全是老江湖，眞的有敵人來臨，既然來人出聲示意，就不必再作小家氣之事，個個是坦然從容的走出密室。果然，前面天井中，站立一個年才廿出頭的美貌少女，鳳目蘊威，修眉懸鼻，不怒而威的，看着四人……

田元順首先覺得奇怪，此女那會如此消息靈通，自己才脫身而來，好，她却發後脚的趕到！追得又是如此緊貼，還有，是吃得如此的準確，這其中是難免別有蹊蹺……

可惜，他尙未想出個名堂來，少女巳開了口，發了話。並且，說話是十分的蠻横——

「我巳爲你們走了不少寃枉路，並且，半途中更莫明其妙打了幾場寃枉架，不過，總算讓我想到了你，還有你……」少女點了點田、黃兩人道：「我巳說過，你們一行七人，如果我叫你們有一人脫出我之手下，我就不姓宮……」這少女也眞狠辣，話聲才畢，而一條靑影閃處，田、黃立即感到勁風飄然，向兩人中宮奪入。如果不是伏、狄兩老，多經陣仗，多歷事故，這一下神出鬼沒，疾愈閃電的出手，就眞能令田、黃兩人身受重傷！饒是如此，兩人依然胸口有着一陣重壓，幾乎喘不過氣來。兩人心中大駭；這樣個年輕少女，她那來這樣邪，這樣狠的出手？

兩人再看伏、狄兩老與那少女交手，兩人不禁心神俱震。伏君儀之乾坤雙掌，允稱爲江湖掌法巨豪，而狄心書之神劍八式，可說是集天下劍法之大成。名謂八式，而每一式簡直是包含了世間成名劍招之精華。可是，一個如此嚴謹綿密之掌法，一個以簡馭繁，以繁化簡之劍式，却毫不能阻住少女之出手，發招。並且，少女之每一招，每一式，總是在狄、伏兩老之掌、劍中虛未續之際。少女之出手發招，可以說是，看得準，認得狠，還有，擊得恰到好處！

兩人突然有了陣驚意！想到了桑靖之傳授。想到了天芒珠……而天芒珠，離火式……雖說不足以對付少女的天元寒鼉神功，可是，一個突襲，却可以收到意想不到之神効。難道，桑靖要自己對付的就是她……

同仇敵氣，再想到了自己同伴之死，田、黃兩人不約而同的出了手——但是，兩人是恪遵前諾，他們只是用自己的仙人抓及寒鐵指法。

房中突的傳來伏慶之驚叫聲，而另一角却有人一聲慘號。狄心書巳聽出是自己獨子狄伯鴻，他不禁一怔，而伏君儀也不免有些心亂。而田、黃兩人担心紅貨之被刼，不得不急叫此女交我，兩位速退……

伏君儀還不想走，田元順却大叫：「老東家，放心，我們別有取勝之道……」

伏君儀聽出田元順言中有意，再說紅貨事關重要，不得不咬牙退下。臨走時還招呼道：「兩位賢弟，記住，留得靑山在，不怕沒柴燒……」言中有意，要兩人見機行事！

田、黃兩人目下是拚全力的纏住了少女。而少女是冷冷的一笑道：「先殺了你倆，我再找他們算賬。哼哼，量他們走得了和尙，走不了廟。賊子，拿命來……」

少女的語聲是越來越冷，而出手越來越沉。目下，她那獨門的九元寒鼉功巳發揮到了極緻。田、黃兩人之功力，本就不如少女，尙幸這三頁古眞經，別具妙用，即使兩人萬分狼狽，可是，在如此重壓之下，他倆依然在互爲呼應之間，苦苦支持着！

少女面色是越來越寒。而看來是隨便一招一式；所挾之寒潮勁風，簡直會令人窒息……田、黃兩人是實在無法可以支持……而所習的離火式也巳準備就緒……

少女之天元寒鼉烈，看來巳籠罩住田、黃兩人。在她以爲，兩人之命巳在其掌握之中。十三下殺手也巳展開……不料，眼前一亮……少女明白，兩人在無法可想之下，借暗器想闖出重圍。哼哼，自己週身巳爲寒鼉神烈護體，什麼樣的暗器，也難傷其分毫。如果是越强越勁之暗器，寒鼉烈却反而有卸彈之勁，要發暗器者自食其果！

她是毫不在意，不料；她錯了。天芒珠根本是一陣極細極輕的暗器……這一蓬細如牛毛的光烈，善於附在敵方之功烈之上而借勢入侵。少女也是順風走得太久，根本想不到，有人是積心處慮的在打她主意。

她的前古寒鼉神功，乃天下奇門三大神功之一，如果與潛陽六戊心法，太陰調元神譜會合，那麼，就可令大天龍八部神通失色……

少女之年紀太輕，少女之功力尙未爐火純靑，但是少女却別具天賦，必先解決了她，才可令一人心安……

現在，少女是墮入奸計之中了！

天芒珠之寒碧光華透入，少女首先覺得週身一熱，這是個反常，少女大吃一驚。而眼前又見拳影紛飛中，田、黃兩人突然在一種極怪詭的身法下，奪圍而入。各各伸出一掌，喝聲着……一擊左肩，一擊後背，少女因本身之寒鼉眞氣反激，心中驚疑之間，中了兩下離火掌……少女是有說不出的難過。

她是强奮一口眞氣，一個大旋轉，好身法，這一股殘餘之寒鼉力，依然令田、黃兩人吃了下狠的，無法追擊。而少女則身法疾勁，早巳越牆而去——一幌無踪。可憐，田、黃兩人却受傷不輕，只能眼看少女負傷而退。

少女脫身而出小斬山莊，看來，她對奇門八卦之學，極具心得。輕快的走生門、翻景門，出驚門，再走杜門而避過死門，重入生門，脫身而出……

但是，她明白自己的傷勢極重。她百思不得其解，這一股寒碧光華到底是什麼暗器。那會令她受到了這樣的重傷……

她得覓地藏身，她得重復眞元，但是，她想到了那些爲皇帝所虐的苦人，她眼淚流了下來。唉，景大娘……看來你們還得受些時難呢……

小斬山莊又有三個人出來，一個是白袍客，一個是老叫化，一個是小化子……

正是侯三七與袁興根，還有一個是梅花島主之子，雷從雲……

「雷賢侄，我該怎樣謝你啊！」



「師叔，在江湖行走，所謂山不轉水轉，侄兒說不定那年那月，會求師叔之大力……」

「賢侄，別說這些，你機智、靈敏、苦武有爲，唉，老叫化只能對你說……向我那老師兄帶個信，就說老叫化服了，永遠服了……」

「師叔！你這是什麼意思……」

「你父親他會明白，唉，雷賢侄，你我後會有期！」

「是！小侄前頭尙有要事待辦……請！」

雷從雲說畢，雙手一拱，向前疾馳而去！

「想不到得來全不費功夫！」侯三七感慨地說了一句。

「師父，你不覺得這件事太便當，而其中，難道沒有其他之蹊蹺……」那個袁興根在提醒侯三七！

老叫化心中一動，但是，想到自己的小帮主，想到憑伏雙龍令，可以請得天魔神醫救得小帮主，他是什麼也不願再想下去……他只是覺得，天佑丐帮！

但是，袁興根却是愁眉深鎖，看來，他是別有會心。

小斬山莊中是一片愁苦，伏慶病情又再翻覆，因爲，他親眼看見一個叫化，取走了這批紅貨中的雙龍令，而他却無法阻攔！

狄心書的獨子狄伯鴻莫明其妙爲一白袍客所傷。

即使伙田、黃兩人之力，趕走了那個姓宮的少女，但是，兩人之傷勢不輕！伏君儀並不能只失一件紅貨而心寬，相反，他感到自己在這大年紀，爲了一念報恩，結果，落了個如此的田地……

他們實在無法理出個頭緒來，爲什麼丐帮中人，也會不顧帮規道義，做出這種貽人口實的暴行來！

找丐帮評理……唉，說不得只能這樣做，不過，這一來，伏君儀的體面無剩了啊！

在小斬山莊外，却有着兩個幪面人，一個是目有威光，一個是女的……

「這一仗打得妙啊！」女的在開口，那個男的却默不作聲！雙目似睁非睁間，表示了他在想心事。

「主公，你這是爲了什麼？宮飛霞到底爲你的天芒珠所毀，寒鼉功再不能發威！何況，有小雷的示恩相報，咭咭咭……」一陣極難聽的笑聲中，那女的還在繼續她的高見：「少女情懷，勢必會墮入小雷的羅網中。宮飛霞陷入小雷之情網，也等如陷入了你的羅網中，如此，你少了個對手，反添了個臂助……你還有什麼不高興的……」

「雷從雲有此本領？」

「他辦事得力啊！」

「你以爲他定能成功？」

「至少，宮飛霞不至於將小雷視之爲仇敵！」

「唉……」幪面人長長的嘆了口氣道：「我不得不担心……」

「担心？担心什麼？有什麼値得你担心的……」

「雷從雲！」

「你担心他……」

「此人太機靈善變，並且計智深沉，是個可怕的人物！說實在話，我怕他！」

「你怕他……」

「他能忍人之不能忍，籌計設謀，天衣無縫，憑他一人，一個計較，巳令丐帮中人，入其彀中而不覺。再借故親近宮飛霞……利用宮飛霞！取得寒鼉古訣，他非但掌握了丐帮，宮家之命脈，更且，要他們對其感恩圖報。試問，小輩中，又有誰比他陰沉多智？……」

「喔——」女的宛如有些恍然了……

「看來，你想殺了他！」

「不到時候！我何必殺他，不過，得好好的防備……」

「你又如何防範他！」

「用田、黃兩人！」

「啊！」

「小琳啊！教中事，越來越多變化，以後，你得多多用心！我，該有些時候失踪呢……」

夜涼似水，但是，這個所謂教主法王的說話，令人看到了，江湖上有着個大陰謀在醞釀中。而主要的陰謀者，是那個白袍客雷從雲……看來，好戲只揿開了一個序幕而已！

（完）

## 下期預告

雙鷹神捕故事集之十三「無影針」西門丁．著

管一見無意之中捲入了一宗湖海的仇殺中，又在無可奈何中，接下一宗案子。死者是中毒針而死的，可是屍體剖開後，却找尋不到毒針，使管一見一度陷於困境。

到底管一見如何勘破這件無影針的案子？兇手又是誰？未到最後難以得知。本故事打鬥塲面奇特，由船上打至湖上，又由湖上打至水底，令你大開眼界！

兩月完中篇奇情故事

西門丁・文
黃耀基・圖

# 粉盒

**前文提要：**上回書至龍飛天和雷震遠爲了爭奪秘笈而決戰，雷震遠夫婦險遭殺害，幸楊曉風加以援手，最後更查出秘笈對練功是有害而無利，龍、雷二人和好如初。楊曉風到鄭州途中，被人襲擊，懷疑南宮血衣派人阻延他到鄭州，以便殺害彭七全家。到了洛陽的萬春院，楊曉風發現春媚被殺，兇手搶去她的梳粧盒，被楊曉風奪回。當晚夏萍也被殺，楊曉風懷疑與粉盒有關，心想沈翠鳳也看過那個粉盒，楊曉風恐防她有危險，便快馬加鞭趕去看她，發現沈翠鳳屋前那羣鷄不見了，楊曉風心感不妙，連忙撞門而入……

## 並騎古道上　聯袂覓仇踪

楊曉風喝了兩杯茶，心情才逐漸平復下來。

他大聲地道：「我剛才叫了你幾遍，你怎地不應我？讓我嚇了一跳，還道發生了什麼意外。」

沈翠鳳在廚房裏輕啐一聲，應道：「你急得像一陣風似的，連聲音都變了，誰知道是你！」說罷她回到房裏取了一套汗衣袴，道：「這套給你穿吧，嗯，我先替你倒水。」

楊曉風傻傻地接過汗衣，一顆心却沒來由地跳了上來。他好像突然被驚醒，搶過澡盆，拿着瓢子往水缸裏舀水。

水缸就在廚房裏，沈翠鳳取了一把乾草往灶爐裏送去，不敢看他一眼。「什麼事使你趕來？」

楊曉風這才把日間發生的事述說了一遍。

沈翠鳳一邊聽，一邊心念電轉，末了，心頭突然泛起一絲甜意。

水開了，這回沈翠鳳替他把燒水倒入澡盆。「快去洗吧，洗後便能吃飯了，你好口福，今夜我燒了一隻鷄！」

楊曉風嘻嘻一笑，抬着澡盆走入了澡房。澡房不大，但却放着一張桌子，上面放着一面擦得閃亮的銅鏡，還有些梳子口紅的東西。

楊曉風掩上門，脫下衣服，霍地一下跳進盆裏。

水聲嘩地一響，濺出不少水珠於地。

沈翠鳳聞聲呼道：「喂，你輕一點，別濺得滿地都是水，人家才抹乾淨！」

楊曉風登時臉上一熱，他一向洗澡都有人侍候，至於澡水濺落地上的事他根本想也沒想過。

漸漸楊曉風聞到一股香味。笑道：「看來你煮的菜一定不錯。咦，你以前養的那些鷄呢？怎地一隻也不見？」

「都吃掉啦，最後那一隻還是剛才才宰掉的！」沈翠鳳一邊用杓子翻菜一邊答着。

「我還道是鷄犬不留了！哈哈！」楊



晚風自已也覺得好笑。「你怎捨得一下宰了十多隻鷄？」

沈翠鳳說道：「你不來我打算明天到開封找你，那些小鷄不吃，難道留下給野狗？」

楊曉風一邊擦背一邊答道：「你不是罵我吧！今晚你不是留下了一隻給我？」

沈翠鳳響起一串銀鈴般的笑聲。「你好了沒有？飯已好了！」她把飯菜捧上桌子，然後又回房替楊曉風找外衣。

一忽，她找了一套杏黃色的衣袴，回到廳中，耳邊聽不到澡房聲響，問道：「你愛喝什麼酒？」

房裏沒有回音，沈翠鳳心中大奇，叫道：「小風，小風你好了沒有？」

房裏依然沒有一絲響應，她一慌，伸手推一推門，不料門沒閂一推便推開了。

澡房裏點着燈，梳粧桌前，楊曉風赤着身子，拿着兩個粉盒不停地嗅。

沈翠鳳羞得由鼻尖紅至耳後，她連忙退了出來，順手把門掩上，一顆心還是跳個不停。

隔了半晌，心神才逐漸恢復，她再度大聲呼叫，此刻楊曉風却有了應聲。忙道：「我就出來！」

沈翠鳳吃了一驚，忙道：「等等，我找了一套外衣，你先換了再出來！」說着反手把衣服伸入門裏。

× × ×

小桌上亮着一盞油燈，照亮了桌上的三個小菜一盤湯。

菜及湯都是鄉間的尋常菜色，可是楊曉風却吃得津津有味，不亞於山珍海味。

酒瓶已空，飯桶亦已空，沈翠鳳看他放下碗筷搓搓肚皮，忍不住噗哧一聲笑了出來。「够不够？」

楊曉風道：「想不到你做的飯菜這般好吃！早知我一早就跟老二找你吃飯！」

沈翠鳳臉上一紅，跟着心頭一沉。

楊曉風心情也倏地沉重起來。

半晌，沈翠鳳才問道：「你剛才拿着粉盒聞什麼？」話剛說完，陡地想起剛才楊曉風赤身露體的情景，一張臉紅得像晚霞。

楊曉風見她臉色無端端發紅，不由訝道：「你……什麼事……」剎那他也意會到了，神態大為尷尬。

沈翠鳳再問一句：「到底是什麼原因呢？」

楊曉風暗道一聲慚愧，忙把兩個蘇州百香齋的金裝粉盒取出來，道：「左手邊是你的，右手邊這個是在老二屍旁附近找到的，你看看有否分別。」

他頓了一頓指着拾來那個盒道：「這個盒一定藏有什麼秘密，說不定與老二之死有關！」

沈翠鳳精神倏地一振，把兩個粉盒都打了開來，左聞一下，右聞一下，搖搖頭道：「沒什麼分別！」目光在盒上仔細觀察，二個盒子一模一樣，也是絲毫沒有異同之處。

隔了一陣，沈翠鳳再一次嗅了起來，這次嗅了很久，才道：「你那盒粉，味道好像有點不同！」

楊曉風目光一亮，脫口道：「莫非盒內另有乾坤？」

他立即取出一把小刀把粉塊剔開，然後把它傾在桌上。那塊粉只有半寸厚，粉塊之下鋪了一張油紙。

沈翠鳳道：「果然有古怪！」

楊曉風拿開那張油紙，露出一團肉色的藥膏體狀的東西。

沈翠鳳急不及待拿起放在鼻端一聞，道：「剛才我聞到的就是這種氣味！只是在濃烈的香粉味的掩蓋下，幾不可聞！」

楊曉風苦笑一下。「這也只有用過這種香粉的女人才分辨得出，我聞來聞去都聞不出有何異處！」

「由此可見此人心機之深沉實在可怕。咦？這是什麼？」

楊曉風用小指尾挑起了一點，看了一回道：「這是易容用的藥膏。」他把這藥膏擦在小臂處，膚色立即變深。

沈翠鳳脫口道：「這是經常在日光下走動的人的膚色。」

楊曉風輕喟道：「經常在江湖上走動的，誰人不是皮膚深色的，這範圍可就大了！」

沈翠鳳也塗了些在手腕上，然後用水洗之，竟毫不脫色。「用這種易容藥膏的人，即使在大雨亦不虞藥膏會被雨水冲洗去。」

兩人相視一眼，都有沮喪之色。

良久，楊曉風喜道：「小翠，你說兇手要把易容藥塗在身體的那個部位？」

沈翠鳳沒好氣地道：「那當然是面部及手掌等露眼之處了！」

楊曉風搖頭道：「這藥膏份量很少，絕不够塗在這些部位。由此可見此人必是在臉、頸、掌、腕等某個部位有異於常人之處！」

沈翠鳳皺眉道：「即使如此，你又憑什麼發現兇手？他總不會讓你湊上去聞一聞。而且他身上可能還有一種辟味的東西，使你站在他身旁也難以憑氣味認出他是兇手。」

隔了一忽，沈翠鳳又道：「這藥膏也有可能只作萬一藥膏褪了用作補上用的，因此，兇手可能是個皮膚白皙的人，而他在大庭廣衆出現已經先用藥擦上了。」

楊曉風沉吟道：「要憑此查出兇手雖然很困難，不過終究也是一條綫索，而且兇手必是曾經在我面前出現過，否則不會為此而殺了二個人，就是怕我會循此找到他。」

沈翠鳳接口道：「也未必在此之前出現過，也許以後他才出現在你的朋友之中，出其不意殺了你！」

楊曉風心頭一跳，脫口呼道：「他為何要殺死我？」

「現在還未能知道，」沈翠鳳目光深邃地道：「彼又因何把小柳殺掉？必是有他的理由，只是咱不知道而已。」

楊曉風腦中立即浮上了一大堆自己在江湖上認識的朋友的臉龐。可是又一個個的被他否定了。他心忖：「莫非兇手還未在我面前出現？」

他越想心頭越亂，暗嘆道：「只能在今後多加小心了！」

沈翠鳳接口道：「還得多加小心，謹愼戒備！」說着便把碗筷食具收拾起來。

楊曉風仍然呆呆地發怔。

「你們男人都是一般的粗心，天都黑盡了，也不把燈光剔亮些。」

楊曉風一抬頭，原來沈翠鳳正坐在門邊洗濯衣物！

剛升上天的月亮，發出了一團銀光，灑在沈翠鳳的頭上肩上及嬌軀上，自屋內望出去，沈翠鳳的嬌軀彷彿發出一道銀光，把整個身形勾劃出來，聖潔而又美麗。

月夜美人浣衣，楊曉風不禁看痴了。

此刻，楊曉風心中的雄心壯志都化爲烏有了，只想能多看幾眼，若能在此住上一輩子也心甘情願。

刹那他心中不禁浮起了一個念頭：「難道我巳老了，怎地突然興了成家之念？」心潮起伏，連沈翠鳳的話也聽不到。

沈翠鳳久久不見楊曉風把燈剔亮，背後又沒有聲响，詫異地回頭一望，眼見楊曉風怔怔地望着自己，粉臉一熱，急忙回首過去，使勁的擦着衣服。

楊曉風禁不住走前幾步，蹲在沈翠鳳身邊看她洗衣。

沈翠鳳側頭一瞥，觸及楊曉風如火的日光，連忙避開，一顆芳心怦怦亂跳，幾可耳聞。

平靜的心湖，泛起陣陣漣漪，她覺得現在蹲在身旁的彷彿是她的前夫又彷彿是柳殘月，這樣感覺既甜且美，但是另一個思想却又阻止她繼續想下去，幻想迅即破滅。

良久，楊曉風喃喃地道：「小翠，你眞美！」

沈翠鳳面紅過耳，嬌羞地低下頭，說不出話來。

半晌，才輕輕地說道：「鬼才信你的話！你整天泡在女人堆裏，什麼美人沒見過！」

楊曉風急道：「我說的是眞話，她們怎能跟你比呢？你是從裏面美出來的，而她們……」

沈翠鳳粉臉更加嬌紅欲滴，輕啐了一口，饒得她平時大方健談，此刻也有點手足無措起來，更加說不出話來。

「唉，不知我有沒有這個福份……」

沈翠鳳腦中倏地「嗡」地一响，一切感覺也彷彿消失了，手上的濕衣「嘩啦」一聲跌在水中。

盆中的月亮碎了又合，合了又碎……

× × ×

陽光自窗口射入，光輝耀目。

楊曉風一夜沒有好睡，又是興奮又是緊張，一時想起沈翠鳳，一時又記起柳殘月。輾轉反側，鷄啼後才矇矓地睡去。

楊曉風盥洗完畢，沈翠鳳巳收拾好了行裝，又煮好了早點。

吃了早點，沈翠鳳到隣居把楊曉風那匹「白玉神駒」拉來。

那馬兒見到主人，神情顯得異常高興，挨着楊曉風身邊，馬首不時在他身上磨擦。

沈翠鳳鎖好了門，又到兩座墳墓上燒過香，才騎上楊曉風昨夜乘來的那匹馬兒，聯袂上路。

兩人在路上相談甚歡。

同樣的路途，昨日楊曉風恨其太長，如今他又嫌之過短，談笑間，洛陽城廓經巳在望。

× × ×

入了城，楊曉風決定到萬春院一行，看看昨夜有否再發生什麼意外。

那種地方却甚不適合女兒家去，因此，楊曉風着沈翠鳳先去城中的魏記布莊等候他，他自個拍馬往萬春院馳去。

今天有點奇怪，劉老闆一早便起床，坐在廳上喝悶茶。

楊曉風心中有點好笑，問道：「老闆，昨夜有否再發生什麼不愉快的事？」

劉老闆一嚇，抬頭望見楊曉風登時換上一副笑容。「楊爺你別嚇人，一夜之間死了兩個人還不够哇？嗯，楊爺昨夜去了何處？」

楊曉風笑而不答，反問道：「有沒有較扎眼的客人？」

劉老闆像要哭了起來。「這兩天還有誰會來光顧？連本來的客人也都跑啦！」

「不會有事啦，你告訴客人說兇手是衝着我來的，而我也打算離開這裏一段時間。」

劉老闆急忙問道：「楊爺要去那兒風流？」

楊曉風臉色一沉，道：「柳爺不幸被人殺了，此仇不報楊某誓不爲人！」

劉老闆臉色登時一變。「啊，柳，柳……他怎麼……」

楊曉風不想再跟他磨菇，飛身上馬，道：「後會有期，希望下次來時，老闆又門庭若市！」

劉老闆嘟嚷了一陣，喃喃地道：「不被嚇死巳經是萬幸，還敢奢想什麼……」摸一摸肚皮，覺得它一夜之間好似縮小了不少，不禁有點心痛。

× × ×

魏記布莊在洛陽城的鬧市，往日楊曉風巳來過數次，跟裏面的掌櫃還熟。

他跳下馬喊道：「七叔！」

掌櫃魏七放下算盤，抬頭望見楊曉風，忙離開座位。「楊公子要買布？今年的白綢花式比去年多，快來挑！」

楊曉風微微一笑，道：「七叔不必客氣，你忙你的吧！嗯，剛才有沒有一個穿白衣的女人來？」

「穿白衣的女人？」七叔一怔，「做什麼的？」

「我叫她來這裏等我的！」

「沒見過，咳，楊公子你坐一會吧，也許是路上有什麼阻延還未到！」魏七回頭往裏喊道：「小虎子，拿杯茶來！」

楊曉風喝了茶還不見沈翠鳳前來會合，登時忐忑不安，便騎着馬到城中四處找尋，來回兜了兩圈還是芳踪渺然，他把希望寄放在與沈翠鳳路途相左，而她此刻巳在魏記布莊。

不料當他到魏記布莊時，魏七對他搖搖頭表示不見。

刹那楊曉風泛起一絲不祥之念。

魏七從櫃枱上取起一封信道：「楊公子，剛才有個人送了封信給你。」

「那人是誰？」

「一個小乞丐。」

楊曉風大覺蹊蹺，忙把信拆開，匆匆看了一遍，臉上如塗上一層寒霜，一手巳把信撕碎。

魏七一驚，急聲問道：「可是發生了



什麼意外？」

楊曉風迅即恢復了常態，淡淡地道：「沈翠鳳被人捉了，有人約我相見！哼，此無非是想以她挾持我而巳！」

魏七忙道：「公子要小心。」

「不怕，我便在這裏等他的消息。」

次日中午，楊曉風甫吃過飯，又有個老乞丐拿了封信投到魏記布莊。

楊曉風探了口風，知道老乞丐也只是受人所托，毫不知情，便丟了一塊碎銀給他，他忙不迭地拆開信，紙上用墨寫着幾個大字：

「即日黃昏前，城北廢塔相見，知名不具。」

楊曉風冷哼一聲，把信丟了，他走到後頭魏七的寢室打坐調息養神，運行了七個周天，容光煥發，精神奕奕，這才打點了一切，騎馬出城。

廢塔在城北郊外二十里處，相傳是以前一個王公所建，當時天旱，王公造此塔請來高僧求雨。

塔高五層，每層各住一位高僧，一月之後，仍然天旱照舊。以後也沒有再修葺，時至今天因失修巳多破損，故附近一帶的人都稱之爲廢塔，原名反而給忘記了。

塔前有一片空地，青草叢木，四周疏疏落落佈着幾十株大小不一的樹木。半里之外矗立着一座小山，青青郁郁，樹木繁盛，一片綠光，益顯得廢塔有點荒凉。

楊曉風到了塔前，附近靜悄悄，只有三四個頑童在在塔前草叢中捕捉草蜢，料是附近村落的小孩。

楊曉風下了馬，右手拍拍馬臀，馬兒歎嘶一聲，踏着碎步獨自跑到一旁吃草。

楊曉風在四周走了一趟，不見有絲毫異狀，跟着便振衣上塔，幾個起落巳躍上塔頂。

山風吹來，衣袂振飛，幾疑是神仙中人，那些小孩都忍不住抬頭向上望去。

隔了半晌，只見西南方塵土飛揚，跟着隱隱傳來馬蹄聲，蹄聲越來越近，彷似雷動。

馬上人的容貌身裁亦逐漸能見，甚至連沈翠鳳被人縛在馬上亦清晰可見。

馬蹄敲擊着大地，响起轟轟的聲音，數十四馬跑動的聲音，實在令人心驚，那幾個小孩見馬兒來得勢兒，發一聲喊，拔足跑了。

一陣「希聿聿」的馬嘶聲，馬匹陡地停在塔前。楊曉風適時自塔上飄身下來。

幾在同時，馬上的大漢亦矯捷地翻下馬背，都是一色的藍衣幪面大漢，這批大漢人人精神抖擻，虎背熊腰，腰插兵器，看得出都有一身不俗的武藝。

爲首的是一個身穿銀衣，身材頎長的幪面人。

楊曉風冷哼了一聲，不屑地道：「閣下既然有胆捉人，却爲何無胆讓楊某見識一下廬山眞面目?!」

銀衣漢子一招手，藍衣大漢步調一致把楊曉風圍在中央。

銀衣漢子喊道：「把她送過來。」

立時有兩個藍衣大漢把沈翠鳳架了出來。

銀衣漢子淡淡地道：「這人閣下當不致陌生。」

楊曉風冷冷一哼。

「閣下必然掛慮貴友之安全。本座可以告訴你，她身上可沒少根毫毛！」

楊曉風神色不變地道：「尊駕邀約區區來此，便只爲了說這兩句話？」

楊曉風語氣咄咄迫人，銀衣漢子心頭大怒，只見幪面銀布一陣顫動，接着又慢慢平復。「不先請到貴友，閣下又豈會乖乖來此？」

楊曉風傲然地道：「尊駕有何件條何不直截了當提出來？」

銀衣人陰陰一笑。「條件很簡單，只要閣下自栽，本座便立即把貴友放了！」

楊曉風大吃一驚，道：「閣下先把貴友放了，在下便自栽！」

銀衣人哈哈大笑，道：「豈有這種便宜的事！」

「尊駕欲除楊某，其意何在，難道楊某與你有仇？」

「武林紛爭，江湖屠殺，一日間往往死傷無數，又豈只因仇恨才有以致之！」

「大概是尊駕對楊某看不過眼了，還是楊某碍着了你們什麼？」

「兩者都有，經巳足令你死無葬身之地。」

「此言言之尚早！」楊曉風輕笑一聲：「尊駕敢否與在下決一死戰？」

「閣下不顧貴友安全？」

楊曉風狂笑道：「尊駕人多勢衆，楊某單槍匹馬尚且不怕，尊駕以此作挾豈不令人齒冷？」

銀衣人也狂笑道：「閣下自視甚高，本座便遂你之願，免得死不瞑目！」

楊曉風緩緩把劍抓出手中。「凡是武林中人，尊駕看不過眼的都欲殺之？」

「順者生，逆者死！」銀衣人亦把長劍抽出來，「閣下有遺言否？」

楊曉風道：「多謝尊駕美意，在下來而不往非禮也，請問尊駕是否也有未完之事要在下替你完成？」

銀衣人狂笑一陣，道：「楊曉風，今日你還存僥倖之心？本座念你也是個硬漢答你所求，好，咱單對單放手一搏！」

楊曉風神采飛揚，目中精光大盛，伸指在軟劍上一彈，聲如龍吟，道：「請尊駕發招！」

銀衣人喝道：「你們退下！」

手下立時後退。

銀衣人劍一引，手腕一抖，泛起七團劍花，刺向楊曉風胸腹要害。

楊曉風怪叫道：「一劍七式，好功夫！」軟劍連揮，「叮叮叮」連响七聲，劍光登時一斂。「閣下果然名不虛傳，再接一劍！」

銀衣人話音剛落，長劍飛也似的到了楊曉風的咽喉上！

楊曉風見對方來勢如此快速，吃了一驚，急切間，把身子移開三尺，讓過來劍，右手軟劍颼地刺去！

軟劍挾着破空之聲，一眨眼巳至對方小腹之上。

銀衣人擰腰吸腹，長劍斜飛，急削楊曉風右臂，這一招攻敵必救，拿捏得恰到好處。

楊曉風迅即翻臂迴削，「叮」再一聲响，兩劍之間飛出一蓬火星子。

這一劍之後，兩人越鬥越快，楊曉風一口氣連刺三十六劍。

銀衣人已回了二十一劍，可是他每劍都有幾個變化，仍從容地把楊曉風的劍招破去。

銀衣人雖然沒有南宮血衣的標悍，但是劍法絲毫不差，經驗火候則更加老到狠辣。

眨眼間已過了二百招，仍是個不勝不敗之局。銀衣人猛地長嘯一聲，攻勢如江海下瀉，一劍緊似一劍，千層劍浪齊往楊曉風捲去。

楊曉風已漸漸摸到對方劍法的變化，也是輕嘯一聲，霍地凌空衝起！

銀衣人怒叱一聲，雙足一蹬，身子如脫弦之箭，長劍飛也似的絞向楊曉風雙腿！楊曉風陡地縮腿曲腰，凌空打了個跟斗斜飛落下！

銀衣人一怔之下，楊曉風經已落地，剎那之間，主客互易，楊曉風改刺對方雙脚！

銀衣人吃了一驚，依樣劃葫蘆，一個跟斗翻開。

可是楊曉風乃有爲而來，他剛一動，楊曉風立即竄前，軟劍曳起一道落日餘暉，斜刺在銀衣人左臂上。

銀衣人急怒攻心，雙足一頓倒飛而退！他一退，楊曉風立進，軟劍始終不離對方心窩半尺！

剎那已退了七丈，銀衣人驀地驚呼一聲，原來他已退至塔下石牆上，急切間左手反拍石牆，身子向上斜飛！

不料他左臂經已受傷，力道不足以使他翻上第二層塔簷！

說時遲那時快，軟劍又毒蛇般刺到！

千鈞一髮之際，銀衣人左手在屋簷上一扳，身子堪堪翻上，驀地覺得腿肚上一熱，又中了一劍。

楊曉風猛吸一口氣，身子冉冉上升！

銀衣人無心戀戰，怒哼一聲，翻身飛上第三層。

楊曉風長嘯一聲，去勢加速，幾與對方同時落在第四層屋簷上！

銀衣人怒喝一聲，一劍猛劈過去，這一劍，他傾盡全力存心與對方拚個兩敗俱傷！

楊曉風軟劍剛提起，倏地雙足一歪，斜閃兩步！銀衣人去勢過猛，收勢不及，不由向前踉蹌地顛了幾步！

剎那，楊曉風的軟劍像毒蛇吐信般猛噬他後背。

銀衣人魂飛魄散，鬥志全失，倉猝間，向下一伏，不料他小腿受傷，力不從心，脚下一滑，身子直向塔下墮落！

楊曉風飛身一撲，緊追不捨，笑道：「常大俠何必來去匆匆！」劍尖對準銀衣人心窩飛刺而下！

銀衣人暗嘆一聲：「吾命休矣！」

「砰」一聲巨响，木屑磚塊四射！

第三層石塔的一個窗洞突然暴裂，一團紅雲自塔內勢如奔雷般飛出！

銀光一閃，一把長劍自後直刺向楊曉風！

這下變生肘腋，猝不及防，楊曉風猛吃一驚，急切間收劍擰腰側飛！

「嗤」一聲衣裂聲响，後腰一涼，楊曉風心知已中了一劍！他臨危不亂，左足尖倏地蹬在右足面上，身子斜向三丈外飛落。

說來雖慢，實際上這些變化都在一眨眼之間發生！

驚呼聲中，三條人影齊落在地上。

楊曉風一見偷襲他的人仍是一個身穿紅衣的幪面人，不由怒道：「又是你？」

紅衣人哼了一聲。「老朋友了，這次是第三次相逢！諒閣下尚不致善忘！」

「三次？」楊曉風伸手在腰上連點數下，止住血。「閣下何必故作驚人之語？又何必嫁禍于人？你不是南宮血衣！到底你是何人？」

紅衣人哈哈大笑，道：「待你快要去見閻羅時，本座自會告訴你！」一回頭對銀衣人道：「常兄咱一起上，盡速把這小子解決掉！」

楊曉風冷冷一笑，道：「久聞西湖『七星劍』常伴湖不問俗務，如今因何跑到江北淌渾水？」

銀衣人身子一顫，道：「你因何認得常某？」

楊曉風哈哈笑道：「一劍七式，出招如北斗七星，江湖上除了西湖『七星劍』常伴湖之外，尚有何人！」

銀衣人倏地扯下幪面銀布，恨恨地道：「閣下果然名不虛傳，異日常某當必再行討教一番！」

紅衣人急道：「常兄此話……」

常伴湖冷哼一聲：「常某已知你的身份，哼哼，正所謂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

紅衣人急道：「常兄，本座此來乃奉帮主之命！如今咱忝爲同袍，理應把私人恩怨擱在一邊，共同對外才是，請常兄助本座一臂之力！」

常伴湖臉色一變，澀聲道：「常某念在剛才一劍解圍之情，今日暫且寄下你一條命，異日相見絕不留情！」說罷轉身而去。

紅衣人不由急喝道：「常兄，帮主之前……」

常伴湖截口道：「帮主面前略代傳達一句，常某與彼之協議經已無效，他可怪不得常某不顧信義！」

他身形一展動，雖然身上有傷仍然走勢快疾，「信義」兩字剛說畢，身子已在樹後消失。

楊曉風冷冷地道：「好了吧，楊某已不耐煩了！」語音剛落，一劍中宮刺出，劍至半途，陡地一偏，斜削脅下。

紅衣人長劍一掄，叮地一聲把軟劍格開！

楊曉風不欲久戰，軟劍一沾即走，身一歪改刺對方左腿，這下十分詭異，出人意表，紅衣人吃了一驚，躍空升起避過。

紅衣人十分慓悍，一個倒屈，頭下脚上，長劍反刺楊曉風頭頂！

楊曉風倏地長身而立，軟劍猛力一格，紅衣人半空沒處着力，立被撞飛！

楊曉風長嘯一聲，凌空衝起，軟劍飛刺紅衣人後股！

紅衣人大驚，接連幾個變化，都未能把楊曉風擺脫！他一咬牙，疾使「千斤墜」飛落地上，「嗤」一聲，肩膊同時一痲



一熱，喝道：「孩兒們替本座把沈翠鳳剁了！」

藍衣漢子轟應一聲，聲响四野。

楊曉風急怒攻心，喝道：「你敢！」

話雖如此，終也不敢再追上去。

紅衣人見奸計得逞，顧不得包紮傷口，陰森森地道：「如今兩條路任你選擇，一則繼續拚命，本座絕非常伴湖，不會跟你單打獨鬥！二則，你自斷右臂，從此退出江湖，則可安渡餘年，又可贏得美人歸，雙棲雙宿過着神仙般的日子。楊曉風你可想清楚！」

楊曉風身子如篩米般亂抖，怒道：「閣下欺人太甚！」

紅衣人冷笑道：「形勢如此，本座給你一盞茶工夫考慮！」

楊曉風回頭望一望沈翠鳳，見她身子軟軟地靠在一個藍衣漢身上，心頭如同滴血，實在委決不下。

一陣風吹來，樹葉簌簌亂响。「呱呱呱！」長空一聲雁啼，使氣氛更加緊張。

紅衣人陰森森地道：「決定了沒有？本座可快下令了！」

楊曉風脫口道：「且慢！」

「啊！」一聲慘呼聲打破了沉悶的空氣。

紅衣人及楊曉風同時回頭一望，只見一個幪面藍衣人一足踢開同伴，跟着解開了沈翠鳳的痲穴！

楊曉風大喜急叫：「小翠！」

紅衣人心知情況有變，長劍像毒蛇出洞，悄沒聲息地刺向楊曉風後背！

沈翠鳳雖然被制住痲穴，但聽覺未失，過程都了解。她目光觸及楊曉風，粉臉一變，急叫道：「小風小心！」

剎那楊曉風立時斜飛一丈，半空中已轉過身來，喝道：「如今楊某可全力跟你一鬥了！」

倏地一聲粗暴的聲音傳出來：「楊曉風，你那個人是某家的！這些嘍囉讓你解決！」

楊曉風眼角一瞥，只見那個解救沈翠鳳的藍衣人，扯下面巾，又去撕下衣衫。

楊曉風雙手不禁稍停，聲音却透着幾分驚喜：「南宮血衣？」

那人正是南宮血衣，他扯下藍衣，露出一身紅衣，血劍一揮砍倒一個藍衣人，身子如天馬行空般向紅衣人飛過去！

「叮」一聲，南宮血衣一劍把對方的攻勢全部接下。跟着對楊曉風道：「快退下！」

楊曉風急退一步，揚聲道：「多謝兄台援手之恩！」

南宮血衣道：「某家只是瞧在你口口聲聲說對方不是南宮血衣這句話之上而已，絕非有心救你！」

楊曉風立時回身助沈翠鳳對付那批藍衣大漢，此際他心無所牽，劍出如風，一眨眼之間便解決了四五個。

沈翠鳳得他之助，精神大振，手起刀落也砍倒一個。

楊曉風一邊應戰，一邊不時拿眼注視南宮血衣那邊。

只見南宮血衣劍如游龍，人如猛虎，一輪强攻，紅衣人抵擋不住，連連後退。

一眨眼，紅衣人已退了十多步，南宮血衣却毫不放鬆，一劍急過一劍，湧起千層劍浪。

一忽，百招已過，再一忽，又是五十招。

南宮血衣經已勝券在握，這才冷冷地道：「一百招內，某家必取你首級。」

紅衣人怒道：「閣下何人，因何橫插一手？」

南宮血衣哈哈一笑，學他語調。「老朋友了，你竟忘記了？」

紅衣人心頭大震，脫口呼道：「你是『血劍』南宮血衣？」

「如假包換！白雲飛，你我舊帳未清，如今又假冒我之名頭四周招搖，某家若不把你斬於劍下，胸頭之氣豈能得洩？」

紅衣人手上一慢，幪面布已被血劍挑落，露出一張白皙的臉龐，輪廓頗爲俊俏，可惜眉宇間兇氣迫人，更兼配上鷹鼻蛇眼，看來十分陰險。

南宮血衣即時暴出一陣狂笑。「某家自開封追至鄭州，又自鄭州追至洛陽，今日若再讓你自劍下逃脫，南宮血衣豈不貽笑江湖？」

白雲飛眉頭一皺。「白某與你有何過節？爲何不辭千里苦苦追我？」

南宮血衣一口血劍絕不稍停，口中喝道：「二十年前關西『一刀伏風沙』戴錦雲一門三十七口人命，豈能不報？」

「吓？你，你是戴錦雲的後人？」白雲飛臉色剎時一變。

「戴錦雲是南宮某的姑丈，當年某家機警，伏在一個家丁的屍旁，這才逃過一命！」

白雲飛道：「白某也只是受僱於人，正主兒你不去找，反來找我？」

「正主兒？哈哈二年前早就死了。」

「戴揚志被你殺了？」

「哼，他改名戴景，匿在梅花寨，已讓楊曉風殺掉啦！」

「原來他改了名，怪不得連我也找不到他！」

「如今輪到你了！」南宮血衣厲聲喝道，攻勢更加凌厲。

「嗤」一聲，白雲飛手一慢，登時肩上中了一劍。此刻他鬥志全失，一雙眼睛一直四處打量，可惜，他手下已被楊曉風及沈翠鳳殺盡，如今他兩人正聯袂迫近。

他倏地大吼一聲，使盡全力連刺四十七劍，這四十七劍，劍劍注滿眞力，兇狠異常。

南宮血衣沉着應戰，待他眞氣稍竭之際，突然刺出一劍，這一劍從白雲飛劍網中的破綻一刺而入，劍尖在他脅上劃了一道血槽，血光立即迸出。

白雲飛的鬥志及眞力也似隨着這一劍而消失，倏然喝道：「且停。」聲如霹靂，南宮血衣不由一怔，血劍亦隨之一慢。

白雲飛冷冷地道：「白某一生殺人無數，今日把命交給你，也不算冤枉，但，士可殺不可辱，白某無須你動手？」

話音剛落，霍地反手一劍刺入自己的胸膛。

南宮血衣怒叫一聲，血劍飛快地劈出，白雲飛一顆頭顱立即離腔飛出。

楊曉風忙說道：「恭喜南宮兄報却大仇！」

沈翠鳳接口道：「多謝南宮大俠救命之恩，沈翠鳳沒齒難忘！」

南宮血衣哈哈大笑，一邊拭去劍上的血跡，一邊道：「南宮某出道五六年還是第一次被人稱爲大俠，那天我在開封與你決鬥時，在半空見到白雲飛在牆外掠過，所以匆匆追趕出去，可是却追不到，次日手下報告此獠取道鄭州，某家又追去鄭州，再由鄭州追來洛陽。」

他看了楊曉風一眼。「到了洛陽，無意中見有人用迷魂帕弄昏沈姑娘，接着街頭便駛來一架馬車，並把沈姑娘扶上馬車，那時，某家因失去白雲飛的踪跡，又見這批人行動詭秘，因此便跟着馬車追了下去。」

「南宮兄可有其他發現？」

南宮血衣繼續說下去：「馬車故意在城中曲曲折折地走了一段路，，便停在一間不太大的院子裏，裏面可有不少人，某家怕打草驚蛇，不敢魯莽闖入去，便在門口不斷監視，直至今晨天朦朦亮時他們才出來。」

南宮血衣喘了一口氣，續道：「他們出了城門，便有人備了馬匹等候，隨即棄車乘馬，當時某家大急，生怕沒有馬匹會被甩掉，剛巧他們面上都幪上罩巾，某家便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法，擊倒一人，穿了他們的衣物混跡其中，跟到來此處。」

楊曉風脫口道：「如此，他們伏在這附近豈非已有半日多的時間？」

「非也，他們離此四五里處的一處山坳潛伏下來，直至常伴湖來到，才起程來此。」

楊曉風又問道：「南宮師兄可知這伙人是何方神聖？」

南宮血衣略一沉思，答道：「某家在山坳處隱隱約約聽他們說下月便要正式宣佈成立一名叫震天帮！」

「震天帮？」楊曉風脫口呼道：「口氣倒不小，不知帮主是誰？」

「這個某家未曾聞及，況且某家只志在白雲飛一人而已，其他的也沒有興趣打探？」

楊曉風沉吟了一忽，目光露出詢問之色。「有件事想請問師兄一句，你有否殺死柳殘月？」

「柳殘月？」南宮血衣想了一忽，反問道：「此人向在中原。」

「是。」

「南宮某做事素來不怕人知，但老實說，此人的名字某家還是頭一次聽到，而某家來中原二個月，前後殺死亦只三個人，都是二十年前殺死敝姑丈的兇手。」

楊曉風心頭倏地一鬆，他實在不希望南宮血衣是殺死柳殘月的兇手。「再問一句，師兄曾否在洛陽萬春院殺死一個名叫春媚及夏萍的歌妓？」

南宮血衣哈哈一笑。「南宮某平生絕不涉足花街柳巷，更不會無端端去那裏殺人。」頓了一頓，「某家要告訴你一件事，家師跟令師雖有一段淵源，但你我絕不能以師兄弟相稱。」

楊曉風脫口道：「爲何？」

南宮血衣厲聲道：「此乃家師遺命，南宮血衣雖然不肖，却不敢違背師命。」

楊曉風嘆息道：「這又何苦？」

南宮血衣厲聲道：「你準備好了沒有，拔出劍來！」

楊曉風不由一愕，「師……本是同根生……」

南宮血衣臉色一沉。「此亦是家師遺命，他在生時未能與令師決高下，這個願望只能落在某家身上，你要是怕了便把佩劍拆斷，待某家將斷劍取去拜祭先師。」

楊曉風臉色大變，此乃關係到師門榮辱，雖不願爲，却不能不爲。他緩緩抽出軟劍，沉聲道：「南宮兄既然苦苦相逼，小弟豈敢不捨命陪君子。」

「好，有志氣，擇日不如撞日，咱便在這塔頂決一勝負！」南宮血衣說罷便振衣上塔。

沈翠鳳看了楊曉風一眼，目光充滿關懷。「小風，你小心應付，嗯，腰上傷口讓我替你包紮。」

她蹲下身，在一個藍衣大漢的屍體上撕下一條布塊，替楊曉風包紮起來。

楊曉風如踩在雲端上，飄飄盪盪，不知身在何處，鼻端聞及沈翠鳳身上的氣息，如蘭似麝，心頭充滿柔情蜜意。

南宮血衣立於塔上，夕陽照在他衣上，更加鮮艷奪目，似要滴血。「楊曉風，大戰之前切忌分神，溫柔鄉是英雄塚，切記切記！」

楊曉風心頭一震，連忙收懾心神，長嘯飛身上塔。

× × ×

石塔之上，兩人屹立如同石像，夕陽染紅之衣衫，身上如發紅光。

塔頂傾斜滑足，稍一不愼，飛身墮下，不難粉身碎骨，這一番爭鬥比之在盧拓家中更是凶險。

一陣宿鳥飛過，翅膀振風，拍拍作響，楊曉風與南宮血衣二口劍同時刺出。

「叮」一聲過後，只見一團白影，一團紅影，翻翻滾滾，忽進忽退，看得沈翠鳳雙眼也花了。

兩人以快鬥快，眨眼之間已過百劍，這一忽，在沈翠鳳感覺中却如同漫長的一夜。

南宮血衣劍法倏地一慢，劍上注滿眞力。

楊曉風舉劍一格，「叮」一聲巨响，軟劍不受力，劍身突然一曲，楊曉風吃了一驚，疾退一步！

南宮血衣迅即迫前一步，手臂一掄，血劍劃了一道弧光，劍鋒一偏，斜削楊曉風右臂。

楊曉風猛吸一口氣，再退一步，身形劍法仍未露出敗象。可是他雙足離簷邊已不足兩尺。

沈翠鳳看得心頭大顫，差點沒有驚呼出口。

南宮血衣怪叫一聲，猛進一步，劍法再一變，長劍當作大刀使用，自右向左橫劈楊曉風腰際。

這一招既狠且辣，奇詭絕倫，眼看楊曉風不能再退，即使用劍擋架也大有可能會被迫落塔下。

沈翠鳳忍不住尖聲高呼起來。

南宮血衣咀角噙笑，他有把握在楊曉風自塔上跌下時連刺十六劍，這十六劍每一劍都能致楊曉風於死地。



他甚至連楊曉風在空中每一個動作都計算好了。

楊曉風亦是心頭一緊，千鈞一髮之際，當機立斷，彎腰向後，同時蜂腰一擰，順着南宮血衣的劍勢自左向右轉去！

「颼！」血劍在腰腹之上三寸劈過，楊曉風見機不可失，拔劍趁勢反削南宮血衣的小腿。

南宮血衣招式使得太猛，這一剎那，變招經已不及，萬般無奈之中，只好躍起四尺，避過楊曉風的一劍。

他剛離地飛起，楊曉風腰像裝了彈簧般，隨之直起身來，手臂暴長，軟劍自下向上急劈。

一瞬之間，主客互易，南宮血衣反蹈險境。

沈翠鳳一顆懸起的心這才放下。

好個南宮血衣，猛吸一口氣，收腹曲腰，凌空打了個後翻，倒飛六尺，避去一劍。

楊曉風得理不饒人，連迫三步，軟劍當胸刺出，劍尖搖幌不定，變化莫測。

南宮血衣斜退一步，血劍揮舞迅即在胸前佈下一道劍網。

楊曉風手腕一抖，改刺對方的「肩井穴」。

南宮血衣也不慢，改格爲擋，楊曉風軟劍一沾即走，手臂一縮一長，急刺對方喉結。

南宮血衣心頭一寒，血劍在外已回擋不及，急切間使了個鳳點頭，猛覺頭上一緊隨之一鬆，束髮的方巾已被削落，剎那長髮如瀑布般瀉下，晚風一吹，野草般飄飛。

這剎那楊曉風心頭之喜不能言喻，正想收劍退下，冷不防南宮血衣的血劍已沾上身。

他一驚非同小可，百忙中，疾退兩步，「嗤」一聲，胸膛一涼，上衣穿了個窟窿。

南宮血衣滿面紅光，目光神采連閃，沉聲道：「楊曉風，你果不令我失望！」

殘陽倏地自山崗後墜下，天色立時一暗。

就在這一剎那，楊曉風目光射向山崗那邊，臉色驀地一變，急呼道：「且慢，那邊有人來！」

南宮血衣看了他一眼，見他不似使詐，緩緩轉過臉去，一看之下，也是臉色大變，喝道：「不好，對方人多勢衆，假如是衝着咱們可不大妙。」

沈翠鳳亦已發覺，大呼道：「你們別打啦，又有一批藍衣幪面漢來了！」

楊曉風忙道：「南宮兄，今日這一仗又是平分秋色，假如吾兄尚有興趣再擇日另鬥如何？」

南宮血衣目光一凝，緩緩點頭。

楊曉風急道：「咱先下去！」說罷飛身下塔。

南宮血衣忙隨後而下。

此刻藍衣大漢已奔到塔前，扇形般散開，要逃也來不及了。

× × ×

「孩兒們，亮火把！」

聲音一落，塔下隨即亮起二十多枝火把，火光把附近照得纖毫畢露。

藍衣大漢中間有個灰衣幪面人，身形矮小，但自身上發出來的殺氣及壓力却絕不小。

南宮血衣及楊曉風各自經過連場大戰，此刻已是強弩之末，心中都暗暗吃驚。

南宮血衣雖然悍不畏死，但做事粗中有細，他一看勢頭不對，右手連揮，發出三枚信號烟花。

烟花在半空中爆發，閃出三朵紅光，在半空中光耀奪目，火花在空中飄盪了好一會才熄滅。

灰衣幪面人急喝道：「孩兒們上，不論生死，一定要在對方援兵未到之前，把他們解決！」

藍衣大漢齊喊一聲，隨即響起一陣「嗆啷啷」的刀劍抽動聲。

楊曉風、南宮血衣及沈翠鳳立即佈成一個三角陣，準備應戰。

南宮血衣低聲道：「等下出手絕不能仁慈，不可浪費氣力，速戰速決最好！」

話音未落，藍衣大漢已紛紛殺至。南宮血衣一偏身讓過一口長劍，血劍斜刺，撂倒一人，跟着左手握住一桿刺來的長槍，一借力，身子翻起，頭後腳前，腳底蹬在持槍客臉上，「哧」一聲，一張臉登時爆裂如同一個熟爛了的茄子！

剎那一把鬼頭刀，二條長棍同時砸至，南宮血衣左手一鬆，身子倒飛半丈，落地時雙腿一蹲，血劍當作大刀使用，「哧哧」連聲砍下三條小腿，慘呼聲立即震盪四野。

這一劍之後，他再一個急竄，返回自已的位置，保持陣勢。

楊曉風經驗及火候比南宮血衣都稍遜，往往未能一劍奏效，而沈翠鳳的壓力更大，她的刀是取自剛才死去的藍衣大漢，入手沉重，跟她慣使的相差頗遠，因此一接戰便十分吃力，楊曉風又得分心照顧她。是以，南宮血衣接連得手之下，他只解決了兩個。

數十個藍衣大漢輪着攻擊，楊曉風等三人的體力亦迅速地被消耗。

「嗤」一聲，一口長劍刺入沈翠鳳胸間，鮮血立即迸出，染紅了上衣。楊曉風看得目眶欲裂，軟劍迴飛，一劍劈掉那人的首級！「噗」一聲，他自己的左臂亦被一條長棍擊中，左半身一陣酸軟。

「小翠，你且退下包紮一下！」

沈翠鳳見形勢如此危急，生怕自己退下將添增南宮血衣及楊曉風的壓力，她不禁猶疑起來。

楊曉風心頭大急，喝道：「快！你這樣反要使我分心！」

沈翠鳳這才退下包紮傷口。

楊曉風殺紅了眼，躍起半丈，一條長棍自他腳底穿過，楊曉風覷得眞切，足尖在棍上一點，向前一竄，左足飛踢對方顏面，同時軟劍疾劈一個持刀的大漢！

持棍客吃了一驚，連忙棄棍躍開。

楊曉風隨之墜下，軟劍不由一偏，刺不着持刀客，剎那持刀客大砍刀一揮反劈楊曉風，與此同時一口長劍亦適時刺到！

楊曉風雙脚一伸，直挺挺跌下地上，剛好避過刀劍加身之危，他軟劍尚未揮動，一條鋼鞭，一雙短斧同時砸下！

（未完）

俠義中篇故事

高皐·文
黃耀基·圖

# 虎林飄香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水飄香爲了季伯玉的安全，殺死汪哲，毀了王爺的紗燈，犯了他的大忌，只得和季伯玉一起逃走。在往太白山找神醫乙無路的途中，適遇袁江夫婦向三輛鏢車刦走了雪蓮朱草，爲了得到這兩種藥物，水飄香和袁江之妻郁雀兒大戰起來，袁江却乘機帶着藥物逃走了，原來是爲了救治其師父乙無路。郁雀兒敵不過水飄香，惟有答應帶他們去見乙無路，豈料到達時乙無路却已中毒身亡。袁江夫婦決定出去尋找仇人，替師父報仇，希望季伯玉能暫留其居處，裏面的醫書及藥物可能對季伯玉的內傷有所幫忙。

## 紅顏似手足　巧殺桑一娘

季伯玉道：「別忙，妹子，咱們再用解藥化水洗它一下，這樣比較安全點。」

獨角怪獸的體積不大，長約三寸，寬才兩指，高度也只有兩寸上下，因而水飄香取來一只大海碗，季伯玉化了一粒紅色解藥，反復洗滌一陣，才將它取了出來。

入手輕飄飄的，絕對不是金子，如果與金子相比，只有它同樣體積重量的十分之一。

他們不知道它是甚麼金屬所製，只覺得通體金光閃閃，而且渾然一體，連半絲縫隙也尋找不到。

水飄香把玩良久，失望的嘆了一口氣道：「這只是一個玩物，害得咱們白白的忙了一陣。」

季伯玉搖搖頭道：「如果它是一個玩物，何用如此嚴密的收藏，乙前輩不是常人，我想其中必有他的道理。」

水飄香道：「嗯，你猜猜那是什麼道理？」

季伯玉道：「這個麼，一時倒是很難猜出，不過它是來自西域必然不錯。」

水飄香道：「你怎麼知道它是來自西域？」

季伯玉道：「聽故老傳說，域外有一種猛獸，頭生獨角，身軀龐大，衝擊之力强大無比，連獅虎遇到牠也要退讓三舍，牠的名字叫做犀牛，所以我猜牠可能來自西域。」

水飄香道：「你的話我無法反駁，姑且存疑吧，好啦，咱們不談這些，你的內傷不會再有奇蹟出現，還是趕快揀出藥材慢慢治療吧。」

季伯玉道：「可是，妹子……」

水飄香道：「別可是可是了，快去揀藥，我幫你煲煎。」

在水飄香一再催促之下，他不便辜負她這片善意，而且除了慢慢的治療，他已別無選擇。

又是五天過去了，他的內傷沒有惡化，也沒有好轉，所謂病去如抽絲，這原是急燥不得。



在他服藥後的第六天，雲橫秦嶺，風號古木，是一個頗爲惡劣的天候。

他們剛剛吃過午餐，一股嘿嘿的怪笑之聲忽然隨風飄來，笑聲一歇，接着响起一股蒼老的女音，道：「不怕你們奸似鬼，也要喝老娘的洗脚水，嘿嘿嘿……待你們轉出八仙台，老婆子早已取到金牛，遠走高飛了。」

這是一個年老的女人，在得忘形之際而自言自語，但笑聲驚起了水飄香，她知道來了强敵。

她向放置在床榻上的獨角怪獸瞥了一眼道：「你說對了，大哥，這東西果然大有來歷，不過你弄錯了它的名字，它叫金牛。」

季伯玉點點頭道：「快把金牛收起來，來人就要到了。」

水飄香一怔道：「你要我收起來？」

季伯玉道：「這條金牛可能十分重要，妳保護它較爲可靠。」

此時時機緊迫，水飄香不想跟他爭辯，只得收起金牛，道：「大哥，咱們迎出去。」

他們剛剛走出大門，來人已經到達竹籬之外。

她果然是一個年老的女人，白髮如霜，滿臉皺紋，年齡雖是不小，却瞧不出半點龍鍾老態，而且她的手裏還持着一柄烏油油的鳩杖，是一件頗爲沉重的兵刃，她的兩眼睜得像銅鈴一般，神色顯得十分驚愕。

季伯玉緩緩踏前幾步，雙拳一抱道：「請問婆婆，妳找誰？」

白髮老婦目光如電，先打量季伯玉，再瞧瞧水飄香，然後哼了一聲道：「你們是誰？在這裏做甚麼？」

天下如果有不講理的，白髮老婦必然是其中的一個，季伯玉不問她她不回答，還連續來了幾個反問。

水飄香撇撇嘴道：「咱們是誰，妳不必知道，在這裏做甚麼，妳管不着，這兒除了咱們兄妹別無他人，妳可以請了。」

白髮老婦哼了一聲道：「乙老鬼死了，姓袁的兩個小輩被我困在太白山，這裏當然沒有別人，我是問你們在這裏做甚麼？莫非想來檢老身的便宜？」

水飄香怒叱道：「這麼說來乙前輩是妳害死的了？咱們是袁大哥的朋友，受他的請託在這裏看守房子，妳既然是害死乙前輩的兇手，本姑娘就饒妳不得！」

白髮老婦道：「小丫頭好大的口氣，妳知道老身是誰？」

水飄香撇撇嘴道：「妳必然是一個絕世兇人，否則怎麼會想出那麼毒惡的法子害死乙前輩！」

白髮老婦勃然大怒道：「住口，老身桑一娘是乙無路的妻子，小丫頭乳臭未乾，居然敢管老身的家務事！」

水飄香季伯玉同時一呆，他們絕未想到白髮老婦桑一娘竟是乙無路的妻子。

桑一娘冷冷道：「妳還要不要管了？哼，老身念妳年幼無知放過你們，還不快走？」

水飄香搖搖道：「咱們不走。」

桑一娘一怔道：「不走，妳還想管咱們的家務事？」

水飄香道：「既然碰上了，那也沒有法子。」

桑一娘怒道：「小丫頭，妳要明白，清官難斷家務事，妳管得了麼？再說老身是何等人物，那裏用得着妳來插手？」

水飄香淡淡道：「實在抱歉，誰叫咱們跟袁大哥是朋友的？其實我也不想將妳怎樣，只要將妳交給袁大哥別的我就不管了。」

桑一娘退後幾步，鳩杖一橫道：「妳出來，小丫頭，老身要不叫妳趴下，就枉活幾十年了。」

水飄香的小鼻子皺了一下，伸手拔出一對短劍，緩步向竹籬之外走去。

季伯玉道：「小心一點，妹子，桑婆子的鳩杖是重兵刃，妳可不能大意！」

水飄香道：「我知道，你自己也要當心。」

她神色從容的走到籬外，面對强敵，好像一點也不担心。

桑一娘大喝一聲，鳩杖挾着勁風，橫掃水飄香的腰部，來勢之急，不亞於雷電交擊。

這足可摧山裂石的攔腰一杖，絕不是血肉之軀能够承受的，除了閃身避讓，實在沒有更好的法子。

水飄香自然也要避讓，只不過她那避讓的身法，却使人開了一次眼界。

她不是側躍或後退，而是像陀螺般的一陣急轉。

那曼妙的身法像在舞蹈，姿態之美，使得桑一娘幾乎要大聲叫絕。

只是她轉得實在太快，快得令人目不暇接。

而且她是在向前轉進，不過眨眼之間，她已經轉到與桑一娘伸手可及。

此時精芒耀眼，冷焰砭肌，短劍一左一右分刺桑一娘的肩井重穴。

桑一娘是武林前輩，雖然算不得絕頂高人，但闖蕩江湖數十年，吃敗仗的時候並不太多，要是一招之中就被人迫得手忙脚亂，還找不出這麼一個丟人現眼的記錄。不過任何事都有個開端，桑一娘算是又得了一次前所未有的經驗。

水飄香闖進桑一娘的懷裏，短劍刺向她的肩井重穴，只要中上一劍，她就只能任人宰割。

所幸她一生闖蕩江湖，搏殺經驗十分豐富，在此等情形之下，再也顧不得什麼叫丟人現眼了。

在千鈞一髮之際，足尖急點，仰身倒竄，肩頭的衣衫被劃破兩條口子，她總算逃過了一劫。

「小丫頭，老婆子跟妳拚了！」

桑一娘幾乎氣炸了肺，想不到陰溝裏翻船，幾乎栽在一個小丫頭手裏，這個臉她非得找回來不可，否則今後她就不必在江湖上混了。

她再度出招，是一派拚命的打法，鳩杖舞得像風車，根本不容水飄香接近，小丫頭的身法無論怎樣神妙，一時之間倒也無可奈何。

水飄香的確很難攻得進去，那一片杖影潑水難入，她的短劍成了英雄無用武之地。

不過小丫頭滑如游魚，桑一娘同樣傷

她不到，時間一久，桑一娘就慘了，她絕不能就這麼一直揮舞下去。

人是血肉之軀，精力是有限的，不管桑一娘的內力多麼高深，揮舞過久必然會感到後力難繼。

百招以後，杖影果然有了破綻，不再是一片密不透風的鋼牆了，水飄香忽然一聲嬌叱，雙劍突地插了進去，噹的一聲巨響，三件兵刃已經纏在一起。

此時雙劍架着鳩杖，水飄香的處境不樂觀，桑一娘是武林前輩，內力之高已達爐火純青的境界，如果她以全力下壓，水飄香不一定招架得住！

但水飄香並未存心與她拚鬥內力，當劍杖交擊的一瞬之間，她的右脚已經飛了起來。

噗的一聲，這一脚正好踢在桑一娘的膀骨之上，劍杖還沒有接實，桑一娘已經被踢得飛了出去。

「小丫頭……好好，咱們騎驢看唱本，老婆子跟妳沒有完……」

聲音漸遠漸小，桑一娘已經逃之夭夭了。

水飄香搖搖頭道：「好一個狡猾的老婆子，逃得竟然比兔子還快。」

季伯玉眉峯一皺說道：「妹子，我看桑一娘不是說着玩的，今後咱們可就麻煩了。」

水飄香道：「不必担心，老婆子的武功有限，她奈何不了咱們的。」

季伯玉道：「話是不錯，但明槍易躲，暗箭難防，咱們得時時防着她，何況我又是一個廢人。」

水飄香微微一笑道：「這有甚麼要緊，只要咱們在一起，她又能怎樣？」

這話聽起來好像有點道理，仔細一想問題就多了，他們雖是以兄妹相稱，並不是眞的兄妹，就算是眞的兄妹也不能時時都在一起。

因而季伯玉苦笑一聲道：「妹子，我想桑一娘不惜捨掉雪蓮朱草毒死乙前輩，她必有所圖，妳想她圖的是甚麼？」

水飄香道：「那還用問，她適才來的時候，不是已經不打自招麼？」

季伯玉道：「她既是爲那隻金牛而來，如果金牛不在咱們的手裏，她就不會再找咱們了。」

水飄香問道：「你是說將金牛交給了她？」

季伯玉道：「不，交給袁大哥，這原本就是他的，再說袁大哥夫婦被桑一娘困在太白山，咱們也應該前去瞧瞧。」

水飄香道：「我不同意你的想法，因爲待咱們到達太白山，只怕袁大哥夫婦已經回到這裏來了。」

季伯玉道：「哦，妳這是猜想，還是有所依據？」

水飄香櫻唇一噘道：「你們男人就是這麼粗心大意，難道桑老婆子說的話你都忘了。」

她這麼一提，季伯玉倒是想起來了，桑一娘曾說袁江夫婦被他誘往太白山，待他們脫困回來，她早已得到金牛，遠走高飛了。

水飄香知道他想起來了，微微一笑道：「這也有你療傷需要的藥材，好好的安心心療傷吧。」

水飄香說的情理兼備，他不得不聽她的，只得按下浮動的心情，每天按時服藥，靜靜的治療內傷。

三天一晃過去了，桑一娘並沒有再來，直到第四天的深夜，水飄香聽到了一點響聲。

她悄悄推開季伯玉的房門，將他由熟睡中喚道：「大哥，只怕是桑婆子來了，你把門窗關好，我到後面去瞧瞧。」

季伯玉啊了一聲道：「她果然寃魂不散的又找來了，妹子，這老婆子的心地歹毒得很，妳可要特別當心。」

水飄香道：「我知道。」

她退了出來，看着季伯玉把門關好，才輕身提氣，悄悄向煉丹室馳去。

屋裏沒有點燈，因而一片漆黑，好在她對一般陳設，以及煉丹室的關係位置都十分明白，倒也不怕摸索不到。

待經過客廳，走進通往煉丹室的走廊，她像是碰到一點輕輕的阻力，神色不由爲之一呆。

這一呆的時間極爲暫短，她的心頭忽然一陣震動。

「不好，這是陷阱……」

靈光掠過腦際，她已縱身拔了起來，右臂往上一伸，纖纖五指便已扣到屋樑。

她只不過剛剛拔起，身下勁風已經掠體而過，後面的牆壁同時傳來幾聲奪奪巨響，像是被强力的弩箭所擊中。

水飄香暗道一聲「好險」，五指一鬆，身形向地面飄了下來。

但她雙脚剛剛着地，竟然一個踉蹌，幾乎一頭栽倒下去。

屋樑距離地面最多不過八尺，以水飄香一身罕見的功力，絕對不會立足不穩。

莫非她另外中了暗算？

是的，她中了毒，一種極端劇烈的奇毒「三步跳」，毒藥是抹在屋樑之上的。

好一個連環陷阱，想不到桑一娘的心機竟然如此之深。

她算準弩箭傷不到水飄香，算準她必然縱身上躍去抓屋樑，無論水飄香功力多高，終於逃不過連環毒計。

此時季伯玉已經聽出不對，顧不得本身的危險，竟然點燃一盞油燈，開門奔了出來。

「啊，妹子……」

「噓……快吹掉油燈。」

水飄香扶着牆壁，面色灰敗，淚汗交流，神情顯得痛苦已極，她却明白跟前的危機，因而示意季伯玉不要說話，快把燈光熄滅。

季伯玉將燈吹熄放在桌上，然後奔到水飄香的身前道：「妹子，妳怎麼啦？」

水飄香道：「快些給我解藥，我中了毒。」

季伯玉大吃一驚，祇幸他身上帶有紅色解藥，不管對不對症，急忙倒出兩粒，喂給水飄香服食下去。

忽然轟的一聲巨響，大門竟然被桑大娘一脚踢開，一股冷風挾着一條人影衝了進來。

這一晚是一個陰沉沉的天色，屋外一片昏暗，室內自然更加漆黑，桑一娘雖是奸計得逞，瞧不到東西她可不敢大意。



所謂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她相信三步跳的毒力，却不敢保證水飄香已經失去反擊之力。

因爲這個小丫頭是她平生僅見的高手，她不得不小心一二。

何況水飄香還有一個大哥，她自然要更加一份謹慎了。

屋裏瞧不到東西，她一刻也不敢停留，落地之後一個倒縱，像風一般的捲了出去。

季伯玉原已掏出三枚銅錢，竟然沒有一展絕技的機會。

武林第一家的暗器「飛星子」是當代一絕，雖然他無法提聚眞力，在如此接近的距離，最少可以摘掉桑一娘一隻眼珠。

現在他輕輕吁出一口長氣，依然目不轉睛的盯着大門。

他猜想桑一娘必然不會退走，爲山九仞她豈會放棄。

他沒有猜錯，一股嘿嘿的笑聲在三丈之外響了起來。

「知道厲害了吧，小丫頭，老婆子的三步跳滋味如何？」

桑一娘在試探虛實，季伯玉原想不理她的，但水飄香却說了話了。

「回答他，大哥，我馬上就可以復原了。」

這是爭取時間，可見解藥有效，季伯玉心中一喜，自然不必再緘默了。

「桑婆子，別得意，三步跳要不了舍妹的命，在下却可以讓妳瞧不到明天的日出。」

「哦，小子，你也行？」

「不相信妳何不過來試試。」

「這個……咳，咱們無怨無仇，何必以命相拚，老婆子只要取回自己的東西，你們實在不該橫插一脚。」

「妳要取回自己的東西，咱們無權反對，不過這棟房子是江大哥託咱們看守的，咱們不認識妳，只好等江大哥回來再說吧。」

「小子，別死心眼，三步跳只有老婆子的獨門解藥才能救治，要是躭誤了令妹的生命，你就後悔莫及了。」

「不勞費心，三步跳毒不死人。」

最後這兩句是水飄香說的，三步跳果然沒有要去她的生命。

這回吃驚的應該是桑一娘了，三步跳毒絕江湖，數十年來，她仗以爲禍世人，可以說無往不利，現在居然栽在一個小姑娘的手裏，叫她如何能够不大吃一驚？

不過她雖是有些吃驚，心神並不慌亂，水飄香的語聲還在空間飄盪，她已然一個急躍，向那蒼茫夜色中落荒急竄而去。

水飄香呆了一呆，忽然哈哈一陣大笑道：「好一個狡猾的老婆子，說逃就逃，簡直令人找不到一點機會。」

季伯玉道：「這個老婆子果然難纏得很，咱們不必管她了，妹子，妳的毒傷全好了麼？」

水飄香道：「完全好了，這紅色解藥眞管用，可惜數量已經不多了。」

季伯玉道：「不必担心，我已經在乙前輩的手抄本中找到它的配製方法，咱們配製一點就是。」

水飄香道：「那敢情好，大哥，你去瞧瞧煉丹室，我要到附近找一找，這老婆子詭詐多端，咱們一點都不能大意。」

季伯玉道：「好的。」

他先點燃油燈，再到煉丹室查看，好傢伙，滿地雜物，一團凌亂，好像被人抄了家似的。

只有一小部份還保持完整，收藏金牛的暗格也沒有被她找到。

看來桑一娘是知道金牛被收藏在煉丹室，今晚沒有達到目的，她必然還會再來，現在無端的惹來這麼一個難纏的敵人，今後只怕寢食都不安寧了。

他一面整理，一面唉聲嘆氣，水飄香來到他的身後，他一點都沒有發覺。

「噗哧……」

「啊，妹子，妳嚇了我一大跳。」

「瞧你，男子漢大丈夫，原來只有這麼一點胆量！」

「人家正在想心思嘛……」

「是想桑老婆子？不必担憂，黔驢之技，就只那麼一點點，何況她也害怕咱們呢。」

「說的也是。」

此後季伯玉除了服藥療傷，就是調製解藥，日常生活起居，都是水飄香一手包辦，不必他花費半點精神。

又是一個月過去了，桑一娘沒有再來，季伯玉的傷勢却有了一點進步，天樞穴雖是仍然不通，但在提氣之時，丹田已不再疼痛了。

這天晚餐之後，山區裏吹起狂風，但見枝葉四飛，古木悲嚎，聲勢頗爲驚人。

水飄香向吱吱作响的大門瞥了一眼道：「大哥，這扇門該不會被風吹倒吧。」

季伯玉道：「不會的，要是門被吹倒，這棟房子只怕也靠不住了。」

水飄香道：「那麼，大哥，你提氣運功試試，我幫你。」

季伯玉道：「好的。」

水飄香的功力極高，她以雙掌貼着季伯玉的脊心，滙出兩股熱力，然後與季伯玉凝聚的微弱眞力滙合，走奇經，經八脈，緩緩向天樞穴衝去。

經過個把時辰，他們的鬢角都見了汗水，但天樞穴道仍然無法衝開。

季伯玉示意水飄香收回雙掌，神情寞落的嘆息一聲，說道：「多謝妳，妹子，唉……」

水飄香道：「別灰心，大哥，你能够凝聚一點眞力，已經不錯的了，今後咱們服藥運功雙管齊下，我想要不了多久一定會復元的。」

季伯玉道：「但願如此。」

他語音甫落，一陣濃烟忽然由屋後湧來，水飄香愕然地道：「那兒來的這股濃烟？」

季伯玉說道：「該不是廚房裏着了火吧？」

水飄香道：「不可能，所有的火種我全部弄熄了的，怎麼會着火？」

按理是不可能着火的，但現在情形却出於常理之外。

濃烟滾滾，夾雜着劈剝之聲，間或冒起一陣紅光，帶來一股窒人的熱氣。

不幸得很，這的確是着了火，而且火乘風勢，眼看就要燒到臥房來了。

他們不敢再遲疑了，迅速將衣物及必要的物品打成包裹揹在背上，抓起兵刄就向房門外面衝去。

水飄香只跨出兩步，忽然脚下一窒，一把抓住季伯玉的手腕道：「大哥，這火大有蹺蹊，前門去不得。」

季伯玉雖也猛然醒悟，但却張嘴結舌，一時拿不定主意。

這也難怪，茅屋只有兩條出路，後門已成火海，只剩下前門可以逃生，如果前門出不得，難道要坐以待斃不成？

水飄香似乎智珠在握，一點也不慌亂，拖着季伯玉回到房裏，伸出雙掌緊貼牆壁緩緩向外面一登。

茅屋的牆壁的以石塊砌成的，她運用內力往外一登，牆壁立即現出一個洞口，再拆下幾塊石壁，就成爲一個便門了。

他們跨出牆外，悄悄奔到一塊山石之後，然後運目向四週打量。

此時整棟茅屋已經全部陷入火浒之中，但見烈焰冲天，四週景物被照得一片清晰。

水飄香沒有猜錯，這場火果然有人放的。

距前門不遠之處有一顆大樹，一位白髮皤皤的老婦正在樹後藏匿着。

她戴着一雙鹿皮手套，緊握雙拳，作勢欲擲，瞧她那副神情，好像緊張得很。

水飄香輕哼一聲道：「這老婆子好狠，她存心要將咱們擱在這裏。」

季伯玉一嘆道：「她連自己的丈夫都敢毒死，還有甚麼她不敢做的？」

水飄香道：「今天絕不讓再逃出手去，抓着她好替乙前輩報仇。」

季伯玉道：「不可冒失，妹子，她手裏抓的必然是十分歹毒的東西。」

水飄香道：「八成是毒砂，大哥，你有沒有把握用暗器打折的她雙手？」

季伯玉道：「我只能提聚兩成眞力，現在風勢又大，打掉她手中的東西可以，打折雙手只怕就無能爲力了。」

水飄香道：「也行，你出手吧。」

季伯玉取出兩枚銅錢，拿準風向，以師傅獨門手法，向桑一娘的手腕擲去。

這叫做螳螂捕蟬，黃雀在後，桑一娘全神盯着茅屋的前門，想不到她已經成爲被攻擊的目標，待雙腕一陣劇痛，她才知道大事不好。

此人久闖江湖，身經百戰，打鬥的經驗固然十分豐富，應變之快也是爐火純青非常人可及。

當雙腕被暗器擊中之際，她知道必然有人跟踪撲來，她手中的兩把毒砂雖然已經撒在地上，她依然雙掌急揮，全力推了出去。

這是虛招，如假包換的唬人玩藝，但這一記虛招却具有無比的震撼之力。

水飄香果然已經撲了過來，她却不明白桑一娘的手中還有沒有毒砂，一般毒砂所淬煉的毒藥，全是見血封喉，十分霸道的奇毒，這個險她如何敢冒？

在無可奈何之中，她只得眞氣一沉，將躍起的身形洩落地面。

這一回水姑娘又上了一次大當了，敢情桑一娘在一記虛招之後，早已脚板心抹油，待水飄香落回地面，她已經逃入暗影之中去了。

只是桑婆子又遭到一次失敗，她自然心有不甘，一股斷續的咒罵之聲，隨風飄了過來。

「小畜牲，短命鬼，你們侵佔了老娘的金牛，老娘只要還有一口氣在，絕不會跟你們善罷甘休……」

水飄香恨恨的一跺脚道：「大哥，都是你……」

季伯玉一怔道：「我？我怎麼了？」

水飄香道：「你不是能够一手發六枚暗器麼？爲甚麼你只發兩枚？」

季伯玉微微一笑道：「妳冤枉人了，妹子，我的眞力只能提到兩成，同時發射兩枚，已經顯得勉强，發射六枚就無能爲力了。」

水飄香撇了一下嘴，忽然又噗哧一聲輕笑道：「算你有理，現在怎麼辦？連房子都沒有了，總不能睡在荒郊吧？」

此時整個茅屋已是一片灰燼，斷垣殘壁呈現着一副刦後的慘狀。

季伯玉嘆息着道：「咱們只好離開此地了，但對江大哥夫婦有點過意不去。」

水飄香道：「房子又不是咱們放火燒的，有甚麼過意不去的？你說，咱們現在去那兒？」

季伯玉道：「去太白山，如果江大哥夫婦當眞被困在山裏，咱們也好救他們出來，順便將金牛交還他們。」

水飄香道：「好吧。」

他們整理了一下衣物，待趕到子午鎭已是辰初時分了。

在鎭上打了一個尖，買了一些乾糧，然後向西走，經麗光，祖安，豁谷口，驢馬店，到達佛坪縣城。

此時才是仲秋，山區已有衣不勝寒之感，加上季伯玉內傷未愈，鎭日在山道上奔馳，似有難以支持的感覺，待趕到佛坪縣城，他難免要疲態畢露了。

落店之後，水飄香逼着季伯玉開出治療內傷的處方才讓他歇息，她却抓藥，熬藥，一直忙個不停，待熬好湯藥端給他服食，又逼着幇他運功。

當一切就緒之後，她才鬆了一口氣，說道：「大哥，這幾天把你累壞了，我眞担心……」

季伯玉眼眶一紅，一股熱淚幾乎湧了出來。

他能够說些甚麼？人家水姑娘對他噓寒問暖，呵護備至，這份雲天高誼，叫他如何補報？

水飄香見他一臉難過的神色，遂挨近他的身旁坐下，細聲勸慰道：「別難過，大哥，塞翁失馬，焉知非福，你的傷勢雖還沒有痊癒，但在醫道上却獲益不少。」

季伯玉點點頭道：「妹子說的不錯，我是應該滿足的，除了醫道上的進益，我還得到一個紅顏知己。」

一片嬌紅忽然飛上水飄香的粉頰，櫻唇一噘，螓首一扭，給他來了一記嬌嗔。

「不來了，原來你不是好人！」

她說季伯玉不是好人，却禁不住匏犀半露，喜上眉梢，紅艷艷的嬌靨，幾乎要綻出水來似的。

季伯玉輕輕握着她的柔荑，說道：「妹子，我說的是眞心話，只可惜我配不上



妳。」

水飄香猛一回頭，道：「你瞎說，你那一點……那一點……不配了？」

這句話似乎十分吃重，水飄香說完這幾個字好像用完了她的氣力。

她站起身來向外走，在步出房門之後，又送來一串叮嚀：「不要太勞神了，大哥，你需要多作休息。」

他的確是在休息，因爲水飄香要他最少養息三天，以便恢復體力。

另一個原因是太白山的絕頂寒氣侵人，積雪經年不化，此時已是仲秋，他們不能不作禦寒的準備。

三天之後，季伯玉疲乏盡除，精神體力也達到滿意的程度，這天早餐之後，他們就由縣城出發。

其實佛坪縣已在太白山中，但到絕頂八仙台，還有近二百里的山路。

太白古稱太乙，是秦嶺最高的山峯，一到七月就大雪凝冰，重裘不暖，現在已是八月，自然是冰雪載途，遊客絕跡了。

但不論山路如何險峻，水飄香依然步履穩健，絲毫都不感到吃力，她還揹着一個大包裹，而且時時都要照顧季伯玉。

他們經過玉皇池，藥王洞，二太白池，終於抵達大太白池旁的太白寺。

此時，但覺浩浩天際，烟雲杳靄，兩戒河山，萬年歲月，頓覺人生是如此的飄忽，如此的渺小。

太白寺中住的却是道人，他們想不到在這麼天寒地凍的時候，居然還會有人登山。

不過這般道長對遊客是竭誠歡迎的，先替客人捧來兩杯熱茶，再爲他們準備熱食，招待的慇懃，使人有賓至如歸之感。

他們在寺裏歇了一晚，翌晨逕向縹緲天際，聳峙雲霄的八仙台奔去。

水飄香向雪花亂舞的天空瞥了一眼，道：「大哥，袁氏夫婦還會在八仙台麼？咱們只怕是徒勞往返了。」

季伯玉道：「也許是的，不過咱們如果不來，必然會寢食難安，妳說是麼？妹子。」

水飄香點點頭，沒有再說甚麼。

因爲他們由桑一娘的口中得知袁江夫婦被困在八仙台，不過那已經是一個月以前的事了。

一個血肉之軀的人類，能够在冰雪滿山，寒氣刺骨的荒山之中待下去麼？而且幾個月不是一個短時間，就算不凍死也要餓死了。

只不過季伯玉是赤子之心，仁者之言，水飄香又如何能够反對？

那麼他們只好繼續往上爬了，說甚麼也得到八仙台附近找找。

在距離八仙台約莫五十餘丈，水飄香忽然脚步一停，道：「大哥，你瞧……」

季伯玉向水飄香所指之處注目一瞧，發現一個身着深色衣衫的人影，佇立在八仙台絕頂之處，天風剛烈，吹得他飄飄欲飛。

水飄香說道：「大哥可曾瞧出他是誰麼？」

季伯玉道：「莫非是桑一娘？」

水飄香說道：「不錯，正是她，咱們追。」

季伯玉道：「好。」

追，相隔五十餘丈，冰雪載途，如何能够追到？

再說，季伯玉的眞力只能提到兩成，能够在如此險峻的冰雪上奔走，已經是難能可貴了，要快如何快得起來？

水飄香奔出了兩步，才想到季伯玉內傷未癒，急忙伸手挽着他的臂膀，帶着他向八仙台奮力狂奔。

桑一娘自然不會站在那兒等待他們，不過在滿山白雪，一片銀色的世界中，視綫可以及遠，因而並未失去他們的目標。

此時桑一娘已經奔向東北，距離似乎更了遠一點，他們不敢怠慢，也向東北追去。

待追近一塊山壁，忽然失去桑一娘的踪跡，水飄香哼了一聲道：「好一頭狡詐的狐狸，我不相信就找妳不到。」

季伯玉道：「妹子，妳瞧，那邊有一個洞，莫非她躲進了洞裏？」

水飄香打量一陣那個洞口，覺得頗爲奇怪，洞口只有三尺大小，矮着身子自然可以進去，但它裏面透着天光，必然不是一個山洞。

不管怎麼說，桑一娘不會鑽天入地，除了躲進這個洞口，絕對不會忽然消失，因此，水飄香一低頭就待向洞口鑽去。

季伯玉道：「慢點，妹子，這只怕又是一個陷阱。」

水飄香道：「她那點玩藝我已經看透了，現在是甕中捉鼈，不能讓她再逃出手去。」

她說話之間已經鑽了進去，季伯玉別無選擇，只好亦步亦趨的進入洞口。

裏面是一個山谷，但見怪石崢嶸，犬牙交錯，石上佈滿冰雪，形勢千奇百怪，有如鬼斧神工，眞箇美麗已極。

只可惜山谷之內寒氣凌厲，季伯玉只不過剛剛踏入，就連打兩個寒噤，幾乎要縮作一團。

水飄香趕緊打開背上揹的衣包，取出一件在佛坪城買的狐皮袍子道：「大哥，快穿上，這裏面實在冷得出奇。」

待季伯玉穿好狐裘，她也加上一件皮襖，然後一路尋找下去。

山谷不大，他們找了將近一盞熱茶的時間，就已走遍全谷。

水飄香道：「這裏面不可能藏得有人，寒氣太重，咱們出去吧。」

季伯玉道：「好的。」

他們奔回適才進谷之處，水飄香一呆道：「啊，洞口呢？」

季伯玉道：「應該就在前面五尺之處，只怕是被大雪掩住了。」

此時天空一片灰黯，鵝毛般的雪花在不停的飛舞，要不了多久地面上就堆起一層厚厚的新雪，洞口被雪掩蓋，當然有此可能。

水飄香道：「待我用劍挖挖看……」

她語音未落，一股强大的勁風忽然當頭砸下，她來不及查看是隕石還是雪崩，一把抓着季伯玉的手腕，奮力倒竄丈外。

她還沒有停下脚步，身後已經傳來一聲巨响，四射飛濺的雪花，濺得他們滿頭滿身都是。

「好險，差一點就沒有命了！」

水飄香與季伯玉雖是躲過一刦，心頭還有餘悸，及擰身往前面一瞧，他們不由神色一呆。

敢情前面崖頂之上，有一位滿頭白髮，橫杖而立的青衣老婦，正是他們要找的桑一娘。

「喋喋喋……老婆子還是那句話，不怕你們奸似鬼，還是要喝老娘的洗腳水，現在該聽老娘的了吧？」

原來這又是桑一娘佈置的陷阱，他們不幸再度中了她的圈套！

水飄香哼了一聲道：「不要得意，桑婆子，此地不見得就能囚得住咱們。」

桑一娘道：「別做夢了，小丫頭，妳爲甚麼不向四週瞧瞧？」

由於大雪紛飛，茫茫一片，使他們忽略了四週的山勢，此時流目一瞥，不禁面色大變。

峭壁排天，高聳入雲，連猿猱也難飛渡，更不必說人類了。

像這麼一座井形的絕谷，偏偏有那麼一個三尺小洞，是造物者故示神蹟？還是專替他們準備的葬身之地？

沒有人能夠回答這些問題，但那無情的死神却在向他們召喚。

這個死神自然是桑一娘了，她堵塞了他們的求生之門，也斷絕了他們的求生之機。

也許桑一娘很欣賞她這項傑作，喋喋的笑聲幾乎在持續不斷。

水飄香氣得臉色鐵青，大聲叱喝道：「桑婆子，妳也算是一個武林前輩了，爲甚麼只會一些下流的手段？有種的妳就下來，咱們憑眞材實學作個了斷！」

桑一娘道：「拚命老娘沒有興趣，等你們餓癟了，凍僵了，老娘不費吹灰之力就可拿回金牛，何必跟你們浪費體力。」

水飄香道：「桑婆子：妳別冤枉人，一條牛的體積何等龐大，咱們能够藏在那裏？」

桑一娘冷冷一哼道：「別跟老娘耍嘴皮子，這樣對妳並沒有好處，其實金牛並不是眞金的，原也值不了多少錢，不過它是老娘陪嫁的東西，我跟乙老鬼夫妻反目之後，他竟然扣下金牛不肯還我。」

水飄香道：「所以妳就設計毒死他，一夜夫妻百日恩，妳的心腸太狠毒了！」

桑一娘怒道：「我毒的是我的男人，妳管不了，小丫頭，識相一點，交出金牛老娘放妳一條生路。」

水飄香道：「咱們沒有瞧到甚麼金牛，妳不必枉費心機，再說，咱們只要費點事，一定可以找到出谷之路。」

桑一娘喋喋一陣大笑道：「出谷之路？嘿嘿，除非脅生雙翅，妳就不必痴心妄想了。」

水飄香道：「適才妳有沒進來？」

桑一娘道：「老娘如果不進去，你們怎肯上當！」

水飄香道：「那妳是怎麼出去的？」

桑一娘擧起一條繩梯，道：「瞧到了麼？小丫頭，老娘事先準備了這個，自然能够攀上峭壁了。」

這一下水飄香可就洩了氣了，不由輕輕嘆出一口長氣道：「怎麼辦？大哥。」

季伯玉道：「看來只好將金牛交給她了，否則咱們必然出不了這個絕谷。」

水飄香道：「你以爲交給她就能够出谷麼？這老婆子心狠手辣，她不會讓咱們活着的。」

季伯玉道：「咱們不能束手待斃，讓我試試……」

水飄香道：「不，大哥，這是與虎謀皮，桑婆子不會同意的。」

季伯玉道：「我不是用金牛換命，是想以暗器打她。」

水飄香啊了一聲，說道：「不錯，武林第一家的飛星子名震天下，你早就該出手的。」

季伯玉道：「妹子，以我現在的功力，能够打中三十丈以外的目標麼？何況天色不好，視綫又是如此的昏暗。」

水飄香櫻唇一噘道：「既是如此，還有甚麼好試的？」

季伯玉道：「如果妳輸給我功力就不同了，雖是成功的機會不多，但也值得一試。」

水飄香精神一振道：「好。」立即伸出右手，握着季伯玉左手的手腕，一股熱力緩緩由少府穴向他的手少陰心經輸去。

季伯玉勉强提起眞力，隨着那股熱力流轉，直待體力達到飽和狀態，才掏出六枚銅板，乘桑一娘扭頭旁顧之時，一抖手，以雪飛六出的獨門手法撒了出去。

銅板扶搖直上，奔向三十丈高的崖頂，速度之快，宛如電掣星馳一般。

桑一娘絕未想到他們還有反擊之力，才漫不經心的扭頭一瞥，待她聽到風聲有異，再想逃避巳經力不從心了。

因爲她不可能聽到風聲就逃，至少也要回頭瞧看一眼。

這一眼就瞧糟了，代價是她的一條老命。

武林第一家以飛星子馳譽天下，季伯玉雖是一手發出六枚銅板，它們却前三後三分做兩個品字形飛馳，前面是一個倒品字，上面兩枚取雙眼，下面一枚擊喉結，桑一娘扭過頭來，正好迎上這個倒品字。

噗噗幾聲輕响，帶來一股慘呼，桑一娘由崖頂摔倒下去，這位毒害親夫的老婦人，可能巳經遭到慘報。

一擊成功，水飄香高興得跳了起來道：「好手法，小妹倒是開了一次眼界。」

季伯玉道：「這是僥倖，她如非扭頭他顧，咱們未必能够成功。」

水飄香道：「不必謙虛了，大哥，咱們快挖開洞口，早點離開這個鬼地方。」

他們扒開雪花，找到洞口，將一塊堵住洞口的大石塊推掉，才一前一後的鑽了出去。

雪花還在飛揚，外面的寒氣比谷裏稍好一點，但虎虎生威的寒風，依然不是常人所能忍受的。

不過水飄香却覺得今天最爲可愛，連那些又硬又滑，佈滿冰雪的石塊，都使她感到份外親切。

× × ×

只有失去自由的人才覺得自由可貴。

也只有死裏逃生的人，才覺得生命可愛。

他們適才落入陷阱，失去自由，還差一點將寶貴的生命擱在山谷，這就勿怪水飄香會對那些又滑又硬，頑冥不化的山石，都有親切之感了。



不過她並沒有忘記她的敵人桑一娘，及流目一瞥，她笑了，因爲桑一娘也像那些又滑又硬，佈滿冰雪的石頭一樣，直挺挺的躱在雪地裏。

但惻隱之心，人皆有之，因而一笑之後，她又發出一聲嘆息。

「大哥，這老婆子……咱們把她埋了吧。」

「好，不過天寒地凍，掩埋不太容易，我看乾脆丢進洞口吧，那山谷終年積雪，倒像一個龍眼之地。」

「就這麼辦。」

他們將桑一娘丢進山谷，再把洞口堵住，片刻之間，堵洞的石塊就被雪花掩埋了。

水飄香抬頭向天色瞥了一眼道：「大哥，大雪不止，天候越來越壞，咱們快下山去吧。」

季伯玉道：「別忙，咱們既巳來到此地，總得找找袁大哥夫妻。」

水飄香道：「我想袁大哥他們多半跟咱們一樣，是被桑一娘騙進山谷去了。」

季伯玉道：「要是他們也在山谷，咱們怎麼沒有瞧見？」

水飄香道：「哎，你這人怎麼死心眼，桑一娘爲了要尋找金牛，所以沒有守在這裏，他們自然會推掉堵塞洞口的石頭逃出來了。」

季伯玉道：「妳的推測不錯，不過咱們還是應該盡一點心意。」

他的確是一個死心眼，如果不讓他找一找，他絕對不會下山的，水飄香無可奈何，只得跟着他滿山亂轉。

太白山峯巒重叠，溝壑無限，就算花上整年的時間，不見得就能找遍，好在他們的目標只是八仙台附近，在天色還沒有全黑之前，終於連幾塊石頭都被他們數遍了。

水飄香櫻唇一噘道：「滿意了吧？楨子頭。」

季伯玉道：「先是死心眼，又是楨子頭，小姑奶奶給我的封號倒是不少。」

水飄香噗哧一笑道：「誰叫你那麼倔强的？快走吧，希望咱們能够找到一個廟宇。」

他們向北走，山險路滑，步步危機，如非水飄香全力照顧，季伯玉只怕要寸步難行，待他們趕到三天門，巳經是夜色闌珊了。

總算他們運氣還不壞，終於叫開了廟門。廟裏的道人是歡迎遊客的，平時都備有客房及齋飯，只是在這個季節，這個時辰，難免使他們有些意外而巳。

翌晨他們經雷神峽，沖天嶺，至上坡寺停留一夜，再經瘦魚兒嶺，臥牛台，至下坡寺投宿，這一路但見雪壓蒼松，雲摩峭嶂，眼看景物的奇偉險峻，頓覺人生是如何的渺小，勿怪那些閒雲野鶴般的山僧，要視富貴如浮雲了。

這天抵達郿縣，他們就投入客棧來個矇頭大睡，待疲勞恢復，才商談今後的行止。

「大哥，咱們是在江湖上溜溜，還是去安徽虎林？」

「去虎林吧，妹子，對師門我有點放心不下。」

「可是你丢了神龍令……」

「醜媳婦難免見公婆，我不能永遠逃避。」

「我是說待找到神龍令再回去。」

「天地悠悠，四海茫茫，咱們到那裏去找？再說，丢了神龍令，應該讓家師知道，也好使他老人家的心裏有一個底。」

「好吧，藥方呢，拿來我替你去抓藥吧。」

「多謝妳，妹子，請妳叫藥店按處方上十倍的份量，做一副藥丸，今後就可以免去好多麻煩了。」

爲了做藥丸，他們在郿縣多待三天了，季伯玉除了天天服藥，早晚仍由水飄香以內力助他運功。

他們買了兩匹坐騎，在第四天的凌晨由郿縣起程，出東門逕向長安奔去，這天晌午時分，他們到達灞橋，水飄香忽然一帶馬頭，道：「大哥，快到這邊來。」

他們來到一片樹林之外，好像是在逃避甚麼，季伯玉不解的問道：「妹子，怎麼啦？」

水飄雲香指着一隊遠去的人馬，道：「你沒有瞧見？是王爺，咱們惹不起。」

「哼，就算王爺選妃，也輪不到鄉下姑娘……」

這幾句話不只是來得突然，而且語帶譏諷，不倫不類，這樣的話自然不會是季伯玉說的。

莫非這座樹林之內，竟然還有隱藏之人？

其實別人是靠在一株樹幹之上假寐，只是水季二人沒有當心而巳。

不過，不管他假寐也好，眞寐也罷，人家水姑娘可沒有招他惹他，他爲甚麼語含諷刺，大發謬論？

也許他只是隨便說說，但禍從口出，水飄香可不願就此放過。

「那兒來的一條野狗？再敢隨便亂吠，小心姑奶奶敲掉你一口狗牙！」

「小丫頭，妳敢罵人！」

假寐的大漢呼的一聲跳了起來，水飄香瞧到他的長相，不由心頭一懍。

此人約莫三十出頭，長得人高馬大，單憑這副巨無霸似的身材，就是够叫人退避三舍。

他身着錦袍，臉色紅紅的，手中執着一柄八尺長的青龍大刀，形象威猛巳極。

季伯玉悄聲對水飄香道：「此人好像傳說中的關侯，妹子要小心一些。」

水飄香道：「不錯，他正是關侯，不過他的好日子巳經過去，遇到我他就要走麥城了。」

走麥城是關公最失意的時候，義薄雲天的關夫子，此時巳經走到人生的盡頭，如果錦袍大漢當眞是傳說中的關侯，他對這句話必然十分忌諱。

因爲關侯平素就以關公自居，認爲他是關羽重生，雲長再世，對他談過關斬將可以，走麥城是揭瘡疤，他如何能够忍受得了！

「小丫頭，妳找死！」

錦袍大漢提着青龍刀走了過來，看來水飄香是惹了大禍。

（未完）

沈勝衣傳奇故事

# 雷霆千里

黃　鷹·文
黃耀基·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沈勝衣與孫松在九宮八卦陣的竹林內拚個你死我活，孫松常看到三個沈勝衣，却分不出那一個才是眞的，卒被沈勝衣殺掉。沈勝衣再與不懂竹陣的婁敬在竹林外決鬥，也輕易的將他殺了。紅梅將沈勝衣帶至一處地方休息，她對沈勝衣頗有好感，除了親自下厨燒菜給他吃外，更在晚上陪伴他在樓外散步，互訴心曲。翌日早上沈勝衣被帶至一座大堂，一個熟悉的聲音命令他取下頭上的竹笠，沈勝衣不肯，要那個人先給他看本來面目，雙方爭持不下，那人終於答應破例一次，從石像中走出來……

## 初戰冷香院　手刃惡花奴

這個人對沈勝衣來說，較方才的聲音更熟悉。

聲音由石像內發出來，多少都有些異樣，這個人的臉龐在燈光之下，雖然顏色有異於平時，但相貌却是絕不會改變的。

沈勝衣雖然聽過了聲音，已經有心理準備，但在看見這張臉龐的刹那，仍不禁心頭震動。

從說話聽來，現身的這個人應該就是幽冥公子的了，但在沈勝衣的心目中，這個人却絕不可能是幽冥公子。

事實却放在目前。

——難道天下間竟然有這麼相似的人嗎？

沈勝衣忽然又想到了易容，想到了他生平遇到的三個易容大師，想到他們那種匪夷所思的易容術。

可是，聲音又怎能變得完全一樣？

難道幽冥公子之所以神秘莫測，就因爲他本來不是一般江湖人？

這也是事實，無論那一個，相信也絕不會懷疑到這個人的頭上。

而既然是事實，他應該採取怎樣一種態度？

沈勝衣的心情那刹那出現前所未有的混亂，以目前的情形看來，他是不能不取下大竹笠的了，而對方一看見他的相貌，一定會知道他絕不是黑貓，也絕不會相信他會誠意參加這次的行動。

那只有一種結果，在既不能讓他帶着秘密離開的情形之下，只有殺人滅口。

若是到那個地步，沈勝衣也不知道應該怎樣。

因爲這個人非獨是他的好朋友，而且曾與他出生入死，生死與共。

中年人步出石壇暗門，在沈勝衣面前丈許停下，一伸手，道：「閣下現在可以取下竹笠了。」

沈勝衣又沉吟了一會，終於伸手將竹笠取下來。

中年人目光一落一笑。「我到底沒有聽錯，果然是你——沈勝衣。」

「白兄——」沈勝衣淡淡的一笑。

「你當然還記得我這個老朋友。」

「當然，」沈勝衣道：「只是不明白，粉侯白玉樓怎會變成了幽冥公子。」

「沈勝衣竟變成黑貓，豈非也一樣很奇怪？」

沈勝衣道：「這無論如何，總沒有白兄的出人意外。」

「錯了，」白玉樓上下打量了沈勝衣一遍：「老弟一劍縱橫天下，隨便找一個人問問，相信都會知道，而除了朝廷中人，知道有我這個人的，却相信不多，所以沈勝衣若竟是明爲名俠，暗爲殺手，消息傳出，相信天下也爲之震動。」

沈勝衣沒有作聲，白玉樓忽然打了一個哈哈。「沈勝衣當然絕不會是黑貓。」

「白兄又如何？」

「我倒想聽聽你的意見。」

「應該不會是幽冥公子。」沈勝衣目光盯穩在白玉樓面上。

白玉樓仰天大笑起來。

這個人不錯沒有沈勝衣的有名，但是在京畿，却無人不識，武功固然好，文章也是過人，年輕的時候，連中文武狀元，並貴爲駙馬，所以武林中人均稱之「粉侯」，至於「書劍雙絕」這個外號，反而不多提及。

他雖然是朝廷中人，都喜歡與武林中人結交，每隔兩三年，總會抽空到江湖上走走。

沈勝衣所以才會認識這個粉侯。

在他的印象中，粉侯白玉樓乃是俠義中人，對朝廷更是赤胆忠肝，對於這個人他一向都甚爲欣賞。

他們最後一次見面是年多之前，當時白玉樓曾經表示，三兩年間不會再離京，現在却非獨南下，而且以幽冥公子的身份出現。

大笑了一會，白玉樓才道：「聽你的口氣，好像還不能肯定。」

沈勝衣道：「幽冥公子本該就是一個很令人意外的人，你豈非已令我非常的意外？」

白玉樓大笑。「那你就該不會有懷疑的了。」

沈勝衣仰首道：「可惜你的相貌與石像並不一樣，而且，你還稱公子，不覺得太老？」

白玉樓大笑道：「這才令人意外。」

沈勝衣道：「爲什麼你會在這裏出現的？」

白玉樓道：「你與我問的都是同一句話，但既然你在前，只好我先回答了。」

說着他緩步踱到石壇之前，道：「不錯，幽冥公子就是石像這模樣，這是象徵他的威嚴的地方，石像也當然非要與他一樣不可。」

「有多大了。」

「三十不到，外表看來，比很多人要英俊瀟洒，但大概進出幽冥太多，面色不大好，看來令人有些兒心寒。」

「你與他是什麼關係。」

「官與賊。」白玉樓笑顧沈勝衣。「你應該明白了。」

「有些，」沈勝衣接問：「他現在在那兒？」

「天牢之內，與他同在的還有十三個一流好手，都是經過他細心的選擇，選擇出來的十三種技能方面的天才。」

沈勝衣奇怪道：「他到底在幹什麼，總不會是覬覦大內藏珍的吧？」

「恰好就是。」

沈勝衣笑笑。「我現在有些佩服這個人了。」

「我也是。」白玉樓頷首：「這個人的確是一個天才，只看這地方，你應該知道的了。」

沈勝衣道：「這是我所見，設計得最精緻的地方。」

白玉樓道：「這個人絕無疑問精通土木建築，頭腦的靈活，非常人能及，所以這些年來，無往不利，豎立了幽冥的威信，黑道中人無不以獲得他賞識爲榮。」

沈勝衣道：「可是他腦筋動到禁宮，却是最不智的行動。」

「何以見得？」白玉樓反問。

沈勝衣道：「一般大富人家，藏珍的地方無論怎樣嚴密鞏固，所能徵集的都是部份人力！天子却不同，一聲令下却能徵集天下所有的人力物力，建築出來的藏珍地方豈是一般大富人家能够相提並論。」

白玉樓點頭道：「未進過禁宮的人是絕不會想像得禁宮的深遠，森嚴，與他們勾結的太監又是一個自負聰明的庸人。」

沈勝衣笑了笑，白玉樓亦自笑道：「眞正的聰明人也根本不會去做太監。」

「但他能够令幽冥公子相信，可見也不是不學無術之輩，而這些年來的成功，亦不難養成幽冥公子的自負。」

「所以他最後還是決定採取行動。」

白玉樓仰首望着那具石像。「這個行動也就叫風雷行動，大有驚天動地，九州震驚的意思。」

「原來這才是風雷行動。」

白玉樓笑笑。「禁宮的防守本來已經嚴密，經過我多年的改進，又多了一些花巧，一環緊扣着一環，而部份化明爲暗，不是隨便可以看出來，所以幽冥才進入，立即就被發現了。」

「與之同時，幽冥想必亦發現形勢有異。」

「不錯，可見他仍然堅信自己的計劃萬無一失。」白玉樓輕捋鬍子，「自信本來是成功的一個因素，但太過自信而輕視環境，却很易導致失敗。」

「據說幽冥絕少親身參與行動。」

「原因是這一次的行動太重要，任何人他都不相信，他也準備在事成之後，洗

手不幹了。」

沈勝衣頷首道：「禁宮的藏珍當然已足令任何人安享一生。」

「他却是以另一個身份混在其中。」

「這個人非常聰明，不過事敗之後還相信並無分別。」沈勝衣轉問：「他們能不能進入禁宮寶庫？」

「只能够進入外層，」白玉樓微笑，「所以這一次幽冥雖然失敗，還不太難過，遺憾的只是連藏珍一件也沒有看到。」

一頓，白玉樓接道：「在他們準備開啓第二層門戶的時候，他們已經被四方八面包圍起來，其中還有三十六台火槍。」

沈勝衣動容道：「有沒有人反抗？」

白玉樓道：「全部想反抗，被火槍轟殺了其中六人之後，却變得很服從。」

「畢竟是血肉之軀。」

「面臨抄家滅門的威脅，他們都非常合作，皇上也不想這件事太張揚，所以只是將這些人收押天牢。」

「幽冥是怎樣被認出來的。」

「習慣了發施號令的人，在行動之中很容易現出來，所以並不難確定他們是以此人爲首，而他們是被個別審問，到這個人的時候，我拿說話一套，便將他迫出原形來。」

白玉樓盯着那具石像，「他雖然自命不凡，但外殼被擊破之後，便像蜆貝般，變得軟弱不堪，這另一個原因當然是他從來都未嘗試過失敗的打擊，而一直養尊處優對於生死也特別來得緊張。」

「貪婪，多疑，畏死——這個人的缺點，眞還不少。」

白玉樓笑道：「對於這個人，我一向很感興趣，所以連審了他七日七夜，到我離開的時候，他差不多已站不起來了，已接近完全崩潰，所藏的秘密，在我百數十次反覆盤問之後，相信已經給搾得一乾二淨。」

沈勝衣淡然一笑。「想不到你還有這種本領。」

白玉樓道：「對於這個人我也聽說過不少有關他的傳說，我覺得還可以利用，所以才不惜花這些時間。」

沈勝衣沉默了下去，白玉樓接道：「這件事有關的人，已一個不漏，收押在天牢，負責這件事的完全是我的心腹手下，絕對不會將消息洩漏出去。」

沈勝衣沉吟着道：「你是要利用幽冥公子的身份將天下的惡人一網打盡。」

白玉樓搖頭：「這只是原因之一，當前最重要又必須解決的是另一件事情。」

沈勝衣疑惑的看着白玉樓，推測道：「在這件事情之中，是不是你必須一些有特別專長的人幫助解決，所以你準備利用幽冥公子這種徵集的方法，徵用你需要的江湖人？」

白玉樓道：「不錯。」

「殺手是其中之一？」

「而且是最重要的一環，這個殺手非獨要武功高强，能够在電光石火之間解決敵人，而且還要有俠義之心。」

沈勝衣一怔。「這有什麼關係。」

白玉樓道：「這個人必須站在我這邊，所以我才選擇黑貓。」

沈勝衣更奇怪。「你認識黑貓？」

「不認識，但我有他一份比較詳細的資料，根據資料記載，這個人近年來已經改變了很多，而更早之前，他選擇的對象都是一些連我也認爲該殺的人，最重要的一點，是——他是你的朋友。」

沈勝衣道：「這樣一個神秘的殺手，你居然知道得這麼多。」

白玉樓笑笑，道：「官府中人並不是你想像的那麼不中用。」

沈勝衣搖頭。「我從來沒有這個念頭，何況我還知道有白兄這樣一個天才居中策劃。」

白玉樓沉吟着道：「只要我們的力量所及，都有我們精幹的人員存在，民間的，官府的，以至江湖上所發生的比較嚴重的事情，我們都有詳細的記錄，這些年來，我最感得意的，就是編成了一冊『名人譜』。」

「我記得你曾經提及，名人譜記載着天下比較知名的人，以黑貓的聲名，當然不會不記在內。」

白玉樓點頭。「他的成就事實在一般殺手之上，綜合所有的資料，我以爲，可以幫助我的人除了你之外，再沒有第二個比他更加合適。」

沈勝衣奇怪的問道：「那你怎麼不找我？」

白玉樓歎了一口氣。「我從未見過一個像你這樣好管閒事，又漂泊無定的人，在找黑貓的同時，我已經找了你整整一個月。」

沈勝衣道：「你知道爲甚麼你找我不着？」

白玉樓道：「會不會是因爲我用的都是官府中人？而你那些江湖朋友對官府中人都無多大的好感？」

沈勝衣笑笑道：「你能够看出這一點，以後一定很容易將我找出來。」

白玉樓看看沈勝衣，搖搖頭。「所以我只有找黑貓，那知道竟反而將你找出來，黑貓呢？」

沈勝衣神情一黯，道：「已死了。」

白玉樓微喟。「日前有消息傳來，他爲了易菁菁與杜飛雲一夥大起衝突，杜飛雲唐晶母子都死在他劍下，這其實與事實不一樣？」

沈勝衣歎息道：「我趕到去的時候，他已經被唐晶擊斷了四肢。」

「唐晶是你殺的？」

沈勝衣道：「說出受聘幽冥之後，黑貓亦自盡。」

白玉樓感慨的道：「他的心情並不難明白的，所以叫你頂替他，是不是要破壞幽冥的行動？」

沈勝衣無言頷首，白玉樓捋鬚慨歎。「我總算沒看錯人，可恨竟緣慳一面。」

沈勝衣說道：「你好像也找來了杜飛雲。」

白玉樓道：「這個人有一樣特長，有助於我的計劃進行。」

「是甚麼？」沈勝衣問。

「他原是大理王朝的人，對於大理王朝的一切非常熟悉，而且與朝中部份高官仍然有交情，有他在接應，事情便簡單得多。」

「事情與大理王朝有關？」



白玉樓道：「不錯。」

沈勝衣道：「我雖然還未知道是甚麼一回事，而想像得到是一件驚天動地，關係無數人生死的大事。」

白玉樓道：「所以這一個行動，我仍然叫做風雷行動。」

沈勝衣担心道：「杜飛雲的死……」

「不要緊，每一個人選我都另有安排，以防不測。」

「正如翠蝶花飛？」

白玉樓笑笑。「這個人我早就知道不是黑貓的對手，所以請他來，只是要將他除去。」

「這正如婁敬孫松。」

白玉樓只是笑笑，沈勝衣道：「之外你還需要一些甚麼人？」

「一個精通易容術的人。」

沈勝衣說道：「這個人大概不用找的了。」

白玉樓笑道：「你還沒有忘記我有一冊無雙譜，可以隨便變出幾個一模一樣的人來。」

沈勝衣點頭道：「精通易容術的人本來就不多，能够在一時半刻之間將一個人變做第二個人的高手，相信還不到三個，而白兄應該是其中之一。」

白玉樓拈鬚微笑。「那其實雖然算不得是易容術，但的確簡單快捷，而這一次的行動中，我需要的正是一個這樣的易容高手。」

沈勝衣問接道：「殺手，易容師，內應之外，你還需要甚麼人？」

白玉樓道：「一個力士——」

「要他能舉多少重？」

「萬斤！」白玉樓說得很輕鬆，沈勝衣却不由苦笑。

能舉三五千斤的人已不多，要找一個力舉萬斤的人更就不容易。

白玉樓接道：「這個人雖然難找，但到底給我找到了，而霹靂堂的人亦肯仗義帮忙。」

「霹靂堂？」沈勝衣奇怪道：「在這個行動中你還需要用到火藥。」

白玉樓道：「而且需要很多，所以這個人必須是一個高手，他非獨要隨身携帶足够的火藥，還要能够善用那些火藥，達到我的要求。」

「這已是五個人，」沈勝衣盯着白玉樓，忽然問：「要不要一個暗器高手？」

「當然需要！」白玉樓笑笑。「他必須善用暗器，百發百中，不能太浪費。」

「這個人你也找到了？」

白玉樓笑問：「我需要七個人完成這件事，還有一個以你看，應該是那一方面的人才。」

沈勝衣沉吟道：「會不會是一個懂得機關消息的人？」

白玉樓大笑：「你小子果然有些心思，我正是需要一個那樣的人，而且他還要擅開各種巧鎖，在極短的時間內讓我們安全進入必經的地方。」

沈勝衣道：「也找到了？」

白玉樓道：「不錯。」一頓又問：「你是不是覺得有些奇怪？」

沈勝衣點頭，道：「若是我沒有猜錯，幽冥公子只怕帮了你很大的忙。」

白玉樓大笑，一拍沈勝衣的肩膀。「我要的那七個人之中，幽冥替我找到了三個。」

沈勝衣道：「幽冥既然是要光顧大內寶庫，這些人當然少不得的。」

白玉樓道：「江湖上不錯還有其他比他們更理想的人選，但時間已迫近，我只好就地取材了。」

沈勝衣道：「問題只是在你能否控制這些人，要他們服從你的指揮。」

白玉樓道：「他們的家人已經被扣押起來。」

沈勝衣一怔道：「你不是這種人。」

「的確不是，但爲了要事情確保成功，避免中途生變，我不能不這樣做。」白玉樓一聲歎息。「易地而處，相信你會明白我的心情。」

沈勝衣道：「不必，我現在已經明白。」一頓歎息道：「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人在官場，何嘗不是？」

白玉樓笑拍沈勝衣肩膀。「老弟能够明白，最好不過。」

沈勝衣笑顧白玉樓。「雖然如此，你仍然不放心，需要一個人全力協助你。」

白玉樓道：「黑貓是最佳的人選，可惜……」

沈勝衣道：「我其實也不錯？」

白玉樓道：「當然，我唯一担心的只是，你殺人時心不够狠，手不够辣。」

沈勝衣道：「這一次的行動中要殺很多也許不該殺的人？」

「也許。」白玉樓歎息道：「在行動之中我們一定會遇到不少障碍，爲了消除這些障碍，要掩飾我們行動的秘密，也許不能不殺一些人。」

沈勝衣道：「我明白，但你亦應該知道，黑貓雖然是一個殺手，但並不是一個嗜殺的人，他去與我去其實並無多大的分別。」

白玉樓點頭。「你既然來了，我當然不會讓你走的。」

沈勝衣道：「那個紅梅到底是你的人？還是幽冥的人。」

「是幽冥的。」白玉樓嘟喃道：「這個人很奇怪，以我觀察，不像是一個很壞的人，她却是與幽冥走在一起，而幽冥每一次召集人來，總是由她負責接待。」

白玉樓道：「據說幽冥每一次接待那些人，都是在不同的地方，可是她對於這個冷香園却是如此熟悉。」

沈勝衣道：「我們可以開心見誠與她談談。」

「有此必要？」白玉樓懷疑。

沈勝衣頷首道：「因爲你這個秘密對她已經不成秘密。」突然一抬頭。「姑娘，妳應該下來了。」

白玉樓一怔，殿堂的一方石壁即時移開，一個人從中走出來，正是紅梅。

紅梅緩步走到沈勝衣面前，一面迷惘之色，還未開口，白玉樓已替她問：「你怎知道她躲在那兒？」

沈勝衣道：「這殿堂太靜了，方才我在傾耳找尋你藏身所在，已發覺有人藏在那兒？」

白玉樓笑笑。「看來你非獨鼻子靈，耳朵也一樣靈得很。」

沈勝衣道：「我本來以為那是你的人，但看到了你的本來面目，這以為便完全推翻。」

「為甚麼？」白玉樓隨即微一頷首，自己回答：「不錯，我們是好朋友，我既然對你如此信賴，埋伏了人，絕沒有理由不讓你知道，不給你介紹一下。」

沈勝衣道：「既然不是你的人，那就是這個地方的人了，武功那麼好，而對這個地方又如此熟悉的，除了紅梅，還會是誰？」

紅梅不由一聲歎息。「好像你這樣聰明，這樣小心的人實在不多。」

沈勝衣道：「這其實不算甚麼，我冒充黑貓到來會晤震驚天下的幽冥公子，難免要步步為營，在這種情形之下，耳目難免亦敏捷得多。」

紅梅上下打量着沈勝衣。「我早就懷疑你的身份，但種種疑念都被你推翻，最後還是相信了。」

沈勝衣目注白玉樓道：「對於這個幽冥公子，便又是甚麼時候動疑的？」

紅梅搖頭。「一直沒有，我只是受命監視他。」

沈勝衣白玉樓齊皆一怔，紅梅接着道：「公子一向用書信召集手下，白大人給我的書信，字跡完全一樣，我本就沒有動疑，問題在公子這一次的行動，我們小姐竟毫不知情，而前此行動成功與否，也不見公子回覆，原以為公子有意背叛，所以留上心。」

白玉樓奇怪道：「幽冥公子背後還有人？」

紅梅頷首，沈勝衣接道：「你說過這不是幽冥公子的地方。」

「這是事實。」紅梅道：「因為他還未有資格承繼這個地方。」

白玉樓沈勝衣相顧一眼，實在不明白，紅梅目光轉向那個石像。「這不是公子的石像。」

「那是誰？」白玉樓追問。

「是他的父親，他們父子本就有些兒相像，難怪白大人有這錯覺。」

白玉樓追問下去：「他的父親又是那一個，江湖上姓邱的高手以我們所知並沒有幾個。」

紅梅反問道：「公子告訴白大人本姓邱。」

「姓邱名靈，靈名也許有疑問，邱姓應該不假。」白玉樓問：「難道不是？」

「剛好相反，靈名是真，邱姓卻是假。」紅梅稍作沉吟。「公子本姓上官。」

白玉樓一怔：「上官？」沈勝衣接問道：「賊狀元上官鼎與上官靈可有甚麼關係？」

紅梅應道：「父子。」

白玉樓雙眉深鎖。「司馬為王，上官靈後面的應該就是司馬王朝了。」

「白大人的名人譜當然不會缺乏司馬王朝的人。」

「以我所知，司馬王朝已經衰落。」

「盛極必衰，物極必反，司馬王朝能夠保持三代的榮耀，已經不容易。」

「第四代的主人是誰？」

「司馬雙城。」

「司馬王朝第三代據說只得一女，就是她？」

「不錯。」紅梅歎息。「女孩子當然要嫁人，而這個她要嫁的人就是司馬王朝將來的主人。」

「幽冥公子就是這個人？」

「是其中之一，除了他之外，還有兩個人，與他競爭得很厲害。但一個途中失手，另一個縱橫海上，所以希望最大的，也該是公子的了。」

「司馬雙城的意思怎樣？」

「對幽冥公子深情一片，所以若是知道公子失落在白大人手中，只怕未必會輕易罷休。」紅梅目光一轉。「就是我不說，這件事相信也瞞不了她多久。」

白玉樓沉吟道：「想不到幽冥公子背後還有這許多秘密。」

沈勝衣一笑道：「看來這一次你除了應付大理王朝之外，還要小心司馬王朝的報復，未可樂觀。」

白玉樓道：「有你在我身旁，何事不迎刃而解？」

沈勝衣道：「以我看，你還是問問紅梅姑娘，若是她答應助你一臂之力，這件事才容易解決。」

白玉樓看了看紅梅，紅梅歎息道：「我侍候司馬王朝多年，對於他們的行事雖然知道一些，但說到幫忙，只怕起不了多大的作用。」

沈勝衣道：「那總勝過我們甚麼也不知道。」

紅梅垂下頭，不作聲。

沈勝衣道：「我們這樣無疑叫你背叛司馬王朝，但不管你是否答應，我們都不會將你留難。」

紅梅輕聲問：「又是為甚麼？」

沈勝衣道：「以你對這地方的熟悉，方才你要離開，本是很簡單的事情。」

紅梅道：「我還能夠走到那裏去？」

沈勝衣奇怪道：「要不是幽冥公子若出了甚麼事，你……」

紅梅說道：「公子的風雷行動，原是決定在一個月之後才進行，目的也並非大內。」

沈勝衣道：「這樣說他是真的有意背棄司馬王朝的了。」

「所以他才會秘密進行，而我竟然絲毫不知情，實在是個不可原諒的過失。」

「怎怪得你？」

「你未見過我們姑娘，當然不知道她是怎樣的一個人，也不知道她怎樣處置失責的屬下。」

沈勝衣沉吟道：「我們怎樣才能夠幫助你？」

紅梅道：「現在你們就是將公子放出來，也沒有用的了。」

沈勝衣方待說甚麼，白玉樓已道：「我不知道姑娘是怎樣變成司馬王朝的人，但可以肯定一點，姑娘在他們眼中只是一件工具，事既至此，何不趁這個機會脫離司馬王朝？」

紅梅搖搖頭，白玉樓又道：「司馬王朝已經沒落，而他們最兇，相信也不敢犯到我的地方。」

沈勝衣看了白玉樓一眼。「你若是肯負責這位姑娘的安全，我也放心。」轉對紅梅道：「這位駙馬爺言出必行，你盡管放心。」



紅梅感激的看着二人。「以我這樣的一個女人，怎值得兩位這樣費心？」

白玉樓道：「我那兒一直就人手不足，姑娘在庭院方面，不是也甚有心得。」

沈勝衣轉問道：「司馬王朝的人大概會甚麼時候到來？」

紅梅道：「三天之後子夜，應該有人來與我連絡的了，除非是已發現這地方不妥。」

白玉樓道：「很好，明天一早，我立即着人送姑娘上京。」

紅梅詫異道：「你們不是要與我同赴大理？」

白玉樓道：「我們行動一直都很秘密，現在開始更加小心，相信司馬王朝的人未必會注意到我們。」

紅梅道：「那你們未免太輕視司馬王朝的力量了。在這附近除了我之外，還有兩個人，他們的武功見識都在我之上，說不定已發覺有異。」

「那他們何以不發覺幽冥公子的背叛呢？」

紅梅道：「也許公子的行動實在太秘密。」

沈勝衣插口道：「我以為不妨找這兩個人問一個清楚明白。」

紅梅沒有作聲，白玉樓接問：「以姑娘所知，這兩個人聲譽行事如何？」

紅梅淡然一笑，道：「我若是該死，他們相信要碎屍萬段了。」

沈勝衣道：「這麼說，我們非找這兩個人不可？」

紅梅考慮了一下，道：「好，我領你們去。」

沈勝衣接問道：「這兩個人的武功怎樣？」

紅梅道：「不比花飛差。」

「住在一起？」

「不，一在冷香院後，一在三里外的古剎中。」

「在冷香院後的是甚麼人？」

「一個栽花的高手。」

白玉樓一皺眉，「那個老頭兒，他懂得武功？」

「他的武功不比栽花的本領差。」紅梅沉聲道：「公子叫他們做花奴，那些花卻是他的奴隸，他可以任意改變一枝花、一朵花的形狀，也可以用任何一枝花，一朵花殺人……」

× ×

花奴的年紀事實已很大，一臉的皺紋，身軀佝僂，所以看起來並不怎樣高，他的行動也很慢，一雙手却還靈活。

這時候他正在拿着一柄剪子在修剪一叢杜鵑。

他剪得很用心，那叢杜鵑在剪子迅速改變形狀，變得更美麗。

沈勝衣白玉樓紅梅也就在這時候來了，他們在三丈之外停下，遠遠的看着這個花奴。

花奴似無所覺，繼續修剪那叢杜鵑。

沈勝衣再次舉步，繞過花徑，向花奴走去。

花奴仍然若無其事，下剪不停，也沒有發出多大的聲響，一直到沈勝衣來到了身旁丈許開外。

「刷」的那柄剪子突然發出暴響，一枝杜鵑飛墮地上，那叢杜鵑同時出現了一個缺口來，整叢杜鵑竟因此而變得醜惡。

花奴緩緩轉過身子，一聲歎息。「你們可以遲一些才來的。」

沈勝衣淡淡應道：「抱歉。」

花奴道：「剪花是一門學問，下剪之時受不得絲毫驚擾。」

沈勝衣道：「我的腳步經已放得很輕了。」

「而且也不帶絲毫殺氣，驚擾我的也絕不是你。」花奴目光落在紅梅的面上。「為什麼你要殺我？」

紅梅却笑顧沈勝衣。「我站得這麼遠，但一動殺氣他還是立即發覺，你要小心了。」

沈勝衣道：「已經小心。」

花奴忽然一笑。「紅梅，你要背叛司馬王朝？」

紅梅道：「這是我唯一的生路。」

花奴道：「公子已死了？還是已落在這些人的手上？」

紅梅道：「有什麼分別？」

花奴的眼睛突然透出森冷的光芒。「你不怕？你不知道反叛是什麼收場？」

紅梅道：「我就是不反叛也難逃失責一死，反正都要死了，好死惡死又有何分別？」

花奴冷冷道：「這我就無話可說。」

白玉樓道：「我們都希望閣下說下去，說一些我們需要知道的事情。」

花奴冷笑道：「有一個紅梅還不足夠，不覺得太過貪心？」

白玉樓說道：「閣下誓死效忠司馬王朝。」

花奴反問：「你們知道我本來姓什麼嗎？」

「莫非就是司馬？」白玉樓有些詫異問。

「正是司馬！」花奴霍地繞着那叢杜鵑一旋，一蓬杜鵑花即時離枝飛出，射向沈勝衣。

血紅的杜鵑花，却夾着銀芒閃閃，那是二十七支淬毒的銀針。

沈勝衣長劍出鞘，劍光一閃，那些杜鵑花齊落在劍脊上，那二十七支銀針也無一例外，盡黏在其上。

花奴半身一轉，面色一沉，道：「好劍法，能夠施展出這樣一劍的，江湖上只怕不到十個人。」

沈勝衣道：「過獎。」

花奴接道：「用左手的更只有兩個，祖驚虹不是你這個年紀，沈勝衣？」

沈勝衣沒有回答，劍一震，杜鵑花與二十七支銀針疾射了回去，花奴目光一閃，一聲輕嘯，凌空拔起，花針從他腳下射空，他身形再變，天馬行空，撲向沈勝衣，那柄剪子刹那剪下！

以剪子為兵器的人並不多，峨嵋俗派掌門柳春山的「烏燕剪」是比較有名的一個，現在這個花奴剪子施展開來，威勢却還在柳春山之上。

沈勝衣看不出這一剪的變化，劍一引，身形暴退，花奴雙剪同時分開，竟變成兩柄刀，風車般一轉，凌空追斬沈勝衣。

沈勝衣回劍，接連七劍刺出，花奴雙刀飛舞，連接七劍，一合，「卡」的竟然將沈勝衣的劍剪在當中！

劍沒有被剪斷，劍勢却已被剪死，花奴雙脚同時踢出，兩片銳利的刀鋒接從鞋頭上射出！

刀鋒藍殷殷的，不用說淬上劇毒，沈勝衣臨危不亂，右手一鬆身形同時倒翻！

這一個變化實在大出花奴意料之外，沈勝衣這一個倒翻正從他頭上掠過，右掌一沉，印在花奴天靈蓋上。

花奴立時一陣昏眩，身形直落，劍從剪子上滑出，一旁射開。

沈勝衣身形旋即一弓一彈，追上長劍，左手一探，又將劍柄抓住，脚尖着地一點，倒射而回！

花奴身軀着地急滾，及時閃開沈勝衣長劍飛刺，再一滾，十八支毒針射出，剪子又變成雙刀，左右斬向沈勝衣的咽喉！

沈勝衣身形一變再變，從花叢上掠過，無數花葉立時在雙刀交斬下飛碎！

花奴緊追不捨，雙刀一合，又去剪沈勝衣的劍，「刷刷刷」接連三响，每一剪都只差那半分，沈勝衣不等他第四次剪到，劍已化千鋒，一張大網般罩下！

花奴剪子再次一分爲二，寒光飛閃，護住了全身的要害！

沈勝衣的劍勢却突然一歛，這一下急收比急攻更難，花奴雙刀立時都砍空，那刹那之間，刀勢因爲力道不均勻，最少出現了七處破綻。

沈勝衣看到了七處破綻，却只是刺出一劍，這一劍不偏不倚正刺入花奴咽喉！

花奴悶哼了一聲暴退，一道血虹從咽喉濺出，飛洒三丈，然後他連人帶剪倒栽進一叢花木之內。

沈勝衣的劍同時回鞘，紅梅掠了過來，脫口一聲：「好劍！」

白玉樓却道：「我已經知道這個人是司馬什麼。」

沈勝衣道：「司馬六如。」

「不錯，三年前，他還在長江上游稱霸，想不到現在竟變了一個花奴，藏在這裏。」

沈勝衣轉問紅梅。「在古刹那個不會是和尚，用的也不會是一個金木魚吧。」

紅梅詫異道：「你怎麼知道？」

「銀剪金魚，是一雙很有名的大盜，據說也是很好的朋友，銀剪既然在這裏，金魚當然也在不遠的了。」

白玉樓接問道：「那座古刹有沒有名字？」

「沒有，但周圍百里，只有那座古刹。」紅梅輕歎一聲。「裏面只有一個和尚，却有八個尼姑，都是和尚的弟子。」

白玉樓淡然一笑。「這個和尚到這把年紀，想不到仍然這般風流。」

沈勝衣道：「和尚交給我，尼姑給你們。」

紅梅道：「那個和尚還有一張金網，你要留意，莫給網起來。」

沈勝衣笑笑道：「我不是魚兒，也不是金打的。」

紅梅道：「那八個尼姑都是和尚的弟子，合在一起就是一個劍陣，白大人也請小心。」

白玉樓沉吟着道：「看來我們得用些手段，出其不意，先弄倒他們幾個。」

沈勝衣並不反對，他當然清楚白玉樓不是一個不擇手段的人，現在竟自動考慮採取一些突然的手段，速戰速決，事情是必嚴重而迫切。

紅梅也顯得有些詫異，白玉樓接問：「那些尼姑是不是都很該死？」

「我只知道她們年紀最輕的一個，追隨和尚也已經有七年，和尚無論做什麼，都少不了她們的份兒。」

「這是很該死的。」白玉樓笑笑。「我現在倒想早些看見那個和尚，看他到底是什麼樣子。」

紅梅道：「白大人一定會很驚奇。」

「哦？」白玉樓一頓。「那你不要說清楚，讓我去驚奇一下好了。」

紅梅道：「白大人……」

白玉樓截口道：「姑娘能不能改改稱呼？」

沈勝衣笑接道：「這位白大人現在人在江湖，叫他一聲前輩，他會更高興。」

白玉樓大笑，大笑聲中，一個漢子由月洞門奔進來，奔向三人。

「這是我的人。」白玉樓笑聲一頓。「看來有事發生了。」

那個漢子奔到白玉樓面前，欠身禀告道：「大爺，冷香院外來了一個和尚，八個尼姑。」

白玉樓又大笑：「我們方要找他們，他們倒先找到來了。」再問：「有沒有發現你們？」

「在林裏放哨的兄弟發現他們，形跡可疑，不敢驚動，只看大爺如何處置。」

「很好——」白玉樓左右一顧。「我們去迎接那位大師。」隨即舉步走前。

×　　×　　×

金魚和尚的確是一個很令白玉樓意外的人，他雖然與銀剪花奴齊名，表面看來却最少比花奴年輕二十年。

他並不太胖，但絕不瘦，肌膚光滑，唇紅齒白，臉上連一條皺紋也沒有，給人養尊處優的感覺。

那雙手亦是白玉也似，掛在他胸前的那個木魚却是眞的用金融刻出來。

八個女尼左右伴着他，一個個年青貌美，只是美得來有些邪氣，各背着一支劍，長短不一。

他們才進入冷香院，遠遠便看見紅梅棒着一個錦盒從花徑上走過。

「紅梅——」和尚立時眉飛色舞，那八個女尼却露出嫉妒表情，一個柔聲接道：「小心有刺！」

和尚搖頭。「紅梅怎會有刺，你看，總有一天和尚會將她弄到手。」

另一個女尼輕笑道：「這句話師父好像說過很多次的了。」

和尚大笑。「你們在吃什麼乾醋？古刹中就是多了一朵紅梅，和尚也不會將你們撵走。」

紅梅那邊彷彿聽到了這邊的人聲，停下脚步，這邊望來，神態冷傲。

一個女尼即時道：「師父有沒有看見人家冷冰冷的，一絲笑容也沒有？」

和尚道：「任何一個女人在未被征服之前，豈非總是這樣的。」說着放步奔前去，一面大叫：「紅梅，等一等。」



紅梅看似要舉步，聞聲又停下，和尚脚步於是更加快。

八個女尼相顧一眼，向大堂那邊走去，她們才走出十來步，一道劍光便從旁邊的假山上飛來！

劍光迅急而輝煌，閃電般一閃即至！

和尚那邊立覺有異，霍地停步，轉身，一聲暴喝：「小心！」

那些女尼的反應遠沒有他的迅速，驚呼未絕，兩個已然在劍光中倒下。

是沈勝衣的劍，一劍致命，連殺兩人，白玉樓的劍同時從花叢中飛出，亦刺進了第三個女尼的心窩！

其餘五個女尼，立即拔劍，沈勝衣沒有再向他們攻擊，身形一轉，急射和尚！

紅梅的身形同時拔起來，與沈勝衣交錯而過，和尚雙掌正要向紅梅劈去，沈勝衣的劍已到了他面前。

和尚連劈三掌，沈勝衣引劍一劃，便已把勁風割破，接刺和尚眉心！

破空聲極之尖銳，這一劍的迅急，連和尚也爲之嚇一跳，他掛在胸前的金魚總算及時揚起來，身形同時一矮，「叮」一聲，劍正刺在金魚上，劍勢竟未絕！

和尚身形同時暴退，金魚也接連換了六個方位，「叮叮叮叮……」接連六响，沈勝衣接來六劍都刺在金魚上，和尚再一個虎跳，才將劍勢避開，一聲佛號，道：「施主好快的劍。」

沈勝衣道：「和尚好快的身法。」

和尚笑道：「所以和尚現在還沒有倒下，高姓大名——」

沈勝衣道：「你人都要進幽冥了，還問來作什麼？」

和尚反問：「這裏已經不是幽冥？」

沈勝衣點頭，和尚大笑。「剪子飛鴿傳書，說情形有些不妙，現在看來，果然不妙得很。」

笑語聲中，又一個女尼倒在白玉樓劍下，八個女尼現在已只剩下兩個了。

在這個女尼倒下之前，紅梅已殺了兩個，她與沈勝衣交錯而過，凌空未落，錦盒錚的彈開，射出了十二支弩箭。

藏在錦盒內的竟然是一具諸葛連弩！

那五個女尼無疑深曉陣法，八個倒下了三個，其餘五個身形展開，竟然變成了一個五行劍陣！

五劍聯手，白玉樓內功劍法雖然在她們任何一人之上，但劍陣一展開，他的劍勢便給迫住，不能揮洒自如。

那五個女尼看見紅梅掠來，劍陣立時空出了一個缺口，迎向掠來的紅梅，準備將紅梅也困在劍陣中。

她們看見紅梅將錦盒打開，却怎也料不到藏在當中的是一具諸葛連弩，十二支弩箭迅速射來，急勁之極，分射三人！

這三人的身手本來也很靈活，偏就在這下子白玉樓長劍一陣急攻，不由她們不應付。

白玉樓這一陣急攻目的只是在配合紅梅的弩箭，雖然他的劍只能够牽制住弩箭射來那個方向三人中的兩個，已經足够。

那兩個女尼劍勢一亂，弩箭立時射進了她們體內，正中要害，當場絕命！

紅梅隨即將錦盒棄去，凌空一翻，切入那三個女尼當中，雙袖飛捲，截住了其中一個。

剩下那兩個女尼面露驚愕之色，但雙劍一合，迅速又變成另一個劍陣。

這竟是武當派的兩儀劍陣。

白玉樓目光及處，縱聲大笑了起來，劍一展，竟然施出了武當派的兩儀劍法。

他的三個授業恩師之一，正是武當派的高手。

那兩個女尼發覺白玉樓對兩儀劍法的認識遠在他們之上，都不由臉色發青，急忙改變戰略，白玉樓却已在這刹那找住了空隙，一劍刺進了左邊女尼的咽喉。

單對單，剩下的兩尼肯定不是白玉樓紅梅的對手，和尚無意一瞥，已經知道她們將會怎樣收場，目光回到沈勝衣面上。

「看來我就是不來，你們也會到古刹那兒找我的了。」

沈勝衣道：「一定會。」

和尚搖搖頭。「你們到底是什麼人。爲什麼要這樣做？」

沒有等沈勝衣回答，和尚又再搖搖頭。「知道不知道，現在都已是一樣，和尚若是能够逃離這裏，總會有一個水落石出，若是不能够，知道也無用。」

沈勝道：「那邊已經有了勝負，應該到我們的了。」

和尚一聲佛號，從金魚口中取出一支尺許長的金錘，一揚，點向沈勝衣。

他身形出手之迅速，當然還在那八個女尼之上，「錚」的一支尺許長的利刃接從金錘頂端中彈出，刺向沈勝衣眉心。

沈勝衣若是以金錘的長短來判斷，是必難以逃過這致命一刺，死在和尚這一招之下的高手，也已有十三人。

利刃是緬鐵打就，鋒利尖銳，沈勝衣一閃便已避開，他本是準備以劍去接，但「錚」的那一聲入耳，便已改變初衷，那反應之敏捷絕不是一般高手所能够比喻！

和尚竟然已考慮到這一擊可能會落空，身形接展，金魚在左手中脫頸飛出，當胸撞向沈勝衣，這一撞亦是非同小可，危險絕不在那一刺之下。

沈勝衣然後有接，身形倒掠，和尚兩擊落空，亦沒有迫前，翻身暴退，倒掠上一座假山，再一個風車大轉，掠上了冷香院大門滴水飛簷。

他的輕功實在很不錯，也非常狡猾，一見勢色不對，立即開溜，所以他能够活到現在，絕不是一件僥倖的事情。

當然他也已經考慮到沈勝衣一定會窮追不捨，却是想不到，沈勝衣的輕功尤在他之上。

他才掠上滴水飛簷，眼前人影一閃，沈勝衣已然落在他前面截住了他的去路。

一道劍光同時迎面飛來，和尚大吃一驚，反應仍然不失敏捷，金魚一揚，擋住了來劍，右手利刃緊接刺出，飛取沈勝衣咽喉！

沈勝衣一劍接下，金魚隨即呼嘯撞來，沈勝衣偏身揮劍，閃金魚，長劍却削向那條鍊子，即時「嘩啦」一聲，和尚脚踏飛簷片片碎裂，沉了下去。

沈勝衣身形同時倒翻，落在冷香院門外，和尚正奪門而出，沈勝衣的劍迅速刺到。

（未完）

中篇俠義連載故事

秦紅·文
黃耀基·圖

# 武林一條街

## (第二部)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朱五絕、尚儀、尚工、尚食和金糊塗五人都被新武林街長委以新任。金糊塗的舊使命是取去少林方丈智空禪師的首級，再過三天他若辦不到，他的女兒就會被殺。朱五絕着他將此事與少林方丈商量，然後弄個別人的首級，請少林方丈僞死舉喪，或許可以騙過新武林街長。金糊塗以少林寺戒備森嚴，他找不到下手機會爲藉口，請求街長延期數日，但對方已派人去少林寺監視他的行動，知道他沒有去過那裏。金糊塗唯有認錯，請求給予一個機會。在往少林寺途中，朱五絕派人通報金糊塗，說有人正在跟踪他……

### 設計擒街長　介紹八美人

金糊塗道：「那麼你仔細聽着，我金劍葫蘆客雖然不常殺人，但也不怕殺人，如果你想活下去，就得一切聽我的，不得逃走，不得要花樣，辦得到麼？」

李兔兒點頭道：「辦得到。」

金糊塗道：「你身上有一把匕首，取出扔掉。」

李兔兒抽出匕首丟在地上。

金糊塗道：「那姓易的廟祝有沒有規定你每隔多久發回一隻信鴿？」

李兔兒道：「沒有，有情況才發。」

金糊塗道：「信鴿飛回何處？」

李兔兒道：「飛回我們老大洛陽一霸范大海的家中後院。」

金糊塗道：「范大海住在洛陽的甚麼地方？」

李兔兒說道：「就在城隍廟前面的街上。」

金糊塗道：「好吧，現在咱們回洛陽去。」

李兔兒一呆道：「回洛陽？」

金糊塗笑道：「是呀，回洛陽！」

× × ×

這天深夜，金糊塗押着李兔兒回到洛陽城中，夜闌人靜，街上無人；李兔兒的胆子忽然大了起來，走到一條黑巷前，忽然一個轉身，鼠竄入巷！

他是洛陽城中的地痞，對城中大小街巷極熟，故有胆量逃走，企圖藉天黑路熟之便逃出金糊塗的掌握。

不料才奔入黑巷四五步，忽然撞入一個人的懷中，他定眼一看，登時嚇呆了。

原來，他撞上的就是金糊塗！

金糊塗原在他身後，他竄入黑巷時，也沒聽見頭上風响，却不料竟會撞入金糊塗的懷中，這金糊塗莫非是個鬼？

「李兔兒，你今年幾歲？」

「三……三十一歲。」

「唔，這個年齡死掉的話，好像太可惜吧？」

「金……金大俠饒命，小的……小的下次不敢了。」



「好，饒你一次，跟我來！」

金糊塗轉身走入黑巷。

李兔兒不敢再逃，乖乖的隨在後面。走過了黑巷，眼前是一條僻靜的小街，金糊塗轉上小街，行約數百步，便到朱五絕等一干人昨天投宿的小客棧。

他領着李兔兒再轉到小客棧後面的一條橫巷，在一道圍牆上搜視了一會，便發現朱五絕留下的一個地址，他便向李兔兒問道：「劉瘸子的磨坊在何處？」

李兔兒道：「在前面不遠的一條巷子裏。」

金糊塗道：「帶路！」

李兔兒乖乖的帶路走去。

不久，到達另一條黑巷中，遠遠看見有一戶人家透出燈火，從裏面傳出石輪轉動的軋軋聲响，李兔兒住足道：「就是這一家。」

「砰！」的一聲，他的後頸挨了一記砍掌，登時軟倒在地，昏迷過去。

金糊塗伸出右臂將他攬腰抱起，走過劉瘸子的磨坊，在左邊第五戶人家門前停住。

這是一家破落大戶，朱漆的大門已呈腐朽剝落，門前的石階也被挖壞了。

金糊塗放下竹籠子，伸手去叩了三下門環，不久便聽見門內有個嗓門瘖啞的男人聲問道：「是誰啊？怎麼三更半夜還來敲門？」

「是我，快開門！」

「哦！」

大門一開，是朱五絕！

他一見金糊塗左手提着一個竹籠子，右手攬着一個人，頗爲驚異，但沒有發問，立刻接過金糊塗手上的竹籠子，將大門關上門好，才低聲問道：「你沒有去少林寺？」

金糊塗道：「沒有。」

他舉步入宅，一面問道：「你們今天搬進來的？」

朱五絕道：「正是，這是一位姓梅的老秀才的祖產，房子雖舊，却很寬大，有十幾間廂房，後面還有一座小小的花園，月租五兩銀子，我們今天下午才搬進來—你手上這人是誰？」

金糊塗道：「入屋再談吧。」

兩人走入最前面的堂屋，只見堂上還供着梅家歷代祖先的牌位，桌上只點着一盞小油燈，而尚宮、尚儀、尚寢、尚食、尚工五女並不在堂上。

朱五絕道：「她們都在裏面。」

穿過堂屋，來到一間客廳上，才見廳上燈火通明，五女均在座。

金糊塗放下李兔兒，向尚寢姑娘一笑道：「尚寢姑娘，認得這小子吧？」

尚寢姑娘微微一笑道：「那小叫化已經把我寫的字條交給你了？」

金糊塗點頭道：「是的，那姓易的廟祝既然派這小子跟踪我，我去少林寺已無用，因此臨時改變主意，將這兔崽子帶回洛陽來……」

當下，將昨夜在洛陽古棧與那姓易的見面，以及在路上捕獲李兔兒的經過說了一遍。

尚寢姑娘道：「昨夜那姓易的老傢伙退出你房中後我便暗中尾隨，後來發現他進入城隍廟，始知他是城隍廟的廟祝。」

朱五絕接口道：「他當然是『武林一條街』的人，看樣子地位不低。」

金糊塗問道：「雲英日前姑娘情況如何？」

朱五絕道：「晚間我去請那位華大夫來看過，他說，雲英姑娘受到很大的驚嚇，一時神志錯亂，要慢慢調養才能清醒過來。」

「有沒有開藥？」

「有，已服下一帖了。」

金糊塗問道：「這地方距離城隍廟不太遠，安全麼？」

朱五絕道：「應該沒問題。」

金糊塗道：「現在，咱們佔了幾樣有利的條件，第一：武林一條街的人尚不知咱們在此。第二：咱們已知那易姓廟祝是武林一條街的人。第三：我逮到了這李兔兒和五隻信鴿。但這些只能說是暫時的優勢，半個月後，我如不能將少林方丈的首級帶到，我女兒的命就不保了，你們看怎麼辦呢？」

尚宮姑娘道：「唯一的辦法就是擒下那易姓廟祝，逼他供出『武林一條街』的所在地。」

金糊塗沉吟道：「要擒下那老傢伙並不難，怕的是他若堅不吐露或連他也不知『武林一條街』的所在地，那豈不反成了打草驚蛇？」

朱五絕道：「正是，兩個小孩在他們手裏，他們知道咱們投鼠忌器，不敢對他們使用激烈的手段，這是咱們最痛苦的地方……」

尚儀姑娘道：「我有個法子。」

大家一齊轉頭望她，等她說下去。

尚儀姑娘道：「咱們僞造一個情況，由李兔兒寫信，然後放出信鴿，洛陽一霸范大海接到飛鴿傳書之後，自然會去通知易姓廟祝，而易姓廟祝也一定會報告給武林一街長知道……關鍵在於：咱們要僞造甚麼樣的情況才能引誘武林街長現身？」

金糊塗笑道：「我帶回這李兔兒和五隻信鴿，便有這樣的打算，但誠如姑娘所言：咱們僞造的情況必須能引誘武林街長現身才行，我就想不出要僞造甚麼情況才能引起武林街長的興趣？」

大家聽了這話，均低頭攢眉，苦思計策。

過了一會，尚宮姑娘忽然展顏笑道：「我想到了一個，只不知管不管用……」

她招手請衆人圍攏過去，然後低聲說出自己的計策，衆人聞言色喜，朱五絕連連點頭笑道：「這法子不錯，正是投其所好，武林街長接獲消息之後，一定會親自趕去！」

當下，大家又研究擬定好了各種細節，然後金糊塗便將李兔兒弄醒，對他說道：「李兔兒，你要死還是要活？」

李兔兒發現在座五女個個臉含殺氣，心中大怯，忙道：「金大俠有事只管吩咐，小的力所能及，一定效勞。」

金糊塗道：「好，取出紙筆來！」

李兔兒便從懷中取出一支炭筆和幾張信箋，他已知金糊塗要他幹甚麼，故不待指示，便在桌前坐下來……

× × ×

洛陽一霸范大海是個四十多歲的中年人，他的外表並不如他的綽號那樣可怕，反之文質彬彬，像個生活優裕的讀書人。

這天下午，他午睡醒來，正在茶廳上品茗，忽有一個手下匆匆入廳向他報告道：「大哥，李兔兒發回一隻信鴿了！」

范大海一聽，立刻放下茶杯，注目問道：「信呢？」

那手下遞上一支捲成的小紙棒。

范大海接過解去小紙棒上的絲帶，展開信箋看了看，頓時面露喜色道：「備轎，我要去城隍廟！」

在洛陽一地，人人都知道他范大海包娼包賭，幹的是「坐地分贓」的勾當，但他却喜歡附庸風雅，出入均乘坐轎子。

兩刻時後，他乘轎來到城隍廟，入廟先燒香膜拜一番，然後才走進與易姓廟祝閒聊。

易姓廟祝假裝很客氣，招呼他坐下，笑嘻嘻道：「范爺，今天怎麼有空啊？」

范大海笑道：「路過此地，順便入廟拜拜……」

原與易姓廟祝坐在一起談天的幾個老人都認得他是洛陽一霸，不願招惹他，見他過來坐下，都藉故走開了。

范大海見已無人在場，才取出鴿書悄悄遞給易姓廟祝，後者接過展閱，輕輕「嗯！」了一聲，廟祝將鴿書收入懷中，笑道：「沒事了，以後有消息，派個下人送來即可，你是本城的地頭蛇，一舉一動都會引人注意，少到這裏來為是。」

「是，是。」

「回去吧。」

「是。」

易姓廟祝送他到廟口，等他走了後，隨即返身入廟，竟無次一步行動。

一直到天黑下來，洛陽城萬家燈火的時候，才見他換上一襲頗為體面的青衫，步出了城隍廟。

這個時候，在對面街上的一條巷口，有個小姑娘在監視他的行動。

這個小姑娘是尚工姑娘！

她打扮成小家碧玉模樣，掩去她俏麗的容貌，故未引人注意。

她見易姓廟祝出廟往街尾上走去，等他走出數十步後，便雜在行人之中隨後跟去。

易姓廟祝似乎也在提防有人釘梢，每走數步就掉頭望望，有時還故意停下來看街上的小買賣，暗中觀察是否有可疑人物在跟蹤。

然後，他在十字路口轉向西街，再轉入一條小街，最後進入一條小巷。

小巷中很熱鬧，行人極多，尚工姑娘才走入數步，立刻看出這是一條花街，登時玉臉飛紅，不敢再走，連忙轉身離去。

花街上都是男人，她當然不便跟入，只得放棄跟蹤，立刻出城向東趕路。

郊外行人稀少，她施展輕功一路疾如流星的奔馳，將近二更時分，已趕抵偃師縣城東城門外的一座「鬼莊」！

這座「鬼莊」，名氣很大，凡是偃師城裏的人都知道，也都不敢走近一步，因為自從十多年前莊主死於一場大火之後，就傳出莊中鬧鬼，連他的家人都不敢再居住，而遷移他處。

現在，這座鬼莊除去當年毀於大火的內院幾間廂房之外，其他房舍倒還完好，不過由於傳說鬧鬼，無人敢住，一切變得零亂骯髒陰氣森森罷了。

尚工姑娘在此之前也未曾到過此莊，不過昨天晚上朱五絕已將「鬼莊」的地點詳細說明，因此她不費多少工夫便找到了此處。

一眼望去，鬼莊一片黑暗，不見一點燈火，莊中一片死寂！

她藝高人胆大，且知朱五絕和金糊塗等人均在莊中，所以不害怕，當即舉步入莊——

「咕！咕！咕！」

驀地，幾聲令人毛骨悚然的夜鶯聲，從莊中一處響了起來。

尚工姑娘住足說道：「大姊，小妹來了！」

人影一閃，眼前出現了金糊塗！

「怎麼樣？」

「進去再說。」

金糊塗便帶她進入一間寬敞而破舊的書房，房中一片漆黑，但隱約看得出朱五絕、尚宮、尚儀、尚食等均在。

尚工姑娘道：「怎麼不點燈？」

金糊塗道：「他們甚麼時候到？」

尚工姑娘道：「不知道，我看最快也要明天晚上吧。」

朱五絕點起一盞油燈，書房頓時明亮不少，尚宮姑娘問道：「妳沒有跟蹤那易姓廟祝？」

尚工姑娘道：「有的，不過半途而廢，因為情況出乎意料之外……」

當下，將跟蹤易姓廟祝的經過情形說給他們聽，最後笑道：「早知他要進入花街，應該由朱大俠來跟蹤才對。」

朱五絕訝然道：「怪事，難道說『武林一條街』設在花街上？」

尚宮姑娘沉吟道：「未必，說不定那只是他所走的一段路罷了，他既然提防被人釘梢，自然會選擇街道狹小而行人衆多的地方，這樣較易擺脫跟蹤的人。」

金糊塗道：「無論如何，尚工姑娘雖未踩探到『武林一條街』的所在地，但咱們的計策總算起了作用，那易姓廟祝離開城隍廟，毫無疑問是要向上面報告，因此咱們今夜仍然要準備一下。」

尚宮姑娘道：「對，就照預定計劃行事吧！」

於是，金糊塗和朱五絕退出書房，一個去莊前守望，一個去莊後守望……

這座傳說鬧鬼的鬼莊，從白天他們二男三女到達之後，曾經澈底的將全莊搜索了一遍，並未發現任何異樣，而金糊塗和朱五絕一向也不相信鬼怪之說，因此不大放在心上。

不料守到二更時分，藏身於莊後屋頂上的朱五絕忽然有了發現——

兩個白衣女鬼，突然出現了！

這兩個女鬼體態甚美，身穿雪白長衫，臉部好像塗着厚厚的白灰，沒有眉毛，樣子非常可怕！

她們從莊後的土丘上越牆入莊，身法好不輕靈，落地無聲，好像是兩個輕若無物的紙人。

朱五絕一見之下，全身泛起一層冷悚



悚的雞皮疙瘩，駭然暗叫道：「我的天！敢情這座鬼莊真的有鬼作祟呀！」

今夜，他們在鬼莊設下陷阱，是要引誘「武林一條街」的人前來上當，却不料該來的沒來，而不該來的反而來了！

正驚駭間，只見兩個白衣女鬼已走到最近的一間房舍簷下。

朱五絕心頭一動，又暗忖道：「不對，這兩個女鬼看來不像真鬼，莫非鬧鬼之說是假，其實是活人幹的勾當？對了！說不定鬧鬼正是『武林一條街』做出來的把戲？」

他這樣一想，恐懼之心立消，當下仍在屋上靜伏不動要看兩個女鬼有何行動。

那兩個白衣女鬼在簷下站了片刻，附耳交談數語，然後便悄悄的走入莊中，察看每一間房舍，似在尋找甚麼。

朱五絕等她們深入莊內，才悄然騰身飛到另一間屋上，一路嚴密監視……

不一會，兩個女鬼已漸漸接近莊中那間書房。

書房已熄燈，裏面一片漆黑。

朱五絕忖度應該示警了，於是口中發出貓頭鷹的「咕！咕！咕！」之聲。

那兩個白衣女鬼一聽這聲音，都嚇了一跳，立刻背對背站着，舉目四掃，採取戒備。

這時，朱五絕已完全看出她們是人而非鬼，當下一掠落地，哈哈笑道：「二位姑娘，我鍾馗來了也！」

鍾馗，是捕食小鬼的高手。

他和金糊塗為恐被「武林一條街」的人認出，在來此之前均經易容，他因身形肥胖，容易被人認出，故將頭髮披散，又穿了一件破舊的黑衣，雖然一點也不像鍾馗，却是三分像人七分像鬼！

那兩個白衣女鬼臉上果然塗抹着厚厚的白灰，連眉毛都變成白色，這時一見朱五絕從屋上掠下，同時一挫腰，豎掌準備迎戰。

其中一女目中射出清澈寒芒，冷然道：「哼，原來鬧鬼的就是你！」

朱五絕一怔道：「我？妳說鬧鬼的是我？」

他接着打個哈哈道：「二位姑娘莫要含血噴人，我鍾馗今夜是特地來此捕食小鬼的，我看妳們才是真正的『鬼』吧！」

二女鬼交換了一個眼色，突然一齊撲出，快如閃電，探掌便抓！

朱五絕見她們出手不凡，心中一驚，連忙倒退一步，然後發出一招少林拳「二郎担衫」，分向她們身上猛拍過去。

這一招「二郎担衫」並不是甚麼神奇的招式，但是在他朱五絕使來，威力却是不同凡响，真氣如濤，律律風生！

那知二女鬼的身手竟是高得出奇，但見她們嬌軀輕輕一下橫移，非但輕輕鬆鬆就已避過他的攻擊，而且倏忽之間，四隻玉掌已同時抓近他的右肩井、左期門、以及左右膺窗四大穴道。

時間部位拿捏之準，令得朱五絕大吃一驚。

除了在長白山廣寒谷之外，他行道江湖十多年，還沒碰到過武功如此高強的女流之輩，幸好他反應甚快，趕緊運氣封住穴道，同時身形迅速往下一伏，左掌撐地，一聲大喝，橫腿環掃！

二女鬼口發一聲嬌笑，雙雙縱身而起，空中四脚猛踹，一齊踢向朱五絕頭部。

這又是一次淩厲而巧妙的攻擊，朱五絕一腿掃出，她們的四足已到他的頭上，他自知躲避不了，把心一橫，決定來個兩敗俱傷，當即雙掌猛探，不顧一切反向她們腰上切去——

說時遲，那時快，就在雙方的攻擊即將接觸之際，忽聽一個姑娘大叫道：「住手，都是自己人呀！」

這時候，朱五絕已經收不回切出的雙掌，但二女鬼却能進退自如，只見她們空中身形一分，各自飄退尋丈，飄飄落地。

開聲喝阻的是誰？

她是尚宮姑娘。

她從書房中衝出來了。

二女鬼一見之下，登時一呆道：「是妳——尚宮姑娘？」

尚儀、尚工、尚食三女也在此時從書房中奔出，驚喜的叫道：「花相姊姊！花將姊姊！妳們怎麼到了這裏呀？」

原來，二女鬼竟是花相和花將！

那天，嫦娥和雲英率領六尚下長白山時，她們花相花將受命看守廣寒谷，並未隨同下山，不知何故她們竟然也進入中原來了。

剛才，尚宮姑娘在書房中觀看朱五絕和她們動手，很快就看出她們使的是廣寒谷獨特的武功，再看她們的身材，便認出她們是花相花將！

花相、花將沒想到竟會在「鬼莊」遇上自己的姊妹，她們也很驚訝，同聲問道：「妳們不是已混入『武林一條街』？為何在此？」

朱五絕一跳而起，哈哈笑道：「眞是大水冲翻了龍王廟，剛才若不是二位姑娘收勢得快，我朱五絕只怕已經踏上黃泉路啦！」

花相一笑道：「原來你是朱五絕！」

這時，守在莊前的金糊塗也已趕到，他怕「武林一條街」的人隨時會到，忙道：「大夥且慢交談，先入書房再說吧！」

於是，衆人進入書房坐下來。

尚宮姑娘立刻問道：「二位姊姊不是在看守廣寒谷麼？何以忽然到此？」

花相道：「冬天已到，長白深山已無人跡，我們覺得無聊，便下山去開封『及人善堂』找你們，從淩波仙子和尚服姑娘的口中得知你們正在進行混入『武林一條街』的行動，又聽說『武林一條街』可能坐落於洛陽，我們便到洛陽打探，尋覓數日沒有任何發現，昨天偶然聽人傳說這『鬼莊』經常鬧鬼，我想說不定正是『武林一條街』攪的鬼把戲，因此便來看看，不想你們竟也在此，這是怎麼回事呢？」

尚宮姑娘便將朱五絕帶雲英姑娘去「交差」說起，一直說到此次計劃在此設陷阱為止，一五一十詳細說了一遍。

花將聽了憂形於色道：「如今雲英姑娘在洛陽城中？」

尚宮姑娘道：「是的，我們留下尚寢姑娘照顧她。」

花相問道：「嫦娥谷主的情況完全不知？」

尚宮姑娘道：「是的。」

花相顰眉道：「這可不妙，萬一出了事，那可無法挽救了。」

朱五絕嘆道：「當初我也不贊成她混入，但她堅意如此，我也沒辦法，好在那武林街長口口聲聲說要十二個美女組成一羣『十二金釵』，在未湊足十二個美女之前，嫦娥姑娘大概暫時不會有危險。」

花將道：「可是，雲英姑娘一見到武林街長就嚇得神智失常，足見武林街長是個非常可怕的妖怪，嫦娥谷主孤身進入虎穴，我實在不放心。」

朱五絕道：「我們也是不放心，因此設下這個陷阱，希望能將武林街長引誘至此……目前的情況：只有擒下武林街長才能扭轉乾坤，反敗為勝。」

花相道：「他會來麼？」

朱五絕道：「他一心一意要得十二美女，我們命李兔兒飛鴿傳書，告訴他在這鬼莊中發現了七個美女，我想他聽到這個消息，八成會親來看看。」

花相道：「現已三更，他要來的話，也該到了吧？」

朱五絕道：「也許是明後天晚上，因為他可能尚在困龍谷中，從困龍谷到這地方要一天多的時間。」

花將道：「這麼說，我們二人今夜趕到此處，倒是來得正是時候了。」

朱五絕道：「正是，有妳們花相花將相助，不怕擒不下那武林街長。」

金糊塗問起「及人善堂」近況，花相告訴他凌波仙子和水蜜桃均安好，只是憂急兩個小孩的安危，整日以淚洗面罷了。

正交談間，最靠近書房門口的朱五絕忽然聽到房外似有異響，立刻低聲道：「不要說話，好像有人入莊來了！」

衆人立時住口，凝神諦聽。

果然，他們都聽到了幾下衣袂帶風之聲，很明顯的是有夜行人進入「鬼莊」來了！

金糊塗提輕脚步走近窗下，探頭向外窺視，似乎有了重大的發現，他立刻向衆人招招手，示意衆人過去觀看。

朱五絕、花相花將和尙宮、尙儀、尙工、尙食七人便躡足靠上窗口，探頭向外窺望——

這一望之下，他們都呆了。

原來，確實有人進入「鬼莊」，而且為數之多，超出他們想像之外！

在他們想像中，武林一條街的人不論何時要來「鬼莊」，那必是武林街長及其麾下幾個高手而已，那知此刻所見的情形却是——

一盞又一盞的燈籠似螢火蟲般的出現，好像是大隊官兵開到「鬼莊」，將「鬼莊」團團圍住了。

金糊塗低聲說道：「大夥快到屋頂上去！」

於是，八人迅速的越窗而出，一個個仰身縱上書房的屋頂。

居高一望，形勢更為明顯！

一點不錯，為數多達百餘人的一批來歷不明的人物，已將整個「鬼莊」團團圍住，那些人手上各提着一個燈籠，把「鬼莊」外圍照得如同白晝！

而且，人人手握一把刀，在燈光照射下閃閃生輝，聲勢之浩大，使得身經百戰的金糊塗和朱五絕都看得呆了。

再仔細一看，那些提着燈籠的人一律穿着黑色勁裝，臉上蒙着一塊黑布，他們只在莊外四周站成一個大圓圈，却不走入「鬼莊」一步，看情形他們只負責照明和圍困，入莊行動者另有一批人！

不錯，有幾個身份不同的人已進入莊中，他們正在房舍上飛來飛去……

金糊塗冷冷一笑道：「我看是『武林一條街』的人不錯了，但不知那武林街長來了沒有？」

朱五絕轉着腦袋點數那幾個在屋上飛來飛去的夜行人，低聲道：「一共是五個，身手都不低呢！」

他們八人俯伏於書房的屋頂上，此處是全莊的中心點，而那五個夜行人開始只在「鬼莊」外邊的屋上飛掠，因此尚未發現他們八人。

花相低聲問道：「怎麼行動？」

金糊塗道：「莊外那些人大概是小嘍囉，可以不必重視，這入莊搜索的五個人咱們八人應該對付得了，能捉活的便捉活的吧！」

花將道：「我先去戲弄他們一下。」

她雙手輕輕一按瓦面，身形一個低空竄飛，掠到對面一間廂房上。

適於此時，一個夜行人也到了那房上，她便突然從瓦面上跳了起來，口發「吱吱」鬼叫。

那夜行人吃了一驚，慌忙頓足縱退，退到左邊另一座房頂上。

花將如影隨形的飄了過去，仍是口發「吱吱」鬼叫，她臉上塗着厚厚的白灰，突然在黑夜下出現，而且身法捷如鬼魅，又發出相當逼眞的鬼叫，確實叫人見了魂飛魄散。

不過，那夜行人似已認定她是活人而非女鬼，當即振劍刺出，同時大叫道：「夥計們，美女出現了，快來圍捕啊！」

這一叫，立刻引來了另外兩個夜行人，他們從花將的身後飛撲而至，其中一人叫道：「小心出手，要捉活的！」

話聲中，探掌便向花將的肩上抓去，出手奇快異常，分明是武林罕見的高手！

但花將何等人也，豈會被他抓着，只見她「喋喋」鬼笑，身形一閃一轉，避過襲擊，反而一把抓住那夜行人的手臂，將他摔過肩膀，衝向前面那個發劍攻擊的夜行人。

那發劍攻擊的夜行人吃了一驚，趕緊撤劍閃出一旁，而被摔出的夜行人身手也不弱，他雖然一時大意失手，却仍能控制自己，身子只衝出尋丈，便見他虛空劈出一掌，以掌風煞住自己的前衝之勢，安然無恙的落到屋頂上。

與此同時，另一個夜行人一聲大喝，雙掌齊揚，曲指如鉤，猛抓花將的腰上雙期門。

花將身形上冲，雙足後踢，啪的一聲，很準確的擊中他的雙掌，將他踢得顚退數步！

那持劍的夜行人長劍橫胸，大喝道：「且住！」

「這位姑娘且聽我一言！」

花將吃吃脆笑道：「甚麼事呀？」

那持劍的夜行人道：「妳就是經常在



此莊扮鬼嚇人的姑娘？」

花將笑道：「不錯，你們是誰？」

那夜行人沒有回答她的話，注目把她打量了一番，道：「奇怪……」

花將道：「甚麼奇怪？」

那夜行人道：「我們得到消息，這『鬼莊』之中躲着七個美女，我看妳長得並不怎樣，還有另外的六個美女在哪裏？」

花將用手抹去臉上的白灰，笑道：「現在怎麼樣？」

那夜行人似乎怔了一下，點頭道：「嗯，現在好看多了。」

這時候，另外的兩個夜行人也趕到了同一間屋上，五人便將花將緊緊圍住，可笑的是：金糊塗等人就伏在數丈外的書房上，他們竟未發現。

花將沒有一絲懼色，笑吟吟道：「是誰告訴你們這『鬼莊』有七個美女？」

那夜行人發出得意的笑聲道：「我們得到了消息，但願這消息不假……」

花將笑道：「消息不假，但不只七個，正確的數字是八個！」

那夜行人笑哦一聲道：「好極了，其餘七美人何在？」

花將道：「能不能先說明一下諸位的來歷和來意？」

那夜行人道：「聽說過『武林一條街』這個地方麼？」

花將道：「你們是『武林一條街』的人？」

那夜行人點頭道：「正是！」

花將道：「來意呢？」

那夜行人道：「希望跟妳們交個朋友，帶妳們去『武林一條街』玩玩。」

花將笑道：「這倒不錯，不過我想先認識認識『武林街長』，你們中哪一位是『武林街長』呀？」

那夜行人道：「街長沒來。」

花將表示不悅道：「既然想跟我們交朋友，怎不親自來一趟？」

那夜行人道：「我們街長沒空，因此命令我們五人前來邀請。」

花將道：「五人？莊外那些人不是你們帶來的人馬？」

那夜行人笑道：「姑娘莫見怪，我們怕碰上眞鬼，因此多帶了些人來，妳知道人多勢衆就不怕鬼作祟了，壯胆而已！」

花將道：「每個人手上一把鋼刀，這眞是只為了壯胆麼？」

那夜行人又道：「姑娘莫見怪，只要妳們接受邀請，跟我們去『武林一條街』玩玩，一切沒事。」

花將笑道：「好奇怪，我們八美人跟你們『武林一條街』應該沒任何瓜葛，河水不犯井水，怎麼忽然找上我們了呢？」

那夜行人道：「我可以聲明的一點是：絕無惡意！」

花將道：「只要我們接受邀請？」

那夜行人道：「正是。」

花將道：「武林一條街在哪裏？」

那夜行人道：「距此不遠，只有一天的路程。」

花將沉吟半晌，忽然笑道：「好，我先自我介紹一下：我叫『花將』……」

她的手往一幢屋上一指，道：「那邊屋上那個叫『花相』！」

五個蒙面客循其手指望去，果見那邊屋上出現另一個美人。

她，正是花相！

花將再往另一邊一指道：「那邊那個叫『尙宮』姑娘！」

他們轉頭一看，果見「尙宮姑娘」靜靜的「亭亭玉立」於另一幢屋上！

「這邊這一位叫『尙儀』姑娘！」

尙儀姑娘也出現了！

「還有，這邊這一位就是『尙工』姑娘！」

尙工姑娘在一幢屋上迎風而立！

「再看那一邊，那一位是『尙食』姑娘！」

尙食姑娘也迎風靜立於另一幢屋上！

「另外的兩個美人比較特別——那邊屋上的是『楊玉環』！他雖然胖了些，性情却極溫和，而且算命的先生說他有帮夫相！」

朱五絕含笑站在屋頂！

「最後的一位是『趙飛燕』，他站在那邊上！他雖然瘦了些，却很迷人，正所謂『飛燕身輕，弱不禁風』，諸位可要多多憐香惜玉呀！」

金糊塗在另一幢屋上搔首弄姿！

他們七人不知何時已悄然散開，這時一個人站在一幢屋上，正好形成一個大圓圈，將五個蒙面客包圍了起來！

這樣的陣勢，五個蒙面客當然看出不妙，他們立刻挫腰沉步，準備迎戰。

為首的夜行人嘿嘿冷笑道：「看樣子，妳們是拒絕交我們這個朋友了？」

花將格格笑道：「交呀！我們早就準備交你們這個朋友了！只不過，你們說是『武林一條街』的人，總得露幾手讓我們信服！」

語至此，舉手輕輕招了招。

尙宮、尙儀、尙工、尙食和朱五絕、金糊塗、花相七人一齊騰身而起，向中間五個蒙面客停身的屋上飛撲了過來！

五個蒙面客中，只有為首那人手上握着一劍，其餘四人手上均無武器：他們奉街長之命前來「鬼莊」刼美，由於武林街長一再叮嚀不可傷了美人，因此他們均放棄個人所使用的武器，空手而來。

他們自信有能力將「美人」手到擒來，這時雖見她們飛撲的身法十分高明，仍認為不難對付，五人發一聲吶喊，探掌便抓！

於是，一場混戰便在「鬼莊」上展開了。

原來，這五個蒙面客都是「武林街長」進入中原所吸收網羅的第一流高手，是目前「武林一條街」的中堅份子：他們在未加入「武林一條街」之前，乃是各踞一方的黑道梟雄，平時罕遇對手，就以為自已的武功已無敵於天下，因此不大將眼前的六女放在眼裏……

不料動手數招之後，他們才吃驚的發現六女的身手高得遠超出想像之外，不論招式或功力，都是他們從來沒見過的！

他們心中一慌，不到幾個照面便已鬧得手忙脚亂，處處受制了。

朱五絕和金糊塗原想加入攻擊，一見她們游刃有餘，也就樂得收手，站在一旁觀戰。

（未完）



武俠小說擂台接力賽

臥龍生・獨孤紅・司馬翎
黃鷹・司馬紫烟・諸葛青雲
聯合執筆・

# 神劍山莊（大結局）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李秀擊斃夏侯明珠前，從她口中獲悉要見夏侯長空得經過逍遙仙子的八道禁制。他破了第一及第二道禁制後，與夏侯清風在湖中水閣相遇，決一死戰。李秀不想多費氣力，所以佯裝不敵，一路逃進去，有夏侯清風在一起，那些埋伏的人不會發動機關，他才可以留下足够的精力一搏夏侯長空。到達劍尊閣時，李秀才把夏侯清風殺掉。與此同時鄧飛龍與慕容摧花亦在大道那邊展開一場惡鬥，結果二人同歸於盡。白銀夫人此時顯出本來面目，還是二十多年前的模樣，與黃金夫人經過一番詳談後，前嫌盡釋。

## 母愛如天

（第三十章：由諸葛青雲執筆）

其實，夏侯清風的命太短了，他若不被李秀一劍搠中心窩，只消再活上片刻光陰，便可獲知答案，因為李秀與「西天劍尊」夏侯長空的勝負分得很快！

夏侯清風才一倒下，李秀便已知道背後有人。

背後有人，絕沒有發出半絲聲息，李秀是憑第六感知道的，這種感覺，人人皆有，但因天資各異，而靈鈍不同，練武，而內功又到了相當成就的人，尤其會來得敏銳一點！

李秀才自夏侯清風的胸膛之內，收回長劍，便凜然發話問道：「西天劍尊？」

身後果然有人答道：「不錯。」

這是比夏侯清風標準得多的華夏語音，但仔細聽來，仍略略有點異樣。

李秀雙眉一剔，緩緩轉身。

他身後，居然不是一個人，而是三個人，左右兩名十四、五歲的捧劍小童，中間一個金衣巨人，這巨人無論是身材相貌，均與夏侯清風宛若一胎孿生，長得完全相像。

李秀有點慚愧，並且心中暗叫不妙！

因若只有「西天劍尊」夏侯長空無聲無息地，到了身後，猶有可說，如今竟加上兩名捧劍小童，仍使自己耳無所聞，則對方功力之高，豈非不可思議！

夏侯長空兩道巨靈似的炯炯眼神，先向地上夏侯清風的遺屍略注，眉宇間現出了五分驚詫與五分惋惜的綜合神色！

跟着他立即把眼光移注在李秀身上，細一打量，點頭說道：「不容易，不容易，你居然殺得了夏侯清風，眞是李慕雲的跨灶佳兒！」

李秀嘴角微披，神態昂然地，軒眉說道：「李慕雲的兒子，並不以能殺夏侯清風，便告滿足！」

夏侯長空一笑道：「我知道你以能殺我這『西天劍尊』為最大期望。」

李秀針鋒相對說道：「我也知道你不單想霸視中原武林，並以進窺中原社稷為最大的野心！」

夏侯長空忽然微喟一聲，搖頭答道：「以前如此，如今却此念早蠲，我只想使我這身武學，無敵於中原各派，故而，『劍尊谷』中，除了臥虎藏龍以外，並苦心造就了兩名超卓高手，一是死在你劍下的夏侯清風，一是已與鄧飛龍同歸於盡的慕容摧花！」

李秀聞得鄧飛龍已遭刦數，不由心中一慘



，瞑目叫道：「爭尊論劍，何必多傷無辜，李秀不才，願代表八荒四海的武林同道，與夏侯谷主，生死一搏！」

這「谷主」之稱，改得恰當，因彼此既將論劍爭尊，便不宜在勝負未分之前，對夏侯長空有甚「劍尊」稱謂。

夏侯長空笑道：「李秀老弟莫急，你還得再過兩關，否則，我仍不屑與你交手。」

李秀似乎有點不悅，雙眉微微一挑，但仍盡力忍了下來，冷然問道：「夏侯谷主，請示頭關？」

夏侯長空道：「頭關很容易闖，我有個想不明白的問題，想要問你，你肯不肯從實答覆我？」

李秀俊臉之上，瀰漫着一團正氣，立即應聲說道：「『藝有未曾經我學，事無不可對人言』……」

夏侯長空也對李秀的英風豪氣略覺動容，雙眉微蹙說道：「你們自離襄陽以後，一路行來，所有的主要情事，均在我洞察之中……」

李秀點頭道：「我承認你情報靈活，耳目甚衆！」

夏侯長空道：「尤其對於你劍法造詣，與功力深度，我更極為注意，『紫竹山』中，你連硬接南宮芙蓉的『奪魂一杖』，都頗勉强，怎會在數日之間，有如神助，竟突飛猛進，殺得了比南宮芙蓉高明不少的夏侯清風？」

李秀聞言，神情忽變！

他臉上原本瀰漫着一團正氣，眉宇間，原本高騰着一股傲氣，如今却完全收斂，變成了一片孺慕之氣，肅立恭身，抱拳高聲答道：「母愛如天！」

夏侯長空「咦」了一聲，有些意外，也有些不信的，問道：「是黃金夫人弄的鬼麼？她除了有點小聰明外，功行並不甚深，那裏來的如此速成的旋乾轉坤之力？」

李秀道：「人無再造功，藥有回天力。」

二語方出，夏侯長空便恍然叫道：「她把『小華陀』梁叔子能奪天造化的『長春再造丹』設法弄來，居然不自服食，而餵了你，難怪你在『逍遙別館』中，會中暗器而不畏劇毒，難怪你內勁倍增，能蕩得開夏侯清風力重千鈞的那柄長劍，而及時反擊，一刺穿心！……」

李秀聽了抱拳齊額，朗聲說道：「母愛如天！」

夏侯長空又「哦」了一聲道：「難怪她在白銀夫人死後，便離羣獨隱，遁入空門，這是因為『長春再造丹』已無，她又對我背叛，青春玉貌，轉瞬消失，才不願把那副衰老容顏，現世丟醜，這就叫『美人自古如名將，不許人間見白頭』……」

李秀似乎不曾在聽夏侯長空之語，只是口中喃喃，第三度低聲說道：「母愛如天！」

這「母愛如天」四字，他一共說了三次，第一次是高聲，第二次是朗聲，但以這第三次的低聲所說，最為虔誠，最為悲切，因為李秀那冠玉雙頰之上，隨着話聲，掛滿了決不輕彈的英雄珠淚！

僅憑兩行淚，怎報三春暉？李秀終於是承認他這位母親了，不單承認，他並感激、啣恩、懷念、慚愧，覺得有點承受不了，也報答不完這種比泰山更重、比東海還深，無微不至的如天母愛！

淒迷的情緒，突被冷酷語音打斷！

所謂「冷酷語音」，自是夏侯長空所發，他沉聲說道：「闖第二關！頭關容易二關難，李秀，你若勝不了我這兩個劍童，便沒有資格和我動手。」

李秀聞言，這才仔細打量倚立夏侯長空左右的那名捧劍小童。

他們，服飾平常，年齡彷彿，都是十四、五歲，每人手中，都捧着一柄與夏侯清風所用形式相同的金色長劍。

唯一覺得不凡的，便是這兩名劍童的神情，似乎過分鎮靜，分明聽得夏侯長空要他們雙戰李秀，却仍靜靜侍立，連頭都不抬，更對李秀望都不望一眼。

李秀的第六感，突然又來，他陡覺全身毛骨森森，似乎這兩個毫不起眼的劍童，竟是比夏侯清風更凶狠，更難闖的一道關口，不然，怎會暗起不祥之兆？

他趕緊澄思靜慮，一肅心神，想向夏侯長空問明，這一陣是屬生死之爭？抑或是點到為止？

但話到口邊，突覺多餘，心中作了決定，由於對方年歲太輕，倘若不失分寸，自己不免劍下留情，若是與夏侯清風暨前所會過的金銀劍士，一樣兇狠頑殘，則只好代天行誅，不必再留這等武林敗類，遺為世害！

仁念未畢，厄境已臨！

兩柄金劍，左劍撩陰，右劍分心，已刺到李秀身前。

剛才，那兩名劍童，委實靜如處子，如今這猝然進襲，却又動如脫兔！

劍招並不奇詭，但來勢却太快捷，快捷得幾難形容，似石火？似電光？均非過分之譽！

李秀急閃！

對付絕招，可用奇式，但對付這等快劍，却除了急閃以外，別無他途。

因為在未能閃過對方這奇襲快劍之前，縱有任何絕招奇式，也來不及加以施展！

偏身側滾，反臂掄劍！

李秀閃得夠快，撩陰一劍，被他偏身閃過，但分心一劍，却仍然有了彩頭！

閃過了心窩，閃不開肩頭，人影滾翻，劍光錯落，李秀的肩頭之上，被挑起了一片血肉！肩上微傷，對李秀來說，並不在乎，令他擔心的是以後的情勢！

一劍快，劍劍必快，自己倉皇閃避，對方如影隨形，不單永遠挨打，並只要閃躲略慢，便將喪身在對方出招歹毒、劍劍攻敵要害的接連進襲之下。

故而，李秀除了偏身側滾之外，還要反臂掄劍！

反臂掄劍之舉，是想搶回先機，才有機會施展李家神劍的精妙劍式！

這一劍，掄得險，但也掄得妙，更掄得夠狠！

這是李家神劍中的「雷動九天」！

李秀肩頭血肉才飛，掌中風雷已掣，他要憑這一劍，逼退必然片刻不肯放鬆自己、狠狠追擊的兩名對手，重行展開局面！

兩名劍童，似乎未想到李秀在肩頭受傷，倉皇閃遁之際，仍能反手還招，微一怔神，眼前風雷已作！

他們是劍道行家，深知風雷已作無妨，若是等風雷已竄，便將被李秀扭轉局面！

於是，雙劍並舉，在風雷才作之際，硬撩風雷劍影！

行家一伸手，便知有沒有！李秀在神情之穩，出招之快以上，已看出這兩名劍童的劍道修為，並不弱於自己，而狠辣之處，可能猶有過之。

但內力方面，李秀却有太自信的把握！

他經過多少刻苦的修為？服食過多少靈藥？尤其是最近才由母親李夫人恩賜，功効最為强大的「長春再造丹」。

對方，則是兩名十四、五歲幼童，比招、論式，或許尚待爭雄，若是鬥力，則三劍一交，必然金劍雙墜！

嗆郎郎……三劍已交，但李秀的想法却錯，並由充分自信立即轉變成充分驚慚！

不是雙劍墜地，而是一劍冲天，那道冲天劍影，却是李秀掌中長劍所化！

長劍既飛，虎口定裂，李秀果然右手虎口鬧鮮血淋漓的，弄不懂這兩名年幼劍童，何來如此驚人雄厚內力？

但劍已飛，血已流，時機却不可稍縱，李秀必須趕緊縱身凌空，搶回長劍，才有望繼續拚鬥，免得在未戰夏侯長空之前，便使李家神劍威譽，一敗塗地！

他雖驚不怔，立即隨着冲天劍影，縱身凌空。

那兩名劍童，肯放過他麼？

答案自然是否定的，兩條人影，帶着兩道金色劍光，緊隨李秀之後，幾乎是完全同時的冲天而起！

就在此時，起了一聲悲啼！

這啼聲好悲，似巫峽哀猿，勝孤舟嫠婦，別人聽來，或覺陌生，但李秀却一聽便知是鄧青青所發。

原來就在這刹那間，羣雄畢集，「劍尊谷」中，來了不少的人，有公孫敬，有梁叔子，有南宮不樂、南宮不二，甚至於多年未現江湖的西南慕容世家，關外皇甫世家的首腦人物！

當然更有劍東、靈芝、劍南、金蘭、劍北、白菱等三對夫婦，李劍飛，以及鬢邊簪了小小白布的戴孝俠女鄧青青。

羣雄雖到，却鴉雀無聲，所吸引他們的，自然是這「三劍」之戰！

李秀肩頭飛血，鄧青青已在顫慄，等到他長劍震飛，虎口崩裂，勉强縱身追劍之際，她終於忍耐不住地，發出一聲悲啼！

青青悲啼之聲，倒不是以為李秀此關難過，必死在兩名劍童手下，而是覺得李秀連夏侯長空的劍童都門不過，那裏還會是「西天劍尊」之敵？

夏侯長空劍下，向不留人，李秀早死晚死，今日必死，勝負局面已定，「神劍」威譽成空，自己父死母亡，如今又要目睹意中人受此折辱，鄧青青雖是巾幗英豪，也不禁萬念俱灰，失聲而哭！

好，這一哭，局面變了！

鄧青青是俠女，不是巫婆，她的哭聲，怎有如此魔力？

這是屬於心理作用，男人們，多半不肯當衆丟臉，尤其當着心愛之人，英雄主義更濃，一切均可暫時不計，顏面上却必須爭光奪彩不可！

青青一哭，李秀臉紅，他不肯再聽任自己這種狼狽情況，延長下去，鋼牙挫處，把心一橫，施展了「不殺之殺」！

這是李家神劍的絕藝，除了李夫人外，誰也不知李秀業已悄悄練成，但因這招劍法，太耗真氣，並係撒手絕招，李夫人遂嚴囑李秀，除了與夏侯長空的最後生死之搏，對任何人都不許輕易施展！

如今，一來出人意料的敵勢太强，戰場情況過份艱險，二來聞得青青啼哭，李秀不願在愛人眼前，丟盡顏面，才咬牙狠心地，不顧一切的，施展絕學！

分明他的右手剛剛抄住空中劍柄，不及回身，追兵已雙雙趕到！

分明兩名劍童連人帶劍的追擊動作，已幻作兩道劍虹，把李秀身形罩住！

不見劍光閃，却聽劍童啼！

兩名劍童，合起來不過啼出半聲，四爿童屍，却由空中飛墜！

李秀也下來了，他不是悠然飄落，而是砰然墜落！

他劍上沒有血，胸前却一片飛紅！

那不是兩名劍童的血，是他自己的血，是勉强施展「不殺之殺」，以劍罡殲敵，血氣大震，從他自己口中噴出來的！

夏侯長空臉色白了，眼神中也凶芒突斂，一片空茫地，失聲問道：「你……你竟練成了你父親練……練而未成的『不殺之殺』？」

把頭一昂，李秀居然又倔强的從地上站了起來，朗聲答道：「家傳絕藝，敢不精研？夏侯谷主，如今該舉行你我之戰了吧！」

夏侯長空在嘆，鄧青青在哭，羣雄的心在跳……

當然，誰不替李秀心跳？以他目前這種情況，絕非在場任何高手之敵，何況名震寰宇的「西天劍尊」？

只有人擔心，沒有人說話麼？

有……

「不必！」這不必二字，是李夫人的聲音，雖然語音顯明的已比以前蒼老，但、劍東靈芝等，仍一聽便知是他們的大姐姐，李秀更聞聲淚落，茫然抬頭，找尋他的慈愛母親，人在何處？

「轟！」

金碧輝煌的殿閣飛了，從平台後方，金碧殿閣的原址以上，冉冉升起了一朶金色蓮花。

蓮花上，一坐一臥，有兩個女人，臥着的一個，是逍遙夫人但已不言不動，了無生氣。

坐着的，是李夫人，但她如今已不戴黃金面具，不穿金色長衣，往昔的綠鬢朱顏，業已變成了鷄皮鶴髮！

但頭髮雖然白了，臉皮雖然皺了，却別有一種風韻，看起來反比以前還慈祥莊嚴幾分！

李秀搶前幾步，滿眼淚光，還未開口，李夫人便藹然笑道：「秀兒，你不必再與夏侯長空動手了，你殺了那兩名劍童，便等於殺了『西天劍尊』，因為那是他的化身，他已把生平功力，完全轉注給他們兩個！」

夏侯長空怒道：「妳……妳……妳偷看了我的日記？」

李夫人點頭道：「不錯，我佯稱出家，避開你的注意，才潛回『劍尊谷』，進入密室，瞭解一切，原來你患了不治絕症，生命只在旦夕，才泯了覬覦中原社稷之心，只想永留絕藝，蓋壓八荒，早就把畢生功力，轉注給兩個劍童，要他們作你化身，續掌『劍尊谷』，奴役中原百派！」

夏侯長空咬牙道：「想不到妳竟這樣叛我？妳雖背夫來歸，我却待妳不薄，賦之以權，遇之以禮，多年來，連妳的手兒都未碰過。」

李夫人笑道：「我等的便是你這句話兒，因為這樣一來，我才能把貞節還給丈夫、把苦心告訴兒子，把化刼消災的和樂安詳，送給武林百派……」

李秀和劍東、靈芝等人，聽出李夫人言外有厭世之意，不禁頓足出聲，「娘……」、「夫人……」、「大姐姐……」的喊成一片。

李夫人向他們作了個安撫手勢，又向夏侯長空說道：「如今，我要為你適才『背夫來歸』四字，作一駁斥，李青青豈是朝秦暮楚的下賤之人？這是我與先夫，下定狠心所訂的血淚之計！他犧牲性命，使你以為中原武林，從此無人，在西陲自大，暫緩虎狼之吞！我則犧牲名節，到『劍尊谷』中臥底，佯為保存姿色，甘落罵名，實則刺探機密，釜底抽薪，一面儘量保全武林精英，一面秘密聯盟有志之士，等待有利時機，重振中原武譽，誰知皇天有眼，所望終諧，尤其殺死你身外化身，使你萬念俱灰的論劍爭尊對手，竟是我自己的兒子……」

夏侯長空廢然一嘆，神情萎然，似乎連他巨靈似的身材，也驟告矮縮許多！



李夫人又向羣雄笑道：「夏侯長空刁狡異常，我雖頗得信寵，但在未趁隙偷看他日記之前，仍不明白一切。如今他絕症將發，功力早已轉注，除了還有些行動便捷的輕功以外，可說與常人無異，故而，『劍尊谷』已告瓦解，『劍尊』之號……」話方至此，在場羣雄已同聲高呼「李秀」，表示擁戴之意！

李夫人搖頭道：「武林中各門各派，均有絕學，各擅勝場，誰也不必稱『尊』，有此一字，爭鬥便來，殊非練武强身的和祥本旨！故而，我不單不許秀兒享甚尊號，連『神劍山莊』，都不必再建，他應該與青青組織一個和和祥祥、溫溫暖暖的小家庭，平時，耕讀傳家，一旦江湖有刼，或國家有事，仍竭盡所學，不計名利地，全力以赴……」

語音至此略頓，目光轉注劍東、靈芝等人，含笑叫道：「劍東兄弟、靈芝姊姊，你們不要忘記對你慕雲大哥的所作承諾，明年此日，大家都該抱兒子了！」

眞情換熱淚，平台上起了一片啜泣聲息！

夏侯長空目注李夫人，長嘆一聲問道：「青青，是時候了，叫妳兒子對我用劍！」

李夫人搖頭道：「你是前輩，我不想叫秀兒失禮，何況一代劍尊，也不容輕侮，你平素暗中佈置的『霹靂消魂』，恰好合用，不妨後退三步！」

夏侯長空的如今神色，反倒稍微寧靜，果然顫巍巍的，向後退了三步！

李夫人伸手向所坐金色蓮花之上，接連按下了兩枚機鈕。

第一枚機鈕按下，一聲霹靂，起於夏侯長空足下，把這位「西天劍尊」，炸成了灰！

第二枚機鈕按下，李夫人所坐那朶金色蓮花的所有花瓣之上，都起了熊熊烈火！

這是李秀、青青、劍東、靈芝等人，所預想得的情形，但也是他們所無法挽回的情勢！

同一的動作，「神劍山莊」羣雄，一個個都滿面流淚，跪了下去。

其餘羣雄，小一輩的，也出自內心，照樣拜倒！老一輩的，則一齊合掌低肩，宛如恭送一尊白日飛昇的西天古佛！

火光越來越往中心集攏，李夫人的雪白鬢絲，映着火光，似乎變成銀色！

她在低吟，吟的是偈：「法火金蓮自在身，一來一去淨無塵，只期劍合淒凉刼，悟徹江湖名利人……」

偈聲漸微……火光漸烈……人影漸杳……

——全文完——

## 練功秘訣

# 太極拳保健揭秘

麥海雲

太極拳一直都係南北兩派認為係保健兼長壽的一種拳術，並非練習它準備跟敵人決鬥，而係養生保健，特別係超過花甲之年的人，更加適宜練習太極拳，這種理論非常合理。

中國大陸一直都提倡太極拳，甚至在一般學校裏面把它看做健身操，隨後影响到美國人積極練習，甚至有幾百人在公園裏面天天打太極，不過，眞正打得好的人非常之少，就因為他們不擅長運用太極的勁。

關於那個勁字，不容易解釋，不過，近日科學昌明，美國苦心研究太極拳的一個西醫叫做加利摩亞博士，却運用科學的原理去證明太極拳如果有系統的練習，能够增加內勁，的確可以健身養顏，兼且長壽。

他指出這一點，太極拳每一招綿綿不絕，有如步行一般，沒有片刻的停息，那樣做可以使血液循環順利，而且刺激神經系統跟血液同時運行，所謂內勁就從這一個觀點產生。

加利摩亞博士在人體解剖方面很有名氣，他曾經把活人在車禍當中截斷的肢體當中一截抽出來，放在一千倍的顯微鏡之下觀察，發現到任何一處肢體的肌肉裏面都有血管神經，如果那一條肌肉沒有神經，根本上就不能够指揮它作任何一種活動。

反之，沒有血管，那條神經以及肌肉失去了滋潤，就會乾枯，故此，肌肉神經血管，係連接在一起，而且非常緊密的，極少的一條肌肉僅有一英寸的五百份之一，仍然係呈現扭曲狀態的，那是說，那一條肌肉係與神經血管互相扭曲，有如繩子扭曲一般，假如該處有太多的水份沁透，就令到神經失去指揮的能力，可能發生痛楚或痳痺，那是風濕的來源。

反之，極微細的血管枯萎，那一截的肌肉等於逐漸死亡，整個人就會瘦削不堪，故此，神經肌肉血管能够結集在一起，呈現極良好的狀態，那個人的健康就抵達最高峯。

太極拳最大的作用就係不斷的運用各種姿勢令到人體身上的每一處神經，血液，肌肉連接得更加緊密，進而產生練氣反應。

原來肌肉活動的時候，有微量的電氣消耗，那種電力如果在急速使用的時候，等於五火電燈泡發亮，尤其是集中精神用腦袋去做心思的工作時消耗電力更大，如果肌肉瘦削，儲藏在肌肉的電量減少，那個人就會體力不振，多做一些工作也感到疲倦，更加沒法集中精神使用腦力工作，如何可以使肌肉儲藏電量更加豐富呢？唯一的辦法就係運用內勁不斷的培養它，刺激它，太極拳就有這種妙用，故此，練習太極一定要有名師指點。

加利摩亞博士這一篇論文係正式在萬邦醫學研究院月報以及年刋裏面聯合發表的，對太極拳有進一步的解釋，喜歡研究拳脚的人，不妨一知。

武俠長篇故事

# 挑燈看劍

蕭逸・文
黃耀基・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管照夕爲了替雁先生復仇，擊敗了淮上三子，他們有約在先，此後六十年內，淮上三子再不復出，要找一深山古洞面壁靜坐，了此殘生。當夜正値中秋，三人要求與老朋友歡樂一宵後才作永別。管照夕和江雪勤本是靑梅竹馬，後來雪勤嫁了給楚少秋。此際楚少秋巳死，照夕對雪勤懷念不巳。當晚，管照夕回客棧休息後，冷魂兒向枝梅和徒弟江雪勤夜訪照夕，由向枝梅做媒人，向照夕提出婚事，豈料此時鬼爪藍江和徒弟丁裳也跟着趕到，藍江也是爲了替徒兒做媒而來的，向藍二人爲此事而針鋒相對，各不相讓。尙雨春和管照夕相遇之後，對他傾心不巳，嫁不到他便不想活下去。她和小婢文春細商之下，決定把資產賣掉，用來救濟窮人，決心洗手不再爲盜。一切停頓之後，尙雨春帶着文春，到處訪尋照夕，她要找到他，向他表明心跡。誰知找到之後，她竟有一種說不出的情虛，反而不敢現身與他見面。

## 心田受譴責　慧劍斬情絲

管照夕想着，他把心一狠，悲聲道：「二位姑娘，一個春蘭，一個秋菊，都是國色天香……」

雪勤丁裳不由都紅着臉低下頭，她們也急着要聽下文，就連鬼爪藍江和向枝梅，也都睜大了眼睛。

照夕內心嘆息一聲暗忖道：「妳們不要看着我，我巳狠下心了……」

他硬下心，目視着地面，斬鐵削釘的道：「只是，弟子自慚形穢，早巳不作婚姻之想……」

他抬起頭，和尚、藍的目光接觸，吶吶道：「……請二位前輩，及二位姑娘原諒……」

他說了話，再也不在這院中多停留一會，深深的朝着四人拜了一拜，頭也不敢抬的轉身向房中走去。

他這一句話果然令她們大吃一驚，相繼一怔，彼此交換了一下目光。

兩個姑娘，早忍不住淚暗彈，她們確實也沒有臉再在這個地方站着了。

雪勤抽噎道：「師父！我先走了。」

她說着猛地騰身而起，直向牆外飛縱而去，丁裳抹了一下眼淚，慘笑道：「師父！妳老人家也該死心了吧！給妳說，人家壓根兒也沒把咱們看在眼內……」說到最後，她忍不住又哭了。

鬼爪藍江大脚朝地上狠命的踩了一脚，怪叫了聲：「好小子！我……」

向枝梅却苦笑着對她擺了一下手，藍江不由卽時住口，茫然的看着她。

「老姐姐！我們走吧！本來這種事，也不是我們能解決的，年輕人的事，叫他們年青人自己解決吧！」

藍江冷冷一笑道：「你是說，我們回去！」

向枝梅點了點頭，苦笑了笑：「否則，又能如何呢？」

藍江猛然地抓緊了一雙鬼爪。

「算了吧！老姐姐！妳比淮上三子如何？」

向枝梅揶揄笑了笑，藍江的雙掌，不禁又慢慢鬆開了，她恨聲道：「走！我們誰不走誰是孫子！」

她說着憤憤地看了丁裳一眼，騰身上房，丁裳連忙跟踪而去，向枝梅長嘆了一聲，遂面向窻道：「管少俠，你要三思而行……我師徒走了，這是你自己的事，你自己解決吧！」

她說完話身形兀自騰起，一路翻縱了出去，這庭院之中，轉瞬之間歸於平靜。

管照夕在燈下，雙手緊緊的抱着頭，現出沉痛無比之色，他的臉色蒼白，全身微微的顫抖着。

他勉强令自己心裏安靜下來，可是江雪勤的楚楚可人，丁裳的亭亭玉立，這兩個飄忽的影子，怎麼都在他腦子裏轉着，他低低自語道：「天啊！我都說了些什麼話啊……我……我怎會怎麼說呢？」

外面的聲音靜下來了，他知道她們走了，這才悵然立起，慢慢走到窗前，心中眞有一種說不出的痛苦，忽然他耳中聽到



了一陣低低的飲泣之聲，很像是一個女孩子的聲音。

他不禁大吃了一驚，暗想：「這是誰？莫非雪勤和丁裳還沒走麼？」

想着，他立刻縱身而出，却見一條纖細的影子，正由自己房簷上騰身掠起。

照夕吃驚的道：「誰？」他立刻展開身形，向那條纖細的人影緊緊躡去！

那夜行女子身形很快，一刹那時巳縱出了這客棧的高大圍牆，可是照夕更不放她逃開，巳緊緊躡至前行少女身後。

由背影上看來，極像雪勤，照夕的心也就跳得更厲害了，他猛一縱身，巳到了少女身側，出聲道：「姑娘請留雲步，我巳看見妳了！」

邊說邊伸出一臂向前一擋，那少女見前面跑不成了，突地又轉過身來向回跑，照夕身形一長，又到了她身前，仍擋住了她的去路，他吶吶道：「雪勤……妳這是何苦……我……」

那少女忽地用雙手捂住了臉，照夕不由怔了一下，他退後了一步，微微嘆了一聲道：「我知妳此刻定恨我薄倖……其實……姑娘，妳是不明白我內心的苦楚……」他微微頓了頓，又重重嘆息了一聲，接道：「總之！雪勤，你要知道，我愛妳的心，仍是和從前一樣的……」

他說着苦笑地看了她一眼，對方仍是緊緊地捂着臉，頭垂得很低，可是由她微微抖動着的肩膀看來，她像是在輕輕地哭泣。

管照夕手足感到有些失措，他想把她臉上的雙手輕輕拉下來，爲她拭去臉上的淚，可是對方的哭聲，似乎包含着更多的委屈，他不得不更進一步，表明下自己的心意，安慰她一下，於是他走進了一步，輕聲嘆道：「妳要原諒我剛才說的話……我實在……姑娘！總之，妳是我這一生第一個心愛的人，至於丁裳……」

他咬了咬下唇。

「她對我恩重如山，我一直看她和妹妹一樣，我想不到她師父會對我提出這個問題，你又叫我怎麼回答她，我不能傷她的心！姑娘！我這麼作是不得巳的，妳要諒解我的苦衷！」

那少女邊哭邊點首道：「我明白……管大哥，你回去吧……不要管我！」

照夕輕嘆息了一聲，到了此時，他似乎什麼也不能說了，自己心意巳表明了，雖然心中尙有千言萬語，可是如果再說出來，似乎有些超出立場之外了，而且，那樣也等於欺騙了丁裳。

他頓了頓，才苦笑道：「那麼！我走了，姑娘！妳要好好保重身子，不要以此爲念，等明天我與淮上三子同至雁先生住處，完成了任務之後，我將遠走天涯，姑娘！我會永遠記掛妳的。」

那姑娘也抽泣道：「管大哥！你也要多多保重。」

照夕幾乎要淌下淚來，因爲這姑娘太令他感動了，他微微點了點頭，忽然他劍眉一挑，後退了一步，詫異道：「妳……妳是誰？」

那姑娘仍然用手捂着臉，可是眼淚巳由指縫中流了出來，她顫抖道：「管……管大哥……你……」

照夕猛然上前，伸手把她二臂拉開，立刻看清了這姑娘的廬山眞面目，那是白雪尙雨春，他口中「哦！」了一聲，一時呆若木鷄。

尙雨春掙開了他的手，回頭就跑，管照夕突然趕上一步大聲道：「站住！」

雨春倒是眞聽話，抖顫顫的站住不再跑，管照夕劍眉微皺，臉色很窘，他口中吶吶道：「尙姑娘！對不起！妳一直不說話，我竟把妳當錯了人……可是！妳這又是何苦呢！」

雨春低着頭，眼淚簌簌而下，說道：「大哥！我不知道，我只是來找你……」

照夕嘆息了一聲，他怔怔的看着她，一時眞不知如何開口，他內心眞是叫不迭的苦，事情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眼前一個雪勤一個丁裳，巳經够自己受的了，却想不到平空又跳出了一個尙雨春。

他紅着臉道：「妳……找我有……事麼？」

雨春點了點頭，目光注視着他，吞吐地道：「可是……現在巳經沒有了！」

這多情的人，爲了少找麻煩，不得不把心硬起來，他就點了點頭道：「那末我走了！」

雨春抬眸瞟了他一眼，道：「我巳經不住在洛陽了……而且巳把所有家產都賣了，那些錢都救濟了窮人！」

照夕怔了一下，口中「唔！」了一聲，他生怕自己又會說出令對方動心的話，當時不發一語，雨春斷斷續續的又道：「現在我巳不是一個賊子……我決定聽你的話改過自新，做一個好人！」

照夕紅着臉點了點頭，他吶吶道：「姑娘能如此，我的心也安了！」

雨春情緒漸漸歸於正常，她深情的注視着照夕，櫻唇微微的抖顫着道：「管大哥，你還會看不起我麼？」

照夕心中巳感動了，只是他却强令自己不爲之心動，因爲有些痴情的女孩子，是受不得一兩句眞情的挑逗的，他如今巳深深的受過「情」這個字的痛苦，却不願再爲此一字害己害人！

他裝着微笑道：「不會，我一向都是很看重姑娘的！」

雨春不禁面色一喜，她張大了眸子，現出一副「驚喜欲狂」的樣子，可是立刻她又黯然。

她有滿腹的心事，想一一吐露，可是在這種情況之下，她感到有點「難以啓齒」，有些話，都必需要等待着男方先開口，自己才能說的，而且照夕方才的話，巳實在冷了她的心。

她知道眞正令照夕着迷的人只有那個江雪勤，這只要聽方才他說的話就知道。

那末，他對江雪勤尙且如此，對於自己就更不用說了，婚姻大事，恐怕是沒有什麼希望了。

女孩子的生命，是生活在愛情之中，如果她們理想的愛情，一旦粉碎了，那實在是太殘忍，太可怕了，尙雨春淚眼迷茫的看着照夕，用着試探性的語氣道：「管大哥！你眞的決定了，即將遠行，而且……而且一輩子……一輩子……也……」

下面「不結婚」三個字，她却是說不出口，照夕慨然點了點頭道：「是的！我

巳經決定了。」

雨春嬌軀顫動了一下，下面的話，她是再也接不下去了，可是這是她最後的機會，她必需要表明心跡，因為她一向並不是一個忸怩的姑娘，她知道此時的羞澀，可能就會導致她終身的遺憾。

這一霎時，她把一個女孩子最起碼具有的條件——羞澀——拋棄了，她用着最心碎，最動人的聲音以最大的勇氣向照夕道：「可是……管大哥……我……」

照夕注視着她，目不稍瞬，她的聲音發抖了，頭也垂下去了，可是到底她仍說出來了！她說：「我愛你……管大哥！我愛你！」

照夕大大的吃了一驚，他真想不到她竟是這麼坦白，他幾乎有些懷疑，如今的女人變了，變得如此坦白率直，坦白得令人可怕。

他慢慢後退着，用着幾乎哀求的聲音道：「不！不！姑娘，你千萬不能如此，我是不值得你如此的……」

雨春大聲地哭道：「為什麼……為什麼？」

她向前走了幾步，她的感情奔放得令人吃驚，因為他的「羞澀之極」已經過去了，再沒有什麼話，會更令她感到更羞澀了。

四週沒有人，只有天上的月亮，她要在她心目中的愛人身前爭取！爭取！

那是一份純真的感情吐露，有什麼可耻呢？

管照夕在她的正面攻勢裏，又後退了一步，他常常是採取被動的，他咬緊牙根，慨然道：「姑娘，我曾經愛過別人，我的感情不會穩固的！」

雨春抽泣道：「這……這不要緊，沒有你我活不了……照夕，你要相信我，我說的都是真話！」

照夕長嘆了一聲，他對感情實在膩了，他認為它會緊緊地束縛着自己，一刻也沒有放鬆過，當它們緊緊的壓着自己的時候，那種痛苦，是莫可比擬的，雖然失去它們時，痛苦更加倍，可是眼前他已感到不勝負荷，他理智的對雨春道：「春姑娘，妳不必這麼想，因為我本人已是一個痛苦的人，所以我實在不願意再連累人家，我已經決定了我的志願，請妳不要再使我為難。」

雨春這一剎時，就像喪失了靈魂一般，她像泥塑一般的站立着，紋絲不動，她沒有哭，沒有流淚。

照夕再也不敢在這裏逗留了，他很明白自己的感情，眼前如不運用慧劍，斬斷情絲，那麼，對於雪勤和丁裳，更是無法交待了。

他苦笑了笑道：「姑娘請多珍重，日後也許我們還有見面的日子，那時候姑娘也許會覺得，今夜的一切，是多麼可笑……而渺小的我，又是如何不值得你如此傷情……」

「再見了！姑娘！」

他說完這句話，猛地擰身飛縱而起，似聽到雨春的一聲呼喚！「管大哥！」

可是狠心的管照夕，這一次是真的硬下心了，他身形展開，急如星丸跳擲，不一刻已返回客棧之中。

管照夕踉蹌的走到了自己房間，他把門窗都關上，想到了這接連的情債，真是不勝唏噓，他自信自己不是一個玩弄感情的人，可是為什麼，對這三個不同典型的女人都有感情呢？

更令他百思不解的是，這散落在三個不同地方的姑娘竟會突然湊在了一塊，同時都在今夜和自己見過面，她們同時都提到了「婚姻」的問題，這真是太奇妙了，奇妙得近乎於不可能。

「好了，一切都完了！」

他對自己嘲笑着，揮掌把桌子上的燭光搧熄，他就這麼暈暈沉沉地倒在了牀上去。

他想他自己，二十多歲的年紀，可是生命裏却是飽經憂患，尤其在愛情裏，他嘗盡了酸甜苦辣。

那麼現在自己脫離了她們，眼前擺出的，是一條遙遠彎曲的道路，那是要憑自己的勇氣和決心走下去的。

這條路是要自己獨自去走的，沒有人援手，也沒有女孩子再來糾纏自己了，那是幸福的嗎？誰能肯定說，以後又比現在更幸福呢？有誰能說沒有女孩子的愛情是幸福的呢？

想到這裏，他沉重翻了一個身，竹板牀吱吱的响了一聲，這午夜的愁思，不是味兒，他想起來徘徊，可是又怕天上的月亮，因為傷感的人，是最怕看月亮的，那銀色的光，對愛情固然是頗具歌頌之力，可是對傷感更是極盡諷刺之能事。

這八月十五中秋之夜，多少人家在賞月之後，含於甜蜜的微笑，進入到夢鄉，可憐的管照夕，却在紗帳之中長吁短嘆着，看來似乎他是自作自受，其實那是不然的，那是上天早已注定了的，渺小的他，除了領受之外，又能如何呢？

在不同的三張羅帳之中，三個佳人，同樣的在期艾着她們的命運，她們似乎比照夕更難受更傷心，因為她們是女人。

男人的愛是生命中的一小部份，而女人的愛情却是整個生命，她們三個姑娘是不會甘心的，除非她們存了厭世之心，否則她們將來在最後的情場之中，相互的角逐着，決一勝負！

一輛風馳着的篷車，在直奔冀北的一條驛道上飛馳着，在黃昏的斜陽道上，帶起了一大片塵土，兩旁田裏種的莊稼，是麥子，高粱還有玉米，多半都收成了，由於整個的黃淮大平原，久旱而不多雨，田地龜裂得十分的厲害，高粱，玉米勉强的收成了，那後期種的麥子，却顯得十分先天不足，一根根垂着穗子，也十分黃焦焦的，就像老太太的臉……

篷車在一處小岔道拐彎了，道邊有一棵老樹，樹上刻着一個箭頭，指着「旗竿頂」三個彎扭扭的字體，像是一個指標。

在疾馳了整整一下午之後，到了此時，才真令人體會到微微有些涼意，於是，車窗內探出一個白首的老人，向車子招呼道：「喂，趕車的，把篷子放下來涼快涼快吧！」

車把式吆喝一聲，把飛跑着的牲口拉住，這才走下車座，張羅着卸下了篷子。

車座中是三老一少，各自站起來，抖擻了一下身上塵土篷車又繼續向前馳去。



無奈子丘明聳動了一下白眉，向着對面的管照夕苦笑了笑道：「看樣子大概是快到了吧！」

照夕微微張開眸子，點了點頭，沿途之上，他很少和淮上三子說話，他認為和上了年歲的人一起旅行，的確是一件痛苦的事情。

赤眉子葛鷹顯得情緒很不安寧，他望着照夕，長嘆了一聲道：「管少俠，你能肯定，雁老先生如今還健在麼？」

照夕只得又睜開了眸子，他點了點頭：「他老人家身體一向是很好的。」

赤眉子臉上露出了微微失望之色，飛雲子葉潛立刻接口道：「當然，我們希望他老人家還健在人間，因為那樣，才能多少減去一些我兄弟心中的愧疚！」

葛鷹立刻附和的點頭道：「是！是！我一直是這麼想的。」

照夕不由微笑了笑，沒有說話，對於淮上三子不安的情緒，早在前三天，他已經洞悉了，他一直欣賞着他們這種不安的情緒，因為這是他們應得的報復。

無奈子丘明又嘆息了一聲道：「管少俠，其實你現在應該知道，我兄弟自一開始，對於他老哥，心中就有着愧疚之心，這一次所以不遠千里來此，主要的是想向這老哥哥問安，當然……」

他紅着臉笑了笑道：「……我們的誠心，你是會為我們轉達上去的！」

照夕點了點頭，感慨的道：「其實世界上，每一個人都會有錯的，三位老前輩的誠心，我一定代為轉達，只怕……」

他說着劍眉微微一皺，赤眉子立刻緊張道：「你的意思是雁老哥仍不肯饒恕我們？」

照夕嘆了一聲道：「實在說，他老人家一直把六十年前的仇恨記掛在心內，只怕一時不易化解吧！」

葉潛苦笑了笑道：「老弟，並不是我兄弟要賴，實在六十年間的時間太長了，再說我兄弟三個，如今都已是這麼一把歲數了，還能在人世活幾天？」

他愁苦的眨了一下眸子，接道：「雁老哥就是再恨我們，這種手段也是太毒了一點！」

照夕冷冷一笑道：「葉老前輩，你還沒有弄清楚，此次弟子帶三位來此，只是證實弟子不是虛話，並不是為你們求情而來，再說，六十年的賭注，是你們承諾在先，莫非你們堂堂武林先進，竟能說話不算麼？」

葉潛汗顏道：「小兄弟你說得不錯，我們既已承諾了，君子一言如白染皂，豈能不滲？只不過……」

他搓了一下手，吃吃道：「只不過，想請雁老哥於可能範圍之內，高抬貴手，不念舊惡而已！」

照夕頗為不快的道：「這賭注是弟子所定，又與雁老前輩何關？」

他又冷笑了笑，接下去道：「……不過，他老人家如果親口說出不念舊惡的話，我也不為已甚，只是……天下羣雄俱知此事，只看你們怎麼交待？」

葉潛不由怔了一下，丘明却看了他一眼，冷笑道：「老三，事到如今，你怎麼還存於這種念頭，武林中重的是一諾千金，我兄弟不幸敗在了他的手中，就是上刀山下油鍋，又有何憾，你說這種話，豈不令管少俠見笑？」

飛雲子葉潛更不禁面色羞慚，當時吶吶答不上話來，丘明截鐵斷釘的接道：「只要見着了雁老哥，證實了他的話是真，我們撥頭就走，從此面壁六十年，江湖絕跡，生死聽天由命，這有什麼好怕的。」

照夕不禁心中暗暗佩服，只是他表面上，仍是一片冰冷，飛雲子葉潛長嘆了一聲，用手拍了車座道：「罷了，想不到我淮上三子，竟會有今天！」

言下不勝唏噓，跟着這輛棚車就停了下來，照夕四下看了一眼道：「不錯，就是這個地方，我們下去吧！」

三老各自站起身來，陸續下車，赤眉子葛鷹打發了車錢，照夕率先向一條半斜的山道上走去，淮上三子各自無語，踽踽在後面跟着。

這條路對照夕是輕車熟路，順着一條小溪走了約半里路，就看見了那聳峙在竹林之中的高大別墅，想到年前和申屠雷投店被困時情景，管照夕不禁仍還有些憤憤之感，可是再一想到，自己却因禍得福，再說那九天旗金福老，如今已落到了那種下場，他的氣也就消了，反倒覺得自己當時下手廢了金福老的功夫，那種手段，未免太狠了一點，如今有事再來訪問他，這老兒是否願意幫忙就難說了。

想着一行四人，已走過了紅木小橋，來到這別墅似的巨宅門前。

管照夕用手拉了一下門鈴，過了一會，才出來一個伙計，把門開了。

照夕微微一笑道：「我們是來拜訪金老先生的，請去通稟一聲！」

那伙計怔了一下，前後打量着這一伙人，吃吃道：「你們這是來拜訪金老先生呀，四位是要住店還是……」

照夕面色一沉道：「金氏父女，是我們老朋友了，你還有什麼好瞞的？我們找他有事……」

這伙計臉紅了一下，一面彎着腰道：「既如此，小的也就實說就是，老爺子兩個月以前回來，却是教人把功夫廢了，現在已帶着女兒到江南去了，這地方交給覃先生經管……」

他哈着腰道：「各位請稍等，我去請覃先生來一趟，你們有事儘管給他說就行了！」

照夕想了想，知道此言不假，就笑了笑道：「那就不用了，你給我們開兩大間房子，我們明天就走！」

這伙計忙閃身笑道：「那麼快請進來吧，房子有的是！」

四人魚貫而入，淮上三子對這麼優雅的環境，頗感驚奇，至於九天旗金福老的名字，他三人倒是知道，可是並沒有把這麼一個人放在眼裏。

當下開好了店房之後，照夕眉頭微皺着，對三子道：「雁老前輩，面壁處是在白雲山莊，那裏離這裏還有一段山路，過去九天旗金福老是在那白雲山莊開山立寨，這地方，只是虛設的行號，欺騙一般商旅的。」

赤眉子冷冷一笑道：「螢火之光，也敢放威！」

他幾乎忘了他自己，不久前才敗在管照夕掌下，儘管如此，像金福老之流，還是不在他眼睛裏面的。

飛雲子葉滄道：「既如此，我們為何不直接到白雲山莊去呢？」

照夕搖搖頭說道：「一來是為恐白雲山莊匪人太多，我四人雖是不怕，到底惹厭，再者雁先生面壁，最忌外人干擾，要是為他們發現了，日後豈不要惹厭，所以弟子以為，乾脆我四人到午夜之後，私自探訪，豈不是好，不知三位意下如何？」

無奇子丘明冷然道：「但憑管少俠吩咐，我三人沒有什麼意見，總之，只要能見到老哥就好！」

當下伙計端來酒食，照夕因上過一次當，把酒壺拿過來仔細端詳，丘明怔了一下道：「這是何故？莫非這酒不對麼？」

照夕冷笑道：「弟子初下山時，和一友人，在此嘗着了道兒，所以不得不小心些為是！」

丘明哈哈大笑道：「這個無妨，把酒壺拿過來！」

他說着由懷內摸出一個扁玉盒子，用手一按，盒蓋自啓，內中是一支晶光四射的玉簪取在手中，一隻手打開壺蓋，置一端入壺內，過一會取出看了看，微笑着搖頭道：「放心，沒有東西！」

如此依法在各菜餚中試了一遍，俱無異狀，這才把玉簪收起，各人放心大胆的進食，淮上三子到了此時，也都改了觀念，開懷暢飲，談笑自若，絲毫不帶出憂愁神色。

四個人分兩間住，照夕和丘明一間，葛鷹和葉滄一間，當然照夕一直都是很小心預防，好在四人都有高深的內功，入夜是盤膝榻上，運功調息，睡不睡覺倒是無所謂的事。

三更天，照夕和淮上三子輕輕出了客棧，照夕在前，三子在後，一路直向旗竿頂山峯上翻去。

這一馳開了脚，照夕才暗暗驚嘆不已，心中忖着自己的輕功提縱之術，要是和三人比起來，却是差得太遠了！

白雲山莊，自從金氏父女離開以後，雖然仍聚集着不少匪人，可是那聲望比起金氏父女在時，那是差得太遠了。

入夜雖有幾個小賊值更，可是在他們四人眼中看來，那簡直是不值一笑，幾乎是不費吹灰之力，就找到了當初禁閉照夕的那個石牢，啓開石門後，照夕率先入內，淮上三子跟着入內之後，四下打量着，葛鷹就問道：「那雁老哥就在這裏麼？」

照夕微微一笑道：「三位前輩，說不得要委屈一下，雁老前輩面壁之處，還要爬行一段距離才能到呢！」

三子不禁面帶驚奇，照夕當時縱身附壁，用手把一窩籐草一拉，帶起了一塊千斤巨石，頓時現出了一個漆黑的地洞，葉滄接下了那塊石頭，照夕就率先把身子鑽進去，三子也各自隨後鑽入。

這條地道，照夕因是輕車熟路，所以並不費事，很熟悉的在前面爬着，三子却是第一次來，他們跟着爬行了一大段之後，無不心內暗暗吃驚。

因為他們已發現出，這條地道，竟是按先天正反易數相尅之理開出來的，要是不精此數之人，卽使是爬進來了，要想再出來却是萬難。

淮上三子，看到此不禁暗暗吃驚，已相信那位雁先生，定是在此面壁無疑了。

想到了當年自己兄弟設計害他的經過，三人都不禁內心十分愧疚。

這條地道前文曾敍述過，在此不再多介紹，那是一條四通八達的地洞，沿途極多暗門，彎七扭八，只要行錯一門，就可能把自己永世埋葬在這山石之內。

好在照夕既熟前路，三子又精此術，不一刻已發現了眼前似有黃光閃爍着。

照夕回頭輕聲道：「到了，請三位略候，容弟子通禀之後，再進內見他老人家吧！」

丘明苦笑着點了點頭，淮上三子此一刻眞是噤若寒蟬，照夕於是伏地朗聲道：「弟子管照夕隨同淮上三位前輩面謁，請老前輩賜予接見。」

他說完了話，良久，不見有一點回音，於是又重複了一遍，仍是沒有回音，照夕就大着胆子向前膝行了幾步，爬到了洞邊，伸頸向洞中一看，頓時大吃了一驚，慌忙回頭道：「不好了！三位前輩快來看，雁老前輩不好了！」

他說着首先飄身而下，淮上三子也不由吃了一驚，相繼縱身洞內，只見一黑髮披肩，面黃如蠟的老人，盤膝坐在蒲團之上。

雖然事過數十年之久，可是淮上三子一眼仍能認出，這老人正是當年的雁先生，他們口中都不由驚得哦了一聲，照夕早不禁撲到老人座前大哭失聲。

原來雁先生頂門天靈蓋上，開了一個三角形的黑忽忽的窟窿，皮肉早已乾枯，看來像死去很有一段時間。

照夕想不到千里迢迢來此，只拜見老人一具屍體，因念到老人傳藝之情，一時失聲大哭不已。

淮上三子也是面色頗為嚴肅，他三人一齊彎腰，朝着雁先生屍體深深一拜，無奇子丘明長嘆了一聲道：「老朋友！我兄弟的罪名，今生再也難以洗清了……」

他忽然往地上一跪，流淚滿面的道：「雁老哥……當年我們害了你，今日你的弟子照樣也對付了我們……你也可以安息了，我兄弟今日在你靈前發誓，今生永不出山一步……」

飛雲子葉滄及赤眉子葛鷹，也都跪下身來，一種無可名狀的悲哀，深深籠罩着他們，本着「死者為大」的心理，再加上他們原有的愧疚之心，一時他們都感到天良受到了譴責，在這個已死的老朋友靈前，他們深深的懺悔着。

良久他們才抬起頭來，飛雲子葉滄無意間目光向雁老面上看了一眼，他忽然口中「咦！」了一聲，道：「你們看雁兄鼻下……哦！哦！」

他驚慌的站起了身子，這時無奇子丘明和赤眉子葛鷹也都注意到了，頓時都吃了一驚，三人先後站了起來，照夕本在悲哭，聞聲抬頭問道：「什麼……事？」

這時飛雲子葉滄已走到了雁老屍身之前，他彎腰仔細看了看，面現異色道：「啊！大哥快看！」

無奇子丘明這時也走了近來，低頭仔



細看了看，只見雁老鼻下正中，微微垂下約有三分長短一根軟玉也似的東西，若普通看來，就像小孩流的鼻涕一般。

可是淮上三子已是世外高人，見聞至廣，無奇子丘明細一辨認之下，頓時後退了一步，面色大驚道：「玉莖出竅，天頂自開……雁老哥，莫非竟是出胎了？哦……這……這可能麼？」

赤眉子葛鷹這時細看雁老人天庭後，也大驚道：「大哥快看……雁老哥眞是出胎了！」

他邊說邊還用手指着雁老頂門，三人都不禁探首一看，只見老人頂門那三角窟窿，竟深有半尺許，幾乎佔老人整個頭顱面積一半，其黑如墨，最奇是不帶一些血腥，光澤滑潤，照夕看得如墜五里霧中，可是無奇子丘明和飛雲子葉滄，都不由連聲嘆息不已。

照夕吃驚的問道：「這是怎麼一回事呢？」

丘明看了他一眼，嘆息道：「我們應該為他老人家賀喜，想不到他竟在六十年之中，煉成了元嬰，已出胎了……唉！我們應該早來幾天就好了！」

葛鷹也嘆道：「如蒙他老哥指點幾句，受福不淺……」

照夕這才突然想起，大喜道：「哦！這就對了……這就對了……」

葉滄看了他一眼道：「少俠又有何見地？」

照夕笑道：「我幾乎忘了，當年雁老前輩傳授我武藝時，我曾親眼見過雁老前輩所煉的元嬰……」

葉滄立刻驚喜道：「哦！你看見了？什麼樣子，是由什麼地方出來的？」

照夕就所憶知，比了一下手勢道：「這麼高，長相和雁老爺子一模一樣，由雁老前輩頂門出來的，不過，那時候頭頂並有沒開就是了。」

淮上三子立刻面色大喜，葛鷹忙問：「出胎時，雁老哥口中唸些什麼沒有？」

照夕茫然點了點頭道：「好像說了些什麼，只是我已記不得了。」

三子立刻大失所望，葛鷹仍追問道：「你是否可以想出來呢？想一想吧！」

照夕笑了笑，搖頭道：「那怎麼想得出呢？我根本就沒有注意……」

赤眉子葛鷹立刻長嘆了一聲道：「老弟，不瞞你說，這道家證仙之說，我兄弟醉心已非一日，其實早已可以下手修煉了，只是最後出胎口訣，苦求不得，白白就誤大好時光，至今仍徘徊於凡塵之中，如尋得出胎口訣，像雁老哥今日之成就，並非不可能……」

他一面搓着雙手，猶自連聲地嘆息不已。

丘明這時面色也似十分懊喪，望着雁先生軀殼，又似無比的羨慕，他冷笑了一聲道：「自古仙人不易修為，雁老哥能有今日成就，正不知費了多少心血……二弟，你也把仙業看得太簡單了！」

葛鷹嘆道：「現在還有什麼好爭的？我們都這麼一把年歲了……只不過說話罷了！」

葉滄似有所啓示的道：「不然，我兄弟們如能眞心於靜中體悟，那最後出胎口訣，又焉知不能悟出……」

丘明呵呵一笑道：「老三！你可又在說外行話，那出胎口訣，是在已養成胎兒待出世時的撒手功夫，你我區區一介凡人，有何智能得以悟出……須知，如今留下的口訣，俱是當年成道的人在道成之前留下來的，並非先有口訣而後成道飛昇的……你這一點還沒有弄明白！」

葉滄失望的點着頭道：「唔……這麼說，我們只是在妄想罷了！」

丘明面色蒼然的望着照夕又點了點頭道：「少俠所說不假，雁老哥雖已飛昇，可是軀殼仍在，足證少俠所言屬實，如今我兄弟已心服口服，此刻就想告辭，今後六十年定遵守諾言，面壁深山，決不出江湖一步……少俠請放心，我兄弟這就告別了。」

他說着向二位拜弟看了一眼，嘆道：「二位兄弟，在此久留何益，走吧！」

葛葉二人方一點首，正要轉身，照夕忽然驚訝的說道：「三位前輩且慢……這是……」

他說着走向雁先生床邊的石案旁，更是驚訝的道：「三位前輩且慢……這是……這是……」

忽然，管照夕更吃驚的叫道：「啊……快看！」

淮上三子不由忙踱了過來，只見白石長案上，龍飛鳳舞的，寫着幾行字，那似老人以手指畫寫在石面上的，字字入石三分，三子合攏過來，細細讀着，只見上面寫的是：「恩也休！仇也休！但把塵事一筆勾！走元嬰，等九洲，混混人世又何留？六十年面壁，伏先天正義，于清道光丙子年，仲秋八月二十一日子時出胎。苦修寒土雁南天指寫。」

四人看畢，不由赫然變色，見另一旁，有數行小字，寫着：「淮上三友二十三日子夜來訪，余特留焰候之，往事已矣，不必過於自責，如喜此洞居，可留此修為，三十一年後，余定援以撒手出胎功夫，希不自誤！」

三子不由大喜欲狂！赤眉子葛鷹首先大笑道：「哦！太妙了！」

丘明瞪了他一眼，葛鷹往下看，才見另有幾行子，寫道：「照夕小友塵緣未了，不可逆已過甚，今贈汝詩一首，以之處世，後福無窮：

「春江夕陽暖，雷音馳南天。」

照夕看後不由微微皺眉不語，淮上三子不由相繼笑了，丘明用手在他肩上拍了兩下，赫赫笑道：「老弟！這首詩你要記好了，以之處世後福無窮呢！」

照夕又低低唸了一遍：「春江夕陽暖，雷音馳南天。」

他注目着丘明道：「老前輩可知道這是甚麼意思麼？」

丘明手托下巴「嗯」了一聲道：「春江——夕陽暖……雷音馳……南天……這！我也不太清楚！」

赤眉子葛鷹拍了一下頭，道：「春江嘛就是春天的江水……夕陽嗎？就是黃昏時候的太陽！」

丘明擺了一下手道：「你算了吧！」

照夕也忍不住笑了，他把這首詩句默默記在心裏，遂含笑向三子一拜道：「恭

耆三位前輩，不久就可以和雁老先生一樣了。」

淮上三子一時笑得眼都睜不開了，葛鷹手舞足蹈的道：「老弟！這還是你的大功，以後我們不會忘了你的，嘻嘻！」

葉潛輕嘆了一聲道：「想不到雁老哥如此仁厚，如此更增我兄弟慚愧了！」葛鷹不願使眼前氣氛轉變，忙岔口道：「雁老哥已經說過了往事已矣，你又何必再提起來呢！眞是……」

葉潛搭垂着眉毛說道：「這是他可敬佩的地方，可是我們又怎能沒有愧疚之心呢？」

葛鷹搖頭道：「老三，我們從今天起，要把那不痛快的事忘記，重新爲人。」

丘明也點了點頭道：「二弟說得對，那末，我們就留在這裏吧？」

葛鷹葉潛俱都點頭稱善，他三人一刹時之間，頓掃愁戚之色，紛紛在這石室之內來回踱着，照夕因以前曾來過，遂領三人看了一邊的流水室，室內各物都齊，有一個大青石臼，內中是滿滿地一臼燈油，色呈碧綠，淮上三子一看即知是「松子油」，估量着最少也可燃燈數年，至於一切炊具都散放在另一間室內，只是雁先生辟穀術成後很長的一段時日，從未舉炊，石缸內陳米都發了霉了。

三子預計着須整頓一番，並且在道胎未成之前，飯還是要吃的，每幾個月，尚需出外採買一回，總之，他們對這新環境十分滿意，略爲商討之後，葉潛同葛鷹都留在這裏，丘明外出採辦，照夕也含笑向葉葛二人告別，遂和丘明循前路而出。

葛鷹和葉潛，反倒像主人也似，直把照夕送到出口地方，才握手作別！

他們翻回到了山下，東方已經微微有一點曙色了，丘明笑問照夕道：「老弟台！你此番到那去呢？」

經他這麼一提，照夕不禁突地怔了一下，他笑了笑，搖了搖頭說道：「我也不知道，反正是走到那算那，我如今是四海爲家！」

丘明雙手按在他肩上，端詳着他的臉道：「老弟，你此刻紅鸞星動，看樣子不久就有喜事上身了呢！」

照夕臉一陣紅，苦笑道：「前輩不要取笑了，我還會有甚麼喜事？只怕這一生也不會……」

他說到這裏，無意中又想到了雁先生所留的話「莫逆已過甚！」一時却也接不下去了。

他爽朗一笑道：「弟子今夜在此留宿一宵，明日將遠行，前輩是……」

丘明呵呵一笑道：「那麼我們就此分手吧！老弟，好自爲之！」

他說完這句話，大袖揮處，已如同怪鳥也似的騰空而起，瞬息已消逝於黎明的薄霧之間，照夕望空悵嘆了一聲，遂一路騰翻，回到客棧之中。

他已經了却了一件心事，心情至以爲暢快，現在，他想到自己是一無牽掛了。

他一向是醉心於古來的遊俠的，可是現在他對這種作風，似也感不到甚麼特別的趣味，偶然他想着自己，似乎該有個家了！

當然這個「家」是他自己的家，那麼構成一個家，起碼的人數呢？

衣錦還鄉的申屠雷，在甫自接獲外放「新樂」縣的正堂任令之後，少不了緊張一番，畧事逗留，遂即帶着他那個隨身的小書僮青硯，走馬上任去了。

本來他是「不爲五斗米折腰」的，可是奈何他申屠門中僅此獨子，破碎了的家門要待他重整，申屠歷代書香的官宦之家，也要他繼續下去，他只好委屈的去上任了，其實他內心的理想，和管照夕完全一樣的。

「新樂」縣地方仕紳，聯合歡宴這個新知縣，在南大街「快活林」罷下了盛筵，席開三桌，原知縣林大人，外調河南上蔡縣，也在邀請之列，那表示送舊迎新的意思。

既要爲官，官場裏的一套例行公式，不得不應付，申屠雷雖是很厭這一套，可是循於舊習也不得不硬着頭皮周旋一二。

俗謂：「新官上任三把火」，申屠雷倒也不例外，只是他這三把火燒的方式不一樣。

舉一個例子說，他出發點不是爲錢，更不是爲權，他是眞正的爲民。

以一個貴爲一縣之主的父母官的他，在第一個月中，他幾乎沒有一天，不深入民間，深入衙門內的基層組織，一月之後，他開始整頓，把那一羣衙門的老油子，官場裏的混混，掃數的給解了差，換上些眞正青年有爲的人，眞正有魄力的人，他以爲地方上是需要眞正能幹的人，那是一個賢才，而不是需要一個奴才。

他的這種作風，也是遭遇到某些困難的，有些人是有錢的，有些人是有後台的，用人情去說勸他，用錢來誘惑他，可是他對這兩種手段，都置之不理。

他雷厲風行的作風，雖然爲下屬帶來了一陣恐慌，可是却博得了地方上萬千人民大聲歌頌喝彩。

于是，「鐵面正堂」的這個綽號，在新樂一縣，叫得震天價的响，使遠近的隣縣，也都敬仰他的聲威，時常走動過來拜訪他。

按說，申屠雷這麼一個青年的官兒，有些聲望，也應該很知足，很快樂了。

其實恰恰相反。

每當他下堂回府，一個人在書房裏，或是處理公務完畢的時候，他總會嘆上兩三聲，他腦子裏一直惦念着那位探花郎的拜兄！

他常常想，這位拜兄如今不知上那去了？而彼此兄弟，是否還能見着面？想到這裏，他眞恨不能也脫下這身衣裳，到江湖裏去找照夕去，可是事實上，他仍不能離開這個任所！

不幸他穿上了這身衣服，隨着這身官衣之後的是責任是名譽，那是不能輕易拋得開的。

有時候他看到牆上掛着的劍，他也會愕愕的遐想一陣，他認爲他已與風沙草原，江海湖山解了緣份。

可是他這個父母官，却是大大異於一般的，他有一身驚人的武功，因此在他任內，有時候三班捕快感到棘手的大案不能了結時，這位鐵面正堂，却在人不知鬼不覺的深夜裏，親自下手把案子結了，短短



三月內，這新樂一地，眞可說是能做到「夜不閉戶」，人人稱道，申屠雷三字，更是在冀西 近馳名。

隆冬時候，大雪紛飛，尤其是北地酷寒，眞是滴水成冰，在無情的大風雪之下，街上行人寥寥可數。

新樂縣城內大街上，馳來了一騎高大的黑馬，馬上挺坐着一個俊秀的青年，在這麼嚴寒的氣候裏，他身上只穿着一襲灰色秋衣，雖然還披着一領披風，可是看起來，仍是單薄的可憐。

可是這青年，眉目之間，並不帶出一些寒意，大雪飄在帽子上，衣服上，已積下了厚厚的一層，他却懶得把它們弄掉。

這青年來到大街的時候，已是晚飯時分，冬季，天黑得快，舖子裏都已掌上了燈，可是門都關得緊緊地，多半都打烊了，有那做酒肉生意的，雖還開着門，門前却掛着極厚的棉門簾子，簾子下面穿着竹子，怕風把它揭起來，西北風吹着桑皮紙糊的窗戶，噗嚕！噗嚕！的聲音，更給這風雪之夜，帶上了恐怖的氣氛。

年青人在一家回回牛肉館前下了馬，想進去喝兩盅，却又臨時改變了計劃，他興孜孜的又上了馬，心中想道：「等見了我那申屠雷兄弟，再吃一頓痛快的豈不是更好麼？」

這麼想着，他就抖了一下馬韁，這匹黑馬繼續扒開四足，「得得」地直向東跑過去。

屋簷下有一輛破馬車，趕車的穿着翻毛的老羊皮筒子，頭上戴着破呢毡帽，低着頭坐在前座打盹兒。

馬蹄聲令他睜開了眼，他看這個青年在馬背上向他含笑點頭道：「借問一聲，申屠縣太爺的府第，是在那一條街上？」

趕車的用插在袖筒裏雙手，向路北指了一下，啞着嗓子道：「往前走向右拐，有個高牆，門口插着燈籠的，就是太爺的府上！」

這年青人抱一下拳道聲：「多謝！」撥過馬頭，飛馳而去，那馬後蹄子，帶起了大塊的雪，打在那趕車的臉上，他不得不伸出手抹着臉，嘴裏低低的道：「他娘的，小野種！」

所幸那騎馬的青年沒聽見，否則以他素日個性，是不肯罷干休的。

馬在高牆有燈籠的門前停下了，灰衣人下了馬，就一逕拉着馬，向前走去，見門前掛着一列四盞氣死風燈，燈籠上寫着「新樂正堂」字樣，在風雪之下晃來晃去，看起來却是很够氣派。

這青年不由爽朗的笑了，他想：「申屠雷倒眞有點威風氣派呢！」

於是他走過去，正想敲門，忽然心中一動，又把手收回來了，隨後他把馬牽到牆邊，四下看了看，跟着一長身，已竄上了高牆，輕輕飄身而入。

這座大宅子，本是前任林正堂的住家，申屠雷上任後，房子也移交了，只是林正堂家人連大帶小有四五十口子，所以住在裏面並不嫌太大，如今這位新正堂上任，不但沒有家眷，父母也沒有跟着，只有一個隨身書僮，因爲沒有夫人，所以連丫環都沒用一個，除了一厨一差，再就是兩個看門的人，偌大一所宅子，只這麼幾個人，看起來眞是太冷清了。

到了夜晚，也只有三四盞燈火，看來是一片靜寂，年輕人用着超羣拔類的輕功提縱術，起落之間，已撲上了正庭的風簷，然後輕輕飄身而下。

廳內燃着兩隻巨燭，却是靜悄悄的沒有一個人，這青年面上帶着輕鬆的微笑，輕輕拉開了風門，探頭看了看，很大方的走了進去。

穿過大廳，仍不見一人，再走幾步，却見一小僮手端香茗，正向室內走去！

這小僮偶一抬頭，和青年目光交接，不由驚喜道：「啊……管大爺您……」

這人忙向他搖了搖手，微笑道：「青硯，你不要叫，他在那裏？我偷偷去嚇他一下！」

青硯縮頸子笑道：「大爺你幾時來的？我們老爺子天天都在想您呢，您可是來啦！」

灰衣人管照夕哂然一笑，輕聲道：「我這不是來了嗎？還要住些日子才走呢！他在那一個房裏呢？」

青硯朝前面一間亮着燈光的房子指了一下道：「老爺還在批公事……大爺，我去通禀一聲，他眞要喜壞了！」

照夕由他手中接過了茶，一面笑道：「還是我自己進去，你到大門口去看看，我的馬還在外面呢！你快牽進來餵牠吃點料吧！」

青硯笑着點了點頭，轉身往外就跑，照夕這才輕輕地向那間亮着燈光的房子走去。

他走到門口，輕輕推開門進去，室內冷颼颼地，這是一間大書房！

房子裏不但沒有生火，反而軒窗四開，冷風貫進來，就和院子裏一樣的。

那位七品的正堂大人，此刻穿着一身便衣，正坐在書案邊，聚精會神的在批公事，書桌上文房四寶井然有序，一盞帶罩子的琉璃燈，放着青亮的光。

照夕看着他的背影，不禁有一種說不出的興奮、悲傷的感覺，他輕輕向前走了幾步！

申屠雷仍在低着頭，凝神的閱着卷宗，他只隨便的道：「放在茶几上，招呼厨房開飯！」

照夕眞有點想笑，他把茶放下了，然後彎腰道了聲：「是！」

申屠雷仍在聚精會神的改着公事，照夕就慢慢走到他身後，低下身子看他寫些什麼！

申屠雷這時縮回筆桿輕輕的搖着，他眉頭微微皺道：「青硯！」

照夕就在背後應了一聲，申屠雷就問道：「一個瞎了眼睛的七十歲老頭，會親手殺死他的兒媳婦麼？……我看這案子別有蹊蹺！」

照夕咳了一聲道：「這也不一定！這要從這人性格及素日爲人等方面去分析，才能確定！」

申屠雷點了點頭，他忽然「咦！」了一聲，猛然一回頭，照夕就含笑叫了聲：「兄弟！」

申屠雷先是一怔，這才「啊呀！」的大叫一聲，由位上一躍而起，緊握着照夕的手。

（未完）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海岸防衛隊設備最新穎的巡邏艦——「卡托瓦班」號在海中巡邏，他們接到一個任務，引導一架直昇機降落在這艘艦艇的降落台上，直昇機終於安全降落了，來的是『國家海洋及海底生態研究總署』的海洋學家韓諾威和畢德凱，他們要巡邏艦的艦長郭士基把艦船開到一個地點，郭士基起初不答應，說是上司沒有命令下來，恕難從命，畢德凱只得把探查一艘蘇俄拖網魚船『諾夫哥羅號』的任務告訴他，但郭士基還是不大相信，直到一封由海岸防衛隊的司令官拍來的電報到來之後，郭士基才相信了畢德凱等人的話，並把巡邏艦開到冰山附近……

## 廢棄船艙　焦骸遍佈

韓諾威正在卅呎開外的冰層上孜孜地鑽尋着。蘇俄的潛水艇此刻已在四分之一浬外的海面上，像是鬼魅般地浮出了水面。畢德凱壓低了嗓門，想提醒正在埋頭苦找的韓博士。他的聲音，却消逝在死寂的大西洋裏。

「博士，我們時間不多了。」他的聲音近似耳語，一種遺世的孤獨感襲上了畢德凱的心頭。

「我又沒瞎，我們還有多少時間？」博士絲毫不理會他的警告。

「如果推算他們放出登陸小艇，然後划過四百呎，到達冰山，大概要十五到廿分鐘吧！你發現了什麼嗎？」

「連個影子也沒有！」博士顯露了一分焦燥。「那棄船一定比我所想像的更深入冰層。」他憤憤地把冰杖用力插在堅實的冰裏。「它明明應該在這裏。一百廿五呎長的一條船，不可能這樣無聲無息消失的。」

「會不會是海岸防衛隊看見了海市蜃樓？」

「肉眼上的幻覺是可能的，但是雷達上的反應却是鐵證如山呀！」

畢德凱移向了直昇機，他舉起了望遠鏡，發現幾個黑色的黑影，正從潛艇的入口爬了出來。旋即一個可以乘坐六人的橡皮艇被充滿氣，他們魚貫地登上小艇。畢德凱清楚地看見他們身上都帶了自動武器。突然一陣馬達聲劃空而來，畢德凱心頭一沉，他知道他在時間上犯了嚴重錯誤。

「他們來了，大概五、六個，而且全副武裝。」畢德凱垂頭喪氣地說着。

「那你還楞在那兒幹嘛？快來帮我找哇！」

「來不及了，他們在五分鐘之內……」

「五分鐘？你不是說……。」

「我怎麼會知道他們的小艇上會裝有馬達呢？」

韓諾威嚴肅地望着那正破浪疾駛的小艇說：「他們是如何獲得棄船的情報的？他們怎麼可能知道冰山的位置？」

「顯然，蘇聯國家安全局的特工，潛伏在華盛頓的海岸防衛隊總部。所以他們在這個水域中的每一艘潛艇和間諜船都截獲了這項通知。這是一個不幸的巧合。稍可告慰的，我們畢竟是捷足先登了。」

「這下計劃全泡湯了。」韓諾威垂頭喪氣的說着。「要是我們能找到棄船的位置，至少我們可以用夷燒彈將那些文件銷燬，免得落入蘇俄之手。現在恐怕連這個『寧為玉碎，不為瓦全』的下策，也功虧一簣了。」

「目前最重要的還是趁早離開這兒。你瞧！」畢德凱說。

韓諾威順着少校手指的方向望過去，登陸小艇已經到了冰山的邊緣，黑幢幢的身影已經陸續攀上了冰層，正朝着他們所



在的方向，緩慢地蠕動着。

畢德凱矯捷地登上了直昇機，撳了發動鈕，韓諾威也爬進了機艙，繫緊了安全帶。旋轉槳葉逐漸加速了轉速，機身稍微震動了一下，昇離了地面。他們低越飛過那羣俄國人的上空，爬昇向蔚藍的長空。

直昇機朝着北方疾速飛馳着，當它飛越了潛艇雷達的搜索半徑後，迅速折向了西南方。十一點十五分，他們終於幸運地找到了那座龐然的冰山。但也超過了和郭士基會合的時間。

冷漠、死寂、浸沉了這莊嚴的冰山，它完完全全地與塵寰隔絕。幾道耀燦的陽光，透過薄薄的疏雲，投射在波光粼粼的海上，也反射出棄船船身和甲板鬼魅般的陰影，似幻似眞。當畢德凱剛把起落架輕盈地落在棄船上層的積冰上，韓諾威已迫不及待地推開了駕駛艙門，縱身躍出了機門，在船身上方來回地踱着，口中唸唸有詞地說：「奇怪，整條船上的突出部分都不見了。檣桅、天綫、雷達無一倖存，每一吋都完完全全地被冰封住了。」

畢德凱從飛行夾克中掏出了手帕，醒了醒鼻子，他吸了幾口氣說：「你聞到什麼怪味道沒有？」

韓諾威深深吸了一口氣，却分辨不出是什麼氣味。

「有人已經比我們先來過這座冰山，而且還動了手脚。不信的話，您往上仔細看看！」

韓諾威挑起了眉脚，就在離他們不到幾呎的光滑斜坡上，有着一條明顯的人為用冰鑿鑿出來的千瘡百孔，就像是月球表面的坑穴似地。

「看起來還眞有人，花了好大的工夫來湮滅掉冰上的紅色染劑哩！問題是，他們為什麼不用炸藥，那要來得輕鬆了。」韓諾威的聲音裏，充滿了訝異和無盡的困惑。

「這我就不得而知了。不過，我敢用一個月的月薪來跟你打個賭，他們絕對鑿通了一條進入船艙的暗道。」

「那麼，我們只要去找那塊寫着『入口』的牌子囉！」韓諾威在開玩笑似的說着。

「鬆軟的冰層，都有可能是偽裝過的通道入口。」畢德凱胸有成竹地說着。

「我們快點動手吧！再楞在這裏，我都快要生凍瘡了。」

他們沿着陡峭的斜坡作地毯式的搜索。但是一場觸目驚心的事發生了。韓諾威一失足，整個人跌向一個突出的、一直伸展到海裏的斜坡。他的雙手在空中亂舞着，冀望着能抓攫住什麼，指甲因為嵌進堅硬的冰層而痛苦地蜷曲着，但是光滑的冰壁，像是有人攫住了他的雙腿，一步一步地往下拉着；這一切來得是那麼突然，幾乎是在瞬間發生的。畢德凱的腦海中，像是雷電一樣閃過了一個念頭：如果博士墜入海中，拯救一定是種絕望和危險。幾乎在同時，他迅速地脫下了身上的夾克，縱身向博士滑落的方向飛身躍下。

對驚惶恐懼的韓諾威來說，畢德凱的反應和動作是幾近瘋狂的。「天啊！不，不要！」他竭聲地嘶喊着，但是這於事無補。他眼睜睜的望着畢德凱疾迅從天而降的身軀，像是一具火車頭，飛也似地朝他衝撞過來。他閉起了眼睛。他知道如果畢德凱停留在斜坡上，還有一綫希望。如今他絕望了，他們二人都必定會墜入冰冷的海水裏。

畢德凱的身形，愈來愈近了，眼看着就要和韓諾威撞做一堆了，就在他和韓諾威只有一呎的距離時，他的雙脚强勁有力的插進了堆積的碎冰裏。重力加上速度，這一脚是挾着雷霆萬鈞之勢，一陣錐心的劇痛，從脚底傳透上來，畢德凱也忍不住從喉嚨裏迸出了一聲低號。他的膝蓋都幾乎要沒入積冰之中，雙腿緊緊地鎖住了冰層；身體承受了這突其而來的拉力，劇裂的抖動着，他全身的肌肉好像被撕裂一樣。說時遲，那時快，他抛出了他的夾克。

韓諾威心裏明白，這是他唯一的生機。他伸出了他的雙手，像是老虎鉗般的死命地抓住了那隻尼龍袖子。他全身因過度緊張而顫抖着。狂跳的心臟，使他想作嘔。他的身子懸盪在一塊凸出的冰緣上，他的小腹正好頂在冰塊上兩隻脚懸在空中。

「用力往上爬呀！」畢德凱的聲音冷漠依然，却帶着些緊張。

韓諾威怎樣用力爬，也是枉然。最後還是用了登山釘，才把他救出冰陷。

半分鐘後，精疲力竭、面色死灰的韓諾威，氣喘地倒在畢德凱的脚邊。他半睜着眼望着畢德凱說：「你知道我們重返文明的時候，我會幹什麼嗎？」

「嗯！我知道，你會請我上雷克賈維克最好的館子，縱情豪飲，再替我物色一個漂亮性感的冰島妞兒。」他們相視了一會兒，就像是多年的友誼所培養出的默契，慶幸生還之餘，禁不住縱聲笑了起來。

「讓我看看你的手！」韓諾威的手指，在他摔落的時候，擦傷了多處。畢德凱轉身走向直昇機，取出了急救箱，悉心地為韓諾威包紮着。「你在我失足前，找到了秘密的入口嗎？」韓諾威忍着痛，關心地問着。

「那幾乎是一件偽裝得天衣無縫的佈置，」畢德凱說着。「入口處和岩壁成斜角，上面覆蓋的冰塊和附近的積冰，一模一樣。要是不留心觀察，還眞不容易看出來呢！」

「這條陰森森的鬼船，我發誓，我總覺得這條船對我們有着一股邪惡的敵意。」韓諾威的臉上掠過了一抹陰霾。

畢德凱認為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決定鑽進洞裏去看一看。韓諾威說如果兩分鐘還不見他出來，韓諾威也將進去的。畢德凱首先發現船身呈現一片焦黑，不久他又鑽進了船艙，扭開了手電筒。首先映入眼簾的是燻黑的牆壁，整個艙房已是面目全非，分辨不出它原有的模樣和用途。幾乎每一吋都被熊熊烈火騰燒過。畢德凱被眼前這觸目驚心的駭人景象驚呆了。他的思潮起伏着，但是却幾乎屏住了氣息。他穿過了這一片灰燼，走向通廊，用手電筒的光，射向那長廊盡端的漆黑裏。

長廊中一片死寂和焦黑。眼前的這幅景象和桑達柯上將所逆料的，實在有天淵之別。這時韓諾威也跟了進來，他的眼睛中充滿了訝異和不解。他軟弱地倚在一度是一扇門的門框上，用力的甩着頭，似乎

想從眼前的惡夢中清醒過來一樣。

「我們在這堆殘墟中是不會有什麼發現的。就算有，也被我們的不速之客，捷足先登了。」畢德凱喪氣地說着。他將電筒往地上的灰燼中照射着，露出了許多來回走動的足印。

他們從房間中退了出來，又走進了另一間船艙——這是電訊收發室。整個房間已是面目全非，除了那些因熔解而變了型的收音機之外，就僅剩下了一張床的鋼架。他們現在已經逐漸習慣了那股令人噁心的焦臭，和這一片觸目驚心的景象。

韓諾威用手電筒環射着室內，突然他將光柱停留在地板上。他喘息着，用着驚恐的聲音說：「哦！不！天啊！」地板上有一副醜陋的、畸形的，當然，焦黑的殘骸。他的手電筒滑落在地板上，滾動着。當它停止的時候，光綫正集中在一個骷髏頭上，露出了兩個眼睛的窟窿和牙床。這駭人的景象，不禁令韓諾威倚在角落中嘔吐起來。當他走回畢德凱身邊時，面色死灰，像是一具出沒墳場的殭屍。

「抱歉我的失態！」他有些靦覥地說着。「我實在是從來就沒有看過任何燒焦的屍體。」

畢德凱也有一絲翻胃的感覺。「如果船上的每一個人遭遇了相同的噩運，那麼在這條船中，還應該有十四具屍體。」他盡量地在控制着自己的情緒。

韓諾威表情痛苦的俯下身子，拾起了電筒，夾在腋下，從口袋裏掏出了一本記事簿。他翻閱了幾頁後說：「對，這艘船上一共有六名船員，和九名乘客，總共有十五位。」他將哀戚的眼光投射在地上的那具燒焦的屍體說：「那他一定是無綫電員——史托夫囉！」

「或許吧！大概也只有他的牙醫才能辨認出來了！」畢德凱說完，他也陷入了沉思，眼前出現了一幅活生生的悲慘畫面，頓時，淒厲的喊聲，跳動的火舌，構成了一個人間地獄。他們的四肢在熊熊烈焰中舞動着，像是在跳一齣死亡的芭蕾舞。畢德凱突然被一樣東西吸引住了，那是無綫電員椅子的兩支鋼脚，不偏不倚地躺在屍體臀部的下方。

「什麼東西又讓你如此好奇？」

「你看！」畢德凱說着。「看起來，史托夫是坐在椅子上被燒死的。」

博士一語不發，只是瞪着一雙困惑的眼睛。

「難道你不覺得邊有些悖背常理嗎？」畢德凱繼續說：「難道他一點也不知道逃避，甚至從椅子上站起來嗎？」

「這可以解釋的呀！」博士慢條斯理的說着：「當火焰吞沒他的時候，他可能正坐在發報機前，拍發着SOS的求救信號啊！」

他們又走到了船艙的中央部分。機房、廚房和酒廊，所映入眼簾的皆是和通訊室中的慘狀一樣，第十三具和第十四具屍體分別在舵艙被發現，韓諾威一一核對着筆記簿上的名單。他的胃似乎已逐漸習慣了那燒焦的惡臭。直到筆記簿上僅留下了一個人的名字。

「差不多了，除了我們要找的那個人，其他人的屍體大致上都是相符的。」

畢德凱點燃了一支烟，他深深地吸了一大口說：「這些屍體都面目全非，難以辨認，你怎麼確定他不在裏面？」

「至少對我而言，我可以不費吹灰之力就可以認出來他！」韓諾威胸有成竹的說着。他摘下了他的眼鏡，掏出了一條手帕，對着鏡片呵了一口氣，仔細地擦拭着。「這個讓我們爲了他險些送了命的人，六年前曾在我的加州海洋生物學院修過我的課。」他望了望地上焦炭般的屍體，無限感慨和惋惜的說：「他曾經是一個出色的學生。」

「這種師生的關係怎能成爲一項辨認的證據呢？」

於是，他們又走進一個密室來尋找。

「找到了！」韓諾威將手電筒的光束，照在一個焦黑、捲曲的屍體上，除了下顎骨和骨盆之外，僅餘下了一攤灰燼、他趴到地上，小心的撥弄着骨灰，當他再站起來的時候，手上拿了幾塊因熔解而變形的小金屬塊。「這枚戒指，我記得相當清楚，它的鑲座十分精巧，都是用手工打造的，還嵌了八顆冰島所產的寶石，每一顆鏤刻成北歐神話中的神像。對你來說，他不過是一個陌路人，但是要是你有機會去認識他……。」他沒有繼續說下去，眼神中却流露出一絲追懷和哀思。

「你對你的學生，通常都有這麼深厚的感情嗎？」畢德凱的眼睛逼視着博士。

「他在廿五歲前就躋身世界十大首富之列，是一個集天才、科學家、冒險家桀衙於一身的傳奇人物。但他却是一名平易近人，善良瀟灑的翩翩紳士。我相信你和費斯汀之間也會建立起這種超然、誠摯的友誼。」這是他們離開華盛頓後第一次提到這個名字，他的語調中充滿了仰慕和虔敬。與桑達柯上將提起這個傳奇的冰島人的語氣，同出一轍。

畢德凱想，如果他曾經和這個被上流社會奉爲神明般的世界首富交往過，或許他也像韓諾威一樣流露出他的感情和哀思。而今在他脚下的却是一塊枯骨。他記得孩提的時候，他父親曾經說過：「如果你剝去一個偉人華麗的服飾，那麼在你眼前展示的，將是一頭赤裸、羞窘而無助的動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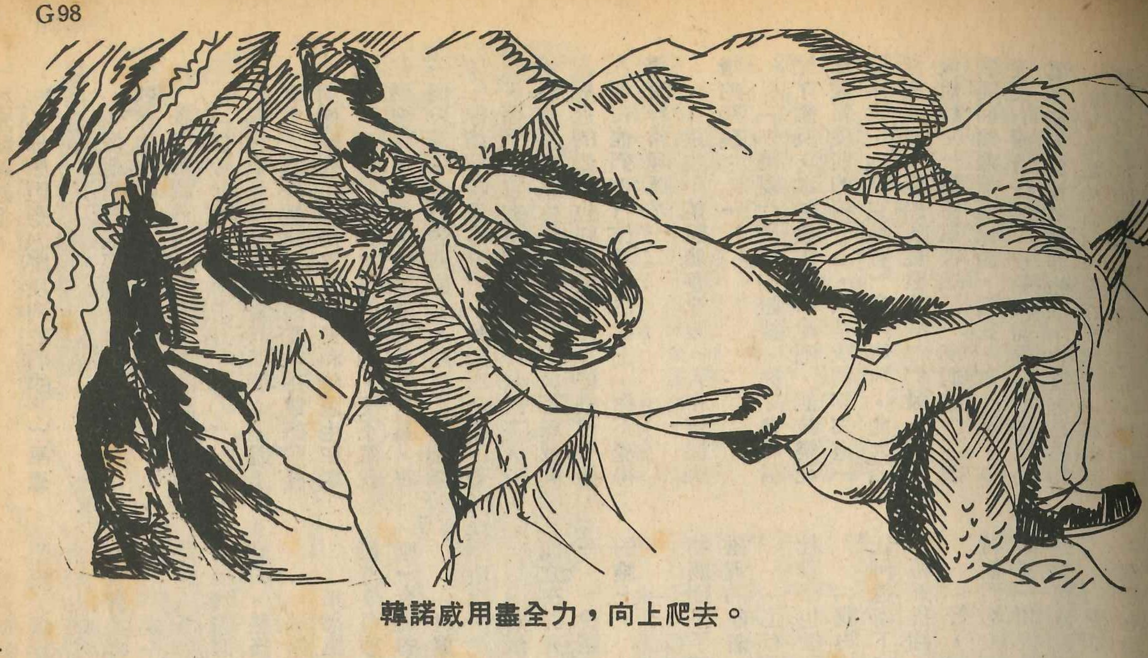
上層的甲板上，突然傳來了一陣輕微、低沉的響聲，他全身僵住了，他側耳傾聽着，這艘死寂的船上，正溢散着一股不祥的氣息。畢德凱總是覺得有一個人在背後望着他們的一舉一動，竊聽着他們之間的談話，他將自己緊張起來，來應付任何突變，但太遲了。一束強光從樓梯口照射下來。眩目的光綫正巧射在他的眼睛上。

「兩位不會是在盜墓吧？你們還有什麼事做不出來的？」畢德凱正對着強光，無法看清說話人的容貌。但是那聲音却是那麼熟悉，來人正是郭士基艦長。

× × ×

畢德凱依然紋風不動的站在那裏，雙唇緊抿，一語不發。但是他的腦海中的思路却是繁忙而壅塞的。事實很明顯，當他們錯過了會合的時間後，郭士基擅自更改了他的航向，而將「卡托瓦班號」全速駛向韓博士遺留下的坐標位置，進入了浮冰羣，如此一來，尋獲他們的直昇機，也就






韓諾威用盡全力，向上爬去。

成了易如反掌的事了。

「畢少校、韓博士，上來吧？你們應該有很多『故事』要講給我聽吧！」郭士基的語調中充滿了尖刻的諷刺。他幌了幌手中的電筒。映照出身邊杜雅穆肥胖的身影。

畢德凱也不吝氣地告訴他，不管他怎樣懷疑他倆是否存心利用他的船和船員，謎底最好請他親自到下面船艙裏去看一看，便知道一切了。

畢德凱還提示他關于「洛克斯號」的事。自去年該船離奇失踪後，包括船主，那個冰島礦業巨子——費斯汀，從此一無消息。畢德凱一個字一個字地告訴郭士基：那地上的一堆骨灰，就是費斯汀

郭士基用狐疑的眼光，盯着畢德凱，他走上前去，俯下身子，手電筒青黃的光弧照在那堆骨灰上說：「你確定嗎？」

「韓博士從現場殘留的物件上推斷，有百分之九十的把握確認是費斯汀本人無誤。」

「我聽到了，是那隻戒指。」郭士基說。「這眞是太玄妙了。一年前這艘船就像是從地球上消失了一樣，一年後又如幽靈般地從冰山下冒了出來。」

「但是看起來，事實就是如此。」韓諾威在一旁說。

「對不起，博士。」郭士基說：「我可能不像你一樣是一個研究冰山形成的權威者，但是依我十八年來在北大西洋漂泊的經驗，我知道有些冰山會因爲潮流而改變它的軌跡，而在紐芬蘭附近的海域打轉，而這時間有時會長達數年。『洛克斯號』在理論上有可能會遭遇到這類遊離的冰山，而被冰封在裏面，但是這種機率是微乎其微的。」

「不錯，這種可能性不大 但是你要知道，燃燒的船體是滾燙的，需要好幾天才能逐漸冷却。這時候潮流和海風如果將『洛克斯號』帶向冰山，就像將一支燒紅的火鉗，戳進冰塊中一樣，在四十八小時內，船身就會將冰山燒溶而進入到冰山裏層，而終被冰封在裏面。」

「還有，『洛克斯號』已經失蹤了十一個月了。就算它被冰封在冰山裏，那麼爲什麼其他的冰山都以時速三哩的速度，順着拉布拉多洋流南下，而它却出現在這裏？這是它失蹤位置偏北四度的地方，這就等於像是冰河往山頂上倒流是一樣不可能的事。我倒想聽聽二位的高見。」郭士基說。

畢德凱說：「我很想解釋，無奈我們自己也是一頭霧水。艦長，當初我承認爲了利用你，我們設下了一個圈套。但那也是不得已才出此下策。我們現在把知道的都一五一十的告訴你。我和韓博士在此地也是一無所獲，我們準備返回冰島了。」

「你們把這個爛攤子扔給我？」

「海岸防衞隊不是船隻的褓姆嗎？」畢德凱譏誚的說着。「艦長，其實當初我揑造出一艘『諾夫哥羅號』，其實就是『洛克斯號』。當然船上所裝的也不是什麼精密電子儀器，而是一羣『費氏礦業集團』中的高級工程師。他們此行的目的是前往紐約，和美國國防部委任的武器製造廠商進行磋商。他們携帶了一份極爲重要的報告，那份報告是由費斯汀的研究小組所精心撰寫的一份海床地質及礦藏研究報告。這份報告無論其在學術上、經濟上都是無價之寶，覬覦它的人不在少數——國防部想要，俄國人也在虎視眈眈。」

「這就難怪了！」郭士基說。「去年『卡托瓦班號』的處女航任務，就是參加了成羣的蘇俄船艦。當初我們認爲他們只是在窺視我們，原來他們也在找『洛克斯號』。」

「其實，我們也非有意要跟蹤你們。」杜雅穆說：「在你們起飛後不到十分鐘，我們就收到總部的急電，稱附近海域的浮冰羣，有一艘蘇俄的潛艇出沒。我們想要警告你們……」

「眞不巧！我把無綫電切掉了。你知道在我飛往棄船的途中，保持無綫電沉靜是必要的安全措施，難怪你聯絡不到我們。」畢德凱打岔說。

「艦長將這種情形反映給總部。總部的覆電是要我們追蹤潛艇，並保護你們。

」杜雅穆繼續說。

「那你們是怎麼找到我們的？」畢德凱問着。

「我們只經過了兩座冰山，就發現了你們那架黃色的直昇機。」

畢德凱認爲這是宗殘忍的集體謀殺。

「謀殺？」

畢德凱並不理會那驚異的郭士基說：「現場太過於整齊，無綫電員在電訊室裏，兩個輪管在機房裏，船長和侍應生在艦橋上，乘客們都在自己的房間，要不然就在酒吧間裏，甚至連厨子也在厨房裏，每一個人都在他們的崗位上。船長，你是專家，你能解釋嗎？難道一艘船在汪洋中着火，而竟然沒有一個人想要撲滅這場火，甚至逃命？救生小艇沒有放下，距離滅火器最近的船員也在廿呎以外。他們每一個人都在他們例行作業的崗位上，你不覺得這有悖常理嗎？」

「這也不能證明是謀殺。人在驚惶失措的時候……」

「你需要什麼樣的證據，你才會相信呢？艦長，拿無綫電員來說吧，他被燒死在發報機前的椅子上。但是我們却知道一個事實，『洛克斯號』在出事前，北大西洋中沒有一條船曾經截收到他們發出的求救信號。」畢德凱點燃了一支烟說：「讓我再回頭看看這條船。艦長，你說過，你從沒有看過任何一艘船被燒得這麼嚴重，當時船上並沒有爆炸物品，也沒有易燃物，就算是溢油而引起爆炸或燃燒，那也應僅限於船艙的後半部的油槽部分。爲什麼整條船燒夷的程度都一樣嚴重呢？更何況『洛克斯號』還有自動滅火噴水裝置，」他頓了頓說：「船隻在海上失火，通常都由船上的某一部分開始燃燒，像是機房或是儲藏室等，然後火勢才會慢慢蔓延開來。有時候一條船會持續燃燒好幾天呢！但是以『洛克斯號』的現場來看，任何一個老經驗的消防隊員都會丈二金剛摸不着頭腦的。整條船幾乎在瞬間就化爲烏有。」

「那你認爲這是什麼造成的呢？」

畢德凱說：「火焰噴射器，只有它才能造成這種强大的殺傷力和破壞性，這是唯一合理的解釋。」

「這眞是太不可思議了！」郭士基喃喃地說。

「無法想像每一個人都呆若木鷄似的僵立在那裏，然後居然毫無反應地被人燒死。」韓諾威的眼神空洞地停留在畢德凱的臉上。

「一定先有人潛進船內，在他們的食物裏面下了毒，或是痲醉藥品。」畢德凱推理的說着。

「也有可能他們事先都被槍殺了。」杜雅穆也插了進來。

「我約略地檢視過現場，並沒有發現任何遺留下來的彈頭或是碎裂的骨骼。」畢德凱推翻了杜雅穆的揣測。

「好，就算你的推理完全成立。兇手待他們都被痲醉或被毒死後，持着火焰噴射器一間接着一間的縱火，那麼兇手最後是從何處脫離現場呢？」郭士基追問着。

「慢着，在回答這個問題之前，我有一個更有趣的疑點，需要澄清。兇手當初是如何登上這條船的？顯見的他絕不是船員中的一份子。『洛克斯號』一共有十五人，屍體也正好有十五具，依邏輯來看，這件兇案的兇手決非僅有一名，可能會是由其他的船隻登船嗎？」韓諾威說。

「不可能！」郭士基斷然的說。「海上船隻間任何行爲，依照海洋法及國際法規，都必須以無綫電報告母港。在我記憶中『洛克斯號』僅拍過一則電報。這封電報是拍往紐約的希爾頓酒店，要求預訂一間套房。」

畢德凱垂下了頭，望着地上的一堆枯骨，幽然地說：「那麼一切癥結和疑竇，答案全在於那『第十六個人』的身上。這個不速之客，顯然是死神的化身。」

× × ×

冰島——這個瀕臨北大西洋的冰火之島——長年積盈的冰河，濃烟蔽天的火山間，佈滿了棕紅的火山岩，和盈綠遼遠的凍原，在子夜暈暗的「陽光」下，煥散着一片誘人的金黃。

畢德凱望着地平綫外，白雪皓皓的山脊，直昇機下粼粼的海水也從碧藍變成一株淺綠。他將直昇機用幾乎九十度的俯角驟降，沿着海岸峥嶸鱗峋的火山岩飛行。

機身輕微地震動了一下，把酣睡中的博士給驚醒了。「現在幾點啦？」他睡眼惺忪的問着。

「清晨四點十分。」

「天啊！你看那太陽，就好像是黃昏時分一樣。到達雷哥賈維克還要多久？」

「再半個多鐘頭。」畢德凱檢視了下儀表說：「要是往北飛會更快。但是這海灘，實在是太迷人了。」

「飛離『卡托瓦班號』才六小時五十五分鐘，蠻快的嘛！」博士懶洋洋地說。

畢德凱認爲了「鋯」——原子序數——四十的磡探，斷送了十五人的性命是不值得的。博士則認爲如果費斯汀的確在近海發現了鋯的礦床，一旦開採，將符合經濟原則。

「要將礦石從海底開掘，這中間所遭遇的技術性的問題和困難，實在是太龐雜了。」畢德凱說着。

「但是這並不是沒有辦法克服呀！費氏礦業公司所延聘的都是當今世界一流的海底礦藏探勘專家。你知道，他就是在非洲海床開採鑽石而一飛沖天的。那時，他年僅十八，是一艘希臘改裝貨輪的水手。那時候，南非正掀起了鑽石熱。多數的礦脈都操縱在一些大企業和財團的手裏，但是費斯汀却有一股狂熱和創意。」

「如果鑽石的礦脈是在海岸內陸兩浬的地方被發現，那麼礦脈也極有可能延伸到陸棚上。他花了整整五個月的時間，每天潛到溫暖的印度洋裏，直到他找到了片極有希望的海床。剩下的問題就是昂貴的鑽探設備了。當他到達非洲時，他是囊空如洗。但他更不願意去仰人鼻息，看人臉色，求助於那些腦滿腸肥的大闊佬。」

「但他應該懂得聊勝於無的道理啊！」畢德凱說着。

「費斯汀是一個有原則，不肯和現實妥協的人。他轉而籌措了那些黑人們的游資，而着手成立他的公司。他們採購了鑽探和器具，費斯汀整天不眠不休地工作二



十小時以上。而整項工作都在他精密的擘劃下，順利展開，終於高品質的鑽石開始源源不斷地被挖掘上來。在短短的兩年之內，費斯汀的身價已躍漲到四億美金。」

畢德凱發現到在直昇機上方四千呎的藍空裏，有一個黑點。他不經意的說：「你對費斯汀倒研究得蠻透徹的嘛！」

「我也不知道爲什麼會去注意他的生平。」博士繼續說着。「奇怪的是，在他致富之後，他並沒有留戀這個地方。他將他私人的股份悉數分贈給那些曾經在當初畢路藍縷時給予過他財務上支持的人。他搭上了船回到了冰島。」

畢德凱依然注視着那個黑點，那黑點正通過直昇機的上方。他前傾着身子，偏過頭來，從直昇透明的頂蓋上，凝望着他看出那是一架英國製造的噴射機——輕巧、快捷、性能優異。但是那架飛機機身，全部塗上了一層黑檀色，在金黃的陽光裏，顯得有些神秘和邪惡。

「費斯汀後來又做了些什麼？」畢德凱嘴裏問着。

「數不勝數。他在英屬哥倫比亞掘到了錳礦，在秘魯進行近海海域石油鑽探，總之他建立了他的王國。而這個組織的特長則是進行海底資源的探測及開發……」

韓諾威根本沒有機會把話說完，突然一条神秘的黑色飛機向他們襲擊，一排排的子彈猛射過來，畢德凱迫於無奈，將直昇機拉起，朝着噴射機的下腹衝去，正好打在它的尾舵上，機身猛烈的震動着並傳來了金屬撞擊的鏗鏘聲。



一束强光從樓梯照射着畢德凱、韓諾威。

噴射機在墜海的剎那。化做一團烈焰。直昇機在靜止的漂浮中，也墜入了七十呎下方的大西洋。墜落的位置在距離岸邊一個足球場的海上，水深六呎。在撞擊水面的剎那，畢德凱一度陷入了昏迷，沁寒的海水，又使他悠悠甦醒，他知道他已經是千鈞一髮了。

他解開了安全帶和椅帶，同時也把陷入昏迷的韓諾威抱了下來。他用手托着博士的後頸，吃力地向岸邊游去。他的鼻孔裏浸滿了海水，肺部因爲氧氣不足而漲痛着。膝蓋終於觸及到一片巖石，他奮力的站了起來。一道清新的空氣令他清醒了不少。他背負着韓諾威，搖搖幌幌的走向一個遍佈着鵝卵石的海灘。他將韓諾威放在地上，檢視着這位博士的傷口。畢德凱已是精疲力竭了，他發現一顆子彈穿進了韓諾威的左胸，鮮血正汨汨地從傷口中滲出來。他脫下了襯衫，撕裂了袖子，將博士的傷口包紮起來，他吃力的把韓諾威拖向一塊岩石，將他倚靠在上面。用剩下的布塊，作了一塊三角巾，將韓諾威的左臂吊在裏面。這是他所能做的最好的了。

他靜靜的躺了下去，儘管身下是凹凸不平的石床，而浪潮正輕拍着他的身子；他闔上了眼。昏沉沉的睡去。

但是他驚醒了，一種人類與生俱來的自衞能力，似乎使他產生了第六感，將他從昏沉的意識中喚醒過來。他睜開了眼睛。當他的視綫逐漸清朗的時候，五個可愛的冰島的孩子正睜大了眼睛，盯着畢德凱和韓諾威。

其中一個較年長的男孩吃力地用英文說：「我和我的弟妹們在後山坡的草地上放牛，我們看到你的……你的……。」他正在搜盡枯腸的想着那個字。

「是不是直昇機？」畢德凱替他解了圍。

「對呀！」孩子的臉上綻開了笑容。他一個字一個字的重覆了一遍：「直——昇——機，我們看到你的直昇機掉在海裏。」男孩的臉上泛起了一絲紅潮，他俯下了頭，輕聲的說：「對不起，我的英文不好。」旋即他又抬起了頭關心的說：「先生，你受傷了，你的頭正在流血呢：」

「我不要緊。倒是我的朋友傷勢很重，須要立即送到醫院去急救。」

這時韓諾威突然呻吟着，畢德凱靠了過去。他的眼睛掃過了畢德凱，最後落在那羣孩子身上。他吃力的呼吸着，似乎想說些什麼。他的眼神中出奇的寧謐、安詳、他攫住了畢德凱的手，低低的說：「上帝拯救你……」他渾身顫動着，然後長長的吐出了一口氣。

韓諾威博士死了。

× × ×

卡車在顛簸的鄉間小徑上奔馳着，揚起了一片飛塵。畢德凱坐在後面，手中捧着韓諾威的頭。他用手將那雙僵直、空洞的眼睛闔上，梳理着博士兩鬢凌亂、花白的頭髮。大多數的小孩，對死亡都有一份莫明的驚恐；但是圍坐在他身邊的男孩和女孩，却安靜地坐着，似乎默默地在接受這生命終點的來臨。

開車的農夫，樸實、碩壯、英挺。他們翻越了山脊，穿過幾座小大山，來到了

一個小村落，車子停在一座典型的冰島教堂外。雪白的牆壁，給人帶來一種莊嚴、肅穆之感。

一個矮小、樸素，有着一雙柔和碧眼的人，自稱是詹森醫生，迎了上來。他檢視了韓諾威，隨即把畢德凱扶進一間診療室裏。他替畢德凱換下了濕漉漉的衣服、消毒、並縫合了他額角上那三吋長的傷口。當農夫由他孩子領着，走進來時，畢德凱正飲啜着詹森醫生强迫他喝摻了杜松子酒的濃咖啡。

小男孩禮貌地向畢德凱鞠了躬說：「如果你要去哥雷維克賈，我父親希望能有這份榮幸，送你過去。」

畢德凱站起了身子，凝視着農夫眸子裏閃動着誠摯的眼神，一面對小男孩說：「這也是我的榮幸。請你轉告令尊，我非常感激他的盛意。」他伸出了他的手，農夫趨前一步，緊緊地握住了他的手，一股人情的暖意正在他們掌中奔流着。農夫才着小孩走了出去。

畢德凱望着窗外，農夫正吃力地將韓諾威放進棺裏。「那農夫叫什麼名字？」

「他姓麥，他的兒子叫麥家理。」醫生說着。

農夫將棺材徐徐地抬上了卡車。

「要是我沒有在沙灘上昏睡，而即時將博士送來，他大概就不會因失血過多致死了！」畢德凱內疚地說着。

「不要自責了，博士並不是因爲失血致死的，他是因爲心臟衰竭而死的。像他這種年紀的人，是無法承受這些劇烈的驚嚇的。」詹森安慰的說着。

「他是那麼一個出色的海洋生態學家。」畢德凱的聲音中充滿了惋惜。

「我很羨慕他！」詹森淡淡地說着。

畢德凱惶惑地盯在詹森醫師的臉上。

「爲什麼！」

「他是一個與海爲伍的人，而他如願地安息在海的擁摟裏。我相信他臨死前一定安詳而又寧靜。」

「他提到了上帝。」畢德凱喃喃的說着。

這時診所的門被推了開來，兩個穿了警察制服的人走進來。其中一人向醫生點了點頭。

畢德凱有一分預感，站在他眼前的這兩個結實的警察，是不會相信他和韓博士那段離奇遭遇的。當初他接下這個工作時，原以爲只是一樁單純地搜索一艘失蹤的船隻，却怎麼也沒有想到會牽涉到一件錯綜複雜的陰謀。畢德凱有些厭倦了，厭倦了去捏造謊言，他只想擺脫這一切惱人的瑣碎的虛假，但是他腦海中閃過了一個念頭：韓諾威死了，有人要爲這筆血債付代價。

「先生，您可是那架墜落直昇機的駕駛員？」純正的英文，禮貌的措辭，但是語氣中却帶着一絲脅迫的味道。

「正是！」

這位金髮的警察似乎對畢凱的眞言不諱有些訝異。警察的指甲裏有着齷齪的污垢，緊身的制服似乎小了一號，短短的袖子和褲管露出了手腕和足踝。「你及你那位難友的名字？」

畢德凱將兩人的姓名和服務單位詳細地說了一遍。但是奇怪的是，那名警察對這些冗長的名字，居然沒有筆記下來。

「想必你是到格夫拉維克機場吧？」

「不，不，我正在前往雷哥賈維克的途中。」

一絲驚異閃過了金髮警察的眼睛，他轉身對身邊的那個黝黑、粗壯的伙伴用冰島語交談了一陣，繼續問着說：「你能告訴我，你是從那裏起飛的嗎？」

「格陵蘭。那地名太長了，我實在記不起來。韓博士和我受命在東格陵蘭深流測繪冰山位置。橫越丹麥海峽，在雷哥賈維克加油後，再沿着這航綫偏北五十哩的航路，折返格陵蘭。我們在航程上計算錯誤，燃油耗盡，墜落海上，大致上情形如此。」

「你們墜機的確實位置在那裏？」

「你問我，我問誰呀？你們爲什麼儘問這些無關緊要的問題，不問韓博士的槍傷，這不是你們來這裏的目的嗎？」畢德凱蓄意地望了詹森醫生一眼。

「好！那我們就來談談你朋友的槍傷吧！」那個手指甲裏有污垢的金髮警察問着。

「我們帶了一支來福槍，你知道這一帶是北極熊出沒的地區。槍在墜機的時候走火，而擊中了博士的左肘。」畢德凱不疾不徐地說着。

兩個警察只是靜靜地望着他，似乎對他的說詞，置若罔聞。

「先生，很抱歉，恐怕要請您到警局去一趟。有些案情，恐怕還須要進一步的澄清。」

「我並沒有觸犯任何冰島的法律，我有權要求你們送我到雷哥賈維克的美國領事館。」

「畢少校，我們身在公門，身不由己。何況，我們對您的答覆並不滿意。進一步的調查，恐怕在所難免。只要一旦眞象大白，您立刻可以和領事館連繫。」

「慢着，警官，你到現在還沒證實你自己的身份呢！」畢德凱靈機一動的説。

「我不明白！」警官冷冷地望着畢德凱。

「詹森醫生打電話要我們來，這不就是最好的證明嗎？」他沒有警徽，沒有證件，他唯一持有的是一股惱怒。

「很抱歉，艾納森警長經常到村子裏來走動。恕我眼花，不過我從未見過二位。」詹森醫生謹愼地措辭着。

「哦！警長有急事到格陵維克去了，他要我們先來。等他辦完事，他就會兼程趕回來的。」

「兩位是新近調來本地的嗎？」

「不，我們正要往北去押運一個犯人，順道來拜望警長，一塊兒喝了杯咖啡，適巧你的電話就到了。也幾乎在同時格陵維克的急電也到了，警長無法分身，所以要我們先來。」金髮的警察說着。

「那麼，爲什麼不等到警長到了再一塊走吧？」詹森試探着問道。

「我們留在這裏，是不會有任何結果的。」警察說。他咬了下唇沉思了一會兒。「醫生，我想你最好也一道來。畢少校傷勢未癒，有人照應比較妥當。何況，這也不過是例行公事，不會耽擱太久的。」

詹森笑着，前倨後恭地說：「兩位，



很抱歉。畢少校頭上的傷口，還差兩針。等我縫完了，我們隨即就走。」他望了畢德凱一眼，身子往旁邊挪了一步，對着治療室，作了一個請的姿勢。旋即反鎖了房門。

「我以爲你的手術都結束了呢！」畢德凱揶揄地說着。

「那兩個警察是冒牌貨！」詹森壓低了嗓門說着。

畢德凱似乎毫不吃驚，他走向門邊，將耳朵貼在門板上，傾聽了一會，回過身來說：「你確定嗎？」

「嗯！艾納森的轄區並不包括格陵維克。還有，他從來不喝咖啡，他對那玩意兒敏感。他家裏連厨房裏也不准擺咖啡。」詹森振振地說着。

「警長是不是差不多五呎九吋高，一百七十磅重？」

「身高是差不多，體重大概要輕五磅！」我們是多年的老交情了。我爲他做過不少次的體格檢查。」詹森的眼神矇上了一層迷惑。「你怎麼會知道警長的模樣？你根本沒見過他呀！」

「那個問我話的金髮警察，他穿的恐怕是艾納森的制服。要是你留心一點，你會發現袖」上的臂章被撕了下來，不過縫紉過的針孔，還是淸晰可見的。」

「我不明白！」詹森的面色死灰。「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我想或許已經有十六個，應該說十九個人已經送了命，而兇手依然會追殺下去。警長恐怕已經成了他們的槍下亡魂。你、我也就要步上他的後塵了。」畢德凱冷靜地說着。

詹森顯得有些驚惶失措，他雙手捏着拳頭，沮喪的說：「你是說我難逃一死，只是因爲我曾經與兇手照過面說過話？」

「醫生，這眞是池魚之殃，他們爲了杜絕後患，只得殺人滅口。」

「那麼他們爲什麼設下這個圈套，要置你於死地呢？」

「我想我和韓博士看了些不該看到的東西吧！」

「他們總不會在光天化日下動手吧？冰島是個小地方，任何風吹草動，村子裏立刻就會知道的。何況冰島地形遼闊，兇手根本無所遁形。」

「我給你保證，外面兩個人都是花了大價錢，請來的職業殺手。在把我們解決掉之後，一個鐘頭內，他們就可以逍遙法外了。」

「那我們怎麼辦呢？」老麥的兒子和他們的車子都停在大門口，我們恐怕還沒跨出大門，就被他們幹掉了。」詹森焦急地說着。他頹喪地低下頭，突然又正色道：「唯一的一條生路，就是跟他們拚了。我幹了卅年的醫生，到頭來居然要取人家性命。」他不覺迸出了一絲苦笑。

「你有沒有槍？」

詹森深沉的嘆了口氣說：「我的興趣是釣魚，不是打獵。我只有一套手術器材，如果那勉强可以湊和着當武器的話。」

畢德凱走了過去，桌子上有一隻不銹鋼的匣子，裏面是成套的，排列整齊的手術刀、鉗子和麻藥。

詹森將診療室的門打開了，畢德凱正躺在手術台上，一手撫着一塊棉花，鮮血正在浸濕着棉花。詹森走向那個金髮的警察說：「你能過來帮我個忙嗎？」

警察望了他一眼，看了看身邊的夥伴。他的那個從沒開過口的夥伴正瞇着眼，一副毫不在乎的樣子，一定在想這兩個人早已是甕中之鼈了。

「如果你能用兩隻手按住他的頭，這樣我就可以專心的縫完那兩針了。」他眨了眨眼，用冰島話說。「老美都是紙老虎，一點點痛都忍不住。」

那個冒牌貨聽了，不覺笑了起來。他走了進來，帶上了門，站在畢德凱前面。雙手按住了他的太陽穴，說：「少校，才縫這幾針，不要亂動，要是醫生一失手，把——」

畢德凱出其不意的用雙手，像鉗子似的，攔腰抱住了那個張口瞠目的警察，幾乎在同時，詹森的左手將一塊紗布塞進了警察的嘴裏，右手將一枝麻醉劑的針筒，扎在他的頸子上。他的喉嚨裏發出了一陣呻吟。他的聲音，却被畢德凱的詛咒聲掩蓋了，畢德凱自導自演地在謾罵着醫生的笨手笨脚。警察似乎還想掙扎着，但是麻藥的效力正在迅速地擴散着。他賁張的瞳孔終於闔上了，軟棉棉地倒在醫生懷裏。

畢德凱迅速的搜了身，找到了一柄左輪，他檢查了一下槍枝和子彈，無聲無息的扭開了門。他舉着槍，跳竄入客廳裏，那個黝黑的警察似乎驚呆了，下意識的去掏槍。

「不許動！」

但是大漢依然不聽，畢德凱的槍管裏迸射出一道火花，大漢手中的槍飛彈開去。畢德凱的子彈不偏不倚的擊中了木質槍柄，大漢的大姆指也難逃這準確的一擊。大漢痛苦地摀着鮮血淋漓的右手，他的臉孔因爲劇痛而痛苦的扭曲在一起。他緊抿着雙唇，眼鏡後面的那雙眼睛裏迸射出一道兇光說：「你開槍呀！少校。」

「你會說英文嘛！原來你一直在裝聾作啞！」

「少廢話，開槍呀！」大漢大吼着。

「急什麼？你們謀殺了艾納森警長，遲早也要被問吊的。」畢德凱扳起了扳機的擊搥。「我沒有寃枉你們吧！」

「是的，是我們殺的，現在我求你也殺了我吧！」

「你是活得不耐煩了。好，聽着，下顆子彈就會穿膛而過，但是我給你條生路。不過你得告訴我，是誰指使你來的？」

那雙充滿了獸性的眼神，冷冷地盯在少校的臉上。他搖了搖頭，毫無妥協的說：「少校，你會下手殺了我的，我會讓你殺了我。」他說着便朝畢德凱方向移動。

「不知好歹的東西。」畢德凱咒罵着，左輪又轟然響起，子彈射進了大漢左腿膝蓋的上方，他的身子向前仆着，跪了下去，鮮血從膝蓋濺射出來，終於仆倒在地板上。

像是一場夢魘。畢德凱呆滯地停立在原地，良久，良久。他的內心在激蕩着，對韓諾威的歉然，和一分復仇的衝動使他幾近身心交瘁。他將槍遞給了詹森，詹森輕拍着他的肩頭，含蘊着無數的諒解和寬容。

（未完）

太空爭霸戰故事之九

# 天宮奪寶

美國太空署曾經派人駕駛飛艇遠赴月球，在平坦的地方降落，準備長居，怎料幾萬噸的隕石凌空而降，趕快撤退，此後不敢再去月球墾荒。

羅唐納·文






## 南極玫瑰海狗天宮

一個微有凉意的秋夜，美國太空署雷加拉博士召見唐龍，在二百呎深的總部密談，說：「唐龍，這個地方係太空署機密室的一部份，牆上掛許多幅畫，俱係名家的手筆，那些畫並非空想的，乃係根據實際情況而寫下來，由於當時形勢惡劣，逃生要緊，無法拍照，故此事後靠着記憶去寫，相當逼眞，有幾幅畫描寫月球上面的遭遇，由太空基地秘密發射的「FOX3:5」巨型奔月運輸機，險些被隕石擊中，我想問問你，月球上面究竟有沒有巨大的隕石凌空而墜呢？」

唐龍苦笑一下，說道：「雷加拉博士，我自問沒有資格回答這個問題，不敢亂說。」

雷加拉博士說：「自稱是太空科學家的人，只是靠估，你却到過月球兩次，我認為你的說話比較他們的推測更加有份量，請你把住在月球眼中所見的情形說出來好了，你究竟有沒有看見過如此厲害的巨大隕石呢？」

唐龍說：「巨型的隕石在月球到處可以看到，不過它是很久以前從太空飛下來的，並非在我的眼前飛舞，如果你問我有沒有看見過重達萬噸的隕石，我只能這樣說，我看見過却不是看見它凌空而墜。」

雷加拉博士再問一句：「有些科學家認為月球上面缺少一種好像地球高空的大氣去保護自己，巨大的隕石闖入月球的時候，不會跟氧氣燃燒，使體積變細，故此它十分巨大，即使你沒有看見過巨大的隕石在眼前飛舞，比較細的隕石恐怕你會看見過吧？我的意思是說那些隕石大概有一千幾百磅的一塊。」

唐龍搖了搖頭，說：「不單是重一千

幾百磅的隕石我沒有在月球上面看見過它向我飛擊，甚至一百磅的石頭正在移動，也沒有看見過，不過，我多次碰上了隕石雨，卻是事實，那種隕石太細了，打在鋼質玻璃窗上面，發出叮叮咚咚之聲，就像是暴雨敲窗，印象相當深刻，故此現時仍想像得到。」

雷加拉博士說：「既然有些隕石從遠遠的太空飛下來，撞擊月球，並且有那麼沉重的力量使月球表面出現無數洞穴和裂坑，它怎會細到像鷄蛋那麼細呢？」

唐龍糾正他，說：「我所見的隕石雨比鷄蛋更細，只是鵪鶉蛋那麼大小。」

雷加拉博士說道：「隕石怎會那麼細呢？」

唐龍說：「它的確是那麼細的，有時在一天之內有五六次隕石雨撞擊玻璃窗，如果那窗子並非鋼質玻璃製成，我站在窗前欣賞這種奇景，早已被隕石雨破窗而入，把我擊斃，有如被子彈打死，聽說那種隕石雨的飛行速度是每秒鐘四十哩，它的速度太快了，快過子彈射出的速度，故此它會殺人，更細的隕石雨就像是地球上面的雨點，它是有實質的，給它打中，也會喪命，至於隕石雨越變越細，純然是因爲它經過多次互相撞擊的影响使然，假如它係雨點，它就會一次跌下來便立即溶化，可是，隕石不過因爲狂風吹襲的影响飄來飄去，它是不會溶化的，儘管如此，它仍會因爲一次又一次的互相碰撞以致體型逐漸變細。」

雷加拉博士嘆息了一聲，說：「唐龍，你懂得眞多，在實驗室裏面研究出來的知識當然比不上實際經驗那麼有份量。」

唐龍搖了搖頭，說：「雷加拉博士，我不同意你的講法，我只是把我所見所聞對你說而已，事實上在月球上面過活跟在地球上面過活大不相同，最大的分別就是那個人的處境受到環境上的限制，我剛才所講的話依然是在月球上面北高峯看出來的，那座高峯並非屹立在平地上面，只是在盆地裏面出現，故此它的遭遇只能說在那個盆地裏面發生，並非所有盆地，但是如此，也許在另外一個盆地隨時有巨型的石頭凌空飛下來，你不能夠把我說的就看做有份量的經驗之談。」

雷加拉博士說：「唐龍，你對月球懂得相當多，確是難得，這是天文學上面的一種秘密，月球上面只有少許平原，卻有很多盆地，沒有高山，就算有高山，仍是在盆地形勢之內出現，你的遭遇跟地球上面的科學家所說的景象完全相同的，今後我們對隕石雨的觀念應該有所改變了，現時我想把話題稍爲改變一下，卡登博士雄霸月球，他在那麼大的面積任意選擇，偏偏要揀一處盆地去建築房屋，那座房屋還要建築在盆地之內的高峯上面，是否他認爲有特別可取之處呢？」

唐龍說：「他偶然談及，北高峯係月球上面最穩定的地方，它不會給狂風吹襲，隕石雨的體積比較少，蘊藏的黃金鑽石特別多，此外，又因地下的磁石比較多，對人類有利，只要脚上所穿的鞋有十磅鐵，便即吸住，可以隨意步行。」

雷加拉博士笑了笑，說：「他眞是想得週到，在月球上面的重量根本上只有地球上面的重量六份之一，所穿的鐵鞋如果在地球上面就算係十磅，在月球上面計算，只有一磅多些，當然是可以隨意走動了，單是這一點，已經反映出他在科學上有很高深的造詣，如果他肯回到地球來，在科學上面鑽研，他必然成爲第一流頂尖兒的科學家，大名鼎鼎，還有可能改善整體人類的生活。」

說到這裏，雷加拉博士偶然停頓，沒有開口，唐龍說：「照我看，卡登博士永遠不會重返地球了，他的臉孔已給大火燒毀，沒法保持人類的臉型，看來好像怪物，故此他寧願一生一世住在月球上面。」

雷加拉博士想了想，說：「唐龍，現時你所講的話只是片面之詞而已，現時整容術已經有了極度發展，就算一個人沒有臉孔，只要他能活着，仍然可以爲他製造一個新的臉孔出來，何況卡登博士十分詭秘呢！也許他的臉孔沒有半點傷痕，讓我問你一句，你有沒有揭開他的白色臉巾看過？如果你自始至終只是聽到他自言自語，瞎說一頓，那就沒法證實卡登博士眞的想永遠住在月球上面，我最近搜集得到的資料，卡登博士並非永遠住在月球上面的，他忘不了地球。」

唐龍有些驚奇，問：「你認爲他有一天回到地球嗎？」

雷加拉博士說：「他不單是有一天回到地球來，現時他就住在地球！」

「他住在那一處？是否西柏林的豪華別墅之內？」唐龍衝口而出的問。

雷加拉博士說：「不，像他那麼重要的人，一舉一動都會影响世界局勢，怎會隨意住下來？他居住的地方像一座神秘金屬品製成的宮殿式建築物，一直浮在南極玫瑰海的高空，我們把它稱做天宮。」

## 天宮裏面一盞神燈

唐龍說：「我從來沒有聽見過有一座宮殿浮在雲層之上，如果世界上眞的有這麼一個地方，我眞的想去看看。」

雷加拉博士說：「唐龍，卡登博士有胆在南極圈的空中弄一座浮動的宮殿出來，他當然有辦法保護自己，凡夫俗子，休想走進去，我經過十分詳細的考慮，認爲全世界各地居民當中只有你一個人能夠安然走進去，因爲你是卡登博士的朋友，現在我想把你送入天宮去，你是否有興趣去逛逛呢？」

唐龍發覺到雷加拉博士確實有心派他去天宮的，看來不像是說笑，趕快表白他的立場，說：「雷加拉博士，不管我是否相信南極圈的空中有一座浮動的建築物，你派我去，我一定去。」

雷加拉博士相當興奮，頻頻搓着他的一雙手，向唐龍望了一眼，說：「唐龍，你既然忠於工作，而且有勇氣向命運挑戰，眞是難得，現在我開始把送你入天宮去的計劃說出來，希望你有甚麼意見，加以補充，由於天宮的位置在南極圈的玫瑰海上空，該地平均氣溫只有華氏表零下五十度，除了海狗魚或者企鵝，難得有動物出現，至於科學家被派到南極圈工作，都是住在地面之下的冰坑裏面，極度荒涼，只有特製的飛機然後可以在那種地方飛行，我們打算把你送到澳洲最遙遠的荷巴特島，你在那邊居住了幾天之後，稍爲習慣當地寒冷的氣溫，你就乘搭專供科學家使用的船，可以從冰上滑過，抵達南極冰河，便即留在那裏，守候到天宮出現，然後由飛機送你到該處的上空，高過天宮，把你用降落傘降落，這是最重要的時刻，如果卡登博士對你發生興趣，便會打開天宮的門，讓你飄然而入，反之，天宮沒有打開門，你只是在很短的距離看它一眼，就會降落到冰原之上，到時勞動科學家搶救，你只是去一次就夠了，你沒法進入天宮，便即由科學家把你送回澳洲的荷巴特島。照我們推想，爲了好奇心的驅使，卡登博士偶然大開中門，讓那個勇士從五萬呎的高空飄然而入，這一次旅程充滿了刺激，沿途都有危險，卻又難以指出眞正的危險是些甚麼，故此被派出去活動的一個人，除了勇氣，還要頭腦靈活，希望你做得到，更加盼望你能夠盜取天宮的寶物。」

唐龍的眉毛往上一揚，說：「這件事情越來越近似天方夜譚了，不單是有天宮，天宮裏面還有寶物，眞是出奇，請告訴我，你說的寶物是否天方夜譚中所寫的神燈？」

雷加拉博士說：「唐龍，你如此幽默，佩服之至，不過，世事很奇，我們眞的把那一件寶物稱做神燈。」

## 羅美莎單獨留在小島

唐龍對他說的天宮奪寶計劃，油然湧起一股強烈的好奇心，笑了笑，說：「雷加拉博士，你一定有特殊的原因才把那件寶物稱做神燈，假如我眞的置身於天宮之內，必然傾全力把它盜取，希望你談談它的形狀及它的特色，才不至於偷錯了別的燈，空手而歸。」

雷加拉博士說：「問得好，即使你沒有向我提出這樣的問題，我也會很詳細的解釋那一件寶物是些甚麼，首先我要說的是石油短缺這個危機，二百年後，全世界能夠找得到的石油資源已經用盡，到時如果科學家無法使用別的原料去代替石油，所有飛機汽車火車全部停頓，夜間沒有電燈或光管，故此追求一種能夠代替石油的物質，乃係當前最急的一件事，有人主張用煤提煉出一種油質，叫做煤油，代替石油，又有人想利用陽光產生動力，不靠石油，各種交通工具照常行駛，各有各的一套，由於陽光有強烈的光和熱，如果有辦法把它轉變爲電，那是最理想的一件事，可惜地球上面的科學家，始終辦不到，卡登博士住在月球上面，屋裏有電燈，飛行物體亦有電力供應，顯然他已經掌握了把太陽能變成電力的秘密，所謂神燈，它就是能夠把陽光變成蓄電池的一盞燈，假如人類是利用陽光過活，不靠石油，多麼好呢？爲了全人類着想，希望你傾全力辦妥此事。」

唐龍說：「如果卡登博士發覺偷入天宮的人是我，他想查根問底，多數是網開一面不會殺我的，儘管如此，他仍不肯讓我離開天宮，故此我必須跟你預先計劃週密，我未必有機會逃生，卻有充份的把握盜取神燈，假如我把它盜取，到時我怎樣交給你呢？是否把它由高空拋下去，讓南極圈的科學家搜索？更加重要的是這一點，科學家在冰雪之間找到那盞燈，他們有沒有辦法照樣製造呢？如果無法製造，那就徒勞無功。」

雷加拉博士想了想，說：「唐龍，你眞是頭腦靈活，我不過把神燈的樣子描述幾句，你就進一步的想像到如何把它送到地面來，關於這個問題，我們已經詳細的計劃過，你只要把它從高空拋下去好了，天宮下面或者是冰川，又或是雪地，總之，那裏都是平坦而又潔白的，只要它被地心吸力吸住，自然有辦法利用雷達搜索器把它找出來。」

唐龍毅然說：「那麼，事不宜遲，你揀一個好日子叫我出動吧。」

唐龍跟美國的女間諜羅美莎正是天生的一對，兩人不單是一片深情，並且經常互助，上次唐龍怒闖鬼門關就是由羅美莎救回來的，如果她不是及時趕到，把炸彈弄開，唐龍早已死在「墳場餐廳」之內，憑着這一點功勞，她從唐龍口中，獲悉他即將遠赴南極，立刻單獨謁見雷加拉博士，懇求博士讓她跟唐龍一齊去。

雷加拉博士初時不答應，因爲唐龍闖入天宮，是否能夠活下去，仍未可知，如果兩個人同時闖入，卡登博士可能改變主意，把他倆殺掉，他不想羅美莎同行，後來羅美莎苦苦懇求，她願意單獨留在澳洲最遠的小島「荷巴特」，等候唐龍，萬一唐龍有甚麼意外事件發生，她可以負責照料他，故此雷加拉博士充份考慮之後，終於答應她。

她喜出望外，頻頻道謝，隨即把這個喜訊對唐龍說知，果然不出所料，唐龍獲悉也覺得高興，說：「這樣也好，我們可以多一個機會到新奇的地方去渡蜜月。」

羅美莎說：「我們到了荷巴特島，暫住幾天，然後出動，不妨盡量遊玩。」

兩人在一切毫無準備的狀態之下啓程，先行搭航機到澳洲雪梨機場降落，轉搭快艇到荷巴特島，沿途沒有任何意外事件發生，看來眞的是渡蜜月。

唐龍在第三晚跟她喝酒談心的時候，很鄭重的說：「羅美莎，幹我們這一行的人都知道這一點，企圖潛入一個陌生的地方，應該盡量守秘密，不過，向天宮出擊，那就不必處處掩飾，因爲地面之上的特務份子根本上沒有一帮人跟天宮之內的卡登博士有聯絡，就算有聯絡，他們也不會阻攔，原因是所有人都知道天宮保護力極強，沒有人斗胆向它挑戰，故此我倆不必担心各帮各派的特務追踪行刺，玩得很開心，不過，我跟你分手之後，奉命到南極冰坑，科學家聚居的一處升到高空再用降落傘飄下來，那時我就要單刀赴會，向完全沒有認識的天宮挑戰，很容易喪命，假如我在空中降落之後十天沒有回來，你不必在荷巴特島等候我了，懂得嗎？」

羅美莎本來是很愉快的，聽了這番話，不覺滿臉愁容，低聲說：「我明白你的處境，不必多談，我倆同在一起的時候，每一秒鐘都是很珍貴的，別再談及哀傷的事情。」

話雖如此，他們的內心仍是籠罩着一片愁雲慘霧，那晚在很安靜的狀況之下渡

過，翌日中午，便即分手，羅美莎雖然是個性格硬朗的女子，置身於這種環境，亦不覺淒然淚下。

唐龍乘搭一種特別爲了飛往南極圈而設計的禦寒飛機，裊裊上升，她感到欲哭無淚。

## 沒有香烟的金烟盒

唐龍跟她在荷巴特島一起遊玩的時候，沒有人干涉她，可是，唐龍離開了她之後，只是那一晚，便有一宗不尋常的事情發生了，她單獨坐在荷巴特酒店的餐廳吃餐的時候，突然有一個很壯健的青年走過來，坐在她的旁邊，說：「小姐，我可以送你一枝香烟嗎？」

他並不理會她的反應，嘴上那麼說，自管自的拿出一個金烟盒來，啪的一聲，打開了它，送到她的臉前，臉上流露出一股誠意。

假如金烟盒裏面眞的有幾枝香烟，不成問題，可是，烟盒裏面甚麼都沒有，那就不同了，分明是空的烟盒，爲甚麼他偏偏拿它向她敬烟呢？是不是向她開玩笑呢？並非如此，那是特務見面打招呼的一種手法，顯然是有人看穿她的底蘊了，她不覺心上一沉！

既然對方已經向她攤牌，她索性很大方的說：「先生，我有香烟，多謝你的好意。」

說完，她拿出一個很精緻的烟盒來，打開了它，很悠閒的拔出一枝香烟，燃火抽吸，然後向他很輕鬆的說：「先生，請你隨意說一個數字出來，讓我占卜你的命運。」

這是她回敬的一招，對方想了想，說：「我說的一個數字係四十九！」

她吃了一驚，說：「這個地方說話不便，請到我的房間來。」

不過一會，兩人都坐在五零五號房間裏。

羅美莎把兩個播音機分別放在兩個玻璃的窗口播放，使它唱出來的歌聲非常响亮，蓋過了他們二人的說話，然後問：「先生，貴姓？」

「我沒有姓名，不必多問。」

羅美莎沉住氣再問一句：「先生，你說的四十九這數字是怎樣計算出來的？」

她故意提及「計算」這個字，定眼凝視這傢伙的一雙眼。

這個陌生人緩緩的說：「首先，我把月份以及日子的號碼加起來，再加星期幾的數字，又再加上鐘點的數字，於是湊成四十九號，你一聽就知道，今天是九月十五，星期三，現時係夜間十點鐘，即是第二十二個鐘頭，九、十五、三，再加二十二，便是四十九，我沒有弄錯吧？」

羅美莎有些緊張，趕快控制自己的情緒，說：「不錯，你是自己人，大概你跟踪我到這個小島的，爲甚麼唐龍在我的身邊你沒有露臉？你怕了他？抑或你只是想跟我單獨交談，找我算賬？」

這個陌生人很冷靜的說：「羅美莎，你一直都沒有做錯，我們怎樣會找你算賬？至於唐龍，我並非怕他，不敢跟他硬碰一下，因爲我們要想盡辦法協助他到天宮去，故此我不便找你交談，他走開了，然後跟你商量一切，坦白說，唐龍此行可能成功，亦有可能失敗，如果他失敗，那就算了，反之，他如果成功，我們希望你把他從天宮之內盜取回來的寶物交到我的手上。」

她搖了搖頭，說：「陌生人，你想得太過天眞了，唐龍曾經對我說知，那件寶物比較他的生命還寶貴，只要他有機會盜取，便即把它由空中拋下來，不管下邊是海抑或是冰雪，另外有一批科學家負責把它檢起來，自行送交美國太空署，此事與我無涉。」

這傢伙冷笑一聲，說：「如果你講的話屬實，幹甚麼你要到荷巴特島？」

羅美莎說：「我很喜歡他，此行並非協助他幹任何一種工作，只是想收屍。」

「收誰的屍？」

羅美莎緩緩開口：「收唐龍的屍。」

## 唐龍托人帶來的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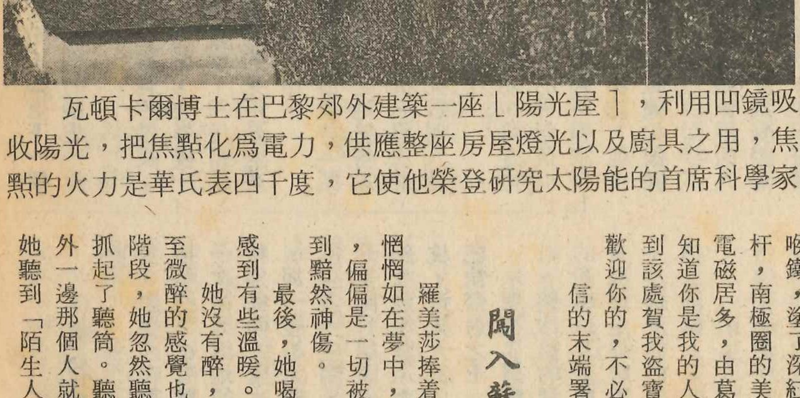
那個沒有說出姓名編號的陌生人，聽了這句話，似信非信的向她望了一眼，很鄭重的說：「我暫時走開了，我們不是一向跟踪你的，希望你說過的每一句話都可以兌現，言盡於此了，唐龍那邊有甚麼消息，隨時打電話通知我，開口第一句就請你說出陌生人這三個字，作爲我們見面的暗號。」

說完，他就向她告辭，她關了錄音機，默默地思索。

她的前身是蘇聯特務，希望美國保密局高價聘她做外圍特務，俟機做反間諜的工作，可惜她的身份已經被美國太空署雷加拉博士查悉，除了派她幹一些並不重要的工作之外，保密局以及太空署裏面的深層秘密，絕對不會讓她知曉，此外，唐龍所幹的工作，她始終是陪襯份子，故此她一直都沒有表現，這一次她伴着唐龍到南極圈刺探天宮的秘密，也是如此，她不過是唐龍的女友，在小島上面逛逛，等候他回來，別的事情一無所知，原來她是沒有價值的廢物，不過，她沒有做錯甚麼，故此蘇聯的南極特務組工作人員，沒有綁她的票，也沒有加害她，只是遙遙的監視她，希望透過她抓住唐龍，奪取他在天宮裏面盜取的寶物！

唐龍本身對天宮所知甚微，蘇聯特務懂得更少了，不過，唐龍到了南極的冰川盡頭之處，跟美國科學家聚在一起，時間長了些，他却懂得比較多，他抵步之後第三天，寫了一封信，拜托運輸機把它帶返荷巴特酒店，送交羅美莎，對於南極圈內的風光寫得十分出色。

信上這樣說：「羅美莎，我十分愛你，特別是置身在南極核心的冰坑之內，更加想念着你，因爲那個地方已經是世界的盡頭。南極比較北極更冷，北極熊只能在北極圈裏面生存，牠搬到南極過活，便會冷死，由此可以反映出這個地方冷得多麼厲害，我們都穿了用電流透過的夾層衣裳，叫做雪衣，才可以活下去，看來有如太空人，在那種地方過活已經够單調的了，更不幸的還是沒有陽光。信不信由你，我們每天二十四小時都是在黑暗中摸索的，

瓦頓卡爾博士在巴黎郊外建築一座「陽光屋」，利用凹鏡吸收陽光，把焦點化爲電力，供應整座房屋燈光以及廚具之用，焦點的火力是華氏表四千度，它使他榮登研究太陽能的首席科學家

它使我覺得得無邊無際的寂寞！

「南極的核心並非像地球上面其他地區那樣子分出晝夜，它是半年黑暗半年光亮的，我到得早了幾天，一定要到九月二十一日開始，然後發生轉變，那時並非整個冰原漆黑一團，而是整天被陽光包圍，如果沒有陽光，我們即使駕駛科學家乘搭的飛機升空，也看不見天宮的準確位置，故此我仍要守候三幾天。

「剛剛看見天上有刺目的陽光，我就出動了，我打算在五萬呎高空用降落傘降落，如果由那種高度降落地面，那是辦不到的，幸而我只是降落二三千呎就抵達天宮，照科學家的推測，那樣做沒有甚麼危險，假如天宮不肯開門給我飄進去，我就有些危險了，因爲降落傘無法控制，我可能飄到很遠，甚至沒有安然降陸已經毀於暴風之下，不過，他們認爲天宮一定肯收留我，我會不會進入天宮之內被卡登博士殺掉，那是另一問題。

「這是一種賭博，如果我遇害，屍體由幾萬呎的高空拋下，那一處必然是東經一六三度以及南緯八十度的交叉點，順便對你說知，它的氣溫是華氏表零下一百度，如果你沒有穿雪衣禦寒，休想走到那邊收屍。

「南極只有一個海，叫做玫瑰海，它的盡頭就是南極核心，亦即美國科學家研究南極的基地，它有七個站，每一個站都是在冰坑之內的，或者在冰屋裏面，不管是地面之下的冰坑抑或地面之上的冰屋，都是純然用不溶的冰塊搭成的房屋，都有一個標誌，地面豎起了一條十分粗壯的水喉鐵，塗了深紅色，科學家把它喚做血旗杆，南極圈的美國科學家有幾十人，研究電磁居多，由葛羅巴隆博士領導，他們都知道你是我的人，不管你到那邊收屍抑或到該處賀我盜寶成功，他們都是很熱誠去歡迎你的，不必害怕。」

信的末端署名唐龍。

## 闖入蘇聯特務秘窟

羅美莎捧着那封信閱讀了三遍，迷迷惘惘如在夢中，她一直都是不喜歡被動的，偏偏是一切被動，身不由主，無怪她感到黯然神傷。

最後，她喝了一小杯酒，希望它使她感到有些溫暖。

她沒有醉，那杯酒的份量太少了，甚至微醉的感覺也沒有，在她似醒又似睡的階段，她忽然聽到電話機嗚嗚之聲，伸手抓起了聽筒。聽筒剛被抓起，打電話的另外一邊那個人就向她說出他是誰了，只要她聽到「陌生人」這句話，她就吃了一驚，酒意全消。

陌生人說：「剛才有一封信從南極核心寄給你，你看了又看，呆若木鷄，那封信必然是唐龍寫的，我必須看看它，你切勿走開，不准你把它塗改或毀滅，二十分鐘後，我就在你房門外邊敲門。」

電話截斷了，她十分懷疑，却又無可奈何。

她是沒法反抗的，因爲她係「自己人」，過了一會，眞的有人在外邊敲門，羅美莎在房裏喝問，知道他是「陌生人」，開門迎入，這傢伙入門就問：「唐龍托人帶給你的信呢？」

「它放在枱上，好了，你自行取閱好了，照我看，這封信除了表達綿綿的情意，沒別的意思。」羅美莎懶洋洋的說。

陌生人有些不高興，說：「羅美莎，這封信有沒有用，由我判斷，看完了，我才跟你討論這件事。」

他很小心的閱讀，還要扭亮釣魚燈，把信箋放在光綫特別明亮的地方照看，看了又看，很久，然後臉露微笑，對羅美莎說：「這封信沒有甚麼特色，正如你所說，它只是借此表達愛念，至於標點符號，每一個黑點都是很平的，並非隆起，反映出它並非縮影拍照的僞製黑點，因此我只是集中注意力去研究每一句話，我發覺到一件相當重要的事情，馬上向總部請示，那封信讓我帶走，你照常過活好了，我隨時打電話給你，如果你單獨走到外邊逛逛，切勿走得太遠，在外邊逗留的時間也不要太長。」

說完這番話，他就把那封信帶走，他

的態度如此傲慢，羅美莎對他發生很大的反感，可是，他不止是一個人釘緊她，而且他一切活動不過依照特務的規矩去做，並非利用職權汚辱她，就算她大感不滿，仍要忍受下去，此外，她沒有叛變的念頭，更加懶得跟他計較。

翌日上午，她起床不久，便即聽到門外的微細音响，顯然是有人站在外邊敲門了，除了「陌生人」還有誰呢？她悶悶不樂的打開了房門。

房門打開了，站在門外的人不單是「陌生人」，還有兩個人，更加陌生，雖然三個人一齊出現，說話的只是陌生人一個，他用執行職務的口吻說道：「羅美莎，你立刻要離開這個地方，房租照付，而且還要多付一個月的租金，你跟我們遠行在即，甚麼私事也不能够做，換言之，立刻啓程！」

他們監視着她，她是沒法反抗的，收拾行李的時候，她問了一句：「你們打算把我帶到甚麼地方去？」

「陌生人」說：「到了總部再談吧，你唯一可以做的活動就是多付一些租金，絕對不能够打電話，懂得嗎？」

她低聲說：「懂得。」

三十分鐘之後，她就給他們帶到一輛大貨車上面，向海岸那邊疾駛不停，最後，停在一個高崖，「陌生人」叫她走出車廂，他很巧妙的弄開了機關，看來很像是岩石的一處石門自動打開，露出一個二十呎闊的洞穴，貨車駛進去，石門關閉，她就置身在完全黑暗的總部之內。

她本來就是一切被動的了，那時她的處境，更加無法作主，甚至不知道下一個鐘頭有甚麼事情發生，因此她的腦袋一片空白。

稍停，有人叫她坐下，她伸手摸摸，才知道那個地方是客廳，有枱，也有櫈，不過，一切都是在黑暗中摸索，利用指頭的感覺去分辨自己所接觸到的東西是些甚麼，那種處境使她感到如在夢中。

有人開口講話了，那些口音並非「陌生人」的語聲，但却不會刺耳，她覺得以前似乎聽過這種口音，一時之間，沒法記得起他是誰，事實上她不必研究這個人是誰，她能够做的只是洗耳恭聽！

這個人在黑暗中說了許多話，她逐漸明白一切轉變都是由於唐龍寫的那封信引起的，由於唐龍在信上提及美國科學家在南極設立個「電磁研究站」的標誌，他們認為有機可乘，觸動殺機，於是逼她做開路先鋒。

她沒有力量反抗，事實上她係兩面人，並非完全隸屬美國保密局，反抗蘇聯海外活動的諜報組，那是沒用的，她只好逆來順受。

不過，她偶然想起美國派往南極從事科學探討的工作人員，將會發生大屠殺，慘死在冰坑之內，她就覺得一陣陣的發抖，幸而坐在黑暗中的人彼此有三幾呎的距離，不管她是怎樣發抖，別人也不會發覺得到。

百忙中，她還想到唐龍的安危，那些人一定到冰坑幹殺人滅跡的勾當了，假如唐龍仍然留在冰坑之內，會不會慘被屠殺？她一想再想，掌心揑一把汗。

## 雪花像梅花把她罩住

羅美莎在黑沉沉的山洞內所聽到的「指示」，沒有聽錯，果然那一批特務準備一次冰天雪地的大屠殺，她被人送到一艘特別堅固的鑿冰船，向南極核心地區駛去，那一艘船並非全速推進，她在船上向「陌生人」查問，才知道他們偷襲的目標只是美國科學家，並不包括唐龍，那艘鑿冰船故意慢駛，希望唐龍快些離開南極的冰坑，進入天宮，不會弄到玉石俱焚，死在機槍掃射之下。

明白了這種局勢，羅美莎略為放心。

鑿冰船的進度很慢，因此之故，船上的殺手以及蘇聯特務經過頗長的時間然後有機會走到唐龍在信上指出的第一個分站，不過，他們走進冰坑，却發覺到冰坑之內杳然無人，十分失望。

「陌生人」係他們那一組的負責人，這傢伙倒是相當精明的，他在冰坑之內很小心的搜索一遍，說：「唐龍說的是眞話，冰坑裏面曾經有十多人居住過，大概有新的任務他們搬走了，快些到前面去！」

「前面」只是他口中說的一個名詞，事實上冰天雪地，不辨方向。除了他之外，同行的人都是有戒心的，他們的人數太少了，只有二十多人，只能以偷襲方式出擊，無法做大規模的戰鬥，如果他們帶了乾糧和火種深入寒冰地區，一旦迷途，不堪設想，故此他們的內心冒着一種說不出來的畏懼，由於他們本身忠於職責，故此沒有人提出警告。

「陌生人」在漫長的時間當中，捧着唐龍寫給羅美莎那封信細讀，不知道讀了多少遍，他逐漸發生困惑，有一晚，他抓住羅美莎狠狠的說：「你這個小妖精，居然串同唐龍寫這樣子的一封信害我？」

羅美莎很冷靜的說：「陌生人，你冷靜一點好嗎？根本上在冰天雪地的南極，企圖找一座冰屋或一條可以作為房屋使用的冰坑，十分困難，必須有耐性，才有希望如願以償，如果你覺得不耐煩，向原路走回去好了，何必怨我？假如我跟唐龍串同，利用一封信誘你深入南極的核心，你喪命的一天，我也喪生，難道他想我跟你們同歸於盡嗎？這種推測是不合理的！」

她的話確有道理，「陌生人」只好沉住氣走開，經過那天質問她之後，他不再質問她了，自管自的向前推進，在十天之內，他找到另外一條冰坑，有人住過，但已搬走，他嘆息一聲，再過五天他找到一座冰屋，先行把它包圍，開機槍指嚇，控制局面，然後衝進去，料不到屋中只有一個失憶的科學家，這傢伙有一雙眼，但却看不見人，他能活下去，只靠同伴撤退之前留下來的乾糧，看來他不會活得很久的，把他殺了一點好處也沒有，「陌生人」再三考慮，改變主意，不再殺他了，反而給他水和食物，另外給他一些酒，叫他吃吃喝喝之後引路，向更遙遠的冰原走去。

「陌生人」這樣做顯然是把他們一帮人的性命作為孤注一擲，有三個同伴走近，打算規勸他，他在盛怒之下，拳打脚踢，把他們打翻，此後就沒有人再勸告他了，事實上靠一個已經失明且患了失憶症的



人在前引路，在茫茫無盡的冰天雪地上面行走，簡直是死路一條，別說找不到美國的科學家，即使找到，他們把敵人趕盡殺絕，怎樣回去？如此一想，所有同伴都感到絕望。

更糟的事情還在後頭，由於他們深入南極核心的緣故，經常碰到暴風，有時風中夾着雪花，冷到失魂，他們雖然穿了雪衣，可以抵抗寒冷，但却有可能被沉重的雪壓倒，生葬在冰原之上，此外，又因他們已經到了世界最大的磁場，指南針失效，無可避免的變成了迷途的羔羊，痛苦不堪。

南極的核心一向有這種奇異的景象，到了九月二十一日，籠罩在冰原的黑暗消失了，從那一天開始，連續有半年之久，俱是每天二十四小時看見太陽的，沒有一分鐘的黑暗，耀目的陽光投在冰雪上面，好像到處是光，有如在絕大的鏡子上面行走，就算戴了護目鏡也是難以忍受的，拿開鏡子，遲早會患上雪盲症，他們困於狂風飛雪以及刺眼的陽光之下，逐漸失去了正常的反應，互相打鬥，混亂中有人發槍射擊，一連串的槍聲使羅美莎嚇狂，拚命奔走。

她沒有目的，只是發脚飛奔，遠遠的離開他們，她走倦了倒下來，看不見人，風聲也停了下來，一片雪光與陽光緊緊的包裹着她，她感到大腦一陣陣麻痹，大喊幾聲：「唐龍，來生再會！」便即昏迷不醒了。

三十分鐘後，狂風陡起，白色的雪花好像梅花，把她一層又一層的罩住，最後，只是看見一個人形的雪堆。



## 神秘電蕊吸收太陽能

不知道昏迷了多久，羅美莎忽然恢復知覺，睜開一雙眼，她突然看見一張熟悉的臉孔在眼前幌動，衝口而出的喊了一聲：「唐龍！」

她太過軟弱了，有心無力，只是張開了口十分微弱的叫喚了一聲，便即迷迷惘惘，沒法再說下去。

唐龍驚喜交集，湊近了些，抱住她，使勁搖動，還低聲叫喊她的名字，可是，她毫無反應，跟他同去冒險探望的另外一個人，制止他這樣做，說：「唐龍，切勿太過激動，這樣子叫喚她，反而不美，她需要很長的一段時間休息，還是讓她休息吧。」

說話的人就是雷加拉博士，唐龍依了他，兩人走出了美國內華達州的空軍醫院，乘搭軍車回到死亡谷的太空署基地，唐龍覺得心上有一股沉重的壓力，忍不住嘆息了一聲。

雷加拉跟他在小客廳坐定，說：「唐龍，今天她的臉色有些血氣，而且能够張開眼睛辨認走近她的人是誰，雖然她只是喊了一聲，已經可以反映出她的大腦機能並非全部退化，她一定可以治癒，照常過活，不必担心。講得好些，不妨說她仍是很幸運的，那時她渾身罩着冰雪，呼吸極度微弱，失去知覺，如果我們所派的人去遲半步，她就不單是冷僵，而是冷到變成一具艷屍！儘管如此，我仍要向她道歉，同時要向你道歉，因為我瞞住你和她施展這一條妙計，誘惑蘇聯的殺手自投羅網，走向南極圈最冷的地方，活活的凍僵。」

唐龍黯然說：「這件事情不必再提了，你叫我到了南極核心，必須多住幾天，然後到高空降落，又叫我寫一封信安慰她，配備一個專寫假信摹仿別人筆跡的專家在我的身邊恭候，甚至她也看不出來，這一步棋子走得很好，蘇聯的特務頭子的確不是你的對手，佩服之至！

「說到兩帮特務鬥法，各出奇謀，鬥輸的無話可說，倘不是美國特務以及派往南極研究地心磁場的科學家有二十多人先後遇害，你不會佈局把他們那帮人害死，說到這件事，只是冤冤相報，我不會埋怨的，只是希望你想辦法救活羅美莎而已，自從她在南極最冷的天池險些冷死被救之後，搬到美國內華達空軍醫院接受腦系專科治療，已經有四十多日，仍未恢復知覺，只是今天她能够喊了一聲，仍未脫離危險時期，她的確替我們幹了不少艱苦的工作，盼望你傾全力把她治癒，不要歧視她。」

雷加拉苦笑一下，說：「唐龍，我自始至終都沒有歧視她，而且處處隱瞞，別讓她知道我已經發覺她是蘇聯潛伏在美國保密局的特務份子，免得她心慌意亂，希望有一天使她回心轉意，眞眞正正加入我們這一邊，這樣安排，可謂對她特別優待了，抓住這一點看，你就知道我對她絕不歧視，不止是沒有半點歧視她，我還十分重視她，假如我想誘惑蘇聯特務自投羅網，她就是一隻很有份量的棋子！關於她這方面的事，已經說完了，現時我想跟你比

較深入的研究天宮奪寶這個任務，不錯的，你去而復返，帶回了一件寶貝，兼且有一封由卡登博士親手寫的信，表面上看來，我們似乎完成任務，其實我們只是走了一半路而已，你從天宮取得的一件寶物，確係十年不會熄滅的神燈，可惜它並非你用暴力奪取，而是卡登博士送給你的禮物，我們自問沒法弄清楚它的品質是些甚麼，得物無所用，直到現在，仍然沒法摹仿他們那麼有效的製造太陽電池，亦即未能利用陽光，變成電力，實情如此，我認爲我們只是走了一半的路。」

說到這裏，雷加拉博士一時高興，把唐龍帶到秘密武器貯藏庫裏面，站定脚步，向一柄强光電筒凝視，看得入了迷。

那一柄相當粗壯的强光電筒係美國空軍的軍用品之一，唐龍在天宮之內作客的一段時間，卡登博士把電筒裏面的電芯取去，改放他們製造的太陽能電芯，還對唐龍說知，它可以使電筒的光亮增加十倍，連續發光，沒有一秒鐘停止，那些光亮能够保持十年過外，不會熄滅，卡登博士除了把那一柄有資格稱做神燈的電筒送給唐龍之外，還寫了一封信，叫他轉交美國太空署的負責人，信內充滿了自高自大的口吻，同時含有很有份量的威脅，無怪雷加拉博士大感不滿，朝夕苦思，研究對策。

## 混世魔王跟希魔有關

那時他又站在電筒的前面欣賞那些光亮了，他看了看，向唐龍說：「你有沒有注意到？從這一柄電筒透出來的光亮雖然是白色，却是略帶藍色的，正如陽光一樣，它放在這裏已經有幾十天，不必變換電芯，仍然繼續發亮，可見它眞的有些特色，說不定他已經找到特殊的化學方程式把陽光變成電。假如他說的話屬實，他眞的有資格做地球上的霸主，你被他欵待，看做嘉賓，他有沒有向你提及如何將太陽能貯藏起來？」

唐龍搖了搖頭，說：「也許他無意中講過三幾句，因爲我不是科學家，根本上沒有資格討論太陽能，接不下去，他就不再談及這方面的事，不過，天宮之內倒是相當古怪的，看來它好像一座宮殿那麼宏偉，實際上它只有五份之一的面積作爲人類食宿之用，其餘的地方全是禁地，不准任何人走進去，似乎是有機械人替他工作，假如那些禁地係工廠，無疑它必然是不分晝夜吸收陽光，把它濃縮起來，用很細的物體貯藏。此外我還進一步推想得到，他連續製造兩種犀利的秘密武器，即是金光炮以及雷電坦克，都被我們摧毀，故此他要製造更新奇的秘密武器，最終的目的就是繼承希特拉生前的志願，希望德國統一，變成最有威勢的大國，統治萬邦。」

雷加拉博士說：「唐龍，你說的話似乎是事實，他寫給我的一封信，除了充滿自大狂之外，還有另外一種特徵，引起我的注意，他的簽名方式竟然跟希特拉相似，甚至信上所寫的文字，也是逼肖希魔的，我懷疑他跟希特拉有些奇異的聯繫，換句話說，他可能是希特拉的私生子。」

唐龍有些驚奇，想了想，說：「假如他想統治全球，單是擁有這一股野心，已經够了，不必扯到希特拉的身上。」

雷加拉博士說：「並非如此簡單，希特拉服毒自盡，還叫他副官把汽油淋在他的身上，放一把火毀屍滅跡，那一股仇恨可能令到他的子孫在血液中燃燒報仇的意念，一代代傳下去，如果卡登博士有一股征服一切的狂熱之外，還想報仇，那就更加可怕，這樣兇悍的人非澈底剷除不可！除此之外，還因他過份自私，且又崇拜暴力，有他活着，沒有一個科學家能够製造任何一種涉及陽光電池或者太陽爐。」

雷加拉略爲停頓，沉思一會又說：「法國當局曾經協助研究太陽能的科學家瓦頓卡爾博士，讓一種收集陽光的飛行物體，飛上太空，當時的科學界知名人士獲悉此事，大感興奮，把它稱做太陽爐，可惜它在太空被一種叫做運天輪的武器擊落，此後沒有人斗胆駕駛飛行物體升到地球大氣層以外的太空去吸收陽光了，照情形看，卡登博士極有可能係運天輪的主人，假如我的推想符合事實，這傢伙簡直是研究太陽能的絆脚石，非設法剷除他不可！」

雷加拉博士多次說出同樣的一句，認爲卡登博士必須剷除，唐龍也覺得他並非說着玩的，立刻表白他的立場，說：「雷加拉博士，我願意傾全力協助，聽命於你，想盡辦法消滅他！」

## 製造天宮的巧妙設計

當時他們二人只是隨意交談，旬日後，雷加拉博士再度召見唐龍，重新討論此事，有些進展了，他把唐龍帶到地下室的一個大堂之內，指着枱上放置的模型對唐龍說：「枱上所放置的模型全是南極天宮被摧毀的假想形狀，它係世界各國科學家提供的，我們已經把這件事情的始末以公函的方式通知各國科學家，請求他們盡量提供摧毀天宮以及剷除人魔的最佳對策，單獨德國例外！因爲德國人過份崇拜英雄！科學家亦無例外，決不會帮忙我們消滅卡登博士，不必多費唇舌去說服他們。

「現時各國科學家已經大部份有回音了，我們接獲了任何一項寶貴的建議，立刻叫專家製造模型出來，作出比較，有些科學家認爲使用大批戰鬥機，向它挑戰最爲有效，另外一些科學家則認爲使用飛彈出擊最好，各有各的想法，甚至關於天宮的構造，也是不一致的，因爲你到過天宮作客，故此我跟你商量一下，現時請你先行看看關於天宮的結構，一共有七種方法可以使一座全層建築物在空中浮起來，請你細心看看那些模型，然後加以判斷。」

唐龍花掉三個鐘頭的時間去研究長枱上面擺設的模型，最後，他有了結論，說：「我認爲法國科學家瓦頓卡爾博士所作出的模型最有份量，依照我在天宮居住的感受，我對此深信不疑，卡登博士確係採取這個方法去建築天宮的，那是磁性吸力互相牽引的影响使然，說得準確一點，不妨這樣說，天宮下邊那一層係用一種不能够被磁石吸引的一種輕金屬製造的，它必然比較鋁質更輕，全部不含鋼鐵，避免地心的磁力。儘管如此，因爲一種物體有重量就會跌落，不能够永遠浮在空中，故此這種建築物的上層就要用鋼鐵製造，還要



在它最高之處放下一層磁石，最巧妙的安排就是在磁石與鋼鐵之間放下巨大的囊，貯滿了氫氣，既然磁石被氫氣囊托住，它隔開了氫氣囊吸住鋼鐵，使整座天宮浮在空中，由於絕强的磁石被電流通過，磁性的强弱可以用電腦操縱，使它跟地心吸力相消，那就保證天宮不會突然升高或者下跌，即使卡登博士有更加巧妙的安排，仍然沒法擺脫磁性吸引的原理，如果枱上各種模型叫我評分，我認爲瓦頓博士應該得到最高的續分，此外，對於他說的毀滅天宮以及在天宮居住所有人的毒計，我也十分欣賞，只是担心他辦不到。」

雷加拉博士說道：「你的想法跟我的想法相同，我打算拍電報邀他到美國死亡谷太空基地密談，假如他有把握摧毀天宮，我想委托他全權辦理，他是法國人，相信他恨透了希特拉，必然想盡辦法打擊卡登博士，不會讓希特拉創造的納粹黨死灰復燃。」

兩人只是細談了一會，便即決定，雷加拉博士拍電報邀請瓦頓博士到美國來，對方即時覆電，願意接受這個邀請，三天之後，果然駕臨。

瓦頓博士的頭髮白得像霜雪，精力仍然充沛，他進入死亡谷地下二百呎的太空基地，跟雷加拉博士交談，雷加拉博士打了一個電話，唐龍就到機密室晤聚。

雷加拉博士叫唐龍坐下來，說：「你還沒有到來，我已經跟瓦頓博士詳談了很久，我認爲他摧毀天宮以及毀滅卡登博士的妙計是可以實行的，你也參加一份，這個任務極端秘密，希望我們三個人絕對守秘，講話的時候認眞小心，不要洩漏風聲，假如卡登博士聞風先遁，那麼以後我們就很難把他消滅了，現時請你細心聽聽瓦頓博士的意見，如果你認爲他的計劃有甚麼漏洞，應該補充，隨時說出來，互相研究。」

唐龍集中精神傾聽瓦頓博士說的每一句話。

瓦頓博士向他望了一眼，說：「照我所知，世界上從來沒有一個人是看見過卡登博士而又能够活着走回來的，事實上他經常住在月球，難得一見，因此之故，我對唐龍先生十分佩服，希望這一次他執行職務，毫不留情，坦白點說，我的計劃不單是摧毀天宮，還把天宮之內所有動物殺掉，我的意思係利用細菌戰的原理使他們全部死在致命的細菌之下。」

他稍爲停頓，雷加拉博士趁着這個機會把瓦頓博士另外一個身份說出來，讓唐龍懂得他是法國化學戰爭部門的首腦，負責攪「細菌戰」。

## 毀滅一切的細菌戰

瓦頓博士已經有四十年的資歷研究細菌，他認爲許多種細菌繁殖到某一個階段，必然致人於死，在這方面的確有特殊貢獻，因爲唐龍係自己人，共同負責執行任務，故此他不厭其詳的解釋，想了想，緩緩的說：「細菌不是病菌，很久之前，已經有人苦心研究病菌戰爭了，有些科學家還相信蘇聯在北越之戰曾經使用一些携帶急性肺炎病菌的炸彈在高空降落，使南越的士兵患病，無力再戰，這個傳說是否屬實呢？不得而知，以我個人研究細菌的經驗所得，病菌戰爭已經是落伍了，更新而又更加有份量的一種秘密武器，應該是細菌。

「有許多種細菌進入人類的血管，能够把病菌吃掉，它本身不會傷害那個人的健康，即使它永遠留在人體之內，沒有後患，現時用來醫治許多種病的盤尼西林針藥，就是由它產生細菌把病菌吃掉的特效藥，不過，這種藥並非萬全，大概五百個病人注射它，有一個病人是會產生不良反應的，注射之後不久，他就覺得頭暈眼花，心臟虛弱，很快倒下來，需要送到醫院急救，經過多次研究，才知道這一類病人注射針藥之後產生太多的細菌，塞住了主要的氣管，或者透往心臟的血管血液不能够暢通無阻，故此發生猝發性的暈眩，我抓住這一點作來詳盡的研究，終於發明了細菌戰，我可以利用白糖或其他糖類的食物培養細菌，使蜜蜂吸入，那些細菌在蜜蜂體內生存，不一定大量繁殖，不過，一百隻蜜蜂當中總有一隻蜜蜂是由於細菌繁殖過速塞住牠的主要血管以致喪命，死因跟人類猝發性的心臟虛弱喪生完全相同，那隻蜜蜂死後，牠的身上仍有這種能够在極短時間之內大量繁殖的細菌，把它放在一架可以飛到七萬呎高空的飛機噴射出來，就會使南極玫瑰海高空的天宮發生大災難，首先是細菌依附在天宮上下各處金屬外殼，再其次，細菌透過了它，走入天宮之內，混和於空氣中，人類或其他貓狗之類的寵物呼吸了它，便會在身上產生大量細菌，遲早塞住心肺，一病不起，無藥可




運天輪噴出紅光，把太陽爐擊毀，有如天崩地裂，卡登博士失去了天宮，仍然可以靠運天輪稱霸，沒有一種飛行的秘密武器鬥得過它。



救。」

雷加拉博士說：「唐龍，將來你坐在偵察機上面，負責執行任務，只要打開了貯備細菌的塑膠囊，讓所有細菌隨風吹送，你的任務就算完成，假如對方沒有發覺這種陰謀，決不會使用激光炮把你毀滅，因爲偵察機微不足道，並且僅有一架，在高空盤旋，並非對手，卡登博士懶得理會，關於瓦頓博士講述的計劃，必須一兩個月去培養細菌，希望你跟羅美莎合作，先行建造一個玫瑰園，大量種植玫瑰花，包羅各地名種玫瑰，實則把含有細菌的糖質注入花蕊之內，誘惑附近的蜜蜂吮吸，再從死去的蜜蜂身上找尋我們所需要的一種能够大量繁殖的細菌，你立刻進行這種工作，趁住羅美莎剛剛病癒，你花錢建造玫瑰園讓她休養，合情合理，事不宜遲，趕快進行它，記得這一點，你千萬不要在她的面前洩漏口風。」

## 一聲爆炸天宮突然消失

唐龍離開了死亡谷，立刻進行這件事，距離死亡谷僅有六十里，就是一處很有名氣的園林勝地，叫做「萬花林」，賭城拉斯維加斯有十多間夜總會跟它訂約，每日有人把鮮花送達，日日更換，「萬花林」裏面有足够的空地可以弄個新的花園，唐龍只是利用公欵去創建一座新的玫瑰園，輕而易擧，他不必懂得種花，自然有些園林專家由太空署派出去協助他料理一切，對他說，那是很悠閒的，可是，他攪了玫瑰園以及蜜蜂園之後，不知道爲甚麼，往往神不守舍，問非所答，有時他單獨睡眠，躺下來就酣睡了二十四小時之久，看來他患了病，那時羅美莎已經百份之百復元，她不必替自己担心了，反而替他担心，有一天，她到太空署秘密基地謁見雷加拉博士，把唐龍的病況講述，認爲他極有可能因爲太過緊張以致如此，她只是知道他有病，却不知道他患的是甚麼病，盼望雷加拉博士從速派人把他送往醫院診治。

雷加拉猛吃一驚，說：「羅美莎，你的神氣很好，講話有條不紊，可見你的健康已經復原了，不幸的是唐龍發生問題，我先去看看他，如果我認爲他眞的有病，便要想盡辦法醫治他。

經過名醫多人診斷之後，他們一致認爲唐龍後腦細胞大量消耗，來不及補充，以致如此，必須在醫院接受一種緩慢而又相當有效的長期治療，於是唐龍搬到醫院居住，玫瑰園以及蜜蜂園暫時交給雷加拉博士接管，羅美莎也搬到醫院跟唐龍同在一起過活，她很有耐性的照料他。

雷加拉博士依照原定計劃進行，雖然他的工作十分繁忙，他仍撥出一部份時間去做這一項活動，不知不覺的度過一個月，已經有大量的特殊細菌培養出來，眼見就快大功告成，即使唐龍病倒，可以改派別人執行職務，因此他十分興奮，瓦頓博士也很興奮。

相當奇怪，他們就快把摧毀天宮以及消滅卡登博士的計劃變成眞實，想不到忽然發生變化，在一個晴朗的早上，玫瑰海伸入南極圈上空的一截，突然發生十分巨大的爆炸聲，彷彿十多個雷聲一齊作响，有如天崩地裂，相距二百哩的漁民也給它震倒，事後調查，地面之上毫無異動，四萬多呎的高空，本來是有一座天宮的，它在爆炸聲發作之後，突然消失，去得無影無踪。

是否天宮自行爆炸，抑或它被特務份子破壞，又或整整的一座天宮突然飛出地球，走入太空？這一連串的問題使雷加拉博士覺得十分困惑，無論如何，他們失去了毀滅卡登博士這個混世魔王的機會，實在是很可惜的一件事。

他當然是傾全力調查的，可惜這件事情發生得太過急速，事前一無所知，事後也沒有任何證據留在地面，足以證實那座天宮炸到粉身碎骨，他始終沒法給它一個準確的判斷，直到此事發生了兩個月之後，他接獲一封怪函，然後知道這件事情的眞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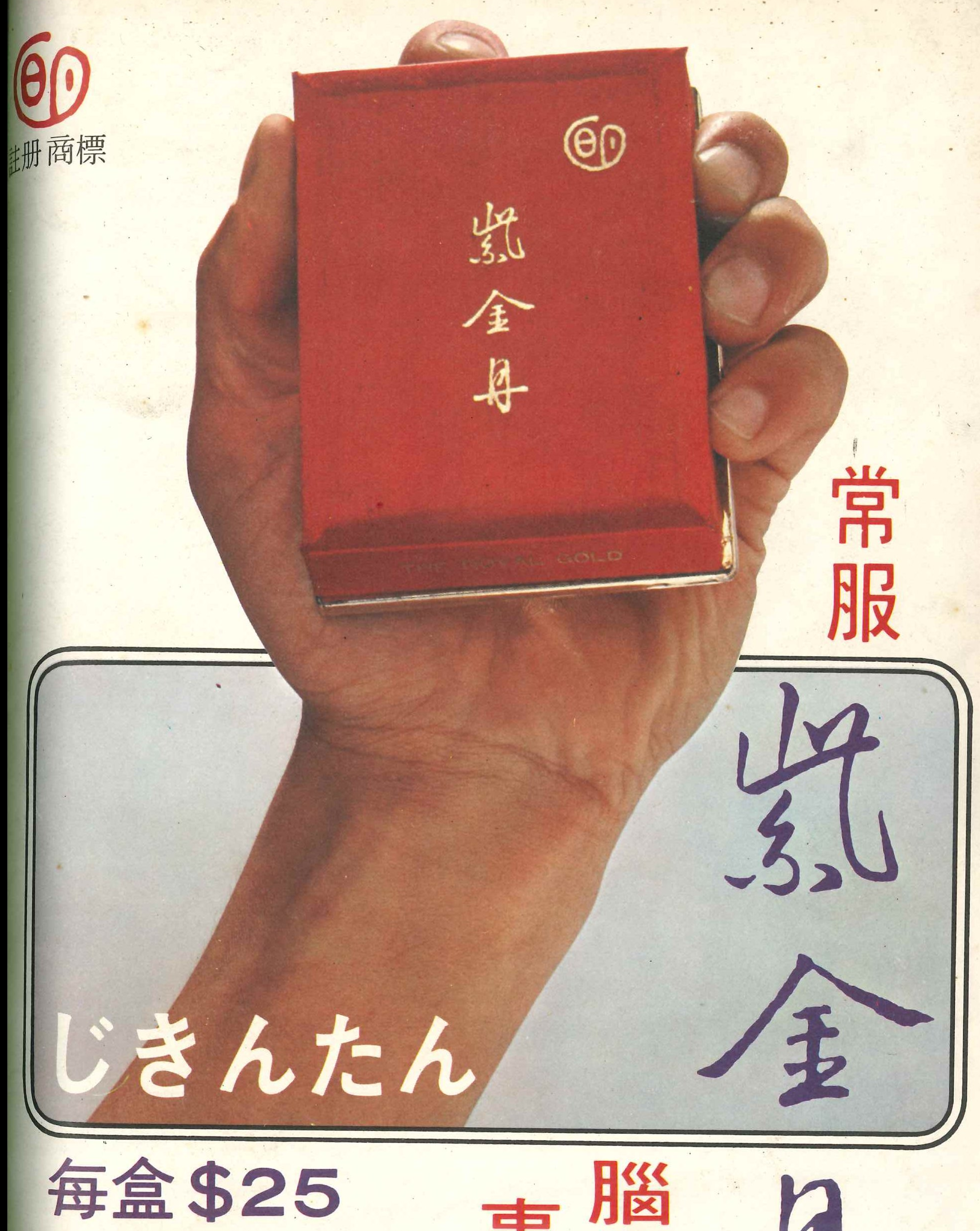
那一封怪函的信封上是寫明投寄太空署雷加拉博士，地點係美國內華達州死亡谷，下欵却寫「住在月球的人」，投寄的地點係玫瑰海最遠的郵局，雷加拉把它拆閱，登時心上一沉，寫信的人必然是卡登博士，他認得出那些字跡。

信上這樣寫：「親愛的雷加拉博士，久違了，站在科學家的立場，我們不是敵人，是朋友，由於我突然撤退，唐龍病倒，我沒法在事前通知你，也沒法抽出時間去看看他，於心不安，故此在月球寫下這一封信，拜托別人在地球投寄，希望你能够清清楚楚瞭解這件事的眞相。

「首先我要把一種極爲深沉的秘密奉告，上次你派唐龍到天宮探望我，既然我要保守秘密，應該殺他，我沒有殺他，顯然我另有目的了，我居住的天宮之內，有許多個專家，其中有一個催眠術大師能够利用最高級的腦中電波檢定器獲悉唐龍大腦電波的度數，把它登記下來，經過十多晚的深入催眠之後，唐龍離開天宮，每隔三幾天，他就會接受隔地催眠，把他的所見所聞當中凡是跟天宮有關的秘密，自言自語，透過腦袋的電波，有如拍發電報向我報告，因此我獲悉你跟瓦頓博士聯合製造細菌打算摧毀天宮的陰謀，後來唐龍的腦電減弱，所拍發的電波無法收到，故此我知道他病倒，既然你們已經集中力量進行撲滅我的工作，負責報告消息的人突然病倒，我只是在黑暗中活動，那是很危險的，索性整座天宮飛上太空，我千辛萬苦在南極收集的太陽能，只是供應這種用途，利用它發出龐大的力量把天宮送出地球的大氣層，太過不値，不過，目前我仍未有足够的力量征服全球，我只有這個辦法可以逃出生天，言盡於此了，祝你好！」

信的末端署名卡登博士，證實它確是他的手筆。雷加拉博士閱讀之後，呆若木鷄，這次他把卡登博士逐出地球，總算是佔了上風，可惜唐龍用腦中電波報告各種活動，走漏消息，天宮全面撤退，突圍而出，那樣子仍是失敗，故此他感到十分迷惘。

本文在此結束了，唐龍的腦力消耗症會不會使他一病不起呢？雷加拉博士會不會派人到月球找卡登博士算賬？羅美莎將會產生甚麼遭遇？請閱下期本刊、太空爭霸戰之十：「火海嬌花」便知分曉。


註册商標
紫金丹
THE ROYAL GOLD
常服
紫金丹
じきんたん
每盒$25
腦活腎通
事業成功
港九澳各大葯行均售
峨嵋葯廠出品